武俠世界



第32年

24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網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 3721 (4綫)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天降橫財」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馬獅龍在駕車回家途中，突然有人向他車上拋來一個旅行袋，原來裏面裝滿了一疊一疊的鈔幣，從此他陷入一個販毒大集團的陰謀活動中，馬獅龍將計就計，決心跟踪下去，馬獅龍隨一幫人前往大馬入獄營救毒犯首領杜鼎，鼎爺出獄後刼金蟬脫殼溜走，還運走大批毒品，使馬獅龍成爲代罪羔羊，其後在他努力不懈，及衆力協助之下，終於摧毀這個勢力雄厚的販毒大集團，爲百姓除去一大禍害。情節精彩感人，值作一讀。

* * *

鐵中錚先生新著短篇故事「奇俠行」在今期刊出，內容新穎，情節緊湊，文字流暢，兼而有之，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著「神雕俠傳奇故事」之「怒斬龍頭」，揭露滿清皇帝雍正駕崩之謎，描繪得淋漓盡致，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4期

（總號16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天降橫財

誤墮陷阱　淪爲幫兇

馬獅龍把車子駛進了高速公路。一踏油門，車子猶如一匹脫韁的馬，一路是明月清風，眞是難得的一夜。

他按了一個電鈕。

汽車的篷慢慢地滑了下去，這樣，他更可以親近一下大自然的氣息。

忽然，他聽到一陣狂野的汽車馬達聲音，聲音來自後面，馬獅龍從倒後鏡中，已看到那幾輛紅得像火的跑車，他下意識地收了油。

他知道那一定是非法的賽車。

年輕人不知生命的寶貴，以自己的生命作爲賭注，在這高速公路上作亡命的飛車。

他的車子稍爲一慢。

後面的車子便立時靠近。

一共是五輛。

五輛車子的外型雖然平凡，但是來勢洶洶。

當然，他們都不是普通的車子，而是經過了刻意的改裝。

怒吼的馬達聲，似乎代表了他們心中憤懣與不平。

馬獅龍再把車子駛慢。

轉瞬之間，五輛車子已從後面扒了頭。

最後的一輛車子，却又突然慢了下來，並且在馬獅龍前面，故意發出了一陣吼聲。

馬獅龍當然不會理會他。

那麼美麗的一個晚上，却遇到了這些大煞風景的人。

那輛汽車見馬獅龍沒有甚麼反應，便又再加速，追上其他的汽車。

拐了一個彎，前面是一陣閃光。

馬獅龍把車子慢了下來，他知道前面一定是一個臨時的檢查站。

那班非法賽車的人終於也遇上麻煩了。

看來那五輛汽車亦已慢了下來，用正常的速度向着檢查站而去。

馬獅龍也慢慢的把車子駛向檢查站。

那五輛車子已分別停了下來。

馬獅龍也被檢查站上的警員示意停下來，他只好停了下來，泊在那五輛車子的後面。

忽然，又有警員向他招手。

馬獅龍把車子駛往前去。

那向他招手的警員向他說道：「馬先生，這麼晚？」

竟然是一位熟悉的警司。

馬獅龍把車子停在五輛汽車的旁邊，說：「陸警司，附近發生了甚麼事？」

「例行檢查而已。」陸警司道，並且揮手表示讓馬獅龍離去。

忽然那邊傳來一陣吵架的聲音。

馬獅龍回頭一看，見幾個警員和一個車手在對駡。

陸警司走向他們。

就在這時，馬獅龍發覺有些東西扔進了他的車子後面，他回頭一看，似乎是一個旅行袋。

馬獅龍立時把車子停下，他想把那個旅行袋拿出來，交給警員。

不過，那邊的情形却熱鬧起來。

三個車手都下了車，並且與五個警員對駡，其中一個竟然動起手來。

其他的警員都拔出了槍，一時之間，氣氛十分緊張，而負責在外面的警員，連連揮手示意馬獅龍離去。

馬獅龍想說話，但旁邊的一輛車子，却在怒吼似的，馬獅龍想看清楚那車子的號碼，但因角度問題，一時之間，也無法看到。

在這樣的環境下，馬獅龍只好把車子駛離現場。

轉出了這一個彎，又是一條長長的直路，馬獅龍一踏油門，轉眼已回到家門。

當他按下電鈕，把車篷關上來的時候，他才記起車子後面那個旅行袋。

他下了車。

在車子後座中，果然發現了一個旅行袋，那是一個極爲廉價的旅行袋，而且十分陳舊。

馬獅龍把旅行袋拿在手裏，覺得相當沉重。

他把拉鍊拉開，哇！嚇了他一跳，裏面竟然是一叠叠的鈔票！

天降橫財？

馬獅龍當然知道，這不是天降橫財，而是無端的惹上了橫禍才對。

他看看手錶，已是凌晨三時。

他把旅行袋拿進了屋內。

開燈一看，整個旅行袋都塞滿了鈔票，不但有港幣，還有美金、英鎊、人民幣……甚至還有越南的紙幣。

馬獅龍約略計算一下，這一叠叠的紙幣，價值接近港幣一百萬元。

本地是個自由的市場，擁有甚麼紙幣也可以，並不是犯法。

很明顯，這袋東西是由其中一輛車的車手拋進馬獅龍的車子裏。

雖然，擁有任何紙幣並不是犯法，但在深夜之中，遇到了檢查站的警員，假如被他們發現這一大袋鈔票，當然是有理說不清。

那些人竟有這麼大的自信，鈔票是沒有標誌的，難道他們不怕自己吞沒了？

也許，當時他們是迫於無奈，在無計可施之下，唯有把旅行袋拋了過來。

那麼，他們一定會來找他。

這時，馬獅龍心裏有兩個想法：

第一，立即把這袋鈔票交給警方。

第二，安心的等待着，一定有人來找回這袋鈔票，看看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第一個方法其實是履行好市民責任的最好方法。

可惜，馬獅龍是個極爲好奇的人

，而且他渴望知道，這一袋鈔票內，包含了甚麼故事。

而且故事會立即便揭曉。

他決定暫時把鈔票留下。

以他的估計，應該在天亮以前，那些人便會趕來，這時，他的心也忐忑着：

把整個旅行袋交回他們？

他們會用甚麼方法來對付自己？

這班人是否一個犯罪集團？他們作的是甚麼罪行？

馬獅龍一邊想，一邊把鈔票放回旅行袋內。

他匆匆的洗個澡，便在客廳內等候着。

那時已近五時，是接近天亮的時候，馬獅龍坐在沙發上，竟不知不覺間睡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上午九時。

陽光從外面透入，一片寂靜。

旅行袋仍在客廳內。

忽然，電話响了。

馬獅龍拿起電話，道：「喂？」

「馬獅龍先生？」對方問。

「是……」

電話立時收了線。

馬獅龍無奈的放下電話，這顯然是一個不尋常的電話，目的是要證實他在家內。

馬獅龍戒備着。

在屋內，他並不擔心甚麼，因爲屋內有足夠的防盜設備，只要外面有甚麼動靜，他也可以立時知道。

他梳洗後，吃了一些簡單的早餐。

仍然沒有人來。

他扭開了收音機，剛巧是新聞報告，也沒有甚麼大新聞，更完全沒有提及昨晚檢查非法賽車的事。

看來那批人並沒有惹上任何麻煩。

爲甚麼他們不來拿錢？

其實要找他極爲容易，第一，他們一定記下自己的車牌號碼；第二，這處是偏僻的郊外，屋子並不多，而且馬獅龍的車子也泊在屋外。

想到這裏，馬獅龍忽然想出外。

他首先把那袋鈔票收藏在一處並不容易發現的地方，然後出門。

汽車仍好端端的泊在那裏。

馬獅龍一拉開車門，便發覺不大對勁。

他不敢立刻開動車子，他小心的在車旁看了一遍，尤其是車底，並沒有計時炸彈。

他打開了車頭蓋。

裏面所有的接喉都被剪斷了。

那些人都來過，並且把他的車子破壞了。可是，爲甚麼他們却不現身？

馬獅龍看看屋子附近，並沒有甚麼可疑的事物。

他頹然的回到屋子之內。

一進門，他便感到一陣寒氣迫人……

那是一柄越南式的軍刀，充滿殺氣的軍刀，抵着他的前胸。

持刀的人身材並不高大，可是他有一種威勢，這種威勢使人不敢妄動。

馬獅龍站着不動。

屋內的大沙發，已坐了一人。

這班人眞是神通廣大，竟然可以在這設有防盜系統的屋內，出入自如。

那持刀的人，一脚把門關上。

「小阮，不要這麼粗魯對付馬先生！」

小阮放下了越南刀。

「請坐。」那人道。忽然，那人又笑了起來，說：「對不起，馬先生，這根本是你的家，我怎能招呼你坐。」

「我應該招呼你。」馬獅龍走上前去。

那叫小阮的人，刀已在手。

他的刀一動，便帶來一種難以言喻的寒氣，馬獅龍雖然已離開他有七步之遙，但他仍可感覺到。

馬獅龍坐在另一張沙發上。

那人是一個極爲斯文的人，戴着金邊眼鏡。

「馬獅龍先生，原諒我們作不速之客！」

「未請教……」

「我姓白，單名一個天字。」

「白天先生？」

白天說：「我想馬先生已知道我們的來意！」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

白天說：「馬先生是聰明人，很多事情，不用我們言明，也心裏有數。」

馬獅龍說：「我比你們想像中差得遠。」

白天說：「那些鈔票……我們要不要也不成問題，假若馬先生需要的話，那便算是你一部份的酬勞。」

「甚麼？」

「我指那個旅行袋的鈔票。」

「你又說甚麼酬勞？」

「那是說來話長。」

馬獅龍被這個名叫白天的人，弄得一頭霧水。

白天仍然很有禮貌地笑道：「其實如今那袋鈔票，馬先生，你不要也不可以，因爲上面印滿了你的指紋。」

馬獅龍赫然一驚，好一個圈套！

「那袋鈔票是我們從一間外匯銀行劫來的，也許你也聽過最近的一宗大劫案？」

「解款車那一宗？」

白天點了點頭。

馬獅龍想起，最近一宗的搶劫解款車，其中一個並沒有反抗的護衛員，竟然被賊人一槍轟掉了頭顱。

那冷血的劫匪！

白天道：「假若你願意冒這個大險，把印滿了你的指紋的鈔票交出，我

也不會介意的。」

馬獅龍明白他以退爲進的手法。

白天仍然好整以暇的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作聲，他的外表仍然是十分鎮定，但內心却是十分憤怒。

可是，在這個時候發怒又有甚麼用處？

「怎麼了，馬先生？」白天道。

馬獅龍似乎想突然發難。

他快，站在一旁的小阮也快。

馬獅龍知道，與白天再談下去也是多餘的，倒不如用一個速戰速決的辦法。

小阮已站在白天的前面，他的越南式軍刀，白閃閃的，湧起一陣寒氣。

馬獅龍立時施展出他的「空手奪白刃」的功夫。

那小阮既然以那軍刀作爲護主的武器，那他對這軍刀的使用，自然是極爲嫻熟。

他連晃兩下。

他的動作既快速，而且解去了馬獅龍的奪刃手法，然後是連消帶打。

小阮反而要削馬獅龍的手腕。

馬獅龍見一出手便得不到好處，心中也有一陣怯意，想不到這小阮的武功，會是如此厲害。

不過，既然動了手，也再無退縮之理。

這次他採取聲東擊西的手法。

他向後一躍，隨即又再攻上，而目的物是白天。

小阮十分冷靜，當馬獅龍退後的時候，他並沒有攻前，反而更緊緊的護着白天。

馬獅龍看見無隙可乘，突然飛起一脚。

小阮立時以軍刀砍下，假若這一脚是踢盡的話，相信是逃避不過小阮的軍刀。

幸好，這是虛晃的一招。

馬獅龍左右手齊揮，突然收住了腿，右手已經扣住了小阮的右手手腕。

他用力一捏。

只見小阮臉色劇變，而手也不期然的鬆開，馬獅龍却已巧妙地把那軍刀握在手裏。

奪了小阮的越南軍刀，馬獅龍已是勝券在握。

他一連刺了小阮兩刀，小阮身形極快，左閃右避，居然使馬獅龍一連兩刀落空。

小阮實在是個不可小覷的人。

馬獅龍目的是白天。

他忽然向橫一削，看來小阮是無法不避開的。

他可以橫身竄開，可以跳起避過，也可以矮身閃開。無論他用甚麼方法避開，只要一避開，便會讓他的主子白天暴露出來。

只要一有空位，馬獅龍的刀便會傷及白天。

小阮當然明白。

爲了確實的保護主子白天，他並沒有閃開。

他把身體打側。

馬獅龍的刀已到，既然他不避開，他便要好好的吃了這一刀。

空氣因刀鋒的急速橫削而發出了「颼」的一聲。

而小阮的肩頭也被削了一刀。

血自他肩膊湧出。

馬獅龍退後，他有點吃驚。

他的吃驚並非因爲他削中了小阮的肩頭，而是吃驚於這人捨命的護主。

近年來似乎再沒有見過這種人物？

社會上流行極端的個人主義，一切都是以「自己」爲大前題，尤其是關乎切身利益問題的時候，那個人不會先爲自己打算？何況是在生死存亡的一刹那？

小阮居然捨身救主。

小阮仍然站在白天的跟前，一手按着那流着血的肩頭，而鮮血正自他的指縫間溢出。

「小阮，你站開！」白天道。

小阮應命。

馬獅龍一見他離開，便要上前。

不過，他呆住了。

因爲白天的手上拿着一柄左輪；手指已按着那個快掣。

以馬獅龍的估計，他的刀沒有可能快過他的快掣，因此，他停了下來。

白天笑道：「馬先生，佩服佩服！」

馬獅龍在他的槍嘴之下，無言以對。

白天仍然笑道：「馬先生，你眞的使我眼界大開，小阮號稱閃電快刀手，可是，馬先生居然可以在八招之內，奪得與他生命同樣重要的軍刀，實在令人佩服，因此，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

前面的一番話，馬獅龍自然明白。

可是，最後的一句又表示甚麼？

「還有，馬先生，我也要多謝你，你給小阮一個機會，使他表現了他的忠誠本色，這些年來他一直護着我，可惜沒有機會讓他一顯身手。」

「白先生，我……」小阮似乎爲自己的武功敗於馬獅龍而感到歉疚。

「沒關係，小阮，一山還有一山高，你失利於大名鼎鼎的馬獅龍，也並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頓了一頓，把手槍提升了一些，續道：「最難得的是你讓他表演了他對我的忠心。」

白天似乎十分得意。

當一個人得意的時候，也就是他最疏忽的時候。

馬獅龍當然會好好的把握這個機

會。

他突然竄前，右手揮刀，而左手却直按着白天的手腕，小阮也提防了這一着。

不過，他沒有馬獅龍這麼快。

小阮仍然衝前。

馬獅龍又再劈他一刀，這一刀在他胸前掠過。

而他最主要的目的也達到了，白天的手槍已在他手裏。

白天臉色驟變。

馬獅龍已完全可以反客爲主。

白天與小阮兩人都退至牆邊。

馬獅龍笑道：「白先生，看來你的詭計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實現。」

馬獅龍從容的退到沙發之處，輕鬆的坐下。

「好了，還有甚麼話說？」

白天搖搖頭，苦笑一下。

馬獅龍道：「在我通知警方之前，還有甚麼話說？」

小阮望着白天。

突然，白天身形晃動，白天向右邊閃去，而小阮也同時向右面竄去。

那是馬獅龍意料之內。

擒賊當然是先擒王。

馬獅龍一槍射向白天。

沒有子彈射出，只有「卡察」一聲，登時，馬獅龍已知道上當。

白天已有另一支手槍在手。

那是一支「麥林」，一支足可以把一個人的頭顱轟去的霸道手槍。

白天大笑。

馬獅龍再按了幾下槍掣。

這支左輪根本沒有子彈。

白天笑道：「我這支却是不同。」

馬獅龍實在感到慚愧。

白天道：「好了，馬先生，你開槍殺人，用刀傷人，一切證據都在你自己面前。」

馬獅龍道：「警方會這麼容易相信你的話？」

白天道：「同樣，警方也不會這麼容易相信你的話，當然，你有良好的紀錄，可以說服警方，不過，我相信那是需要很多時間。」

白天的話是有其道理。

刀上的指紋、左輪手槍上的指紋，是很難申辯的，而且還有一個活口小阮，他的傷口仍然流血。

一個個的圈套，馬獅龍却一脚又一脚的踏了進去。

馬獅龍從來沒有如此失敗過。

對於白天，他一定要重新估量過。

馬獅龍放下了手槍，道：

「我……」

白天道：「有話儘管說。」

其實自己已是人家手下敗將，還有甚麼話好說？

「小阮，快把那兩件重要的證物收好。」

小阮上前，把那左輪手槍與越式軍刀小心拿起，並放入了一個牛皮紙袋之內。

一切都是依計劃行事的。

此時，小阮的肩膊再沒有血流出，這竟然是一齣戲，他並沒有眞正受傷。

白天仍然手握「麥林」，道：「馬先生，原諒我用這個辦法邀請你。」

馬獅龍道：「既是如此，何必吞吞吐吐？」

白天道：「馬先生，多謝你的合作。不過，在時機還沒有成熟之前，你仍然過你的生活，假如我需要你的時候，自然會通知你。」

白天滿意的站了起來，道：「打擾了。」

馬獅龍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

他們走向大門。

白天到了門楣處，回首道：「你的汽車，我會派人來換過一輛給你的了。」

馬獅龍諷刺地回答：「多謝了！」

白天已出門而去。

小阮又回首道：「馬先生，眞佩服你的功夫，希望有一天能與你較量一下。」

馬獅龍不置可否。

兩人終於離開了。

馬獅龍看着兩人乘了一部豪華的車子離去，這時，他却忍不住笑起來。

白天以爲自己控制了一切。

馬獅龍走進大廳旁的一個雜物房，拿了一盒錄影帶出來。

他把錄影帶放進了錄影機內。

剛才的所有情形，再一次顯現在螢光幕上。

馬獅龍道：「這套防盜的錄影監視器實在不錯。」

有了這盒錄影帶，馬獅龍已經可以立即把這兩人繩之於法，不過，他改變了主意。

白天設下這個圈套，爲的是甚麼？

既然要請自己出馬，那當然不會是小事一樁。

白天這個集團究竟要動些甚麼腦筋？

好奇心令馬獅龍明知前面是刀山油鍋，也要去闖一闖。

＊　＊　＊

轉眼又過了幾天。

這幾天，馬獅龍倒是過得心安理得，因爲白天設計了這重重的圈套要自己踩進去，他當然有更精密的計劃，所以馬獅龍只是在等。

再過十天，這種等待却又成了一種難以解除的煩擾，他不斷問自己，爲甚麼還沒有消息。

這話一直問了一個月。

在這一個月內，馬獅龍當然是有所行動。

他有很多江湖的朋友，可是一直沒有查清楚白天的底細。

只有一個較爲明朗的消息。

白天是南美一個龐大集團的首腦。

這個集團有明暗兩面。

明的一面，是正式的商業集團，從事多元化的企業，是一個跨國企業的組織，主力是在南美。

暗的一面，也是一個犯罪集團。

不是普通的犯罪集團，而是一個與毒品和軍火最有關係的集團。

毒品這兩個字最吸引馬獅龍。

他決定要耐心的等待，要趕盡殺絕那些可惡的毒販。

那日，馬獅龍正駕駛着那部由白天換回來的簇新汽車在歸家途上，汽車電話響了。

馬獅龍知道，定是白天打來的電話，因爲馬獅龍還沒有把這個電話號碼告訴他的朋友。

「馬先生？」

馬獅龍道：「還會是誰？」

他已知道那是小阮的聲音。

「白天先生請你往他的遊艇一玩。」

「甚麼玩意？」

「是介紹你認識一些朋友，請穿上禮服。」

馬獅龍故意道：「我沒有禮服。」

「馬先生不要說笑了，請你於今天晚上八時在碼頭等我。」

「甚麼碼頭？」

「中區那個公衆碼頭。」

馬獅龍想再問，電話已中斷了。

看看手錶，已接近下午五時，還有很多時間準備。

馬獅龍準八時正在公衆碼頭等候，而碼頭旁邊已出現了一艘豪華的遊艇。

小阮在船上向他揮手。

船泊近，馬獅龍登上船，白天也在甲板上迎接他。

穿起禮服的白天，另有一番氣派。

他熱情地伸出手來，對馬獅龍道：「很久不見了，好嗎？」

「多謝你的汽車與無線電話。」

「別客氣。」

甲板上還站着三個人，他們都是穿上禮服，而且臉色紅光煥發，看來像是春風得意的人物。

他們都是東方人，但臉孔卻有些像歐洲人的輪廓，他們看來都是老華僑。

「讓我來介紹，這位是馬獅龍先生。」

三人滿臉笑容。

「這位是渡邊先生。」竟然是一個日本人。

「這位是朴正先生。」是個韓國人。

「這位是阮南陵先生。」一個越南人。

馬獅龍一一與他們握手爲禮。

三個東方人，加上白天，四個都是東方人，他們究竟要弄些甚麼玄虛？

船上的侍者已奉上美酒。

白天道：「讓我們爲未來的合作乾杯！」

其餘三人，都舉杯乾了。

馬獅龍也無可奈何的乾杯。

渡邊用純正的廣東話道：「馬獅龍先生的名字，如雷貫耳，久仰久仰！」

朴正的廣東話也不弱，道：「馬獅龍先生驍勇善戰，佩服佩服！」

連那個姓阮的越南華僑，也居然沒有一些越南的口音，道：「馬獅龍先生，你的事蹟我們都聽過，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馬獅龍道：「三位實在太客氣了！」

馬獅龍實在覺得奇怪，這三人是東方人，雖說是久居華僑麏集之地，但華僑方言複雜，單是廣東一省，也有過百以上不同口音的方言，爲甚麼他們都能說純正的廣東話，而且咬字清晰準確。

白天似乎看出馬獅龍的疑惑，便道：「馬先生，你在猜他們爲甚麼會說如此純正的廣東話？」

馬獅龍點點頭。

白天道：「那要多謝香港製作的廣東話電影，他們在外國生活無聊，常常看那些電影錄影帶，因此他們的口音都十分純正，十分地道。」

馬獅龍道：「原來如此。」

想不到香港的錄影帶竟是如此良好的廣東話教材！

船已駛出海港，風浪開始較大。

白天道：「讓我們進入船艙之內再談吧。」

白天先行，馬獅龍隨着，三人隨後。

船艙的佈置極盡奢華的能事。

一個大廳，十多張巨型的沙發，如果他們不是從外面進來，根本不知道這是在船上。

他們都坐了下來。

又有侍者捧上美酒，還有一些精緻的美食。

白天道：「先吃點小食。」

馬獅龍並不想吃，他只想知道，究竟他們四人聚於此處，請自己到來，目的何在？

但那三人仍好整以暇，吃了一些小食，又再舉杯。

看來他們並非有甚麼事而來似的。

白天也開懷不已，且頻頻勸馬獅龍舉杯。

馬獅龍並不喜歡喝酒，只是淺嚐即止。

突然，船身似乎是慢了下來。

有一個水手打扮的人走進來，向白天道：「白先生，到了。」

「好。」

那水手退了出去。

馬獅龍想問，他們究竟到了甚麼地方？但他仍然按捺着，沒有出聲。

白天道：「我們先換衣服，玩玩這個遊戲。」

那三人都點點頭，並且退出這大廳。

大廳之中，只剩下馬獅龍與白天。

馬獅龍實在忍不住問：「玩甚麼遊戲？」

白天道：「釣魚。」

「釣魚？」

「你不喜歡釣魚？」

「並不太喜歡。」

「那也沒有關係，假若你喜歡的話，可以參與我們一起垂釣，假若不喜歡的話，你可以在旁觀看。」

馬獅龍道：「白天，究竟你……」

白天不讓他說下去，接口道：「快換衣服吧！」說畢，離開這大廳。

馬獅龍實在覺得很奇怪。

看看手錶，是凌晨二時。

他記得他是在晚上八時左右上船，如今是二時，船已經行駛了六個小時。

大廳之內，是燈光明亮，當然不能分辨是日是夜，但外面肯定是黑漆一片。

在凌晨二時釣魚？釣甚麼魚？

馬獅龍實在好奇。

但他却沒有更換衣服。

不一會，那三個東方人都換了衣服，並不是普通的運動衣服，而是白色的工人服裝。

渡邊道：「馬獅龍先生，你不喜歡釣魚？」

朴正道：「這是一場既有趣又驚險的遊戲。」

阮南陵也道：「你看過或參與過我們這種釣魚方式，保証你以後再不想在岸邊或者在船上垂釣。」

馬獅龍正想問他們原因。

但白天已出來。

白天插口道：「咦，馬先生，你仍沒有換衣服？」他頓了一頓，才道：「呀，我忘記了，那邊，那個房間有你合穿的衣服。」

他指指大廳盡頭處一道門。

馬獅龍道：「好，我換衣服。」

他走進那個房間。

房間內，有床有沙發，是一間睡房的佈置，裏面有一個衣櫃，櫃內放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

他們所穿的白色工人服裝，正掛在當中。

馬獅龍把那工作服穿上。

當他出了房間，四人仍在外面等着。

白天道：「好了，外面都佈置好了。」

馬獅龍隨着他們上了甲板。

甲板之上，有幾個水手在等候着。

天色微藍，周圍是黑暗一片，不過，仍然可以看清附近海面。

原來晚上的海洋，並不是完全黑暗的。

海面波平如鏡。

船舷上已有四個座位。

那些座位並不是普通的座位，而是加上去的。

一個人坐了上去，有三條皮帶圍着身體，兩條是左右交叉，縛着整個身體，另加一條在腰間，坐在上面，十分安全。

每個座位的前面，都有一條十分長的魚竿，手柄處十分粗，可是拿在手裡，整支魚竿並不太重。

白天道：「預備好了。」

一個水手應道：「抛餌！」

幾個水手拉出一大桶東西。

桶內傳出非常腥臭的味道，使人有嘔吐的感覺。

那些水手把一些仍有血水的牛肉抛下海中。

至此，馬獅龍開始明白了。

他們是在釣鯊魚。

鯊魚嗜血，只要有血腥，老遠也會游來。

當魚餌抛下，衆人都默然。

然後他們都抛下了魚絲，那些魚絲並不是普通的魚絲，而是一些鋼絲。

那些水手退下，一會，他們爲每一個人都帶來一個工具箱。

馬獅龍打開工具箱。

裏面放置的不是釣魚用的工具，而是有三樣東西。

一支魚槍，在深海獵魚那種魚槍。

第二件東西，是一柄明晃晃的闊刀。

第三是一枝手槍。

馬獅龍並不明白，這三件東西與釣魚有甚麼關係。

就算是那枝魚槍，也與上釣的鯊魚並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又不是潛海打魚。

忽然，一個水手叫道：「來了！」

白天拿起了望遠鏡。

馬獅龍的前面也有一具望遠鏡，他拿起一看，稍爲校正一下，他已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面的物體。

幾條鯊魚的尾鰭正露出水面，而且正向他們的遊艇而來，馬獅龍有點緊張。

海是血紅的一片。

不一會，渡邊叫道：「有了！」

他迅速地收起魚絲，不一會，整枝魚竿被扯進海裏，他又放開了魚絲。

當那魚竿稍爲向上，他又再收緊，這樣一收一放，足有十次以上。

而這時馬獅龍也感到手上的魚竿動了。

他立刻把魚絲絞上，立時，那邊有沉重的壓力，然後是更大的扯力。

馬獅龍立時把魚絲放鬆，魚絲飛快的鬆了出去。

而渡邊却哄然起來，原來渡邊已

扯起了一條巨大的鯊魚。

那鯊魚是被釣住了，但牠並不甘心被拉上來。

牠凌空飛射而起。

一時之間，整個海面好像下雨一般，那條鯊魚又再沉了下去。

渡邊全身已濕，不知是汗水還是海水。

兩個水手已走近他身旁協助。

「魚槍！」他朗聲叫道。

一個水手遞上那魚槍。

渡邊把魚竿插在船舷上，接過魚槍，並且瞄準。

忽然，那鯊魚又再躍起。

而渡邊的魚槍已發射，那支金屬的箭鏃破空而出，一陣割裂空氣的聲音。

半空的鯊魚已被射中，銀白色的胸膛湧出鮮血，而牠又立刻沉下。

衆人都歡呼起來。

鯊魚看來已沒有反抗力了。

渡邊又再拉起那鯊魚，這時，他已手握長刀，鯊魚正慢慢被拉起。

渡邊揮刀，一刀插下，整個鯊魚的胸膛也被砍開了，渡邊大樂。

馬獅龍只覺得他是極度的殘忍。

不過，這時，他已顧不得他了，因爲手上的魚絲又在動了，他開始集中精神，一收一放。

不久，那鯊魚似已乏力，馬獅龍把魚絲收緊。

在旁邊那個水手問：「魚槍？」

馬獅龍搖頭。

「手槍？」

馬獅龍又再搖頭。

「那麼一定是刀了。」

「不！」馬獅龍大聲咆哮。

那水手感到極爲詫異。

其實馬獅龍自己也感到詫異，爲甚麼在這個時刻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馬獅龍問道：「他們釣鯊魚上來，爲的是甚麼？」

「爲的是親手手刃鯊魚。」

「爲甚麼？」

那水手聳聳肩，似乎對馬獅龍的反問，大惑不解。

白天答道：「馬先生，也許你眞的是不懂我們這玩意，對嗎？」

馬獅龍沒有回答。

白天續道：「鯊魚便是這麼殘忍的動物，牠們嗜血，只要有血的地方，便有牠們出現，不管是牠們餓了還是飽了。而且，牠們永遠帶有侵略性，你不殺牠們，牠們便會殺你。」

馬獅龍已扯起了一條鯊魚。

這鯊魚體積也不小，露出陰森森的白牙，牙縫間滲出一些血絲。

突然，那鯊魚作垂死的掙扎了幾下。

馬獅龍拿起了手槍，一連開了三槍。

那鯊魚再沒有掙扎的力量了。

白天笑道：「現實是殘酷的，殺或被殺！」

其餘三個人都分別釣到了鯊魚，他們都十分高興，最後都分別用魚槍、刀或是手槍把鯊魚解決了。

甲板上洋溢着一片血腥的味道。

這時，太陽已從水平線上升起，海上的日出與陸上的日出，又有不同的景象。

一陣紅霞，轉眼便變成了萬道金光，把整個海面都染成一片金黃色。

本來是極爲美麗的時刻，可是，映在鯊魚屍體狼藉的甲板上，却變成一個異常難看的情景，金光、鮮血、魚腥、魚屍……

每個人都似乎盡興了。

白天道：「好了，讓我們休息一會。」

衆人隨着白天回到船艙之內。

餐廳之內，已擺好了熱騰騰的早餐。

他們經過一夜的勞累，胃口非常好。

馬獅龍却有點食不下咽，尤其是那塊炸成金黃色的一片魚柳。

他想起白天的話：「現實是殘酷的，殺或被殺。」

白天看着馬獅龍，道：「剛才的玩意刺激極了，馬先生，你也許不習慣，不過，無論如何，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當你醒來的時候，你會有重要的任務。」

馬獅龍想追問下去。

可是，他們已分別站起來，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馬獅龍也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首先淋浴一番，因爲他憎惡那種血腥味。

當他從浴室出來的時候，他却嗅到一陣芬芳的味道，這味道的確可以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芬芳來自床上。

馬獅龍已經看見，雪白的床單裏着一個人體。

他走近，用力一拉。

赫然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

馬獅龍退後一步，急忙把床單蓋在那女人的身上，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有甚麼關係？」

「快起來！」

那女人坐了起來。

「穿上衣服！」

這話使那女人的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甚麼？」

「我說穿上衣服。」

馬獅龍一眼看去，已看到在小几後面放着一些女性的衣物。

他一手把衣物抛去。

那女人接過衣物，道：「爲甚麼？」

馬獅龍沒有回答。

那女人道：「我不夠吸引力？」

馬獅龍沒有直接回答她，反問：

「你究竟是誰？」

「那根本沒有關係。」

「是白天叫你來的？」

「在這船上，除了他，還有誰？」

馬獅龍也覺得自己這個問題有點荒謬。

「快穿回衣服再說。」

那女人怯生生的，看來她預料馬獅龍不是如此反應的，因此，她反而有點不好意思的站起來。

她裹着床單，拿着衣物，走進浴室。

馬獅龍絕對不是一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不過，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則。

不一會，那女子穿上衣服走出來。

馬獅龍道：「你可以走了。」

那女人道：「眞的不能讓我多留一刻？」

「爲甚麼？」

「因爲我不想出去之後，被人鞭打。」

「鞭打？誰會鞭打你？」

「還有誰？」

「白天？那可惡的白天？」

那女人把手指放在唇邊，並輕聲道：「不要亂說。」

「那麼你是誰？」

馬獅龍是第三次說出這句話。

「眞的有關係嗎？」

「有，因爲我認爲你是我的朋友。」

「朋友？馬先生，你是我們船上的貴賓。」

「貴賓？」馬獅龍苦笑。

「是的，白先生如此說的。」她頓了一頓，道：「我叫莫蘭奴。」

馬獅龍這時可以看清楚這女人，老實說，莫蘭奴是充滿成熟的女性魅力。

「你是西班牙人？」馬獅龍看見她深陷的眼睛，高聳的鼻子，以及赤紅又帶金黃的頭髮。

「不！」

「是美洲人？」

莫蘭奴也搖搖頭。

馬獅龍再說了幾個國家，莫蘭奴也否認。

「我身上流的是聯合國的血。」

「甚麼？」

「因爲我的先祖一直是混血兒，輪到我，身上應該有七八種不同的血液。」

「在你的身上，證明所有人種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莫蘭奴笑了起來。

「據我所知，我的父親是個東方人，東方人對我的印象是模糊的，也許是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總之是黃皮膚的人。」她頓了一頓，又道：「我對母親的印象比較深刻一點，她是南美人。」

「南美？巴西？」

「是哥倫比亞。」

「爲甚麼你會在船上？」馬獅龍問。

「那麼，我也想請問你爲甚麼會在船上，對不起，我本不應這樣問你，你是船上的貴賓。」

馬獅龍沒有回答。

莫蘭奴道：「我是被僱上船的。」

「白先生出很高的酬勞？」

莫蘭奴苦笑。

「其實賺錢也有很多方法，何必……」

忽然，莫蘭奴從苦笑變成了憤怒，不過，她似乎盡力的按捺着。

馬獅龍當然看得出來。

「你是被迫的？」

「我只有這個選擇。」

「我喜歡聽故事。」馬獅龍道。

「沒有甚麼故事，那只是無數女人的故事，墮入火坑的故事。」

「白天用甚麼手法？」

「他掌握了我很多犯罪的證據。」

「犯罪的證據？你殺人？放火？」

「兩樣都有些。」

「天，你實在不像……」

「我根本不是，也許我出身不好，但心頭又高，結果跌入白天的陷阱之內。」

馬獅龍想着，其實自己何嘗又不是。

「馬先生，對不起，我不應該向你說這些。」

馬獅龍道：「我想，我們的命運有點相同。」

「甚麼？你會被迫作一個性奴隸？」

馬獅龍笑了起來。

莫蘭奴道：「對不起，馬先生，我知道你是個君子，不過，白天的確不是個好人。」

「這點我知道。」

「爲甚麼你還替他做事？」

「我也沒有其他選擇。」馬獅龍嘆了一口氣。

莫蘭奴也感到這一聲嘆息是熟悉的，他們覺得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

她也嘆了一口氣。

馬獅龍道：「你被困在船上？」

「不，當船泊岸，我會在岸上居住，不過，只要白先生一個命令，我便要出動。」

「有沒有想過反抗？」

莫蘭奴有點詫異，問道：「你以爲？」

「當然會有！」

「可是，白先生的力量，是你不可以估計得到的。」

馬獅龍道：「假如讓你再選擇一次，你會怎樣？」

「我寧願在哥倫比亞的鄉村地區，做一個佃農的妻子，養一大班孩子。」

「這並不是奢望。」

「如今看來比登天更難。」

馬獅龍打了一個呵欠。

莫蘭奴道：「我使你煩悶？」

「不，我實在要好好休息，我希望

你的願望早日實現。」

莫蘭奴苦笑。

馬獅龍道：「你甚麼時候離去也可以，我實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不一會，馬獅龍已經沉沉大睡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莫蘭奴已不在。

小几之上，放着一柄小刀，那是一種極爲薄的刀。

上面有一張字條，寫着：「這柄刀本是用來自殺的，但希望可助你逃出生天。」

莫蘭奴實在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子。

馬獅龍把字條毀了，把薄刀掖入了襪筒之內。

他走上了甲板。

船仍在波平如鏡的海面航行着，但已可以看到遠處的陸地，天氣有點酷熱的感覺，但一陣海風吹來，却使人感到愉快。

「昨晚滿意嗎？」

馬獅龍回過頭來，是白天。

白天續道：「經過一個溫柔的晚上，以後的日子，你要好好的工作了。」

「甚麼工作？」

白天指指前面的陸地。

「那是甚麼地方？」

「你猜猜？」

「以航程估計，應該是東南亞的地方。」

「你果然是個頭腦清醒的人，是大馬。」

「大馬？」

「是馬來西亞，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今是個獨立的回教國家。」

「我們來這裏做甚麼？」

「泊岸之後，你自會知道。」

下午，船泊岸，有政府人員上船，而白天似乎很受尊重似的。

他們坐了一輛豪華的汽車進入市區，入住一間五星級的酒店之內。

這當中包括了白天，與他的保鏢小阮，還有渡邊、朴正與阮南陵。

他們不是各佔一間房間，而是共住一間大套房。

據說那是總統套房。

他們吃了一頓可口的午餐，然後在酒店附近走了一圈，下午，白天通知他們齊集在總統套房的大廳內。

白天嚴肅地道：「各位，當這個會議完畢之後，你們的任務便開始，」他頓了一頓，續道：「你們的任務是要救一個人——杜鼎。」

馬獅龍聽了，竟然是嚇了一跳。

因爲這人的名字實在如雷貫耳，杜鼎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不，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人。

「那個殺人如麻，不擇手段的毒販杜鼎？」馬獅龍在忍不住的問。

白天點點頭，道：「鼎爺是我們的兄弟，馬獅龍，你說話乾淨一點。」

馬獅龍早知道，白天是一個龐大販毒集團的首腦，但萬萬也想不到，他與這個西方世界頭號的販毒人物竟有關連。

其餘的人並沒有甚麼表示。

馬獅龍嘴唇噏動，但白天並不讓他再說，道：「你們都是同一命運，你們沒有選擇。」

白天說話的神態趾高氣揚，盛氣凌人。

馬獅龍知道自己的事。

但想不到這三個東方人竟也有與自己相同的命運，他們都有罪證在白天的手中。

「你們沒有選擇的權利！」白天重複這句話。

阮南陵有點不耐煩地問道：「杜鼎在那裏？」

白天道：「在監獄。」

「在監獄？這位大阿哥竟然也會被捕入獄。」渡邊道。

「並且在死囚監獄。」

「甚麼？」朴正也忍耐不住。

馬獅龍道：「白老大，你不要在開玩笑？」

白天道：「我這樣辛苦的集合你們同來，我的樣子似在開玩笑嗎？」

阮南陵似在自言自語道：「這是大馬，對嗎？」

白天點點頭。

「在大馬，與毒販有關而關進監獄之內，並不是甚麼玩意，而是玩命。」

白天也繼續點頭。

馬獅龍道：「他被判了？」

「在明天凌晨，但不知甚麼時候行刑。」

立時，馬獅龍與其他三個人都同時說話，他們各執一詞，一時之間，根本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

白天道：「你們聽着，由現在開始計算，」他看看手錶，道：「現在是下午三時三十分，如果直至明早凌晨五時三十分的話，你們共有十四小時左右。」

馬獅龍問：「你有一個腹稿？」

「有！」白天斬釘截鐵地道：「不過，一切的腹稿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客觀環境我們全不知情。」

白天說得很坦白。

渡邊道：「你做過甚麼功夫？」

「我買通了一些守衛，你們進入死囚監牢，並沒有甚麼問題。」

「那死囚監獄長呢？」

「他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沒有甚麼可以使他動心，而他也決定親自爲這次死刑經過作證。」

渡邊道：「這是一個難纏的人。」

白天道：「不過，我買通了那劊子手。」

「有甚麼用？」朴正問。

「沒有甚麼大用處，不過，這裏行刑的方法，並不是槍斃，也不是電椅，而是吊刑！」

「那比較好些。」朴正立時住口，因爲他知道這話有些語病。

白天白了他一眼，道：「那劊子手可以把行刑的時間盡量拖長一點，這是他唯一可以做的。」

渡邊道：「其餘的行動呢？」

「全在你們的身上了。」

阮南陵問：「救了那位鼎爺出來之後，我們如何逃離現場？」

「那你放心，我在監獄外面，預備了直升機，只要你們能救出鼎爺，其餘一切沒有問題。」

渡邊道：「武器呢？」

白天向他的保鏢小阮道：「把他們的東西拿出來。」

小阮轉身入了房間，不一會便拿出了兩個大手提皮箱，放在白天面前。

白天打開其中一個。

他從皮箱中，首先拿出了一管黑竹似的東西，交給渡邊。

渡邊接過，用力一拉。

那管黑竹似的東西被拉長了，他發力一抽，抽出的竟是一柄武士刀。

白天又再拿了一枝短棒出來，遞與朴正。

朴正接過，揮動了幾下，然後雙手一拉，那短棒成了一柄刀，並不是普通的刀，而是滿是鋸齒的，這東西看來，連骨也可以鋸斷。

最後是一條黑色的鍊子，上面還有一個滿是釘的鐵球，阮南陵有些急不及待的接過。

他把這鍊子鐵球舞了幾下，虎虎有聲。

「這些都是你們的武器，如今物歸原主。不過，馬獅龍，你沒有。」

「當然，我一向很少用特製的武器，而且，我一向主張盡量少用暴力。」

那三個人都笑了。

白天也笑，然後，他從皮袋內取出五支飛鏢，非常細小的飛鏢。

白天道：「這是你的，從你的恤衫的衣領處發現的，現在也物歸原主。」

馬獅龍接過，這的確是他唯一防身的武器，不過，他覺得有點奇怪，爲甚麼這飛鏢會在他手上？

他摸摸自己的恤衫。

白天道：「你這恤衫已是換過的。」

從這一點看來，白天也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他實在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

馬獅龍把飛鏢重新插入衣領之內。

白天道：「好了，行動由今晚八時開始，今晚的晚餐，我想延遲一點，待你們救了鼎爺出來才吃。」

四人都沒有意見。

往獄中救人，太飽會使行動減慢。

「我先離開，晚上八時正，下面有一輛客貨車載你們去，如今，你們要好好商量一下，免致行動之時，沒有默契。」

小阮保護着白天離去。

房中回復一片沉寂，沒有人說話。

渡邊又再把武士刀拿出來，舞了幾下。

朴正也把短棒齒刀揮動。

阮南陵却把那鍊子球似是無聊的在揮動。

馬獅龍呆呆的望着窗外。

終於，渡邊打破了緘默，道：「馬獅龍，你的名字與邪惡犯罪沾不上關係，爲甚麼……」

馬獅龍沒有回答。

朴正道：「我們都知道，大家身上都有罪證，而這些罪證在白天的手裏；馬獅龍，我實在想不出，你竟會犯罪？你是罪惡剋星啊！」

馬獅龍仍然沒有回答。

阮南陵突然站起來，把鍊子球擺動着，道：「馬獅龍，你是個卧底？」

渡邊也站起來，走近馬獅龍，道：「用這麼一個出名的人做卧底，我實在想不出是甚麼原因。」

朴正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馬獅龍看着三人移近，似是不懷好意。

不過，他仍然沒有移動身體，面向窗口，道：「白天是個怎樣的人，你們心裏明白。」

三人沒有回答。

馬獅龍道：「落在他手中，我們自然是同一命運，管你有甚麼名氣！」

三人止住了脚步。

馬獅龍道：「爲了表示我們同一命運，我先說，我有殺人及毒品的證據在他手上，一切都錄影了，完全沒有機會給我抵賴。你呢？」

渡邊道：「我自己行刺一個政府官員的經過，也被他用菲林拍攝了。」

朴正道：「我協助政府軍殺死了一個學生，一個大學生領袖，也被他拍攝了。」

阮南陵道：「我生長在動亂的地方，甚麼也做過，我並沒有甚麼罪過，殺人放火，在我來說，微不足道，我們過去三十年，那一天沒有發生過？」

馬獅龍笑道：「那麼，你最清白的了。」

阮南陵得意地點點頭。

馬獅龍道：「那麼，你應該立即離開。」馬獅龍站起來，向他走過去。

渡邊與朴正也向着他移近。

阮南陵這時才知道自己得意得太早，他退後，叫道：「慢着！」

渡邊道：「你自己說。」

「我殺人，也是被白天錄下了。」

「殺甚麼人？」

「我是北越的人，殺了一個南越的領袖，如果我的罪證給公開了，我死無葬身之地。」

三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好了，現在六親同一命。」

渡邊道：「我們之間沒有了隔膜，那才可以行事。」

朴正道：「對，有甚麼計劃？」

阮南陵道：「有甚麼計劃？既來之，則安之。」

渡邊道：「我並不是問你，馬獅龍，我們四人中，只有你最有學問。」

馬獅龍笑笑，道：「我們的行動，與學問能扯上甚麼關係？」

「你有腦子！」

「難道你們沒有嗎？」馬獅龍頓了一頓，道：「我贊同阮兄的話，既來之，則安之。」

阮南陵得到了認同，向馬獅龍笑了一下。

渡邊道：「對，我們對整個環境也不熟悉，只是見機行事，但我的意思是，我們救了鼎爺出來，難道一輩子也要聽從白天的控制？」

「當然不！」朴正道。

阮南陵道：「他答應過我，事成之後，他會把所有罪證交還給我。」

朴正道：「你相信嗎？」

沒有人回答。

阮南陵道：「我也不相信。」

渡邊道：「因此，我們最終的目的是白天。」

三人都點頭同意。

到了這時，房間內的氣氛才鬆弛下來，因爲這一個協議是四人完全同意的。

基於這一點，他們才有共同奮鬥之心。

看來劫獄救人的事，才有成功的希望。

* * *

晚上八時，一輛客貨車停在酒店的前面。

馬獅龍、渡邊、朴正與阮南陵都穿上了黑衣，魚貫上車。

客貨車是由小阮駕駛的。

朴正問：「白老大呢？」

小阮道：「他爲你們準備直升機！」

渡邊道：「他有沒有口訊？」

小阮道：「沒有！」

之後，他們再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客貨車直往市郊的監獄。

一小時之後，小阮把車子停在一個樹林外面。

小阮道：「穿過這個小樹林，便是監獄的正門，其中一道側門已開，你們好自爲之。」

四人看着客貨車離去。

夜潛牢獄　救走毒販

他們穿過了這個小樹林。

前面是一排古老的英式房舍，後面是一排高網，看來這監獄是高度設防的。

燈光並不亮。

但四周却有探射燈，一直作交替式的照射。

他們已看到一些守衛的巡邏，同時，他們也發現那道小門。

四人趁着探射燈沒有射到，竄身上前，四人通過小門，順利地進入了監獄之內。

經過一列看來是辦公室之後，便是一個露天的廣場，這裏的戒備似乎嚴密得多。

前面是一列的有刺的鐵絲網。

要進入那廣場，要經過幾道門。

渡邊是個深藏不露的人，而且十分懂得保護自己，他每事也不會爭先。

冒險的事更不會爭先。

而朴正外表較爲粗獷，但他其實也是一個極其小心謹慎的人，因此他也是跟着大隊，步步爲營。

至於那個越南人阮南陵，他似乎是火辣辣的，其實他有自己處事的一套方法，他永不甘示弱於人前，不過，來到了最重要的關頭，他會不計較一切，什麼尊嚴榮辱也不重要，他只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廣場上仍有探射燈照着。

衆人伏在一角，待探射燈過後，冒險一試的衝過那幾重門。

不過，衝過這幾重門實在不是易事。

因爲需要時間，並且所有門都是金屬所製，只要稍爲大力一些，便會弄出震耳欲聾的聲音。

馬獅龍當然也不想自己身先士卒。

不過，他等了很久，似乎都沒有人願意帶頭，這樣等下去，一旦被獄卒發現，只會束手就擒。

馬獅龍輕聲道：「我先出去，你們隨着來！」

其他三人當然點頭。

馬獅龍向那雙重門去。

出乎意料之外，一推而開。

看來白天在這監獄倒眞下了不少功夫，否則不要說劫這監獄，就是要通過這一列的防備措施，也非易事。

其實白天本身已有這麼神通廣大的力量，何必要找這四個亡命之徒？

在白天的眼中，馬獅龍也是一個亡命之徒！

門既可以推開，馬獅龍便一竄而過。

其餘的人仍然按兵不動，他們都把馬獅龍看作一塊魚餌，看看有沒有人來侵襲這魚餌。

過了五重門，都是平安而順利。

他們已陸續的跟來。

馬獅龍以最快的步伐越過了廣場，來到另一個進口，這進口看來是那些獄房的進口。

想不到一切是那麼容易，那麼順利。

那獄房的進口仍然是一推而開。

但表面是黑漆一片。

馬獅龍雖然有點害怕，但仍然進

了去，他蟄伏在一角，希望在習慣了這黑暗之後，才繼續前進。

他看不清楚其餘三人，不過，只聽聲音上感覺，他們三人都已進入了這獄房。

他們都等待着。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們仍然無法習慣那黑暗，其實那並不是習慣的問題，而是房間內太黑了！

忽然「啪」的一聲。

一盞燈開了。

一盞極爲强烈的燈開了。

從極黑暗到極亮的一刹，他們都好像盲了一般，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

馬獅龍掩着刺痛的眼睛。

他感到一陣勁風撲面而來，他急忙閃開，但勁風又再追着他而來。

他又再度閃開，並加以還擊。

他只感到手臂一陣痛楚。

那是一柄刀，刀鋒陷入他肌肉之內。

馬獅龍勉强睜開了眼睛。

他仍然看不見什麼，但已可以看到人影綽綽，在房內左轉右閃，跌跌撞撞。

還有深沉的拳脚撞擊的聲音，加上一些悶哼，房內正展開一場生死肉搏之戰。

馬獅龍身經百戰，但從來也沒有試過，還沒有看清楚敵人，已吃了一刀。

他並不因此而急亂。

他以感覺來迎戰那人。

那人的武功並不厲害，馬獅龍雖然看不見，但三拳兩脚便已打倒那人。

他試睜開眼睛，已經可以看到房內的形勢。

房內都是滿臉于思的馬來漢子，他們手持那些大彎刀，正向渡邊、朴正與阮南陵攻去。

而攻擊馬獅龍那人已倒下。

他們都是穿着黃色的制服，看來是一些獄卒。

當中有一人沒有動手。

看他肩膊上有三劃，看來是一個主管級的人物，只要制服這人，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馬獅龍想撲上去。

渡邊却比他更快。

他的武士刀一揮，竟然削下那人的頭巾。

那人一頭緊裹着的長髮。

渡邊再一揮，那人右邊的頭髮已被削去，而且毫無還擊的力量。

其餘的人都停了下來。

渡邊叫道：「鼎爺呢？」

那馬來人似乎聽不懂。

渡邊的武士刀又揮。

那人竟道：「我知，我知！」

忽然，有人晃動。

阮南陵反應極快，他的鍊子球一飛，便緊箍在那人的手腕之上，他用力一扯，那人倒地，一柄手槍亦同時飛了出來。

阮南陵執了手槍。

他俯身之時，又有人動。

這黃衣制服大漢，刀法極爲凌厲，正想把俯身的阮南陵攔腰砍下。

不過，他太大意，沒有留意到他身後的朴正。

朴正的短棒齒刀，就像鯊魚張口的利齒一般，把那人的背後衣服削了下來。

那人慘叫。

所有人都感到一陣寒意。

渡邊仍然控制着那獄長，他看見馬獅龍沒有動，但手臂受傷，便問：「怎麼了？」

馬獅龍道：「沒有什麼！」

渡邊道：「縛了他們！」

房中並沒有繩索，但他們身上都有手扣，因此，朴正與阮南陵很容易便把那些獄卒互相交替的扣上手扣。

「去！」渡邊命令。

那獄長已連聲的說：「是……是……」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白天既然買通了獄中人，爲什麼又會有這一小隊獄卒，阻礙着他們行事。

獄長帶着他們。

有了獄長，自然是更爲容易走進其他牢房之內。

這一列的牢房十分陰森。

馬獅龍留意到，這邊的牢房與別不同，不過，氣氛却是嚴肅得多。

他瞥見門邊有「死囚」二字。

這時，他才想起，這國家是個極端反毒的國家，假若一旦有人運毒藏毒，結局便是死刑。

杜鼎是個著名的販毒頭子，他落入這個國家之內，當然是會被判死刑。

怪不得白天要請這麼多人來劫獄。

看來他一定要使杜鼎安全的離去。

那獄長並沒有進那死囚的監牢，却向另一邊走去。

渡邊問道：「那裏？」

那獄長說的是馬來西亞話，英文的表達能力又不好，加上看着渡邊的武士刀，更不知如何的表達。

他索性用了一個手勢。

他一隻手放在喉嚨處，向横一拉。

這個國際式的手勢，人人也明白是殺的意思。

「行刑？」渡邊問。

獄長點點了頭。

馬獅龍看着手錶，正是凌晨五時。

如果是執行死刑的話，這正是時刻。

他們來到了一個外面全髹上黑漆的地方。

渡邊把那獄長一推而進。

裏面立時起了一些騷動。

馬獅龍也隨着衆人入內，只見有三個人在一個台上，而台下有一個官階更高的獄長。

看來那人才是眞正的獄長。

渡邊把身邊這大漢一推，推向那台下的獄長。

那獄長接了那大漢，向後退去。

渡邊道：「不用理他們，他們已被買通了。」

台上有一個人，是被黑布幪頭。

另外兩個人，都是彪形大漢，他們正在弄那個吊刑架上的繩索，他們是兩個劊子手。

不過，他們都立即退下，轉眼已不在刑室之內。

渡邊走上前去，喝道：「杜鼎？」

那仍然幪着頭的人，雙手被鎖着，並沒有回答。

「杜鼎？」

渡邊已一手扯下那人的幪頭巾。

出乎意料之外，是一個眉清目秀的人。

「你果然是杜鼎！」

馬獅龍並沒有見過杜鼎，只是聽過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通常，一個這麼可怕的人，相貌也一定很兇惡，可是這眼前人，却是一個清秀的書生似的。

渡邊一聲嘿笑，而他的武士刀已下。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渡邊要下手殺杜鼎，但沒有考慮的餘地。

馬獅龍迅速的發了一鏢。

這一鏢使他無法把刀砍下。

杜鼎當然知道自己處身危險，大叫：「好漢，饒命！好漢……」

渡邊雖然痛，但仍然又再一刀刺下。

馬獅龍再發一鏢，但朴正已上前。

「爲什麼殺他？」

阮南陵也問：「殺了他，我們的犯罪證據怎能從白天的手中拿回來？」

杜鼎道：「你保證我的安全，我保證你們拿回所有犯罪證據。」

渡邊道：「你們走開！」

「私人仇怨？」馬獅龍問。

渡邊道：「你們不用理會！」

他又要砍刀。

馬獅龍一脚踢向渡邊的腕間，他那柄刀立時脫手，而朴正與阮南陵也同時把他拉開。

渡邊掙扎着，與兩人糾纏起來。

杜鼎道：「好漢，你救我出去，對了，你剛才已救了我一次。」

馬獅龍道：「我不是想救你，是不想因爲你沒有命，而連累到我們仍受制於白天手上。」

「無論如何，我都感激你。」

馬獅龍把他解了下來。

枱上有鎖匙，很容易便替他開了手扣。

而那邊三人仍在糾纏。

渡邊一揮武士刀，大叫：「你們停手！」

兩人並沒有完全停下來。

朴正道：「爲什麼殺他？」

阮南陵道：「殺了他，我們如何交代？」

渡邊道：「我要報仇！」

朴正道：「我看沒有這麼簡單。」

阮南陵道：「說老實話，我們也不是站在他那一邊！」

渡邊瞥見馬獅龍已救了杜鼎下來，急道：「你們知道，杜鼎的頭，在日本也值一億。」

「一億？」

「美金！」渡邊道：「有了美金一億，你們還怕那個白天？」

「他怎值……」

「他一直供應毒品給山口組，本來是與我們相處不差，那知他强姦了山口組老闆的幼女，那幼女只有十二歲，因此，山口組……」

兩人都明白，也便停了手。

杜鼎見他們三人來，便道：「我的頭顱在日本值美金一億，但如果是個活人，應在二億以上。」

渡邊道：「不，我們救了他出去，讓他入了白天的手，我們再沒有機會。」

朴正道：「一億美金四個人分，也不俗。」

阮南陵道：「當然比受白天控制爲佳。」

渡邊望着馬獅龍，似乎要他表態。

馬獅龍道：「你們不在乎罪證，我在乎！」

「對，你是個英雄人物馬獅龍，你要還你清白，再做一個英雄。」

「馬獅龍？」杜鼎叫道。

三人互望一眼，爲了金錢，他們立時心意相通，馬獅龍成了他們之間的障礙。

有障礙，便要清除。

三人向馬獅龍與杜鼎而來。

杜鼎道：「馬獅龍，你救了我，你要求什麼也可以。」

馬獅龍笑了，他心中其實另有想法。

他不是希望從杜鼎身上得到什麼，而是希望可以藉他而破獲更多的毒品。

相信在當今毒品的世界中，杜鼎實在是一個關鍵性人物，有了他，可以打擊世上一半的販毒活動。

馬獅龍當然不想杜鼎死去。

可是，在這情形之下，不要杜鼎死，便是與這三人爲敵，這三人當然不是善男信女。

杜鼎驚悸地叫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三位，你們之間，與杜鼎有什麼瓜葛我不理會，但是，一個人出來江湖行走，目的在財，各位同意嗎？」

三人當然點頭同意。

馬獅龍向渡邊道：「如果我們能把杜鼎活生生的帶到日本，你認為他的價值如何？」

「難以估計！」渡邊道。

馬獅龍道：「我不敢貪心，只希望把你剛才所說的價值，增加一倍，可以嗎？」

渡邊非常肯定地道：「一定可以！」

「那麼，我希望而今照白天的計劃，首先把杜鼎救了出去，然後……」

渡邊對馬獅龍這個提議，十分讚成。

朴正道：「不過，帶一個活生生的人到日本，並不是易事。」

阮南陵道：「到了日本，我們還有說話的地位嗎？」

他倆互相望了一眼。

顯然，他們有他們的顧慮，而他們的顧慮並非無理，渡邊向二人怒目相視。

馬獅龍發覺，他可以利用渡邊與這二人之間的矛盾，便立時道：「我沒有意見，我保持中立。」

渡邊見沒有人支持自己，又怕起來。

馬獅龍暗中向他作了個OK的手勢。

渡邊有了馬獅龍的口頭上的支持，聲勢更大，便向二人道：「你們想怎樣？」

他有意無意間，晃動着武士刀。

如果以三人的武功來說，單對單的話，渡邊似乎有非常大的把握。

不過，假若以二對一，渡邊並不一定有利。

馬獅龍道：「你們快決定，外面的直升機在等我們，你們不想這地方的監獄署長親身來處理這事。」

阮南陵最為衝動。

朴正雖然粗獷，但粗中有細，他見阮南陵想動，便踏上一步，道：「好，假若我們出去之後，可以擺脫白天，我們一起護着他往日本，你有保證？」

「保證？到了日本，我『渡邊』二字便是江湖上最大的保證！」

朴正回望了阮南陵一眼。

他們沒有說話，但他們的眼神是溝通的。

馬獅龍看情形也差不多，便道：「好了，我們起行！」

杜鼎舒了一口氣，似暫時放下心頭大石。

他們一行五人走出這個死囚室。

外面的廣場內的鐵絲網，已清晰可見，因為天已漸亮，早晨的空氣十分清新。

杜鼎是一馬當先。

原來他是十分熟悉這附近的環境。

他帶着眾人，穿過了一條狹窄而兩邊也有鐵棘的通道之後，便見到一個山坡。

那山坡上有一個升旗的座，座上有旗桿。

當然，旗桿上並沒有旗幟。

馬獅龍正在奇怪，為什麼他會來這裏，而上空已傳來直升機的聲音。

杜鼎十分高興的道：「來了！」

是來救他們的直升機。

直升機迅速的降下，杜鼎也即刻上前，拉開了門，走上去，渡邊亦步亦趨。

為了表示自己並不屬於任何一方，馬獅龍是最後一個上直升機。

直升機內只有一個機師。

杜鼎一上了機，便坐在機師的旁邊。

而渡邊、朴正、阮南陵與馬獅龍分別坐在後面。

直升機迅速的離開了這個監獄的範圍，那時，晨霧甚濃，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有利。

杜鼎突然嘆了口氣，對機師道：「離開監獄多遠？」

「很遠了！」

「白天安排我們往那裏？」

「遊艇！」

「泊在什麼地方？」

「公海！」

「而今離停泊的地方有多遠？」

「大約有三十分鐘的飛行。」

「遊艇已準備好？」

「完全妥當，可以直航到夏威夷！」

杜鼎回首看看眾人，馬獅龍發覺，他的眼神有異，可是，他發覺已太遲。

杜鼎突然在座位處抽出了一柄槍。

那是一根「麥林」。

這轟天炮一般的手槍，就算遠距離也可以把人的頭顱轟破。

何況是相隔五尺？

他瞄着渡邊。

渡邊的武士刀當然不及他的手槍快。

另外兩人想抽出武器，被杜鼎喝道：「誰動便先幹掉誰！」

兩人不敢再動。

馬獅龍也沒有動，也不敢動。

這時，輪到杜鼎威風。

「渡邊，我與你們之間的瓜葛，就此了斷。」

渡邊力持鎮定。

「你有什麼話說？」

「沒有，你開槍吧，我後悔是一念之仁！」

「不，你是一念之貪！」

杜鼎把手槍略為提起，道：「不過，我也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你也有份出力來救我，一件還不件，而今你可以有個選擇。」

渡邊並沒有發問。

「下面是大海，跳下去的生存機會並不大，但可以說仍然有！」

杜鼎吩咐機師，「開門！」

他開了直升機下面的一個救生門。

外面的氣流湧入。

「你可以選擇，跳或不跳。」

渡邊眉毛聳動。

他似乎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沒有說話，咬了一下口唇，便往下躍去。

他的確是一個硬漢，充滿武士道精神的硬漢。

「輪到你們了。」

杜鼎的槍，指着朴正與阮南陵。

「你們兩人會經要殺死我，幸好我是命大，沒有受到你們的詛咒，因此……」

「你想怎樣？」朴正慢慢的問道。

「我想你死！」杜鼎的槍微微擧起。

朴正冷汗直冒。

「不過，你也有出力救過我……」

朴正沒有待他說下去，也動身往那窗躍下。

杜鼎道：「我會多送一槍給你。」

當然，他並沒有放槍，只是向朴正加多了一點心理上的壓力。

而阮南陵豆大的汗珠已滿佈了額頭之上。

「怎麼了？」杜鼎問。

阮南陵並沒有答話。

杜鼎嘲笑地道：「越南人經過多年戰爭，已把死當成了家常便飯，為什麼你……」

「我不想死！」

阮南陵倒是一個坦率的漢子。

「為什麼？」

「我這麼艱苦才來到這自由的世界。」

「你應該好好享受自由，為什麼要作奸犯科？」

「自由是有代價，沒有金錢，談何自由？」

「無論你怎麼說，你仍要跳下去。」

阮南陵雙手顫抖着。

杜鼎道：「快些跳下去，你還有機會與他們在水上會合，或者，走在黃泉路上，也沒有那麼寂寞。」

阮南陵沒有動身。

杜鼎按一按手槍上的保險掣。

阮南陵再無選擇。

他顫抖的爬到那窗口，閉上眼睛，不敢往下望。

忽然，他回頭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你幫我一個忙，可以嗎？」

馬獅龍點頭。

「你踢我下去！」

他說完，並沒有理會馬獅龍有沒有答應，便先閉上眼睛。

馬獅龍見他全身顫抖的蹲着，他一腳踢出，阮南陵已跌了下去。

機師回頭望了馬獅龍一眼。

杜鼎道：「馬獅龍，輪到你了！」

「我？」這忘恩負義的杜鼎。

但馬獅龍既不緊張，也沒有一些驚慌。

「是的！」

馬獅龍伸了一個懶腰，道：「我不會跳下去！」

「為什麼？」

「我也不想死！」馬獅龍道。

「你沒有選擇！」

「我有！」馬獅龍道。

杜鼎把槍口對正馬獅龍。

馬獅龍仍然無動於衷。

杜鼎實在佩服馬獅龍，他親眼看着這四個漢子，渡邊無疑是最硬朗的一個，不過，他仍有點驚惶失措。

朴正已盡力保護了自己的面子。

而最可笑的是阮南陵。

「有什麼選擇？」

「殺或被殺！」

「你還有能力殺我？」

「當然有！」

馬獅龍的鎮定反而使杜鼎有點猶疑起來。

「你不知這槍的性能？」

「知道！」

「那你沒有機會！」

「不！你不會開槍！」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槍的火力驚人！」

杜鼎仍然不明白。

馬獅龍道：「你開一槍，子彈穿過我的心房，並不會停止下來，它一定會把這機艙打穿。」

「那又如何？」

「這直升機沒有機會把你載回遊艇之上了。」

杜鼎實在佩服。

「還有，你不會開槍。」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杜鼎震動着。

「我想盡辦法，費盡唇舌救了你，雖然祇是使你暫時活下來，但你沒有理由殺我。」

杜鼎聽了，大笑起來。

馬獅龍鬆了一口氣。

「我明白。」

「是的，我實在沒有意思殺你。」

「我聽過你的名字，你的名氣大，我以為那只是傳媒的誇大，但而今在我親眼看過之後，我實在佩服！」

馬獅龍微笑。

而事實上，馬獅龍並不是如表面的輕鬆。

他伸懶腰之時，已在恤衫領處掏了一支飛鏢在手，幸好他沒有把飛鏢擲出。

人生是一場賭局，馬獅龍這次把注碼下對了。

「馬先生，請原諒我，我只是試你一下。」

「眞金不怕烘爐火！」馬獅龍道。

杜鼎道：「馬先生，你保護我回去！」

「不！」

「爲什麼？」

「因爲你是從事毒品的！」

「對，我們一向誓不兩立！」

「是的，我不會改變這個立場。」

「好，大丈夫恩怨分明，我佩服你，也不會强迫你，你對我有什麼要求？」

「我會向白天拿回我的犯罪證據。」

「好，這是我樂意可以出的一些力！」

「那麼，我們便沒有再欠對方一分了。」

馬獅龍又道：「我也欣賞你，大丈夫恩怨分明！假若有一天，我們又再對立，再無恩義。」

杜鼎實在欣賞馬獅龍。

他沒有再說話。

杜鼎道：「快到了！」

下面已有遊艇的影子。

杜鼎又問：「馬先生，你認爲他們有沒有活着的本領？」

「我不知道，也說不定！」

直升機慢慢的降落在遊艇之上。

白天在甲板上迎着他們，他看見了杜鼎，便擁抱起來，見了馬獅龍，也和他握手。

「他們……」

馬獅龍道：「他們……」

「他們爲了拯救我，爲我壯烈犧牲了。」

兩人相視大笑。

馬獅龍覺得這兩個人，都是冷血的。

他們進入船艙的大廳。

「我的任務完成了！」馬獅龍道。

「是的，而今你是我們的上賓！」

杜鼎道：「馬先生，無論如何，你還要與我們坐這一程。」

白天道：「在這船上，你要什麼也有！」

馬獅龍道：「這不是上次那條船？」

「外表是一樣。」

杜鼎道：「我們先好好洗澡，休息一下。」

他們已不讓馬獅龍說話。

馬獅龍也無可奈何的走入分配給他的房間。

＊　＊　＊

船上的日子，實在也不錯。

佳餚美食，甚至是美女也有。

船上工作人員並不少，裝備也十分現代化，以馬獅龍在海上的經驗，這船無疑是直往夏威夷的。

他向兩人要求，到了夏威夷，他便上岸。

白天無可無不可。

但杜鼎却希望他能與他回南美。

馬獅龍心下有些拿不定主意，不過，一切還是到了夏威夷再定。

不過，那天他在甲板上吹風的時候，改變了主意，決定要跟他們到南美。

因爲他發現這艘遊艇根本就是一隻載滿毒品的船！

一隻載滿毒品的船。

毒品是四號海洛英，純度極高，全部藏在幾條長長的扶手中，那些扶手都是用黃銅所做，船上的水手，每天都用擦銅水擦過，因此，這些扶手都是閃閃生光。

而銅管當中，便是那些海洛英。

馬獅龍粗略計算一下，那些扶手一共有八枝，每枝長約十二米，直徑約爲十厘米，假若所有銅管都塞滿了毒品，重量應達五百公斤。

假若運往東南亞或是其他國家，價值實在是天文數字，難以估計。

馬獅龍發現這些藏毒也是十分偶然。

有一次他在甲板上看日出的時候，無意間用手指敲着一些船欄，那些船欄也是用黃銅所做。

當他敲的時候，銅管發出清脆的聲音。

可是，當他從甲板回到船艙，下意識地敲敲那些銅管扶手的時候，却發現那些銅管，並沒有聲响。

他覺得奇怪，便旋開一邊的圓蓋似的東西，竟發現內裏藏有海洛英。

他當然不動聲色。

而且有了一個主意，他一定要跟杜鼎到南美。

馬獅龍憎惡毒品害人，更憎惡那些毒販。

白天與杜鼎都是他憎恨的人，他們都是社會上的大毒瘤，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再過三天，他們已可以看見海岸線。

而海鷗亦在船邊飛翔。

白天與杜鼎都表現得極其愉快。

白天問馬獅龍：「到過夏威夷嗎？」

馬獅龍道：「曾到過，不過是多年前的事了。」

杜鼎道：「現代城市變更得十分快，這地方實在不錯，我們好好享受一下。」

馬獅龍不置可否。

船終於泊了岸。

而岸上居然有人來接白天與杜鼎，是一輛豪華的美國大房車，並有穿制服的司機。

這還不止，他們還有豪華的大屋。

汽車載着他們來到了一間大屋，屋內傭僕不少，早已爲迎接他們而準備了一切。

坐船十多天，習慣了那種浮蕩不定的感覺，回到陸地，踏在大地上，反而有些不實在的感覺。

他們吃過豐富的午餐之後，決定各自休息。

杜鼎道：「馬先生，你打哥爾夫球嗎？」



馬獅龍從未見過如此可怕的火海。

「懂得一點點。」

「那好極，我們休息之後，先來一個九洞？」

白天道：「我們這裏有一個十八洞的哥爾夫球場，在這裏看着日落打球，另有一番情趣。」

馬獅龍道：「什麼時候離開夏威夷？」

「還沒有打算，馬先生，你眞的不想去南美看看？」

馬獅龍道：「我仍在考慮中。」

「希望你經過好好的休息之後，有英明果斷的抉擇。」

他們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只是關心那遊艇上八條藏有毒品的銅扶手。

他來到一間大房，房內有充足的冷氣，一列落地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園林景色。

一望無盡的綠色，實在使人身心舒暢。

不過，他也有一些倦意。

於是，他先拉上了窗簾。

當他拉窗簾的時候，他忽然看到遠處的矮樹處似有黑影晃動而過。

馬獅龍覺得奇怪，再駐足看一會，却又沒有再見什麼，他打了一個呵欠——也許是眼花？

他躺在柔軟的床上，轉眼已入睡。

當他醒來時，已是下午五時。

床頭的電話响了。

馬獅龍拿了起來，是杜鼎的聲音：「睡夠了嗎？我們一起去打哥爾夫？」

馬獅龍道：「好！」

房中的衣櫃，有名貴的運動套裝。

馬獅龍穿了衣服，走出大廳，白天與杜鼎已在等候，他們一同走出花園。

花園內滿是各種奇花異卉。

遠望是一片無盡的草坪。

他們沿着小徑行了一會，便有一輛電動的哥爾夫球車駛來。

白天叫那司機離去，由他自己當司機。

車子後面還有各類的球棒，車子沿着小徑向前駛去，下了一個斜坡之後，便是球場。

他們下了車。

白天道：「本來我們可以來一局十八洞的，但時間不早，先來一局九洞的。」

杜鼎也道：「很久沒有玩了，不知有沒有這個韌力。」

馬獅龍也道：「我也並不十分懂得玩。」

三人各自選了球棒，開始比賽。

杜鼎打出了一球之後，道：「那邊是一個人工湖，湖雖不大，但過這一個湖，也要技巧。」

轉眼已是第五個洞。

他們都來到了那個人工湖。

馬獅龍一棒打出，那個小球飛越湖水，白天與杜鼎都拍手叫好。

那時日已西沉，萬道金光映在湖水上面，那種游移不定的金光，叫人陶醉。

馬獅龍道：「我想沿湖走過去。」

杜鼎道：「好，馬先生，我陪你。」

白天道：「那麼我先把車子駛到那邊，我在那邊等你們好了。」

杜鼎點點了頭。

白天把車子駛去。

沿着湖邊，是一些矮樹叢，剪得非常齊整，十分好看，白天的車子駛近那些樹叢。

突然，那車子改變了方向，並翻滾起來。

他們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那車子已被推入湖水之中，濺起了一大片水花。

事出突然，他們立時奔向那邊。

杜鼎道：「意外？」

馬獅龍道：「不會這麼簡單。」

他們一同飛奔到湖邊。

湖水並不太深，白天已從湖水中爬了出來。

馬獅龍跑得快，已來到矮樹叢。

一柄刀從樹叢劈出。

馬獅龍早有防備，返身躍開。

他已看見那熟悉的背影——渡邊！

起初他還以為是眼花，不過，他穩身之後，已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的確是渡邊。

他竟然可以從那險惡的太平洋波濤中回來。

他的武士刀又再揮。

這一揮，幾乎要斬下白天的頭顱，幸好他閃得快，又再跌回湖水之中。

而馬獅龍的後面，傳來杜鼎的聲音。

他回首，只見兩人已抓着杜鼎。

天，不只渡邊回來了，朴正與阮南陵也回來了。

他們已控制着杜鼎。

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他只有喝道：「住手！」

渡邊道：「馬獅龍，你憑什麼叫我們住手？」

「他們都算是我們萍水相逢的朋友。」

「朋友？」

三人都冷笑起來。

「推我們下海的都算是朋友？」

馬獅龍沉吟着，他突然一個飛身，飛向渡邊，他決定先把渡邊制服。

渡邊竟然早有準備。

他看準來勢，橫刀一揮，看來是要腰斬馬獅龍。

不過，馬獅龍躍得比他想像的高，而且弧度極大，竟是在他頭上落下。

渡邊稍退。

而馬獅龍已接近他的頭部，他在半空中橫踢，這半空發力的一脚，竟然有異常的威力。

渡邊的太陽穴被踢中，人立即退後。

白天正從湖水中爬了上來。

馬獅龍落地，暫時護着了他。

出乎意料之外，那邊的朴正與阮南陵並沒有立刻對付杜鼎。

朴正道：「馬獅龍，你身手實在不錯。」

阮南陵却道：「馬獅龍，你先殺死渡邊。」

「殺死渡邊？」馬獅龍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的，用他的武士刀殺死他。」

「為什麼？」

「這是命令！」阮南陵道。

馬獅龍望着他，道：「我為什麼要接受你的命令？」

阮南陵道：「假若你不殺死渡邊，我們先殺死杜鼎。」

杜鼎呻吟地的叫了一聲。

「為什麼要殺他？」馬獅龍仍然堅持的問。

朴正道：「他為了上岸，幾乎要淹死了我們兩人。」

馬獅龍道：「他是你們的仇人，你們動手好了。」

「不！由你！」朴正道。

馬獅龍看着杜鼎，杜鼎力持鎮靜。

馬獅龍撿起了渡邊的武士刀。

杜鼎忽然叫道：「馬獅龍，你不要殺他。」

三人都怔着。

杜鼎道：「兩位，你們想殺他，也只是報却在水中的仇恨，報仇有什麼好處？」

兩人稍為鬆開了杜鼎。

杜鼎續道：「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渡邊其實是山口組的叛徒。」

「那又如何？」

「你們目的是報仇，殺死他只是一時的快意，若把他揪回日本，交給山口組，我保證你們下半輩子吃喝不愁。」

「他那麼值錢？」

「是的，他說我强姦過山口組的孫女，其實是他把一頂綠帽蓋在山口組的老頭子的頭上，山口組已發出他們的格殺勿論令，不過，把他活捉回日本，你們的得益是無可估計的，如果無法，死屍也值錢。」

朴正老謀深算，道：「你在我手中，諒也是價值不菲的。」

「當然，我當然有更高的身價，不過，你有沒有考慮過，殺了我與白天，你們一輩子也逃不出夏威夷，但如果你們要押渡邊回日本，我可以提出保證與方便。」

兩人聽了，互瞥了一眼，他們已有了決定。

他們放開了杜鼎。

兩人同時竄身，來到渡邊身邊。

朴正已拉出了他的短棒齒刀。

夕陽的光線映在他的齒刀上，反射在渡邊的臉上，這突然而來的强光使渡邊醒了。

他一睜眼，已見刀光。

他是非常人，沒有考慮，已滾向另一邊。

朴正的短棒齒刀插下，渡邊再滾，一連滾了五下，而朴正也插了五刀。

可惜，並沒有插中。

而阮南陵的鍊子球亦已發出。

渡邊只能閃避，並沒有還擊的能力。

杜鼎叫道：「馬先生，把武士刀拋給他。」

馬獅龍把手中武士刀拋出。

渡邊接過，立時有了生氣，他一躍而起，橫揮武士刀，把兩人打開了。

一場激烈之戰，在湖畔相鬥。

馬獅龍走近杜鼎，問道：「為什麼要救渡邊？」

「不是救他，是害他們。」

馬獅龍仍不明白。

「他們自相殘殺，既無損我們，又可以少了一些敵人。」杜鼎道。

杜鼎的心思原來如此周密，他在毒品世界有如此成就，決非僥倖而至。

渡邊雖然只是一人對抗二人，不過，他有足夠的力量，然而，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殺死二人。

那時，附近的傭僕保鏢已風聞打鬥之聲，他們都慢慢的接近那人工湖。

杜鼎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暫時勿介入，不過，他們是荷槍實彈的對峙着。

杜鼎與白天都感覺本身的安全，當然沒有了恐懼，反而是在欣賞一場肉搏戰。

杜鼎在安全的情況下，頭腦更加靈活。

他低聲道：「三個人之中，你會救誰？」

「救誰？」

「是的，假若你要救一人，你救誰？」

馬獅龍沒有立即答。

杜鼎道：「當然救一個有利用價值的。」

對馬獅龍來說，三個人都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不過，他對渡邊總有一些好感。

對朴正，他感到這人深沉而不知他底蘊；而阮南陵，冷血而陰險，當然沒有好感。

杜鼎道：「渡邊！」

「為什麼是他？」

「他武功好，以一人之力可以對付兩人，第二，他回不了日本，他要靠我們，因此，他有利用價值。」

馬獅龍道：「你如何救他？」

「我沒有辦法，看你。」杜鼎道：「一定要殺了那兩人，他們始終是我們的禍患，馬獅龍，這兩人也不會放過你。」

馬獅龍也明白杜鼎的意思。

不過，杜鼎是個工於心計的傢伙，馬獅龍也知道，他也是正在利用自己。

可是，救回渡邊，對自己實在有好處。

最大的好處，是不用孤軍作戰。

在這些惡人之間，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小。

雖然，利用渡邊，也是飲鴆止渴，不過，那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馬獅龍一摸後領，兩枝鏢已隨手而出。

阮南陵與朴正手臂中鏢。

兩人立時慢了下來。

而渡邊也眼明手快。

武士刀乘勢一揮，一人中了一刀。

而杜鼎突然把一些東西向渡邊拋去。

渡邊仰首，看見是一柄手槍。

他立時接了，並且不再讓朴正與阮南陵有說話的時間，連開兩槍，把兩個人的胸口，轟個稀爛。

杜鼎拍手道：「好槍法。」

渡邊仍然舉着槍，道：「多謝兩位！」

白天從後而來，道：「你也要多謝我。」

渡邊放下了槍，問道：「為什麼？」

「因為你在我們園子裏殺人，這又是美國的地方，一切都依從法律，你逃不了。」

渡邊似乎想舉槍。

白天連忙道：「不過，假若你當我是朋友，那便大大不同。」

「怎麼？」

「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自然有幫助你的辦法。」

馬獅龍心想：「白天與杜鼎都是有過人之才，懂得利用每個可以利用的機會。」

渡邊當然沒有辦法不成為他們的朋友。

白天道：「你們收拾一下。」

那些服侍在旁的槍手保鏢都出來了，想不到幾乎有近五十人。

杜鼎道：「我們還有四個洞。」

白天道：「當然是不打了，我們要與我們的新朋友好好的喝一杯。」

白天强詞「朋友」二字，當然是希望渡邊不報那在空中拋他們下水之仇。

渡邊暫時也無法提起這段仇恨。

他而今只有好好享受一頓豐富的晚餐。

*　*　*

接着的兩天，渡邊與馬獅龍由幾個保鏢帶領之下，遊遍了整個夏威夷。

他們都被捧爲上賓。

夏威夷的日本人也不少，因此渡邊有點賓至如歸的感覺，在那些海灘上，半裸的妞兒，也使他樂而忘返。

不過，在第三天的大清早，他們便被人喚醒，一起上船。

一上船之後，船便離碇航行。

可是，船上却沒有白天與杜鼎的踪影。

他們詢問船員，甚至是船長，也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至於這遊艇的航行目的地是南美。

至於是南美的什麼地方，船長也無法知道。

船長只可以告訴他們，要到達目的地，大約是二十日之後，而白天與杜鼎會在接近目的地之時，會以無線電話與船長聯絡，並加以指示。

馬獅龍覺得事有蹺蹊，便與渡邊商量。

渡邊雖然是陶醉在這些渡假一般的生活中，不過，他却有清醒的一面。

他道：「我們被利用了。」

馬獅龍道：「是的。」

「爲什麼你甘心被他們利用？」

「我……」馬獅龍並沒有說下去。

渡邊道：「馬獅龍，其實你是不甘被人利用，不過，你有目的，只是將計就計。」

看不出渡邊外表是一介武夫，也有心思細密的一面。

馬獅龍重申有犯罪證據在他們手中。

渡邊啜了一口清涼的啤酒，道：「馬獅龍，你所講犯罪的證據，我看那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假如你想保護自己，他們怎有能力移贓嫁禍於你？」

一時之間，馬獅龍啞口無言。

渡邊並沒有因馬獅龍沒有說話而停頓下來，他續說：「你與我不同。」

「有什麼不同？」

「我犯的罪，一般的政府法律，倒是無奈我何，可是我在日本，却是無處可藏身。」

「那是你要受他們利用的原因。」

「是其中一個，而且，我要安全的浪跡天涯，若不靠他們，我又可以靠誰。」

「到了南美，你便可出生天？」

「並不一定，不過，最低限度，我可以試圖重新來過，再做一個新人。」

「你會再犯法？」

「有選擇，當然不會。」

渡邊並不是一個天生罪犯，他仍有良知。

比起那兩個已死的人，朴正與阮南陵來說，渡邊應該是一個可以重生的人。

馬獅龍也感到安慰，他決定救的人，並沒有救錯。

渡邊頓了一頓，反問：「馬獅龍，假若你也可以重新選擇一次，你會再作一個冒險家，一個英雄？」

「有人說過，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不過，除暴安良，我永遠會做下去。」

「我實在佩服，也感激你，馬獅龍，無論我們的身份如何不同，目的如何迴異，但我仍欠你一次情，而我一定會還的。」

馬獅龍聽了，很想解釋一下，他救他並不是什麼大功德，只是一種私心。

不過，這樣的解釋又有何作用？

他們沉默了一段時間。

馬獅龍改變了話題，道：「我們離岸只有兩天，仍可以回去？」

「不，逆風逆水，搶到一隻救生艇，也回不到夏威夷，況且，你實在不想回去，我看得出。」

馬獅龍笑了，並沒有正面的回答。

渡邊道：「你對這船似乎有些眷戀？」

「有什麼值得眷戀？」

「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道：「如果你認爲適宜的話，你可以告訴我……假如，你認爲沒有必要告訴我，我也不想知道。」

馬獅龍忽然覺得，把這船的秘密告訴渡邊，其實也是一個保險之法。

馬獅龍道：「你跟我來。」

他們上了甲板。

那時日正中天，太陽非常猛烈，甲板上也沒有工作人員。

馬獅龍看看沒有人，走到一處艙口的扶手，道：「你試旋開那東西。」

渡邊照馬獅龍的指示，旋開了那扶手的一端。

「沒有什麼。」

馬獅龍蹲下一看，果然沒有什麼。

他心下凛然一驚，道：「再看另一處。」

他們又走到另一個艙下樓梯處。

渡邊不用吩咐，已旋開那東西。

「沒有，什麼也沒有。」

馬獅龍的心更冷了一大截，道：「我中計了。」

「中什麼計？」

馬獅龍道：「你以爲這挖空的扶手，最適宜用來藏些什麼？」

「毒品。」

「是的，上次我發現了這裡藏有大量的毒品。」

「而今是一無所有，是的，馬獅龍，你中計了。」他想了一想，續道：「這是你眷戀這船的原因，你不能忍受大量毒品留入美洲。」

馬獅龍道：「是的，我只希望由這船帶領我，去找尋出比白天或是杜鼎更高層次的罪魁禍首。」

「捉到白天與杜鼎，你還不滿

足？」

「當然不滿足。」

「可惜，他們早已金蟬脫殼，而我們兩個，却成了待罪羔羊。」

馬獅龍嘆了口氣。

「而今嘆氣亦太遲了。」

渡邊如此說，令馬獅龍也有點愕然。

「爲什麼？」

「你聽不到遠處傳來的馬達聲？」

「沒有，只有海浪。」

渡邊出了艙口。

馬獅龍尾隨着。

渡邊道：「五隻快艇。」

馬獅龍站近船舷，果然見有五隻快艇，全速而來。

「不是普通的快艇。」

「是什麼？」

「登陸艇。」

轉眼之間，五隻登陸艇已近。

而船上的船長亦紛紛上了甲板，有人開始傳送槍械，馬獅龍與渡邊也被分派了兩挺相當新式的機關槍。

船長在揚聲大叫道：「千萬不能讓他們上船。」

那五隻登陸艇一排而泊着。

登陸艇上有人用英語叫道：「我們只要毒品，不要人命。」

船長道：「什麼毒品？」

「你們不用裝模作樣，我們有可靠的情報。」

「你們發瘋。」

「我們並沒有，開門。」

這個時候開什麼門？

五隻登陸艇一排而過，當中的一艘，那塊登陸用的大板迅速的放下。

他們都嚇呆了。

因爲登陸艇上有一尊大炮。

「你們反抗，一炮便可把你們的遊艇炸成兩截。」

相信他們並沒有誇大，這種反坦克炮，足以使一輛鐵甲車炸成粉碎。

船長道：「你們想怎樣？」

「我們上船搜。」

這時，已有人利用繩索來爬上船。

那些人作軍人打扮，身手了得。足有八個人上船。

他們行動十分迅速，而且一上了船，毫不猶豫便去看那些喉管的扶手。

看來他們的情報應該是十分準確。

可惜，他們什麼也搜不到。

爲首的人叫道：「沒有貨了。」

「爲什麼？」

「先找人質。」

那人向四周看了一個圈。

船上所有人都有水手的制服，只有馬獅龍與渡邊穿着普通衣服。

「你們兩人。」

「是兩個首腦？」

「我看也是。」

「先押他們上船。」

那八個人動作一致，分別上來押着馬獅龍與渡邊，雖然他們手中都有機關槍，不過，他們身手極快，而且一開槍，足以傷了很多人，也破壞這美麗的遊艇。

「走！」那人呼喝道。

有人想動手。

不過，那八個人之中的兩個，連續放出十槍，七個人倒地。

他們的槍法十分準確。

馬獅龍叫道：「讓他們帶走我，不要損失太多人。」

「你倒識大體。」

馬獅龍實在有些後悔，因爲自己一開口，已表示自己是這船的負責人。

有人把一條腰帶紮在馬獅龍的腰間。

原來是一條皮腰帶，上面扣着一個滑輪，他被推上縛繩之處，立時被扣了上去。

他被一推，已從遊艇滑過了登陸艇。

隨着過來的是渡邊。

在另一艘登陸艇上，有一個軍官似的人，向馬獅龍問道：「毒品呢？」

「我不知道。」

渡邊道：「我們只是船上的客人。」

那將軍向他們笑道：「你們是客人？我早知他們會用計謀，不過，你們一定知道毒品在那裏。」

「我們實在不知道。」

將軍笑道：「我不是個慣於討價還價之人。」

「我不是在討價。」

「好，看看你們如何口硬。」

那將軍與那八個回來的人密語一番，又向馬獅龍與渡邊道：「你們還不說？」

「實在不知道！」

那人似乎光火。

「開火！」

馬獅龍與渡邊還以爲他們要殺人。

那知，五艘登陸艇稍爲退後之後，當中那一艘裝着一尊炮的快艇，竟然開火。

轟天的炮聲。

接着是火花，整艘遊艇，在一瞬間變成灰飛煙滅。

馬獅龍見過不少大場面，却也沒有見過如此可怕的火海，一時之間，海上掀起大波浪，登陸艇也在滔天巨浪中一起一伏。

再過一會，那遊艇已是無影無踪。

一陣海風吹來，只見熱氣攻人。

海面又回復平靜。

「回航！」

馬獅龍與渡邊已被扣手扣，登陸艇的一端，有一個密室，兩人被推了入內。

密室之內，並沒有什麼裝置，兩

人並坐着，並沒有轉身的餘地，在黑暗中，極度起伏的環境之下，不知渡過了多久。

兩人都有死過翻生的感覺。

假若不是兩人「有幸」被拉作人質，他們早已隨着遊艇而消失了。

連屍骨也沒有的徹底消失！

當了人質，反而能慶幸生存。

人生禍福難料，人只不過是上帝手中一隻棋子。

他們不知過了多久。

忽然，門開了，有人喝令兩人出來。

原來船已泊了岸。

馬獅龍望出去，前面是一條平坦的路，好像是一個機場的跑道。

兩人被押上去。

看來像一個軍營，兩邊有營房，也有一些吉普車泊着，而那長長的跑道，有一兩架小型噴射機。

他們被帶進一間用金屬板做成的營房。

裏面有簡單的設備，有床，有洗手間，不過，內裏十分悶熱，空氣不大流通。

他們被解除了手扣。

兩人疲倦之極，倒在地上便睡着了。

馬獅龍在夢中，全身被火燒着似的，他夢見被人拋下一個大火爐之內。

他猛然驚醒。

他並沒有被拋入大火爐，而是全身發熱，以馬獅龍這麼强壯的身體，也抵受不住這艱辛的旅程。

渡邊也睡了。

馬獅龍推了他一下，發覺他全身都是冰冷，原來他已昏迷。

馬獅龍用盡全身的力量，才勉强支持身體，坐了起來，可是再沒有能力幫渡邊。

這時，門開了。

有人送來食物。

馬獅龍叫道：「我們要醫生。」

「醫生？我們沒有醫生。」

「假如你們想知道白天與杜鼎的事，找個醫生來。」

那個士兵模樣的人，放下了食物，匆匆而去。

出奇制勝　擊倒哥大

不一會，又有人來。

「你們終於要說了！」那是一個十分面善的人，馬獅龍認得，他是率領那五艘登陸艇的其中一人。

這時，馬獅龍感到全身灼熱，但他也顧不得自己，因爲自己仍然有知覺，而渡邊却仍然是冰冷和昏迷。

「快救他！」

那人的身後還有兩個人。

他們急忙蹲下，診視渡邊。

不一會，其中一人道：「快送他往病房。」

另一人也來看馬獅龍，他檢查了一會，道：「這個也需要。」

但那人却仍追問道：「白天與杜鼎去了那裏？」

馬獅龍沒有回答，心裏只詛咒他在草菅人命，在這個時刻，仍要追問，爲了救渡邊，也爲了救自己，馬獅龍也詐作猝然的暈倒。

那人看到這情形，無奈的道：「快送進病房，但要嚴密戒備，這兩人都是十分狡滑的人。」

兩個醫生無法把馬獅龍與渡邊扶上去，不過，不一會，其他工作人員已前來協助。

其實，馬獅龍也陷入半昏迷的狀態。

他被人抬着，進入了一間較清涼的房間，此時，他才覺得舒服點，不過，當他接受注射之後，他又眞正陷入昏迷中，甚麼也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待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他是被一陣飛機引擎的聲浪所驚醒的。

他慢慢張開了眼睛。

他仍然在一間簡陋的病房之內，牆是白色的，天花板上面却是一片瘀紅的色彩，還有一把看來是搖搖欲墜的吊扇。

他稍爲移動，便發覺自己的手臂插着鹽水針，鹽水在一滴一滴的沿着膠喉滴入自己的體內。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諭的虛弱。

他看看旁邊，並沒有其他病床。渡邊往那裏去了？

他發出一聲呻吟。

立時，便有人從門外進來，那是一個滿臉于思的人，一雙深陷的眼睛，使馬獅龍感到有些害怕。

那人道：「醒了？」

馬獅龍看到他頭上戴有一個聽診器，猜想他是治療自己的醫生。

醫生道：「肚子餓嗎？」

馬獅龍點頭。

醫生道：「你等一會。」

他匆忙的走到外邊，不一會，親自捧了一碗東西進來，放在枱上，然後，他把病床調校至適合的角度，讓馬獅龍可以進食。

「吃吧！」

那是一碟類似麥片的東西。

馬獅龍吃了一口，立時，他有嘔吐的感覺。

醫生道：「你盡量吃吧，只有食物才能令你眞正的强壯起來，恢復體力。」

馬獅龍再吃一口，仍想嘔吐。

不過，馬獅龍也盡量再吃多幾口，然後便再昏沉的睡着。

之後，他又醒來，又吃了一些麥片粥。

漸漸，他覺得自己已有足夠的體力。

那醫生一直侍候在他身旁，馬獅龍的確有些感動，這人實在是一個忠於職守，敬業樂業的人。

過了五天，馬獅龍已完全可以放棄吊鹽水了。

他全身骨骼疼痛，半躺半坐的望着病房的四周，他一直想與那醫生聊聊，可是，那醫生只回答一兩句，便借故離開。

他似乎不願意與馬獅龍多說半句。

第七天，馬獅龍嘗試下床，踏足地上，便有一些頭重脚輕的感覺。幸好他盡力保持平衡。

終於，他可以站起來，還走了兩步。

那時，門開了，醫生在門外看着他。

「好，你實在是個奇蹟！」醫生邊說邊進入房內，並且關上門。

馬獅龍問道：「甚麼奇蹟？」

「我從未見過一個人恢復得那麼快。」

「快？我昏迷多天了。」

「以我過去的經驗，一般人要經過半年才可以恢復，你竟然在一個星期之內便可以下地走。」

「我患的是甚麼病？」

「你嚴重缺水，體能極度衰弱，在這個環境之下，其實甚麼病也可能染上。」

「結果呢？」

「我發現你的抵抗力異於常人，在極度衰弱的情況之下，你的心脈仍然保持正常，本來，這是沒有可能的。」

馬獅龍道：「也許我自小習武。」

「習武？」

「學習功夫。」馬獅龍解釋道。

「功夫？那只是一種搏擊的本領。」

「不，在外國人看來，那只是一種打鬥的練習，其實，眞正的功夫，包含了很多，包括健身、行血、自我訓練……」

「我也聽過很多有關功夫的神奇力量……不過，我也有些相信。」

「爲甚麼？」

「因爲你的體能的確與衆不同，照理，你們中國人人人習武練功夫，應該是强壯無比的。」

「不過，並不是人人習武，而且現代生活緊張，已沒有多少人有機會習武了。」

「那眞可惜！」醫生道。

馬獅龍與醫生談得甚爲投契，便問道：「醫生，你也是個奇蹟！」

「甚麼？」醫生奇怪地問。

「以你的精湛醫術，竟會在這地方工作。」

「甚麼地方也是一樣。」

「其實，這地方這麼簡陋，簡直是向自己挑戰。」

「我正喜歡這樣的挑戰。」

馬獅龍指着天花板，問道：「上面那可怕的顏色，是怎樣來的？」

「那瘀紅的顏色？」

「是的。」

「那是……那是病人噴出來的血，日積月累而成的。」

馬獅龍聽了，毛骨悚然，實在嚇了一跳。

「爲甚麼會這樣的？」

「這地方設備簡陋，而送來的病人，大多是將要死去的，因此……」

「因此挑戰性更大。」

兩人相視而笑。

不過，在馬獅龍心裏，他覺得這位醫生有些古怪，爲甚麼他要來這個鬼地方工作？

又過兩日，馬獅龍精神更佳，體力似乎已大致恢復，跟醫生更爲熟絡。

馬獅龍知道，在這地方工作，當然並不是普通的醫生，一定與這地方的總管有重要的關係，因此，他一直談一些瑣事。

他沒有問渡邊在那裏，也沒有打探這地方的情形。

那天，醫生的心情似乎特別好，他替馬獅龍檢驗一遍之後，便道：「好了！一切都好了！」

馬獅龍沒有任何表示。

醫生問道：「你身體恢復健康，却不感到高興？」

馬獅龍反而嘆了口氣。

醫生大惑不解。

馬獅龍道：「醫生，多謝你救回我的性命。」

「那是職責而已。」

「我只想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六月六日。」

「甚麼？」

「六月六日。」醫生頓了一頓，才道：「我便是叫做六月六日，我的姓是六月，而且我剛巧是六日出生的，因此，我便叫做六月六日。」

馬獅龍道：「是個奇怪的名字。」

六月六日反問道：「你呢？」

「我叫馬獅龍。」

「甚麼？馬獅龍？」醫生望着馬獅龍。

「是的，你聽過我的名字？」

醫生站起來，仍然滿臉疑惑的想說話，可是，這時，門突然開了。一個穿着軍服的人，後面有幾個軍人。

那人道：「押他出去！」

兩人湧上，一手扣着他，馬獅龍想反抗，但兩人已合力把他扣上了手扣。

「走！」那軍人道。

馬獅龍在這突然的改變下，只好跟着他們走。

而醫生呆呆的看着他們。

經過一條長廊，他們來到了一個房間，外面的氣溫非常灼熱，當他進入這個大房間之內，卻感到十分陰涼，原來這兒是有冷氣設備的。

可是，室內卻沒有甚麼設備，只有幾張椅子。

光線倒是十分充足。

室內有一個大胖子，看來足有四百多磅，他一個人要坐兩張椅子。

那軍人恭敬的道：「這是另外一人。」

「你知道白天和杜鼎的事？」

馬獅龍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沒有回答。

那胖子站起來，他身上的贅肉顫抖着，看來既滑稽，也可怕。

他突然一揮鞭子。

那種破空的聲音，實在令人心驚肉跳。

「白天與杜鼎怎麼了？」

馬獅龍道：「渡邊沒有告訴你們嗎？」

「渡邊？那個可惡的日本人？」

「他怎麼了？」

「他被我的鞭子打到皮開肉爛。」

他又再把鞭子在半空抽了一下，發出「劈啪」的聲音，然後又再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怯懦的表現。

「你究竟是誰？」

那胖子聽了，感到很愕然，繼而笑了起來，道：「你竟然不知我是誰？」

「沒有人告訴我。」

「讓我告訴你，我是哥大。」

「哥大？是誰？」

哥大又再揚鞭，道：「白天與杜鼎沒有向你提過我？」

馬獅龍搖搖頭，在他心內，卻一直拚命的想着哥大究竟是一個甚麼人？

他既然一開口便追問白天與杜鼎的事，那當然是黑道上的人物，與毒品有關。

不過，馬獅龍一直以來只接觸東方的販毒頭子，對西方的並不熟悉。

忽然，他想起來了，聽說美洲地方有一個販毒頭子，一直以正派人物的身份出現。

他的外號是洛磯山。

洛磯山，在馬獅龍前面的人，豈不正是一座人山？

馬獅龍道：「洛磯山哥大？」

哥大聽了，十分高興，道：「我一向認爲東方人較有智慧，馬獅龍，你來！」

馬獅龍慢慢的走過去。

「你看。」他指着一道門。

那門打開了。

裏面有一個人，被縛在一個十字架上，上身赤裸，頭是垂下的。

馬獅龍看不清楚是誰。

有人開了燈。

天！十字架上的竟是渡邊！

他滿身鞭痕，而且身上有很多地方已皮開肉爛。

「他……他怎麼了？」

「我們在他身上發現了白天與杜鼎一些資料，可是，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反被白天和杜鼎一連害了幾次，因此，我懷疑他是一個間諜，白天與杜鼎派來的間諜。」

「我不知道。」

「你也是？」

「我是不是，說出來你們也不會相信。」

哥大又揚鞭。

「無論如何，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反正也要說出來的，何必受這些皮肉之苦？」

馬獅龍看着渡邊，已明白那是甚麼滋味。

不過，說甚麼也好，看來這一場皮肉的劫難是逃不了，馬獅龍知道，自己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知道渡邊知道不少。」馬獅龍道。

「他不肯說。」

「他受皮肉之苦也不肯說，是有他的理由。」馬獅龍道：「他死了沒有？」

「他不會這麼容易死。」

「你讓我問他？」

「你有這個本領？」

「我也算與他共渡生死。」

哥大有些猶豫。

「我就算沒有了手扣，也在你們的勢力範圍之下，而且，說實話，我也不想像他皮開肉爛。」馬獅龍道。

哥大吩咐手下，開了馬獅龍的手扣。

「我沒有耐性。」哥大道。

馬獅龍慢慢的走出那房間。

哥大坐了下來，手中鞭子再度揮舞着。

馬獅龍走近門邊，竟然一個轉身，撲向哥大。

這出奇不已的一個反撲，使哥大愕然。

不過，馬獅龍手上並沒有武器，因此，哥大並不害怕，手中鞭子向後一拉。

馬獅龍已竄到他的背後，鞭子沾不到他。

不過，其他在場的人已拔出手槍來。

馬獅龍在哥大背後，道：「勿動！」

哥大却動起來，他把整個身體壓向背後的馬獅龍，他以爲自己的體重可以壓住馬獅龍。

馬獅龍雖然是大病初癒，但在此危急關頭，他全身奮起，神力一出，竟把向下壓來的哥大，雙手舉起了他，他大叫：「所有人勿亂動！」

衆人都呆了，想不到以馬獅龍的身材，竟然可以雙手舉起這座人山。

馬獅龍可以舉起四百多磅並不算是難事，最難的是要維持一段時間。

他知道自己支持不了多久。

他叫道：「你們出去！」

哥大在半空說道：「出去！」

衆人應命而出。

馬獅龍用力一擲，把他擲向大門。

哥大倒在地上，一時之間無法起來，馬獅龍已走上前，一手抽起他的鞭子，用力圍着他的肥大頸項。

馬獅龍又大聲喝道：「走，你們走！」

那些人無可奈何的走了。

馬獅龍雙拳同時打向哥大的左邊太陽穴，他立時昏倒了。

馬獅龍奔向渡邊，迅速把他解了下來。

渡邊仍有知覺。

「馬獅龍，你走吧！」

「不，我們一起走！」

「我沒有能力了。」

忽然，另一邊有人衝了進來。

馬獅龍正想出手，却發現是醫生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叫道：「隨我來！」

馬獅龍聽了，大喜過望，因爲在這個時候，最需要有人幫助的時候，竟有人出手相助。

他扶起了渡邊，隨着六月六日往前面走，爲甚麼六月六日會在這個時候出現？爲甚麼六月六日會幫助自己？

馬獅龍不知道。

他們出了那座長長的營房。

六月六日道：「到機場那邊。」

馬獅龍索性把渡邊背起來，隨着六月六日直奔往那邊的小型機場。

當他們接近那兩架飛機的時候，整個營地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響。

「甚麼事？」馬獅龍問。

「是警報。」六月六日道。

他奔向前去，上了一架小型的噴射機。

馬獅龍也一手把渡邊托了上機，自己縱身躍入機內，這小型機本來是供給二人坐的，如今多了一人，顯得擠迫。

「你懂得駕駛飛機？」

馬獅龍搖搖頭。

「那麼我來吧！」

這時外面已有人聲，那些軍人聽見了警報，紛紛出來，向自己的單位報告。

幸好在機場這面的人並不多，因爲只有兩架飛機。

六月六日不只懂得醫人，還懂得駕駛飛機。

他發動飛機引擎，衝出跑道。

那機場跑道其實並非眞正的跑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屎，因此非常凹凸不平，幸好這架小型噴射機，起步上衝的路程並不太長。

當他們的飛機剛離開地面，另外那一架也起飛了。

馬獅龍道：「他們追來？」

六月六日道：「不用怕，你來控制這機關槍。」

馬獅龍移上前面。

忽然，「轟隆」一聲，飛機旁邊起了一陣火光，接着是煙霧迷漫。

馬獅龍道：「追來了？」

「沒有這麼快。」

另一聲「轟隆」又響。

六月六日道：「是高射炮。」

馬獅龍向下面望去，只見下面火花閃現。

六月六日拚命把升降桿抽起，飛機迅速的向上升去，漸漸，他們看不見火光。

馬獅龍剛吁了一口氣，却又有一串一串的鎗聲。

六月六日道：「快還擊！」

原來那架飛機已升起，並向他們追來。

六月六日已加速飛行，但後面那架飛機，却是鍥而不捨的追來。

並且發出一連串的攻擊。

六月六日道：「咦，是空對空飛彈！」

馬獅龍循着他所指，看見一個紅色的掣。

六月六日道：「按下。」

可是，沒有任何反應。

六月六日又按了另一排電鈕。

忽然，雷達上出現了一個光點。

六月六日道：「那是後面正在追來的飛機。」他又按了另一個電鈕。

「瞄準！」

其實那並不需要特別瞄準，就像小孩子玩電子遊戲機那麼看着。

馬獅龍然後按下。

雷達上的光點便消失了。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後面火光

極大，非常刺眼。

接着是「轟隆轟隆」的爆炸聲。

六月六日道：「再沒有人敢追來了。」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這架飛機的性能比那一架優良些。」

「是的，否則被擊下的是我們。」

馬獅龍道：「六月六日，你懂得醫治病人，也懂得駕駛飛機，你實在是個多才多藝的人。」

六月六日道：「那只是被迫而已。」

這話頗含深意，馬獅龍正想追問。

渡邊發出了一聲呻吟。

六月六日看他一眼，道：「不要緊，他只是一些皮外傷，痛苦是免不了，但不會致命。」

「我們飛往那裏？」

六月六日聳聳肩頭，不斷地轉動那收發器，馬獅龍也在旁發現了一張航空圖。

六月六日終於找到一些資料，他聆聽了一會，對馬獅龍道：「汽油只可以維持飛行三個小時。」

「到那裏降下？」

「那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如果從地圖看來，他們會降落在一些太平洋的不知名島嶼上。

「你這麼有信心？」

馬獅龍不明白六月六日的意思。

六月六日道：「那地方雖然有島嶼，但那些島嶼只是一些沖積而成的小島，可能只是一些雀鳥的巢穴。」他頓了一頓，又道：「假若是一處可以落脚的地方還好，但有些島嶼恐怕連落脚都不能，更何況說降落！」

「那麼我們逃出來，只不過是自尋死路。」

「不過，這倒比死在哥大的手上好些。」

「哥大？」

「那座肉山。」

馬獅龍也明白他的意思。

「你也憎恨那座肉山？爲甚麼會在這裏工作？看來他對你也不錯呢？」

六月六日沒有回答。

馬獅龍忍不住追問下去：「爲甚麼你要救我們？」

六月六日道：「你是馬獅龍？」

馬獅龍點點頭。

「因爲你是我的希望。」

「甚麼？你說甚麼？」

六月六日嘆了口氣，道：「馬獅龍，在你的心目中，最憎恨的是甚麼？」

馬獅龍毫不猶豫地道：「毒品！」

「是的，我與你一樣。」

「爲甚麼？」

「你先解釋一下。」

「我兩個拜把兄弟都死在毒品之下。」

「那麼，我有比你更憎恨毒品的理由。」

「甚麼理由？」

「我的父親、叔伯皆死在毒品之下。」

「他們吸毒？」

「吸毒、運毒……甚麼事都與毒品有關。」

「你投靠哥大，是因爲……」

「因爲我要爲我上一代的受害人報仇！」

「你想殺了他？」

「殺他一人有甚麼用？我是想摧毀他整個組織，除了爲我父親報仇之外，也爲社會剷除一個禍害。」

馬獅龍當然明白他的心情。

六月六日道：「馬獅龍，你覺得我的名字很奇怪？」

馬獅龍道：「是的。」

「六月六日斷腸時。」六月六日的聲音有些顫抖，續道：「十五年前的六月六日，我孤身一人逃了出來，我看見我的父親、叔伯死了……

「我也想過撲回去，與他們一起死去，但結果我沒有這樣做。我弄不清楚究竟我是懦弱，還是害怕，後來，我下定決心，我要親自報仇。」

「好志氣！」

「但我不是想用刀槍去報仇，我要用智慧。」

「對，智慧比任何刀槍火炮更爲厲害。」

「因此，我成了著名的醫生，特別對毒品有研究，後來我投靠了哥大。」

「他信任你？」

「不！」

復仇的路當然是崎嶇的。

「不過，他開始信任，他有意與我一起回到哥倫比亞，那是他的大本營。」

「哥倫比亞？」

「是一個唯一以毒品控制的國家。」

「那麼，你便有了摧毀他整個大本營的機會。」

六月六日嘆了口氣，道：「哥大外表是一座肉山，其實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否則他不可能以毒品控制了整個國家，他並且有吞併南美洲的野心。」

「用毒品？」

「並不是妄想，而是一項可以實踐的夢想。」

原來哥大這人並不簡單。

六月六日續道：「面對這個巨人，我知道我的力量卑微，我永遠摧毀不了他，我正在失望之餘，但我聽到你的名字——馬獅龍。」

「那是甚麼意思？」

「我看過很多關於你的傳說，我有一個感覺，只有你才可以助我摧毀哥大！」

「你看到那些傳說，應該有些是誇大的。」

「無論如何，你也有摧毀哥大的野心！」

「其實，我弄至如此田地，被哥大

拘禁了，也是因爲我看到一個可能面對更多毒品的機會。」

「甚麼機會？」

「你聽過白天與杜鼎這兩個人的事嗎？」

六月六日點點頭，道：「他們兩個人正是與哥大做交易的。」

「他們兩人勢力也不弱？」

「比起哥大來說，他們只是一隻小白兔，而哥大是一隻北極熊。」

「我發現他們用遊艇運毒。」

「他們向來都是無所不用其極。」

「白天與杜鼎想在哥倫比亞佔一席位。」

「哥大會讓他們先嚐一些甜頭，不過，之後，他們會……幸運的話，會成爲他們的奴隸，不幸的話，他們死去連屍體也找不到。」

馬獅龍實在有點不相信六月六日的描述。

「哥大眞的這麼厲害？」

「這點實在要親身體驗。」

這時，飛機突然發生了震動。

他有點吃驚地道：「汽油比預料的少。」

馬獅龍心中也一凜。

看看下面，是白濛濛的一片。

「這附近是甚麼地方？」

六月六日看看地圖。

「附近根本連島嶼的踪影也沒有。」

「那怎麼辦？」

六月六日沒回答。過了一會，他道：「看看有沒有降落傘？」

馬獅龍努力尋找一會，發現有兩個降落傘。

「我們三個人……」

「沒關係，不過，你懂得跳傘嗎？」

「懂得。」馬獅龍道。

「我們兩個戴傘，他……」

「怎麼？」

「要冒一次險。」

那時飛機震動得更劇烈。

「你先穿上它！」

忽然，渡邊醒了，發出呻吟。

馬獅龍先穿上降落傘。

渡邊看着他們，接着六月六日也穿上。

渡邊道：「我呢？」

二人沒有答話。

渡邊臉上現出一些古怪的表情，但隨即道：「我跳下去沒有甚麼用。」

馬獅龍道：「不，我們一起走！」

這時，整架飛機也停頓了，不過，飛機的衝力仍使飛機滑翔着。

六月六日道：「我先跳，然後你和渡邊一起跳，你倆重量大，一定可以追及我，當我們在半空會合時，便可以一起安全着陸了。」

馬獅龍道：「渡邊，你有信心嗎？」

「馬獅龍，我很感激你。」

六月六日道：「不要再婆媽了，來！」

他已一躍而出。

馬獅龍抱起渡邊，便向下跳去。

果然，兩人的重量，使他們下降的速度增加。

下面已有了六月六日張開的降落傘。

馬獅龍已計算好時間，預備在適當的高度時，把降落傘張開。

他用力一拉。

降落傘並沒有應聲的張開。

下降的速度加快，他們沒有躊躇的機會，一眨眼，他們已超逾了六月六日。

幸好六月六日手急眼快。

他一手扯着了渡邊，登時，三人急速下降。

三個人使用一個降落傘，是超乎這個降落傘所能負荷的，他們降落了一段短時間。

突然，「勒……」

是降落傘布帛被空氣割裂的聲音。

降落傘正在加速，三人都感到危險。

渡邊這時却是十分清醒，叫道：「放了我，放了我，我不想三人一起死去。」

馬獅龍沒有放開他。

又再聽到另一聲「勒……」

降落傘更開了一個大缺口。

因爲缺口大，這時，下降的速度反而慢了下來。

三人舒了一口氣。

可是，這口氣還沒有吁完，他們又感到另一個危機在他的眼前。

那是他們下降的地方。

假若下面是一片大海洋的話，他們也不會擔心，偏偏下面却不是。

下面是一片黑黝黝的東西，既像一塊陸地，可是又似一個陷阱。

無論如何，他們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們終於接近陸地。

馬獅龍首先接觸那片黑黝黝的東西。

是鬆散的浮泥。

馬獅龍心想，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已把渡邊拋開，因爲他不想二人同時降下，而互相碰撞受傷。

他不知渡邊的情形，只覺得全身陷入了黑泥之中，並且臭氣薰天。

他揩掉臉上的泥。

只見黑色的浮泥中，有無數散下的羽毛，原來這是一個雀鳥居住的荒島。

而這些黑泥就是鳥糞。

跌在鳥糞之中，總好過死去。

他聽到了渡邊的呻吟聲，他急忙起來，一步一步的往渡邊移去。

這些濕泥加上鳥糞，使他寸步難行，不過，他終於一步一步走近了渡邊。

渡邊叫道：「很痛啊，很痛啊！」

原來他在基地的時候，被哥大用皮鞭抽打，皮開肉爛，如今那些濕泥接觸他的傷口，使他疼痛難當。

他不住的呻吟。

馬獅龍只好說道：「你忍耐一下。」

渡邊痛苦地道：「我寧願多挨幾鞭。」

馬獅龍站起來，向遠處搜索六月六日的行踪。

只見六月六日也陷在泥土中，他走近六月六日，發覺他下降之地竟是一大堆浮泥，大半個身體陷入泥土之內。

幸好那不是浮沙，否則，他一定被浮沙掩沒。

馬獅龍走了過去，一手拉他上來。

可是，浮泥的吸力極大，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拉了上來。

六月六日解開了降落傘。

「三個人用一個降落傘也跌不死，奇蹟！」

馬獅龍道：「還說甚麼奇續，這次，跌不死我們，却被這些鳥糞淹死了。」

「他受了重傷？」六月六日上前查看渡邊。

「不，他只是痛楚難當。」

六月六日站起來，看了一會，叫道：「不用怕，那邊有一個水池。」

馬獅龍還以爲他在開玩笑。

不過，六月六日却走向他所指的那邊。

那邊果然有一個水池，並不是人做的，而是天然的。那處地勢較爲低陷，下雨的時候，儲了些雨水，便成一個水池。

六月六日一見水便想把身上的鳥糞洗去。

馬獅龍叫道：「慢着。」

六月六日問道：「甚麼事？」

「看看是否淡水？」

六月六日嚐了一口，道：「是。」

「那麼讓我們每人先喝個飽，才用來洗去身上的汚泥和鳥糞。」

馬獅龍扶起渡邊，一同往水池走去。

三人用手舀一些水來喝，喝完之後，才洗去身上的汚物。

渡邊用水洗去那些鳥糞，也減輕了傷口的痛楚。

忽然，晴空之中，閃了幾下電光，接着便是烏雲密佈，豆般大的雨點直洒下來。

在這個全無遮蔽的地方，他們只好讓雨水淋在身上。

馬獅龍道：「早知會下雨，不用洗得那麼辛苦！」

三人索性脫去衣服，讓雨水淋在身上。

雨越下越大，一時之間，變得烏天黑地，時而有一陣陣的閃光，大自然的變化，實在是驚心動魄。

他們一時站着，一時坐着。

馬獅龍道：「你們害怕嗎？」

「怕甚麼？」六月六日問。

「怕被雷劈。」

「我一向對父母孝順，我不怕。」渡邊道。

六月六日並不明白渡邊的幽默。

馬獅龍解釋道：「我們東方人，一向都認爲，不孝順父母是會被雷劈死的。」

六月六日道：「我不知有沒有孝順父母。」

這時，一陣閃光下來。

「轟」的一聲。

幸好，那雷殛的地方並不是他們所站的地方。

馬獅龍笑道：「幸好你也算孝順。」

兩人都笑了起來。

雨來得快，也去得快，轉眼之間，烏雲退去，雨水沒有了，大地又呈現一片清晰明朗。

這時，已接近黃昏時分。

一些巨鳥飛近這海島。

他們開始有點害怕，後來那些海鳥越來越多，他們更感害怕了。

他們三人躲到一處有一些石塊聳起的地方，暫時作個棲身之所。

那些大鳥雖然外表可怕，但總也算是和善，牠們沒有騷擾三人，不過，那種使人十分不耐煩的叫聲，却擾擾了整個晚上。

幸好他們都熟睡了一會。

當他們醒來，水平線上已露出曙光，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

那些鳥兒都醒來，又是一陣聒噪，不一會，整個小島又安靜下來，牠們都飛去了找尋食物。

他們三人也是腹如雷鳴。

馬獅龍慢慢的走入水中，一直行至水深及胸，然後他站定了。

這地方是沒有汚染的，也是人跡罕至，因此，水中游魚不絕。

馬獅龍嘗試徒手捉魚。開始的時候，捉到了魚，但因爲太滑而讓牠溜走，後來，他掌握了技巧，不一會，果然捉到一條。

六月六日也走了出來，學着馬獅龍的手法。

他當然沒有馬獅龍的本領，因爲馬獅龍這樣的捉魚手法，其實是在施展擒拿手。

他們一共捉了六條魚。

怎麼吃也是一個問題。

渡邊却首先解決了，因爲他是日本人，日本人喜吃刺身，是不用煮熟的。

但六月六日與馬獅龍却不習慣。

渡邊道：「難得沒有經過汚染的魚，你們不吃，以後也沒有機會吃。」

馬獅龍試了一口，却無法下嚥，他平時也吃刺身，不過，在設備完善的店子吃，有足夠的調味料，並非這

樣生吞活剝。

六月六日連一口也試不了。

忽然，六月六日從他的口袋內，拿出了一塊鏡片。

「你的眼鏡？」

六月六日點點頭，他把鏡片放在太陽下。

「你是遠視還是近視？」

「遠視。」

幸好是遠視，因爲遠視的鏡片是凸透鏡，具有聚焦的能力。

他把焦點校正，果然，可以利用太陽光，灼熱了片魚肉。

可惜這小島沒有樹林，否則他們可以生一個火，那麼可以有更多東西吃。

他們吃火燒魚肉，吃了兩天，便再無法忍受。

第三天，他們想到了一個生火的方法。

是利用他們的衣服作爲燃料，有了火，他們可以燒鳥吃。

吃飽了之後，他們便睡覺。

這樣一直過了七天。

三個漢子已成爲野人一般，他們頭髮披散，滿臉鬍子，三人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起來。

他們一直沒有提及逃生的機會。

不過，他們都知道，這地方似乎不是一般船隻的航道，看來，想有船救他們的機會是渺茫的。

有一天，他們看到一架飛機掠過，他們拚命呼喊，却完全無法引起那機師的注意。

這天，大風雨又來。

他們在狂風暴雨之中，與大自然搏鬥着。

那些鳥兒似乎有先知先覺，早已不知到了那裏避過這場大風雨。

不過，暴風雨過後，却帶來了奇蹟。

竟有一艘貨櫃船被吹近他們的島嶼，他們拚命的游近那船，船上的人救起了他們。

起初，船員還以爲發現了怪物。

幸好經過了解釋，船員才讓他們登上船上。

經過一番梳洗，他們才回復人形。

馬獅龍爲了避免太多的解釋，只告訴船長，他們三人都是冒險家，因爲暴風雨才流落在那荒島之上。

這艘船是一隻往南美的小型貨櫃船。

船長是個印尼人，答應他們在過了太平洋之後，讓他們上岸去。

船終於過了太平洋，但已費了廿多天時間。

他們在一個近秘魯的海岸上了岸。

這地方却難不倒六月六日，因爲他一向在南美活動，對這些地方都瞭如指掌，而且他非常熟悉那地方各種不同的語言，因此，他們一路上都沒有甚麼大困難。

渡邊的傷勢也好了很多。

他們商議一番之後，決定去找哥大。

以六月六日的估計，這個時候，哥大應該回到哥倫比亞，因爲這是哥倫比亞政府選舉的日子。

六月六日解釋道：「我離開哥倫比亞的時候，那時，已有一些政客要以剷除毒販爲已任，對於這個消息，當然是震動了當地的毒販，其實，那是震驚了所有人，因爲哥倫比亞根本是個毒品王國。」

馬獅龍道：「哥大有足夠力量對付政府？」

六月六日道：「我看政府比他還頭痛。」

渡邊道：「既然那麼重要的日子，爲甚麼他又會在那太平洋的基地出現？」

六月六日道：「我看還有其他勢力在針對他。」

馬獅龍道：「甚麼勢力？」

「也許是杜鼎與白天吧。」

他們先乘火車到了哥倫比亞的邊境，然後駕車直往波哥大，那是哥倫比亞的首府。

火車所經過的地方，都十分貧瘠，從人們衣着、食物，已可看到這一帶的人民，都是過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而他們所乘的火車，設備也差，有時還有一些看來類似是地痞霸王，乘火車而沒有付鈔的。

六月六日因爲懂得他們的語言，因此少了很多麻煩，假如是在這地方單身上路，看來並不容易。

火車走了一日一夜。

馬獅龍與渡邊也感到十分辛苦，不過，比起在荒島的日子，當然是好得多。

火車漸漸接近波哥大。

他們在這夜裏，却聽到很多好像是爆炸的聲音。

馬獅龍正在奇怪，道：「這地方似乎有重大的日子，還是甚麼慶典，整日在放鞭炮。」

六月六日苦笑地道：「那並不是鞭炮。」

「究竟是甚麼？」渡邊問。

六月六日道：「那是槍聲！」

「槍聲？」馬獅龍有點疑惑地問。

「是的，剛才我與一些車上的工作人員聊天，據說首都已亂作一團了。」

「暴動？」

「不是普通的暴動，而是民間與政府的對抗。」

「內戰？」

「那也不是，」六月六日頓了一頓，道：「這個地方一向以毒品爲生，整個南美北美的黑貨，幾乎都由這地方供應，因此毒販頭子的勢力，比政府還要大，他們有槍械，有軍隊，足以與國家的軍隊對壘。」

「這裏一向都是如此？」渡邊問。

「政府與毒販之間，勢力均衡，因此，在過往幾十年都相安無事，但現在不同了。」

「甚麼不同？」

「政府方面，受到美洲幾個大國的支持，要他們重新建國，肅清毒販。」

馬獅龍道：「這是個好主意。」

六月六日道：「可是，毒品已是他們的日常所需的一部份，一切都已是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大部份人，都是靠毒品為生，因此形成一股反勢力。」

馬獅龍道：「為了他們本國，或者廣泛一點，為了全世界，他們都應該盡力肅清毒販。」

六月六日道：「我也同意你的說法，不過，政府似乎有這決心，却無足夠的能力。」

「為甚麼？」渡邊問。

「近日這地方開始競選，很多政客為了取得領導權力，已向所有毒販宣戰。」

「宣戰？用這麼嚴重的字眼？」

「並不嚴重，而且政府方面已有重大的損失。」

「甚麼損失？」

「三個以肅清毒品為己任的總統候選人，已被毒販暗殺了！」

馬獅龍道：「這還有王法？」

六月六日道：「這還不止，那些販毒頭子向政府挑戰，假若再有人以肅清毒品為競選宣言，他們說，來一個，殺一個。」

馬獅龍感到有點憤怒。

渡邊道：「那麼，仍然有人出來競選嗎？」

「仍然有。」

「誰？」

「聽說是寶華洛。」

「是個甚麼人？」

「聽說這人出身中下階層，非常了解毒品的問題，他的主張更為大膽，他不但要肅清毒販，假若毒販在外銷售毒品，而受外國通緝的，一律是送去受審。」

「有這麼的毒販？」

「哥大是其中一個。」六月六日道。

「假若他被捕，他會逮解往美國受審？」

「是的。」

「他們怎樣對付寶華洛？」

「暫時仍不知道，不過，寶華洛如今出外爭選票之時，要用十多個保鏢，汽車也是防彈的。」

「寶華洛也受到人民的支持？」

「相信大部份人都支持他，其實，這地方的人，甚至波哥大這個大都市的人的生活，也並不好，毒品只養肥了幾個大毒販頭子，其他人並沒有得益。」

「如果寶華洛當選？」

「他被形容為哥倫比亞的希望。」

馬獅龍心想，假若這人眞有心肅清毒販，把所有毒販繩之於法，他便不只是哥倫比亞的希望，而是整個人類的希望。

這時，火車已接近了城市。

六月六日道：「下車之後，要小心一點，我看情形相當混亂，尤其是你們陌生的臉孔，而且是外國人，更加要小心一點。」

火車開始慢駛。

他們從窗口望出去，已見到一些人跳火車，一時之間，有人滾下斜坡，有人跳進草地與水池。

火車終於停了下來。

馬獅龍問道：「我們都沒有證件，怎樣進入？」

六月六日道：「我已為你們準備好了。」他從袋裏掏出兩張百元美金。

渡邊道：「我是說入境的證件。」

「這便是最有效的了。」

馬獅龍笑道：「我也相信這比眞的證件還有效。」

三人隨着人羣，經過入境處，那些官員一見百元的美金，連一句話也沒有多問，便讓他們入境。

火車站的周圍也是亂作一團。

六月六日道：「跟着我來。」

他們幾經辛苦，才走出了火車站，六月六日四處找車子，却無法找到。

後來，他用最古老的方法，把一張二十元的美金夾在手指中，向那些街車揮着，馬上有幾輛衝過來。

忽然，有幾個十來歲的街童，不知從那裏撲了出來，搶奪六月六日手中的美金。

六月六日眼中只望着那些街車，因此並不注意他們，結果他手中的美金被搶去。

一時之間，他並不甘心。

他口中大罵，並追向他們。

那些街童十分機警，而且有組織，他們五人向四方八面奔去，六月六日不知追那個才好。

不過，他仍然朝着那個看來是搶去他的美鈔的人追去，馬獅龍叫道：「不要追了。」

渡邊也道：「算了。」

可是，六月六日仍然追上。

馬獅龍與渡邊無奈地跟上去。

當他們離開後，「轟隆」一聲，在人堆中的汽車，突然發生了爆炸，整輛汽車被彈上了半天。

然後，車還未落地，又發出了幾聲爆炸。

六月六日、馬獅龍與渡邊，隨着人羣，都伏在地下。這時，車已墜地，一片火光。

而在汽車附近的人，走避不及的早已血肉橫飛。

其他的人都爭相走避。

馬獅龍站了起來，道：「想不到那幾個街童搶了你的鈔票，却救了我們的命。」

一大隊警察趕來。

六月六日道：「這裏也不甚安全，我們還是遠離一點。」

他們離開了火車站。

六月六日在街角處的報紙箱內，買了一份報紙。

他看了大標題，道：「這些汽車炸彈無日無之，昨日已在鬧市中爆了五輛，死傷無數。」

「他們目的是誰？」

「當然是那個總統候選人。」

「為甚麼要在鬧市中爆炸？」

六月六日道：「那是要做成一種威脅，不但令那個總統候選人無法展開拉票活動，也使那些平民，也不敢投票支持那個總統候選人。」

他們又轉出一條大街。

街上行人熙來攘往。

馬獅龍道：「這裏的市民，對這一切都習以為常的了，他們並不感到害怕。」

六月六日道：「這一切都已成了他們生活中的部份。」

渡邊指着那邊街角。

一隊車隊駛來。

當中是一輛開篷車，有人站在當中，向道旁的人民揮手致意。

馬獅龍道：「是總統候選人？」

六月六日看看報紙，道：「是的。」

渡邊道：「他也是視死如歸，眞勇敢。」

他們站在路旁，看着車隊慢慢駛過。

馬獅龍無意間向對面望去時，竟發現了一個提着長槍的男人。

他從二樓一個半掩的窗伸了出來。

長槍的目標竟是那總統。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進行暗殺行動？

馬獅龍心頭一急，却無法阻止那人，但又來不及通知那車隊的保鏢。

一時情急之下，他由自己的衣領後，拔出一支飛鏢，奮力擲向那人。

馬獅龍的飛鏢快而狠。

那人中鏢，而長槍亦同時發射。但已失了準頭，不幸射向渡邊，當場死去。

馬獅龍立時奔上，踩着樓下一條石柱，沿着水渠爬上二樓。

他身手敏捷，那中鏢的人仍未轉身離去，他已到了二樓，一近窗門，便打出一拳，奪了那人的長槍。

馬獅龍的一舉一動，把所有人吸引住了。

他奪走那人的槍，指着他的頭顱。

那人竟被這突然衝來的人，嚇至雙膝軟了下來。

馬獅龍把那人押了下去。

他們從樓上下來，出了那座房屋的門口，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歡呼叫好，有些並且拍手。

幾個保鏢走近，用他們的土語向馬獅龍交談。

馬獅龍用英語表示他不明白。

六月六日也走上前，用土話道：「我們只是過路的，突然看見一個殺手，他才奮不顧身……」

那些人見六月六日懂得他們的語言，也七嘴八舌的向他說話。

一時之間，你一言我一語，不知在說些甚麼，但馬獅龍也猜到他們話裏的意思。

然後，總統候選人身邊的一位保鏢走近，向六月六日說了幾句話，然後又轉向馬獅龍，用英語說道：「我們的未來總統先生，想向你致謝。」

馬獅龍道：「不用客氣。」

那人道：「本來，他是想親自過來的，但是……為了安全，請你上車。」

馬獅龍救了這位未來總統，其實只是一時看不過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不是有任何目的。

他也不希望有人說甚麼感恩。

六月六日道：「他們是誠心的。」

那人也道：「我們的未來總統先生非常仰慕你，而且很感激你，請你……」

馬獅龍見無法推辭，只好和他同到那位未來總統的座駕車上。

那是一輛美國大房車，本來是可以打開天窗的，但如今已關上。

馬獅龍與六月六日上了車上。

那位未來總統微笑道：「多謝兩位英雄！」

馬獅龍道：「我們並不是甚麼英雄。」

保鏢插口道：「這是我們的未來總統格查爾先生。」

車門已關上。

外面本來是非常嘈吵的，但如今却十分安靜，看來這輛車子的結構十分精密。

格查爾道：「我不知用甚麼說話來感激兩位，兩位是……」

馬獅龍道：「我叫馬獅龍。」

六月六日道：「我是個醫生，我叫六月六日。」

格查爾望着馬獅龍，半晌才道：「你是那個傳奇的人物……三隻動物組成的一個奇異體。」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

車子已開動。

格查爾吩咐了司機一些話，然後轉向馬獅龍，道：「那三隻動物……一隻馬、一隻獅子、還有一隻世上不再存在的龍……」

馬獅龍聽了，笑了起來，道：「那只是湊巧，我姓馬，我的名字是用來紀念我的好兄弟的。」

六月六日道：「你聽過馬先生的名字？」

格查爾道：「馬先生曾經破獲很多毒品的案件，我意思是指他在東方，或者全世界。」

六月六日道：「是的，就是他。」

格查爾聽了，忍不住攤開雙手，

作要擁抱馬獅龍之意，道：「那你是我的救星了。」

馬獅龍道：「我只是個普通人，並不是你所想像中的救星。」

格查爾道：「馬先生，你知道我們這個國家，正面臨一次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

他的說話是嚴肅而深沉。

馬獅龍聆聽着。

「我們國家毒品橫行，已到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如果我們仍任由他們肆無忌憚的橫行，將來，我看不到我們的將來。」

馬獅龍道：「只要有決心，那些毒販始終是勝不過正義的力量。」

格查爾沒有回應，他看着車外匆匆退後的風景。

一大片翠綠的原野，本來是賞心悅目的，不過，看着格查爾的表情，馬獅龍也感覺得到，這美麗的土地，並非表面那麼好看。

車子之內，一片沉默。

過了一會，車子已駛進了一個樹林，然後停了下來，前面是一間三層的磚屋。

「請到我家裏好好談一下。」

格查爾讓他們先下車，那些保鏢似乎十分緊張，前呼後擁的保護他們入了屋內。

格查爾雖然是總統候選人，不過，他的家並不豪華，但與一般哥倫比亞的人來比較，他有這一間屋子，也算不錯了。

格查爾親自招呼他們坐下，並且遞上一大杯像是啤酒的飲品。

馬獅龍輕輕呷了一口，只覺那東西苦澀之中帶點甘涼，却並不十分可口。

格查爾道：「這是我們國家的酒，酒精成份不重，是一種消暑的飲品。」

六月六日却大口大口的喝下。

格查爾道：「啊，對，你是我們的同胞，我們喝這種酒是應該這樣喝的。」

格查爾也大口喝下。

馬獅龍爲了表示禮貌，也喝了一大口，他只覺得那味道有些古怪。

格查爾道：「馬先生，讓我回到正題去吧，我說你是我們的救星。」

馬獅龍不再與他抗辯。

「這一次，我們國家正被一羣毒販控制了，假如我們再沒有一個決心對付他們的總統，我們的未來是一片黑暗的，這半個月以來，汽車炸彈、計時炸彈，不知炸死了多少人，他們的目的，是要政府與他們妥協，不，不是妥協，而是就範。」

「就範？」

「給他們特權，讓他們在背後操縱國家。」

「讓毒販操縱？」

格查爾點點頭。

馬獅龍當然覺得詫異，爲甚麼堂堂一個國家，竟然讓那些毒梟坐大？

格查爾道：「這是我要參加競選的一個最主要理由，我們實在不能讓毒品控制我們的國家。」

六月六日道：「其實你們參選是一種殉道！」

「殉道？」

格查爾道：「是的，我們五個人，三個月前一齊參選，已死了四個。」

「死了四個？」

「是的，我剛才也幾乎死了。」格查爾的聲音並沒有恐懼，他似乎已把死亡計算在內。

馬獅龍道：「三個月內，四個總統候選人死了，這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六月六日道：「格查爾先生，你想過退下？」

「想過，但最後的決定，我仍參選。」

六月六日的表情是嚴肅的，他對格查爾先生沒有半句讚美的話，但他的神情是極度尊敬的。

馬獅龍也感到格查爾並非一個普通人。

一個人活在世上，他會受人尊敬，並非因爲他個人的財富與力量，而是一股凜然的正氣。

格查爾有這股正氣。

馬獅龍道：「我可以幫得上甚麼忙？」

格查爾喜道：「你當然可以幫忙，你將會成爲我們國家的救……」

馬獅龍止住他，接口道：「我還沒有甚麼可以被你稱讚的地方。」

格查爾明白馬獅龍不是一個喜歡奉承的人，他道：「我這次參選，只有大無畏的精神，却無一個足以支持我當選的實質理由，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我有大量打擊毒販事例。」

「國家也沒有這個力量，你怎會有？」

「是的。」格查爾也有些頹喪，道：「是的，我沒有軍隊，幾個保鏢也是義務的工作人員。」

「打擊了一個毒販之後，你又如何？」

「如果我眞有能力打垮一個大毒梟，那麼，我便有足夠的力量，證明我是有能力把其餘毒販打敗，好好的治理這個國家。」

馬獅龍忽然想起杜鼎和白天，他問道：「你們心目中有很多大毒梟？」

「極多，但有勢力的，只有幾個。」

「其中有沒有東方人？」

「有，甚麼人也有，甚麼膚色、國籍的也有。」

馬獅龍問道：「有一個叫杜鼎的？」

「鼎爺，人人都是這麼稱呼他，馬先生，對不起，他是東方人。」

「那是我們的恥辱。」

格查爾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假若我們打垮了他，對你的參選有沒有幫助？」

「有，當然有，打擊了他們，整個毒販的圈子，至低限度也少了四分之一的力量！」

馬獅龍到此才明白，杜鼎與白天在哥倫比亞的勢力，竟是如此龐大的。

格查爾道：「爲甚麼你們會提出杜鼎？」

馬獅龍簡單的交代了他與白天、杜鼎的關係，並道：「我們剛從一個太平洋的孤島異地來的。」

「那孤島是否與夏威夷本島相近？」

「正是那地方！」

「根據我手頭上的資料，那的確是鼎爺的基地之一！」

「之一？他們有很多基地？」

「是的，在我們南美洲下面的大西洋，還有無數的孤島，也是他們的基地！」

「在我離開他們之前，我曾經乘過他們一艘大遊艇，也發覺他們是有藏毒的，正是因爲如此，我才鍥而不捨地追到這裏來！」馬獅龍道。

格查爾道：「大遊艇？三日前已駛回來了！」

馬獅龍聽了，立刻道：「可以提供我更多有關這大遊艇的資料嗎？」

「可以！」格查爾道：「說了這麼久，你們也應該休息一下，吃一些東西！」

他示意一個僕人入來。

那僕人道：「應該是晚飯的時候了！」

原來他們這一番談話，也費了不少時間。

放下了公事，格查爾熱情地招待他們，那天晚上，他們兩人就住在格查爾的家裏。

羣策羣力　消滅毒梟

翌日，他們已得到了大批有關白天與杜鼎在哥倫比亞的活動資料，而那艘遊艇，據說已入了一間大船塢之內修理。

原來，格查爾那晚徹夜不眠的工作，用電話與傳眞機爲他們找到那些資料。

看來格查爾眞是一個工作狂熱的人。

當他們要出門的時候，格查爾爲他們備了證件及手槍，還有一輛汽車。

馬獅龍並不喜歡手槍，不過，在這一個混亂的國家內，有了手槍就是多了一重保險。

馬獅龍知道眼前的工作是艱巨的，而且極有危險，但他擔心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害怕格查爾太多的關心，而弄壞了大事。

他臨出門之前，對格查爾道：「我一向喜歡自由的工作，希望你給我自由度！」

「我讀過你的傳奇故事，我明白你的作風！」

格查爾送了他們出外。

汽車是由六月六日駕駛的，因爲他對這地方相當熟悉。

「往那裏去？」

「船塢！」

他們出了密林，沿着小路，一直上了公路。

那公路是向下斜的。

一路是涼風吹送，十分舒服。

六月六日道：「再過一會，便會十分悶熱的了！」

公路是筆直而車輛極少，六月六日正在享受駕駛的樂趣，他開了收音機。

收音機播着南美洲熱情的音樂。

馬獅龍道：「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國家！」

六月六日道：「可惜，可惜他們却不大懂得治國！」

「治國其實是一個極爲高深的學問，但如果掌握在適當的人的手上，却也並不是太難的事！」

「格查爾是否一個適當的人？」

「那只有天才知道！」

六月六日忽然一揚眉毛。

馬獅龍也注意到汽車的倒後鏡。

後面有一輛汽車以高速駛來，一輛外表平凡的日本汽車，看來並沒有甚麼特別。

但馬獅龍仍然道：「小心！」

六月六日已把軚盤緊握。

漸漸，他們已看到那汽車的駕駛者是一個女人。

六月六日鬆了口氣道：「沒有甚麼！」

通常，在這些地方，女權並不高漲，而且知識不高，很少女人駕駛汽車。

汽車越來越接近。

前面是一個彎角。

六月六日把汽車速度減慢，那是正常的駕駛操作，可是後面那輛車却沒有減慢。

馬獅龍已覺得不大對勁。

而六月六日也十分機警。

他一手把軚盤扭開。

而那後面的汽車全力衝前。

彎角之後便是一個石崗山坡。

而那汽車已煞掣不住。

「轟隆」的一聲，火光冲天。

六月六日已把車子駛下了斜坡，他的駕駛技術也不錯，雖是沿着斜坡滑下，仍然控制得住！

他把車子在斜坡之下停了。

而那爆炸了的汽車仍在上面燃燒，而斜坡之下，有一團焦黑的東西。

他們出了車外。

跑上前去，看看竟是一個人，是個女人，不知是被爆炸拋了下來，還是自己跳下來的！

六月六日把那人推了一下，那人已是毫無知覺，但一推之下，頭上那個假髮脫落，露出一個禿頭，原來這女人是假扮的！

六月六日道：「很明顯，這人是被派來刺殺我們的！」

馬獅龍道：「不，不是我們，而是格查爾，只不過我們比他先出來，幾乎成了他的替死鬼！」

想起來，這事也使他們有點心寒。

不過，匪徒襲擊平民或是刺殺公職人員，猖獗的程度比他們想像中要高得多。

六月六日微笑道：「害怕？」

馬獅龍微笑，道：「沒有！」

他們再上車子，仍然駛向船塢。

哥倫比亞是個近海的國家，加上天氣相當炎熱，因此造遊艇的生意非常蓬勃。

海傍一列的船廠，排列着各式各樣的遊艇，有些是待修，有些是正在修理中，有些却是新做的。

想找到杜鼎與白天那艘遊艇倒也不易。

六月六日道：「往水上搜！」

馬獅龍沒有意見。

六月六日把車子泊好，與馬獅龍走下海傍。

海傍泊有無數的小艇，那些小艇都裝有船尾機，他們選了一艘較爲結實的。

六月六日先把引擎開動了，沿着海邊，一直駛向那些船排。

海面上時而也有一兩艘小艇駛過，不過，沒有人理會他們。

他們一直駛了十五分鐘，看過大大小小不同船隻，却無法找到他們心目中的那一艘。

忽然，馬獅龍有一個想法，白天與杜鼎既然利用那艘遊艇來運毒，既然已返回大本營，一定要拆卸下來，把毒品取出，因此，他們會不會把船拆了？

那麼，拆船應該不在船塢，而是在廢鐵廠！

馬獅龍把這想法告訴了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道：「那些拆船廠也在這一邊！」

六月六日日把馬力加速，向前駛去。

過了十五分鐘，另一列的船廠又出現，岸上堆滿了有小山崗那麼高的廢鐵。

馬獅龍道：「你看！」

他指着岸邊一艘正在拆卸的船。

這艘船吸引着他們的視線，是因爲部份仍未拆下的船身，顯得非常新。

六月六日道：「對，是這個型了！」

馬獅龍見那船邊並沒有工人在工作，道：「駛近去看一下！」

六月六日把船駛近。

馬獅龍小心細看，因爲那艘船已拆去了一大半，因此並沒有甚麼特別。

但岸上却有一排一排的金屬長管，馬獅龍認得，這些長管似乎是遊艇上的扶手之類的東西。

「泊岸！」

他們上了岸。

船廠內非常靜，沒有工人。

馬獅龍看看手錶，已是正午時分，看來工人們都去吃午飯。

他首先去看看那些長管，長管內當然沒有甚麼東西留下，不過，當他伸一隻手指入內，却印了一些粉末出來。

六月六日一看，便道：「海洛英！」

馬獅龍把那些粉末放在舌頭上一嚐，點點了頭道：「是這艘了，看來他們已把毒品運走！」

「我們來遲一步！」

馬獅龍的性格，一向鍥而不捨，道：「我們再進去看看，可能仍有線索！」

他們走過了幾堆廢鐵。

後面是另外一大工作間，周圍都有一些重型機器，還有一些拆下來的引擎。

馬獅龍忽然停了脚步，輕聲問六月六日，道：「爲甚麼一個人也沒有！」

六月六日也覺得奇怪。

不過，他們立刻便得到了答案。

一盞射燈首先射向他們。

他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强光所照射，一時之間，只能閉着眼睛，並且滾身往廢鐵堆，好好保護自己。

射燈的背後已出現了很多人，團團的圍着他們。

當他們習慣了强光，勉强睜開眼睛，馬獅龍已看見在一個滑行的起重機上，坐着一個人。

杜鼎！

杜鼎叫道：「馬獅龍，你們不用躲藏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的生命力眞强，居然能從太平洋的孤島逃出，又竟然有命來到這裏！」

馬獅龍沒有答話。

六月六日的手中已找了一支鐵竿似的東西。

「馬獅龍，你出來！」

馬獅龍當然沒有理會他。

杜鼎道：「馬獅龍，無論如何，你也救過我一命，趁我們仍未敵對，你可以離去！」

想不到杜鼎也恩怨分明。

杜鼎道：「我們在這地方的勢力，比這裏的政府軍還要大，我勸你還是不要幫那些滿腦子夢想的政治家，好好的回家吧！」

看情形馬獅龍知是無可突圍，望了六月六日一眼，他向馬獅龍搖了一

下頭。

馬獅龍一時之間，並不明白他的示意。

馬獅龍只好也搖了一下頭，本來他的意思是暫時勿動，等看清楚才動手。

可是，六月六日却誤會了。

他以爲馬獅龍不敢與杜鼎對抗，他的雙目露出了懷疑的神色。

馬獅龍想解釋一下，可是他們相隔這麼遠，一時之間，無從解釋，他只能用手勢表示忍耐一下。

不知是否六月六日報仇心切，他又再誤會馬獅龍正在勸他投降。

六月六日心想：「這馬獅龍比傳說中差勁得多，還沒有動手，便要投降？我這麼辛苦才來到這裏，發現他們，我豈會這樣便罷手？」

他不再理會馬獅龍。

他先看看附近的形勢，擒賊先擒王！

他看到一條捷徑，可以爬過那堆廢鐵而上杜鼎所坐的重型吊機之內。

只要抓着他，甚麼事也好辦！

可是，他並沒有考慮過，走過那捷徑，他是全身全無遮掩的，只要一動，他的身體立刻成爲蜂窩！

六月六日已開始動了。

馬獅龍正想抽身與杜鼎對話，但

他一閃身。

而槍聲便起。

一排子彈打在廢鐵之上，聲音十分刺耳。

六月六日反應也快，連忙縮後，馬獅龍也趁這個混亂之際，走近了六月六日。

他一手把他拉着，低聲道：「不要衝動！」

六月六日道：「你想投降？」

馬獅龍搖搖了頭。

六月六日的心才安定下來。

馬獅龍道：「你看着我的示意，勿輕舉妄動！」

六月六日點點了頭。

馬獅龍道：「杜鼎，我並不是與你們作對，我只想拿回我的犯罪證據！」

杜鼎道：「馬獅龍，其實那些東西對你有何重要？」

「非常重要！」

「我不明白！」

「你是一個滿身罪惡的人，我却不同！」

杜鼎笑道：「好，我幫你也可以！」

而馬獅龍慢慢的站起來。

有人舉槍。

這次的陣容更爲厲害，因爲有幾挺是機關槍！

馬獅龍立刻退縮回去。

杜鼎道：「你們放下槍！」

馬獅龍已看到一挺機關槍在他們不遠處，他對六月六日道：「你再企圖走過去，不過，一定要小心！」

六月六日點頭。

馬獅龍一示意，六月六日便在廢鐵堆中走動，因爲上面的人看不清楚，只見人影晃動，便開槍。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

馬獅龍趁這機會，用滾身的方法，越過了一處無遮擋的地方，然後再竄身，他已看到那個抓機關槍的人。

他突然飛身而起。

那人看見人影晃動，一回身，便被馬獅龍一拳打中了額頭。

他昏了過去，手中的機關槍已被馬獅龍所奪。

馬獅龍立時舉起機關槍，向外面掃射。

六月六日十分機警。

他在馬獅龍掩護之下，已迅速的奔向那重型吊機，並且在機裏按了一個電掣。

吊機慢慢垂下。

其他的人一擁而上，想保護杜鼎。

但六月六日也奪得了手槍，向着六個人來，六顆子彈全派上了用場！

吊機已接近地面。

杜鼎却仍然從容。

因爲他的一個保鏢已在他前面。

馬獅龍正想射他，可是，那是一個熟悉的臉孔。

是小阮！

他本來是白天的保鏢，而今却成爲了杜鼎的保鏢。

本來，馬獅龍只要一開槍，小阮便應聲倒地，但因爲馬獅龍的猶豫，而使他有機會攻擊六月六日。

他的武功十分厲害，一出手便打下六月六日手中的手槍，雖然那手槍已沒有子彈。

六月六日作勢還擊。

小阮又再出手。

六月六日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一拳兩脚，已被他打開了十步之外。

馬獅龍一鼓作氣，奔向六月六日，並且用機關槍護住了他，小阮看見他手中槍，也停了下來。

他舉起雙手，向馬獅龍道：「我們又見面了！」

馬獅龍立時想起他的越南刀，和他們安排策劃下的犯罪證據。

馬獅龍道：「小阮，你走開！」

但小阮仍然攤開雙手，護着杜鼎。

「記得我說過的一句話嗎？」

「甚麼？」

「我很想與你眞正的較量一下！」

馬獅龍當然記得這句話。

「憑甚麼？」

「憑我們手上的兩個人！」

「甚麼人！」

「第一個是你昨天勇救的未來總統格查爾！」

「甚麼？你在恐嚇？」

「不，今日你們出來，追踪你們的汽車還沒有爆炸之前，我們已把他擄

了！」

馬獅龍聽了，心中一涼。

看來他並非胡言亂語，汽車被追蹤，被他們反爆炸，只是幾分鐘前的事，但小阮却親口說出，因此，他並非在胡謅。

小阮見他沒有答話，又道：「還有一個人，我想你一定會關心的！」

「誰？」

「莫蘭奴！」

「呀？她仍在？我以爲她死了！」

「沒有，她在我們手裏，但並不快樂！」

並不快樂這四字所要表示的實在太多。

馬獅龍道：「莫蘭奴只是我萍水相逢的一個女人，而且我……」

小阮笑了，道：「我並沒有說你與她有甚麼特別的關係，我只是說，她一心一意在等着你！」

「等候我作甚麼？」

「她感激你的君子作風！」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馬獅龍與莫蘭奴並非甚麼眞心知己，可是，這一次的萍水相逢，却是一次刻骨銘心的經歷。

馬獅龍實在有些感動。

「她說，她肯爲你死！」

「你們使用酷刑對付她？」

「她知道得太多！」

小阮雖然沒有正面的答覆，但這話無疑已是承認。

馬獅龍道：「她沒有生存的希望？」

「有！」

馬獅龍望着他。

「要看你，只要你肯與我來一次眞正的較量，我可以讓她生存下去！」

馬獅龍仍然望着他。

小阮道：「你的犯罪證據，所在的地方，只有我和白天知道，而白爺……」

杜鼎插口道：「何必讓他知道太多。」

看來白天已是兇多吉少。

馬獅龍並不可惜白天這類人，死十個只當作爲五雙，不用多費心去理會。

「你答應我，放了莫蘭奴，交回我的犯罪證據？」

「只要你答應與我一戰！」

「就在這些廢鐵堆？」

小阮想了一想，回首對杜鼎道：「鼎爺，你不介意我使用你的地方？」

杜鼎道：「你已成了我的得力助手，你要甚麼也可以！你自己安排吧！」

小阮道：「那麼，馬先生，你不介意我們使用金字塔旁的鬥獸場？」

馬獅龍不知他所指的地方。

小阮道：「那是我們這裏一個名勝古跡，是瑪雅族人的遺跡，他們都是有智慧的人，留下的地方才配得上我們這一次的較量！」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爲何小阮要與他決鬥，就算他是要成爲英雄，也不用找自己作爲祭酒，還有，他實在不重視這決鬥。

馬獅龍道：「甚麼時候？」

「今晚最好，是月圓之夜！」

「我怎知道你所說的地方？」

六月六日插口道：「我知道。」

小阮道：「那好極了，你還有足夠的時間休息，然後可以有足夠的精神與我一戰！」

馬獅龍道：「我與你這一次的較量，完全是爲了得到我要得到的東西！」

「是你的犯罪證據與莫蘭奴！」

馬獅龍點了頭。

「好，當我們較量之前，我一定會把你要的東西展示在你眼前！」

「我們走了！」

「你們可以選擇水路或陸路！」

六月六日道：「我們要坐回我們的快艇！」

「那好極了！」

六月六日領着馬獅龍走向海邊。

而下面已有人，把他們所駕駛過的快艇駛近。

六月六日與馬獅龍下了快艇，並且發動了引擎。

小阮在上面揚手。

馬獅龍道：「快開！」

六月六日速速駛向海心。

馬獅龍回望，他們並沒有派人來追。

六月六日問：「去那裏？」

「往他說的那個金字塔鬥獸場！」

「爲甚麼？」

「他們選的地點，當然有利於他們，我當然先要看看，否則變成肉在砧上！」

六月六日道：「你眞的答應他的決鬥？」

「爲甚麼不？」

「個人恩怨，你竟與他一般見識？」

馬獅龍道：「你不記得他曾暗示，白天已栽倒在他們手中，而小阮成爲杜鼎手中的紅人，爲了徹底打擊這個集團，先把小阮打倒是一針見血的做法！」

他頓了一頓，又道：「格查爾又在他們手上，如果我們自己去查去找，我想格查爾死了，我們也未必找到，因此，我們要想攻入他們集團的核心，這是一個天賜的大好良機！」

六月六日道：「我實在不明白，爲甚麼那個小阮要與你決鬥，看來他並不是說笑的！」

「我也想不出原因，也許這是學武之人的通病，所謂武無第二，小阮一向所向無敵，那次遇到我這個對手，敗在我手下，他心有不憤，因此他才會這樣！」

其實這個解釋也極之勉强。

六月六日把船泊了岸。

他們走了一會，已入了市區。

六月六日道：「我想好好吃一頓！」

「這裏有甚麼好地方？」

「那邊有一間大酒店！」

馬獅龍無可無不可。

他們走近大酒店。

一個衣冠楚楚的紳士走出來，六月六日似乎有意撞了那人一下，並立即道歉。

那人怒目而視。

他們不再理會他，入了酒店的大餐廳。

六月六日要了那些貴而不飽的食物，馬獅龍雖然沒有看價錢，也知道價值不菲。

他摸口袋，並沒有多少錢。

六月六日道：「吃吧，吃吧，不用擔心！」

馬獅龍無奈，不過，他也已餓了，看着這些美味的食物，只好大快朵頤。

結賬的時候，六月六日竟然拿出一張信用卡出來。

馬獅龍奇怪道：「你有信用卡？」

「不，是剛才那紳士的，還有這車匙！」

「你要簽名的？」

「他們不會懷疑？」

那侍者已拿來賬單，六月六日却一揮而就。

「他們做生意的，怎理會得那麼多，有人盜用信用卡，責任不在他們，只要有人肯付錢！」

六月六日帶着馬獅龍來到停車場。

他找到了一輛車，開門上車。

馬獅龍道：「你怎知道這車匙是這車的？」

「上面有寫的。」他把車匙展示，果然上面是有車牌號碼的。

六月六日開車，直往那個鬥獸場。

那地方是個奇怪的地方，兩座巨大金字塔，並非埃及所見的金字塔，而是用巨大麻石所砌，一級一級上去的，並非平滑的。

兩個金字塔有五層樓那麼高，下面却是一個坑似的，全部用麻石鋪成。

看去是粗糙不堪的，但一踏足上面，却是顯得十分光滑，古代的瑪雅人智慧果然非凡。

附近沒有人出現。

馬獅龍看了一會，發覺這地方並沒有甚麼古怪，小阮選擇這地方，果然是要公平決鬥。

既然沒有甚麼可看，六月六日帶馬獅龍離去，在這附近的地方，竟然有一間古代的寺院。

寺院內供奉甚麼神他們都不知道，但這地方非常恬靜，可以供給他們休息。

轉眼已是黃昏。

兩人談論了一會，便向那鬥獸場而去。

黃昏的鬥獸場，已不再是水靜河飛。

杜鼎坐在鬥獸場的上面，居高臨下。

周圍有很多人，看來都是他的手下，小阮並沒有出現，但當六月六日把車停了，已有人上前來迎接他們。

他們帶着馬獅龍入鬥獸場。

而小阮已出現。

他穿的服裝十分古怪，手持那柄越南刀，那是傳統的越南裝。

馬獅龍十分奇怪。

小阮道：「多謝你應約而來！」

馬獅龍道：「可以開始了？」

「可以，我們徒手而鬥？」

馬獅龍無可無不可。

小阮向衆人宣佈，一時歡聲雷動。

小阮放下了越南刀，道：「這次是我們的公平的決鬥，你要的東西已放在上面！」

然後，整個鬥獸場安靜下來。

小阮一撲而上。

馬獅龍閃開，但他又再轉身撲上。

這兩招手法看似平常，却都是向馬獅龍要害撲去。

越南本是中國友邦，因此很多俗習都是由中國而來，所以，在武功方面，也與中國的相近。

馬獅龍接過他三五招之後，已清楚他的來龍去脈。

他先要挫挫小阮的銳氣。

馬獅龍突然一個矮身。

小阮以爲他是有所躲避，然而，他的估計錯誤，馬獅龍的矮身，是一種蓄勢待發。

馬獅龍突然雙掌齊出，雙掌的力度、角度，都是極其刁鑽，而小阮一時之間無法阻擋，僅以身體硬碰，猛地接了這一招。

「砰」的一聲，小阮退後。

他滿以爲退後幾步便可以卸去馬獅龍的掌力，可惜他的想法又一次錯誤。

他一退再退，竟然一退十步之外。

小阮心中發狠。

馬獅龍仍然看着他，他喘定之後，開始他另一次的攻勢。

他躍前，脚踢馬獅龍的胸口。

泰國拳以踢脚爲厲害的招數，想不到越南的功夫之中，踢脚也是不遑多讓。

馬獅龍閃出。

小阮的脚凌空竟能再發力，一脚，兩脚。

馬獅龍已看清楚他的來勢，便雙手施出，爪指交錯運用，猛抓小阮的脚跟之處。

他抓着，用力一握。

小阮立時驚呼，因爲他已身懸半空，無力再扯，而只要馬獅龍用力一握，他的右脚立時報廢。

但馬獅龍並沒有握下。

他只用力一推，把他推出三丈之外。

外人看着，並不知道其間變化之大，但小阮是清楚的，他知道馬獅龍已讓了他一遭。

可惜，這一讓並沒有使小阮感激，反而更刺激起他的怒火，他在地上翻了一個觔斗。

馬獅龍一直注視着他。

小阮這一滾，已離開了鬥獸場的中央，來到他放刀的石級之上。

他一手拿起他的越南刀。

馬獅龍見他滾離自己那麼遠，已知不妙，不過，這快速的滾動，自己也不能加以阻擋。

刀光閃映，觀看的人却起哄起來。

杜鼎手下都是流氓地痞之輩，見了刀光，不但沒有想到決鬥是否公平，反而希望小阮快快以血染他的越南刀。

馬獅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小阮刀光已至，那純熟的手法直劈他門面。

馬獅龍閃開，一連後退五步。

不過，那五步也退得很險，因爲小阮連續的五刀，幾乎把他鼻子也削了去。

馬獅龍突然一脚踢起。

小阮護住他的下陰。

不過，馬獅龍並不是踢向他的下陰，而是踢向他的手臂，這一踢的力度也異常大。

小阮持刀的手立時軟了，越南刀跌下，馬獅龍早已知道有這一着，一伸手，已把越南刀握在手中。

馬獅龍也施展他的刀法，也是一連五刀。

第一二刀削得他退後，第三刀幾乎削去他的鼻尖，第四已削開他的胸前的衣服，第五刀一下，小阮的前額對上的頭髮，已飛揚在半空。

看的人都起哄。

有人大聲呼喝，不知是爲小阮打氣，還是爲馬獅龍喝采。

馬獅龍又再舉刀，但刀凝在半空。

「斬，斬！」

在場的人都是嗜血的禽獸。

馬獅龍並沒有斬下。

「斬！」霹靂的叫聲却是來自杜鼎。

馬獅龍向上望去，杜鼎已站了起來。

「替我斬死這個反骨賊！」

「爲甚麼？」

「因爲他背叛白天而投向我，我向來看不起背叛的人，你殺了他！」

馬獅龍的刀仍然凝在半空。

地上的小阮却在顫抖着，他的褲襠已全濕了。

馬獅龍也看不起他，他其實是一個儒夫，他要不擇手段與自己決鬥，目的是取悅他的新主人。

這人比一條狗還可憎。

「殺他！」杜鼎的命令使全場都靜了下來。

馬獅龍却把刀慢慢的放了下來。

杜鼎怒極，叫道：「槍手！」

十個人在他身旁出現，手中都提着機關槍。

馬獅龍一看，自己是在那些機關槍的射程之內，只要他們一扳掣，自己是無法逃出這個火網。

馬獅龍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殺或是被殺！

小阮仰起頭來，他看着馬獅龍，滿臉是哀求之色。

杜鼎忽然又道：「小阮，你還可以反擊！」

小阮聽了，似乎臉有喜色，不過，他再沒有力量再站起來。

馬獅龍又慢慢的舉起那越南刀。

忽然，一陣槍聲在另一邊响起來。

衆人的注意力都改變了。

馬獅龍也轉向另一邊，找尋槍聲的來源。

這時，突然在鬥獸場的下階處，有一個洞打開了，洞中有人叫道：「這邊！」

叫的人竟是六月六日。

馬獅龍趁這機會，一個竄身已滾向六月六日處，這個洞的洞口可容二人。

馬獅龍竄了進去。

原來這鬥獸場上面的斜斜座位下，是迷宮般的地下甬道，四通八達。

「走！」六月六日道。

馬獅龍跟他走了幾步，立時發覺不對。

馬獅龍道：「我們在這裏，恐怕已成甕中之鱉！」

「不會的，他們要找我們，可以找到，不過，一定要費大半天！」

「爲甚麼你會找到這兒？」

「你決鬥，我負責逃命！」

原來他一到了這鬥獸場，他便開始找尋逃走的方法，想不到亂闖亂碰，被他發現了這迷宮。

「你們逃不了！」聲音來自外面的鬥獸場。

六月六日對馬獅龍道：「我快要找到出口了！」

忽然，他們聽到沉重的呼吸聲，也看到後面一個慢慢移動的黑影。

兩人在甬道蟄伏着。

一會，那人已近，竟是小阮！

他在混亂之中，也走入了這個迷宮。

「是我，馬獅龍！」他叫道。

馬獅龍道：「我沒有殺你，你還跟來？」

小阮道：「正因爲你沒有殺我，我才醒悟過來！」

「醒悟甚麼？」

他慢慢的走近二人。

小阮道：「我一生好武，只是想着怎樣把武功練到上乘的境地，我從來沒有想過，人是有價值的，當你的刀凝在半空，我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時，我忽然想到很多事情，我一生爲人好勇鬥狠，以爲自己是個大英雄，其實我只是一條狗，我上半生忠於白天，而打算下半生也忠於這個杜鼎，可是我錯了，我無論如何忠心，我也只是一條狗……」他竟然一邊說着，一邊飲泣。

忽然，他又抬起頭，問道：「馬獅龍，爲甚麼你三番四次都不殺我？」

馬獅龍道：「我不喜歡殺人！」

「不喜歡並不是一個好理由！」

「還有，我認爲人比世上任何的東西都更有價值！」

「爲甚麼我一直沒有想過！」

「而今你想到了！」

小阮道：「我醒悟了，人的活着，並不是只爲自己，有時爲別人，才有生存的意義！」

「你想通了，你以後還是一條好漢子！」

外面又傳來杜鼎的聲音：「馬獅龍，你快出來，你看我手上還抓了誰？」

「他抓了誰？」

「格查爾！」小阮道。

「格查爾？爲甚麼是他？」

小阮道：「杜鼎回來之後，已大權再控，他殺了白天，更是野心勃勃。」

「他殺了白天？」

「是的，因此我只有投向他！」

「爲甚麼他又要把格查爾帶來？」

「因爲格查爾是而今最有希望當總統的人，可惜他並不肯歸順杜鼎！」

「格查爾是有心重整國家，打擊毒犯的！」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一定要救出格查爾！」

「是的，格查爾仍然是這個國家的希望！」

六月六日道：「跟我來！」

他們隨着六月六日深入了甬道。

轉過了無數甬道之後，他們已來到出口。

在出口處，小阮道：「這地方我熟！」

小阮領着他們，來到了一列平房，門外有幾個穿軍服的士兵。

小阮與他們說了幾句話，那些士兵便讓小阮等進入。

小阮道：「他們還不知道外面鬥獸場發生了甚麼事，因此才讓我們進來！」

他們入了那平房。

房子之內，放滿了槍械。

「這是軍火庫？」六月六日問。

「是的，不是國家的軍火庫，而是白天……不，而今已是屬於杜鼎的軍火庫！」

這軍火庫的存量的確令人咋舌，因爲這裏所存的槍械炸葯，足以媲美一個國家的軍火庫。

相信這裏的炸葯，可以炸毀全城。

他們分別選了一些槍械，小阮選的是一挺最新的機關槍，六月六日也是如此。

馬獅龍只選了兩柄手槍。

「爲甚麼不用機關槍？」

馬獅龍道：「有你們兩挺已足夠了！」

小阮道：「我們去救格查爾！」

三人離開了軍火庫，小阮領着他們來到那座小型的金字塔。

小阮道：「這兩座金字塔，外人以爲是一些名勝古跡，其實是杜鼎的大本營，這邊一座是杜鼎的居住地方，那邊一座是毒品的貨倉！」

六月六日道：「他會不會在裏面？」

「相信會，他會押着格查爾來引我們！」

金字塔的外面只有一小隊人在守衛。

六月六日一竄出，已解決了三人，小阮再加一把勁，那個小隊已再無聲息。

他們一起入了金字塔。

進口處一片黑暗，他們摸索而行。

行入了一條甬道之後，燈火大明。

原來這金字塔之內，已有了電燈的設備。

一團人一湧而上，六月六日與小阮機關槍突發，走不脫的橫死在地上。

看去一排倒下，足有二十多人。

他們手中有厲害的武器，沒有人再敢出現。

小阮領着他們，來到一個密室。

門自動敞開。

裏面是一個極大的房間，牆邊掛滿了古代的刑具。

杜鼎坐在裏面，格查爾站在他的身邊。

杜鼎見了三人，便大笑道：「我等候你們很久了。」

馬獅龍挺身而去，道：「杜鼎，你想怎樣？」

「馬獅龍，好極好極，請坐！」

馬獅龍當然沒有坐，他發現在杜鼎另一邊，有一個女人，那女人臉孔有些相熟，但一時之間，却無法想起她是誰，看來這女人應該是杜鼎目前最喜歡的。

「馬獅龍，其實，我要的是你！」

「我？要我作甚麼？」

「要你替我運毒。」

這話對馬獅龍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

世上有誰不知馬獅龍一生最恨毒品？

「你有這個本領嗎？」馬獅龍冷冷的問。

「當然有。」他指一指格查爾。

「你也知道他已被這國家的人視爲國家的希望，不過，希望却在我手中！」

忽然，他轉向小阮，道：「小阮，你沒有被馬獅龍殺死，又感激他，以身相許？」

這話使小阮極爲難受，他一時之間，似受不了這刺激，一撲而上。

杜鼎是有備而說這話。

見他一動，已舉起了手槍，與他撲來的動作同時發射，小阮胸膛中槍，倒了下來。

馬獅龍明白，那是杜鼎在他面前顯威風。

六月六日看了這情形，也有點忍不住，也想撲去，但馬獅龍一手拉着他。

馬獅龍向杜鼎道：「我勸你還是洗心革面，我與格查爾先生也相熟，讓他送給你一條船，離開哥倫比亞！」

杜鼎大笑起來。

這笑聲不僅是對馬獅龍的嘲諷，也是在顯示自己勢力雄厚。

他肆意的笑。

馬獅龍突然一手推六月六日，自己竟撲上前。

馬獅龍發難，是因爲他明白自己的處境，他根本上沒有資格與力量和杜鼎談判。

馬獅龍以爲這一出擊必然得手，只要把杜鼎拿在手上，一切都好辦了。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

杜鼎的身體突然退後，不，不是他自己退後，而是他坐着的輪椅子退後。

而格查爾也同時退後。

兩人退至牆邊，並且縮入了牆洞之內。

馬獅龍已被幾十人圍着。

六月六日的機關槍已橫掃，前排的人倒下，馬獅龍也趁這個機會滾在一旁。

後一排的人，全是杜鼎的手下，也立時開槍。

一時之間，子彈在室內迴响，震耳欲聾。

馬獅龍滾近小阮處。

小阮還沒有死去，見了馬獅龍道：「那掣！」

馬獅龍看見他所指的「掣」其實只是牆角一個圓圓突起來的東西。

馬獅龍已不考慮，再滾向那牆角，一脚踢向那圓圓的掣。

應聲而開的是那牆上的門。

正是杜鼎與格查爾同時坐着椅子滑入的門。

馬獅龍不再多想，已騰身入了那門。

門內是一些鐵軌，還有其他的機械裝置。

馬獅龍沿着那些鐵軌，衝了出去。

杜鼎與格查爾仍在室內，杜鼎千萬也想不到，馬獅龍竟然會這麼快來到這裏來。

他愕然的看着馬獅龍。

不過，杜鼎反應極快，一手持着格查爾，叫道：「馬獅龍，你不要再走近！」

馬獅龍當然沒有理會他的警告。

杜鼎以格查爾作爲盾牌，馬獅龍一手拉開了格查爾，格查爾倒在地上。

杜鼎急退，他猛然碰在牆上，而那牆也立時開了，他閃身而入。

馬獅龍再撲上，但已太遲。

那牆一開即合。

又給杜鼎逃走了！

馬獅龍用力踢那牆，但那牆非常鞏固，馬獅龍知道，硬踢也沒用，一定要找到那開閃掣。

格查爾緩緩地站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怎麼了！」

「還好！」

他的「好」字還沒有說完，另一邊牆突然有些聲音，馬獅龍一手把他按下。

原來那邊牆發出了一支長箭，並不是一支，而是連珠式發出。

「好險！」

但「險」字未說完，另外一邊牆又再射出了一枝接着一枝的長矛！一時之間，這地方似變成一個練靶場。

兩人不敢稍動，因爲不知道再有甚麼機關出現。

忽然，馬獅龍覺得有一股大力量在他身後推動，他回頭一看，只見那下半牆整塊移動着。

那片牆把他們推向空中。

而對面那片牆也動了起來。

這便形成一個大壓力，壓向兩人。

兩人想站起來，但上面的箭鏃又從四方八面射來，他們不能動。

兩片牆已夾着而來，兩人只能用脚頂着，可是兩人的力量又怎能勝過機械的力量？

他們雙腿也被壓得曲了起來，兩人便像兩隻蝦在兩面牆之間，只要兩牆再壓下，兩人肯定成爲肉餅！

不過，兩片牆已停了下來。

接着，是一串槍聲，另一邊的牆壁已裂了開來，只見六月六日挺着機關槍，把牆射開了！

他看見二人夾在當中，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馬獅龍道：「小心！」

上面又射出了一些箭鏃。

六月六日滾了進來，兩片牆又再動，把兩人又再夾緊了一些，使他們無法動彈。

六月六日瘋狂地向他前面那片牆掃射，直至他所有子彈完全掃完爲止。

他把機關槍抛了在地下。

這時，那牆洞開了。

杜鼎手持着一挺機關槍走了過

來。

六月六日想動，杜鼎的槍在他身旁一掃，震耳欲聾的聲音。

杜鼎道：「你想他們先死？」

他指向被夾着的馬獅龍與格查爾，並且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

杜鼎慢慢的把機關槍指向六月六日，六月六日看着他，眼睛似乎快要冒出火燄！

杜鼎道：「六月六日，其實我在太平洋基地的時候，已覺得奇怪，爲甚麼你要投入我們的組織，以你這一種人才，你不愁沒有工作，而且還可以賺到大錢。」

六月六日冷笑地道：「你不知道原因？」

杜鼎搖搖了頭。

六月六日突然一躍而起，右脚踢向杜鼎的左手腕，杜鼎千萬也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他還有反攻的力量。

拿着機關槍的手腕被襲，一時之間，機關槍跌了下來，六月六日已一撲而上，再加一脚，杜鼎的機關槍已踢了開去，杜鼎連忙撲向機關槍處。

六月六日也撲到，兩人立時糾纏在一起。

馬獅龍與格查爾看着他們在扭打，却無能爲力。

六月六日年紀比杜鼎輕，身手較爲敏捷，三兩下手脚之後，杜鼎連中幾拳，口鼻流出血來。

六月六日得意地道：「杜鼎，你聽着，我六月六日投入你們的基地，當然不是爲了你給我的幾塊臭錢，而是爲我的叔伯兄弟報仇，我已間接的與馬獅龍摧毁你們在太平洋的基地，傷了哥大，其實，我的仇已報了，我再殺你，只是賺取更多的利息！」

他一脚踢了下去。

杜鼎看着他的脚，雙手硬接，然後是順勢一拉，把六月六日拉倒下來。

他反身倒拉着六月六日，笑道：「你眞以爲我會這麼容易敗在你的手上？」

杜鼎又再起一脚。

這一脚踢在六月六日的太陽穴上，六月六日暈倒了過去。

馬獅龍眼看着這一變化，本來六月六日是可以控制杜鼎，但爲了一洩心中怒憤，竟然又敗在杜鼎的手上，而且徹徹底底的敗了！

杜鼎已拾回他的機關槍，獰笑道：「馬獅龍，你一向以剿滅我們的同行爲榮，這次你再沒有這般幸運了，我會把你們放在我的手下面前公祭，然後，我要把你吊在市中心處，看看再有沒有人敢向我們挑戰！」

好狠毒的杜鼎！

杜鼎退後，走回那個通往隔壁的牆洞。

他非常小心，慢慢的退後。

當他退至洞邊，突然，他煞住了脚步。

一柄閃亮的刀正架在他頸項上。

「放下機關槍！」是個女人的聲音。

「莫蘭奴，你開甚麼玩笑？」

那刀在杜鼎的頭上一揩，立時有鮮血滴下。

杜鼎這時才知，莫蘭奴眞的不是開玩笑，杜鼎被控制着，隨着莫蘭奴的刀的指示，向前行去。

果然是莫蘭奴。

這個曾經與馬獅龍一起的女人，雖然，馬獅龍是一個君子，從來沒有佔人便宜。

莫蘭奴道：「快開了那機關！」

杜鼎道：「機關掣在隔壁，我怎可以開！」

「好，我押你過去！」

馬獅龍叫道：「小心上當，莫蘭奴，叫他手下去！」

莫蘭奴道：「對，你叫手下！」

「我吩咐過，沒有人膽敢進來的！」

這時六月六日動了一下。

「六月六日，六月六日！」馬獅龍叫道。

六月六日果然醒了。

馬獅龍道：「快去隔壁開了那機關掣！」

六月六日看着，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不過，他仍然知道杜鼎已在他們手裏。

他竄身過了那牆洞門。

不一會，一陣機械的聲音，馬獅龍發覺夾着他們的兩片牆正慢慢鬆開。

「馬獅龍，你沒事？」

馬獅龍正想答話，杜鼎却趁莫蘭奴這一分神，已反手奪了莫蘭奴的刀，並且一推莫蘭奴，自己却縱身向機關槍處撲去。

只要他拾回機關槍，一切都要在他控制之下。

杜鼎手快，馬獅龍更快。

他已拔出雙槍，兩槍擊發。

兩只子彈穿過了杜鼎的手肱骨。

他雙手搭着那機關槍，却已無力拿起。

馬獅龍知道，他雙手已報廢，一切都無能爲力。

格查爾也跳了起來。

馬獅龍道：「莫蘭奴，多謝你救了我們一命！」

「不，我一時大意，幾乎累了你們！」

六月六日道：「馬獅龍，你的雙槍槍法眞是厲害，怪不得你寧願拿短槍，也不要機關槍了！」

馬獅龍道：「湊巧而已！」

格查爾道：「快走！」

「不，既然捉了杜鼎，何不把他的整個巢穴也搗破了……快……」

莫蘭奴帶着他們，過了那個牆洞。

六月六日把杜鼎也拖了過來。

這邊有很多儀錶的設備，看來是一個控制中心。

馬獅龍道：「杜鼎，你還想活命嗎？」

杜鼎雖然雙手在流血，但一時之間，他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他點點了頭。

「你來，快叫你手下投降！」馬獅龍道。

杜鼎慢慢的走上來，然後在儀錶處拉了一個「米高峯」出來，他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不知他在說甚麼。

但六月六日與格查爾臉色大變。

六月六日道：「你這冥頑不靈的傢伙！」他用機關槍柄大力撞向杜鼎的心口。

「他說甚麼？」

馬獅龍也發覺自己實在太大意。

「他要所有人圍攻我們這邊的金字塔！」

杜鼎慘笑道：「不只圍攻那麼簡單！」

「還有甚麼？」

「圍攻這兩字是一個暗語，意思是把這地方毀了！」

「毀了，怎樣毀了？」

「我在這兩個金字塔之內，都埋藏了大量炸葯，只要爆炸，甚麼痕跡也不會留下！」

六月六日道：「杜鼎，你不要忘記，你還在我們的手裏！」

杜鼎笑道：「正如你所說，我要你們與我一齊死，這麼多人，全是背叛我的人，我多賺了利息！」

莫蘭奴走向牆邊，推開了一個小窗口。

「我們眞的被包圍了！」莫蘭奴道。

馬獅龍也走向那小窗一看，果然，外面都埋伏了人，看來杜鼎並不是在恐嚇。

杜鼎道：「讓我們來談判一下，你放了我，我吩咐他們撤去炸葯！」

馬獅龍當然不會再相信這老狐狸。

衆人一時之間，都不知如何是好。

杜鼎道：「我已下了一道毀滅令，只要你們拖延下去，他們便會自動的炸毀這地方！」

馬獅龍並不相信他的話。

六月六日向莫蘭奴問道：「你知道這地方有炸葯嗎？」

莫蘭奴搖搖了頭。

六月六日道：「馬先生，你監視一切，我去看看！」

六月六日離開了這個控制室。

杜鼎道：「如果你放了我，你們還有一線生機，留我在這裏，只是一齊死！」

馬獅龍沒有理會他。

過了一會，六月六日回來了。

六月六日道：「下面有一個地下庫，有六個金屬製造的棺材，原來是有火葯的！」

「有沒有爆炸裝置？」

「找不到！」

「讓我去看看！」

杜鼎笑道：「你不用去了，那些爆炸裝置在外面的，這是我的控制中心，我怎會讓爆炸裝置放在金字塔之內！只有外面，才可爆炸這地方！」

馬獅龍一想，他的話未嘗沒有道理。

忽然，外面傳來隆然的一聲。

整個地方也震動起來。

杜鼎笑道：「這是一個警告！」

格查爾道：「馬先生，你們讓我出去，我有辦法去說服他們！」

「你？」杜鼎笑了起來，續道：「你想出去，其實你貪生怕死！」

格查爾道：「他們都是爲生活而投靠毒販的，如果他們相信，我當選之後，可以讓他們過正常的生活，相信他們不會再聽命杜鼎！」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如果他們不相信你呢？」

「我有足夠的信心！」

六月六日道：「不過，你怎樣出去？你可以出去，其實我們也可以出去了！」

格查爾道：「那個小窗……」

莫蘭奴道：「用繩索吊你下去！」

六月六日道：「我想你還沒出去，已有無數機槍掃上來！」

「我願意爲你們而犧牲！」

衆人都被他的凜然義氣所感動。

不過，正如六月六日所言，他一伸頭出窗外，已有無數的槍彈射上來。

杜鼎笑道：「還有幾分鐘，你們可以再考慮一下！」

馬獅龍實在不想功敗垂成。

忽然，馬獅龍感得內急似地問道：「這裏有沒有厠所？」

莫蘭奴道：「一切衛生設備都有！」

馬獅龍聽了，立刻叫起來，道：「有辦法了！」

他跑向厠所。

六月六日也隨着。

馬獅龍並不是去解手，而是指着厠所內一些水喉，道：「六月六日，這裏既有水喉，自然有其他引入的水喉，只要我們把地庫用水浸漫了，那些炸葯便不能爆炸！」

六月六日道：「對！」

馬獅龍與六月六日沿着那些水管的裝置，一直下到地庫之處，地庫之內果然有六副金屬棺材。

六月六日非常聰明，很快便找到水管，他打破其中一支，水便噴出。

馬獅龍亦找到另外幾支，然後把它們打破，那水便噴向天花板。

不一會，整個地庫也濕了。

水不斷噴出，轉眼已水深及膝。

馬獅龍道：「快上去！」

當他們上到了控制室，爆炸已開始了，整個金字塔似乎是搖撼着。

衆人都十分驚慌，只有杜鼎似乎十分開心。

一會，爆炸靜了下來。

馬獅龍走近那窗口，只見下面有水湧出。

而水流極急，那些在外面埋伏的人，都紛紛撤開。

馬獅龍道：「我們可以出去了。」

六月六日仍然押着杜鼎，他們先下地庫，只見爆炸力量不算太大，但已爆開了一些地方，水流正是向那些缺口流出去。

他們隨着水流而出。

外面的人看見他們，但他們押着杜鼎，沒有人敢妄動。六月六日竄出，莫蘭奴也跟着他，兩人去通知軍部的人。

馬獅龍與格查爾仍押着杜鼎。

杜鼎道：「馬獅龍，我仍沒有完全失敗！」

「你還有甚麼反攻之力？」

「馬獅龍，你的記憶力不太好。」

「我認爲我的記憶力好極了！」

杜鼎大笑，看來他仍有皇牌在手，他慢條斯理道：「馬獅龍，你當初被迫幫助白天，是甚麼原因？」

「我中了他的圈套！」

「對，你有重要犯罪證據在他手上！」

「他已死了！」

「是的，他人死了，你的犯罪證據却仍在我的手上，只要我把它寄到你們有關當局處，你可能立即便被通緝！」

馬獅龍臉露惶恐。

杜鼎更爲得意。

可是，馬獅龍看着他，表情變得奇特異常，然後，輪到馬獅龍笑了起來。

杜鼎還以爲他作態掩飾。

馬獅龍道：「杜鼎，你以爲我眞的爲了害怕白天給我設下的圈套而投向他？你太天眞了，我只不過是受不住你們這些大毒販的誘惑，就算沒有圈套，總有一天，我也是會來的！」

杜鼎道：「你說甚麼也可以，但事實上，你犯罪的證據在我的手上！」

「你以爲警方會相信嗎？」

「相信不相信你我也不知道，不過，這樣足夠你麻煩半輩子！」

馬獅龍大笑。

「你看過那些錄影帶？」

「當然看過，你殺人的證據，確確實實！」

馬獅龍更笑起來，半晌才道：「杜鼎，我以爲白天是個愚蠢的人，想不到你也不過是半斤八兩！」

「我蠢？」

「當然！他懂得用圈套制住我，用錄影機把一切錄下，難道我不會？」

「你會？」

「當然會，事情發生在我家中，我家中早裝有閉路電視，他弄的一切手脚，全在我錄影之下！」

杜鼎聽了，臉色大變。

不一會，軍警都來了。

格查爾也成了一個新英雄，馬獅龍當然不會與他爭這些功勞，他帶着軍警去搜索另一個金字塔，那邊是個大毒品儲存庫。

格查爾這次成功地破壞了杜鼎的集團，當然對於他參選總統有莫大的幫助，不過，他實在是一個想打擊毒犯的總統，他應該可以爲人民謀福利。

六月六日拜別馬獅龍時道：「馬先生，我的仇已報，我本來是應該開心的！」

莫蘭奴也有同樣的感覺。

馬獅龍道：「其實人生還有很多事可以做，你心中有甚麼願望？」

六月六日道：「我希望有個可以安靜下來的地方，讓我以醫術好好爲人類服務！」

莫蘭奴道：「我的故鄉正需要醫生！」

馬獅龍道：「那好極了！」

六月六日後來醫治了很多人，而莫蘭奴却醫治好了六月六日的空虛的心。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卅五

天水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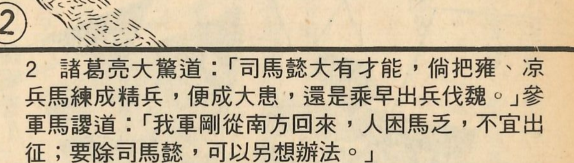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諸葛亮平定了南方，回到成都，便練兵積糧，準備進取中原。一天，接到報告：魏主曹丕病故，長子曹睿即位，封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司馬懿自己請求防守雍、涼二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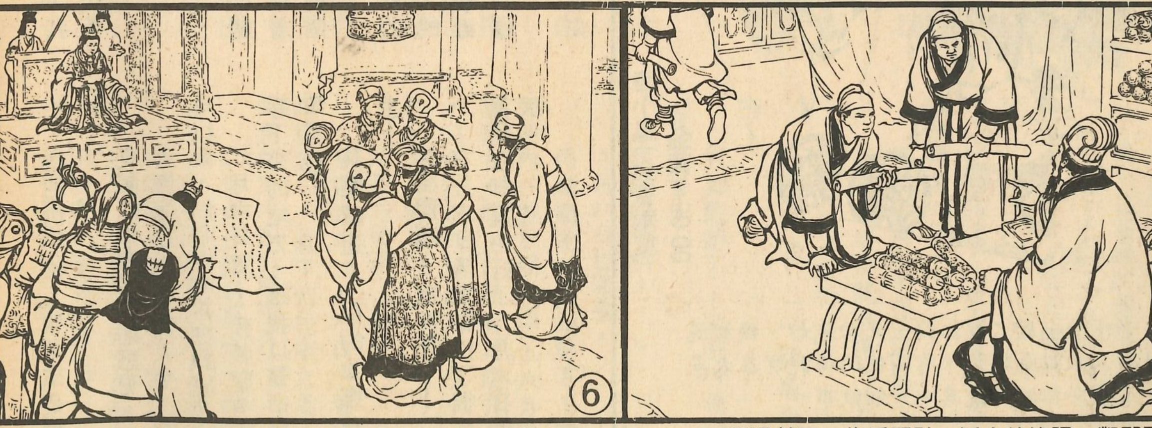
4 不久，魏國城市就紛紛傳言，說司馬懿起了雍、涼兵馬，要曹睿退位，改立曹操的第三個兒子曹植爲君。鄴郡城門上，還發現了司馬懿的告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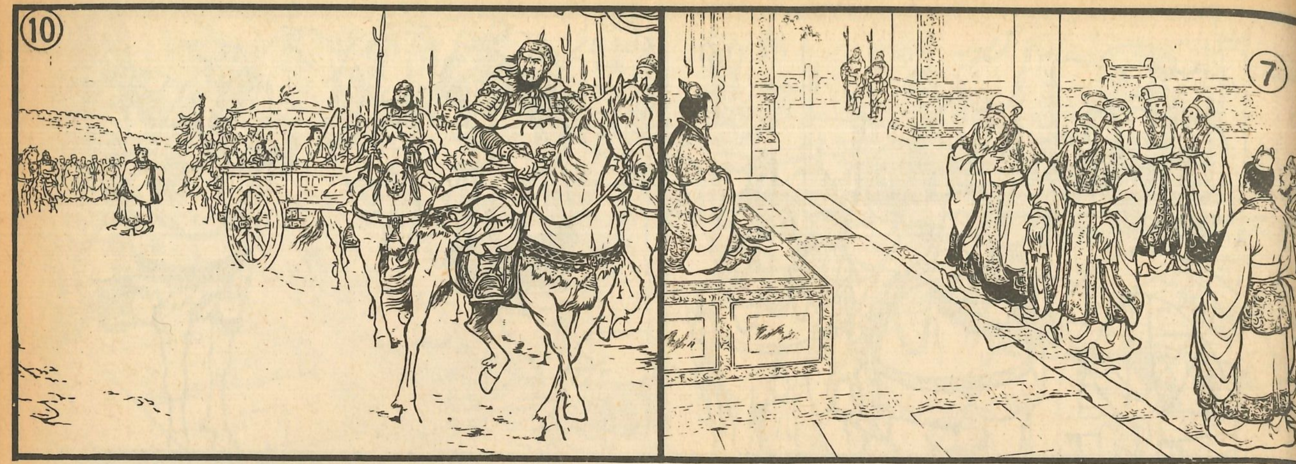
2 諸葛亮大驚道：「司馬懿大有才能，倘把雍、凉兵馬練成精兵，便成大患，還是乘早出兵伐魏。」參軍馬謖道：「我軍剛從南方回來，人困馬乏，不宜出征；要除司馬懿，可以另想辦法。」

5 守門的官員慌了，趕開了百姓，把告示揭了下來。



3 馬謖獻了一條反間計：派人往洛陽、鄴郡那些大城市去散佈流言，說司馬懿要造反，讓他們君臣猜疑。諸葛亮用了這條計策，派人分頭行事去了。

6 他趕到洛陽，報告魏主曹睿。魏主看了，大驚失色，慌忙召集衆官，商量應付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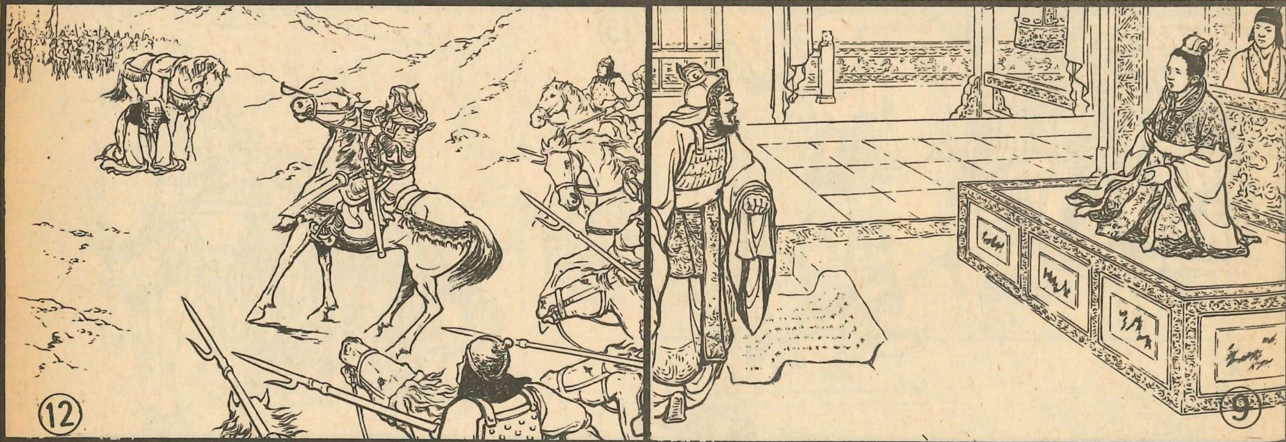
7 太尉華歆道：「司馬懿要求守雍、凉，早就存心不良。現在反情已明，只有出兵討他。」司徒王朗道：「司馬懿很懂兵法，野心不小，要除他必須趁早。」

10 魏主依了曹眞，便派曹眞留守洛陽，親自點起十萬御林軍，浩浩蕩蕩往安邑而來。



8 魏主聽了，便要調動人馬，御駕親征。大將軍曹眞諫道：「現在眞假未明，要防是蜀、吳奸細行的反間計。我看司馬懿不會有異心，出了兵，反而會逼得他眞的造反。」

11 走到半路，前哨來報，司馬懿帶了幾萬軍馬，離開雍、凉，往安邑殺來。魏主大驚，令大司馬曹休領兵前去迎戰。



9 魏主沒了主張，曹眞獻計道：「且慢出兵，主公可以到安邑去遊玩，司馬懿一定會來迎接；倘有反意，就在車前捉住他，用不到興師動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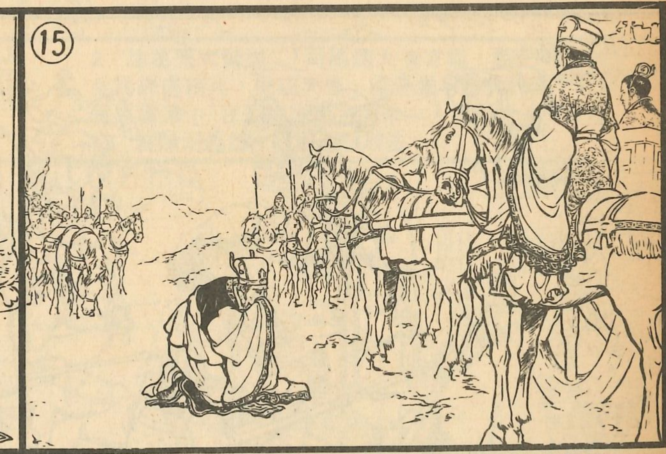
12 曹休點起三萬人馬，殺氣騰騰地迎上司馬懿的大軍，正要佈陣厮殺，忽然看見司馬懿跳下馬，就在路邊跪下了。曹休心中驚疑，揚鞭問道：「主公哪點錯待了你，你要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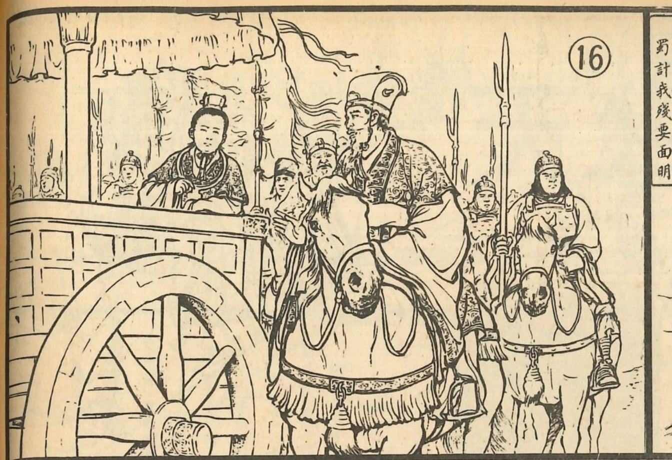
13　原來司馬懿只道魏主親自到了，所以跪下迎接，還要讓他看看雍、凉的精兵；忽然聽到說他造反，登時嚇得臉色如土。問起原因，曹休一一說了，司馬懿滿臉 流汗，叫起屈來。



14　司馬懿退了軍馬，單人獨馬，跟曹休回到安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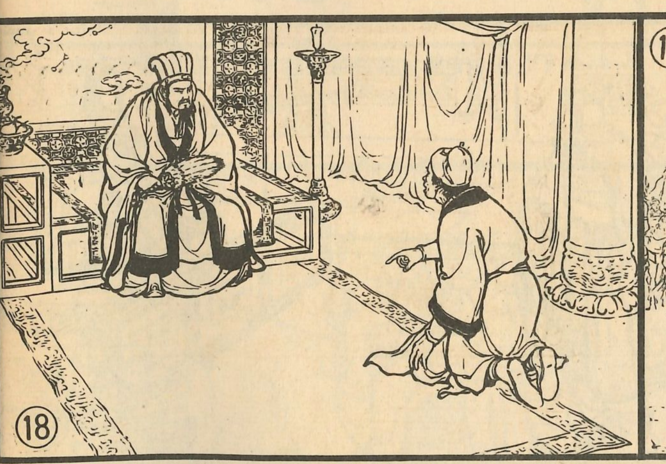
15　見了魏主，司馬懿跪下哭奏道：「我受了先帝的重托，輔佐主公，怎敢造反？定是吳、蜀的奸計，我願意點起雍、凉軍馬，伐吳破蜀，表明心迹。」魏主聽了，遲疑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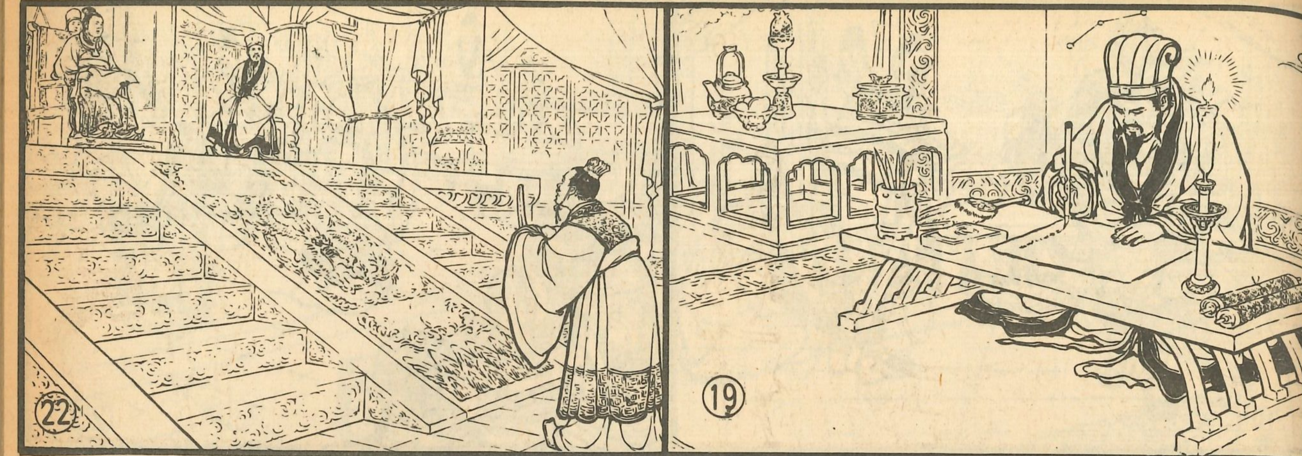
16　華歆密奏道：「再不能給他兵權了，把他解除官職，放他回鄉，免得日久生事。」



17　魏主依了，把司馬懿削職回鄉，留下曹休總督雍、凉軍馬。處置完畢，徑自回洛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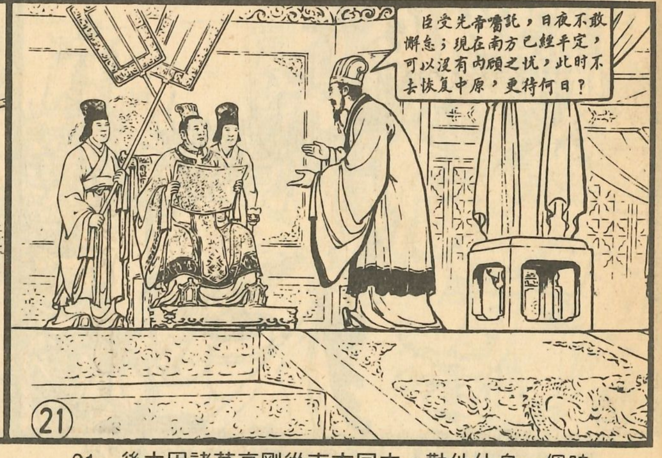
18　早有細作報到成都。諸葛亮大喜道：「我早就準備進取中原，只礙着司馬懿的一支雍、凉兵。如今他削職回鄉，正是出兵的機會了。」



19　當天夜靜，他寫了一道出師表，敘述出山二十一年來幫助劉備創立基業的艱難；說明天下大勢，國內情况，決定率領三軍，北伐中原。



20　第二天，後主早朝，大會羣臣，諸葛亮出班獻上了出師表。



21　後主因諸葛亮剛從南方回來，勸他休息一個時期，再行出兵。諸葛亮詳細說明利害關係，再三要求北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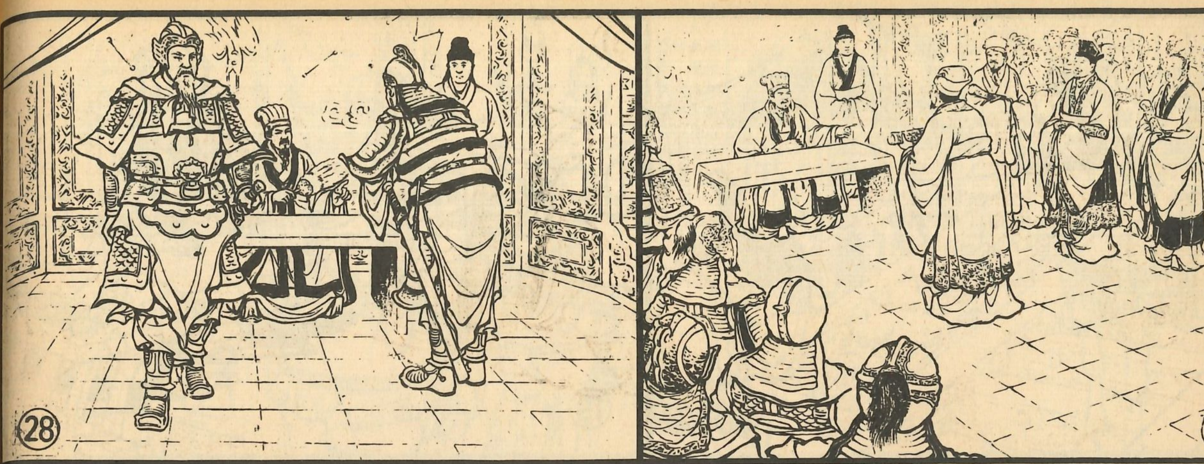
22　後主遲疑不決，太史譙周出班奏道：「北方兵强馬壯，我軍不宜輕動。」後主點頭道：「丞相深通兵法，伐魏一事，不要勉强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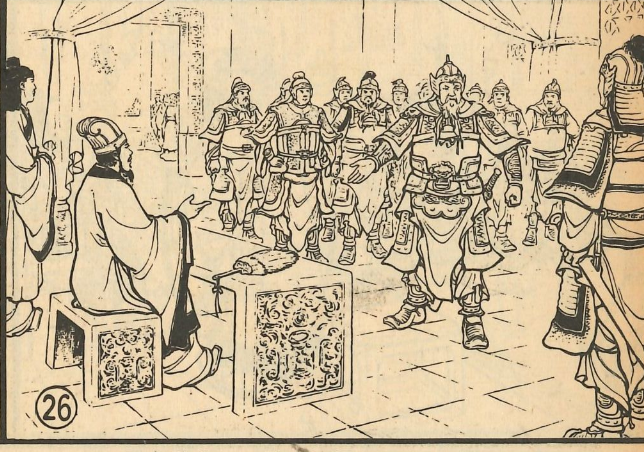
23　諸葛亮道：「形勢强弱，在戰爭中可以變化；關門坐守，怎麼能轉弱爲强？現在我先把軍馬留在漢中，只等時機到來，便可出兵進取。」譙周再三諫勸，諸葛亮只是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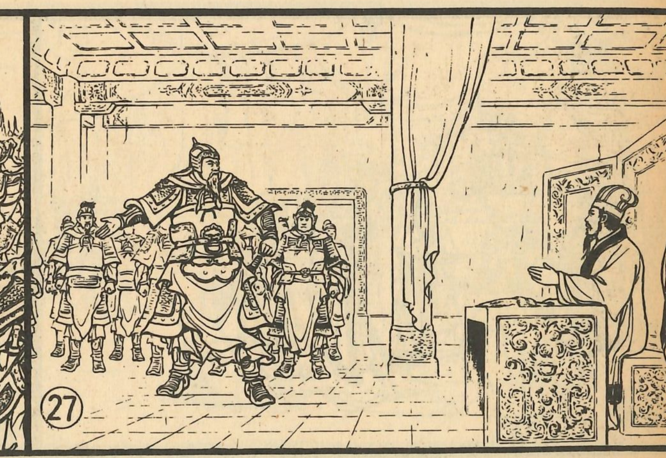
24　後主見諸葛亮主意已定，就答應下來，封諸葛亮爲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擇日出兵。



25　諸葛亮受詔回府，大會文武，留下董允、費禕、向寵等文武官員一百多人，管理蜀中軍政；指派王平、馬岱、廖化、馬謖、關興、張苞等大將三十餘員，隨同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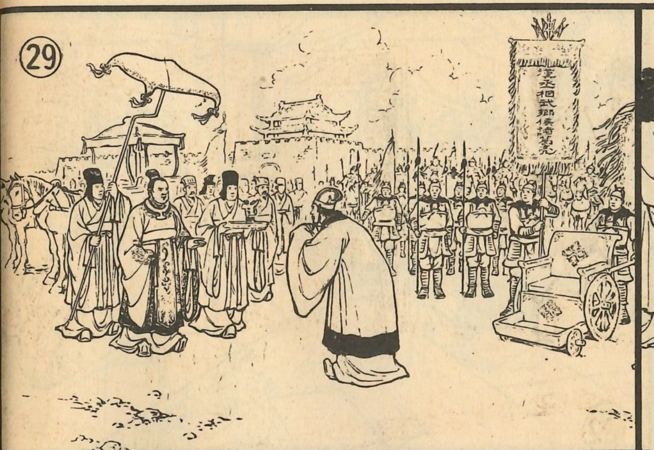


26　正在發令，一員老將闖上帳來，大聲道：「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丞相爲甚麼不用？」孔明看了，却是趙雲，便勸道：「將軍上了年紀，萬一陣上失誤，便動搖一世英名，滅了蜀中銳氣。」



27　趙雲厲聲道：「我跟着先帝，南征北討，從未落後。大丈夫死於疆場，才是善終。我願爲前部先鋒！」諸葛亮再三苦勸，趙雲執意要去。

28　諸葛亮苦勸不住，就說：「老將軍一定要當先鋒，須得一人同去。」大將鄧芝應聲願去。諸葛亮大喜，就撥了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先行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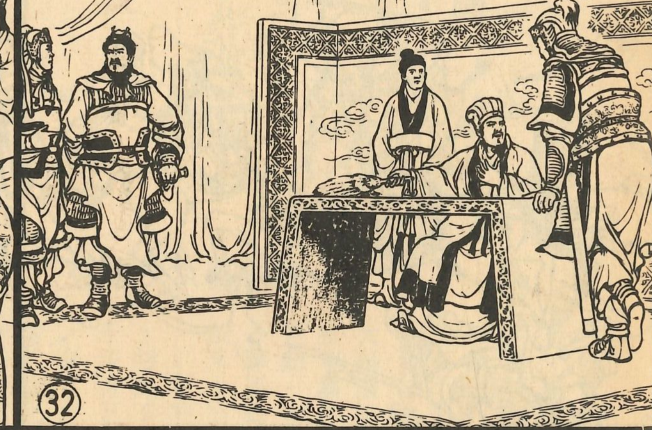
29　諸葛亮隨後親自率領大軍，辭別後主，浩浩蕩蕩，向漢中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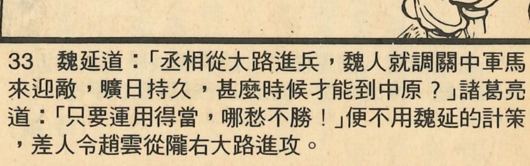
30　大軍到達沔陽，經過馬超墳墓，諸葛亮備了三牲，親自前去祭拜，嘆道：「十年之間，精兵良將，喪了不少，再不及時進取，將來就沒有可用的人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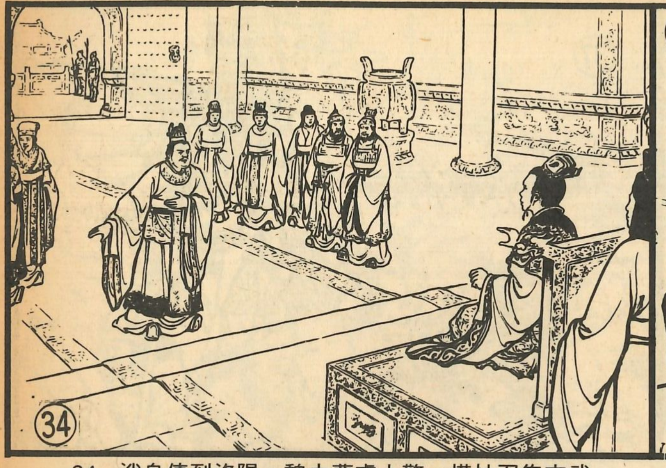
31　諸葛亮回寨，商議進兵。魏延道：「我領五千精兵，從子午谷進兵，不過十天，可到長安；丞相率大軍從斜谷出發，到長安會師；咸陽以西的地帶，就能一舉平定。」



32　諸葛亮笑道：「這是冒險。你以爲中原沒有有見識的人？倘若魏人在子午谷伏一支精兵，我軍在這山僻小路進退不得，非全軍覆沒不可，這計决不能用！」

33　魏延道：「丞相從大路進兵，魏人就調關中軍馬來迎敵，曠日持久，甚麼時候才能到中原？」諸葛亮道：「只要運用得當，哪愁不勝！」便不用魏延的計策，差人令趙雲從隴右大路進攻。



34　消息傳到洛陽，魏主曹睿大驚，慌忙召集文武官員商議。駙馬夏侯楙因父親夏侯淵死在黃忠手裡，一心想報父仇，請求領兵出征，魏主聽了，便要應允。



35　王朗諫道：「諸葛亮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夏侯駙馬未經大戰，難當這樣的重任。」夏侯楙大怒道：「我精通兵法，你怎敢欺我年幼！我此去捉不住諸葛亮，决不回朝見駕。」

36　衆官聽了，都不敢開口。魏主封夏侯楙爲大都督，調動關西各路軍馬前去迎敵。



湖海秘辛錄／雲飛雁・文
可 飛・圖

奇俠行

孤兒寡婦得援救　英雄俠女喜相逢

這是一個小村落，村口有一幅酒旗，在天空隨風飄蕩，乃是個村酒店的招牌，村子是背山面臨大道，風水不錯，村屋稀疏，田中有些莊稼漢，是個不錯的地方。

太陽當空，陽光普照，有些熱，大路上靜盪盪，偶然一二聲狗吠，有些寧靜的感覺。在那頭，祇見有人影晃動，才看清是個人時，這傢伙已如一陣風的向前越過，突然，他又掉回頭來，向那村酒店走去！

來的乃是個年約三十來歲的壯漢，相貌不俗，祇是滿面風塵，還有些汗珠淌下，受了些風沙，爲汗一浸濕，有些污垢，不過，大眼睛中閃出異樣的眼光，如焦急、又如煩燥不寧，一踏入店門口，就是游目四顧，是在晌午時分，店堂中祇有三五個村漢在閒磕兒，壯漢一入門，就見一個面圓圓、肥肥身材的傢伙來打招呼，這肥傢伙宛如一隻大冬瓜，走起路來一搖一晃，搖頭擺腦，挺有些趣味，可是，壯漢一見此人，就知道是個跑堂的，他沉聲的說了句：「麻煩你老……可曾見過有幾個帶刀的……」

此人看來形色匆忙的，因此一開口，就是沒來由的問訊。

這大冬瓜是在嘻皮笑臉，一點也不理壯漢的詢問，而且還將壯漢的話阻了一阻，搶着說道：「客官，辛苦了啦，嘿……天可眞熱啦！看你的樣子，走了不少路啦，歇一息兒，啊！帶刀的？沒有這個事兒，咱們村中連個鐵丁也少了，喝杯咱們村裡釀的白酒，解個渴吧！肚子餓了，有些好鹵鷄、風牛肉，走得累了，該打個尖兒……」嘿！這跑堂可眞有一套！滿口好話，就將壯漢的說話給阻了！一邊說一邊讓，壯漢本就有些飢渴，他淡然煩燥諸形於外，分明心中有事，身上有任務，可也被這個大冬瓜給讓到一個座頭，坐了下來。

酒杯、碗筷已經給他擺了上來，大冬瓜還在嘮叨：「客官，該來些什麼？酒，可不能少吧？來一斤風牛肉，不錯，這是咱們出了名的下酒好菜，什麼？再來一些鹵鷄，來一道魚羹，好不好？配酒下飯的，全用得着……」大冬瓜是自言自語，自管自地一連疊聲地招呼着，壯漢連個插嘴的份兒也沒有，反正他這麼一說，壯漢就這麼應，別看這個大冬瓜，手脚可眞不慢，與他說話的速度一個勁兒，不多片刻，壯漢是杯中有酒、桌上有菜，他本想招呼了東西，再向大冬瓜問一個訊兒，可不料又有人客進了門。

「哈哈！兩位來得眞可巧哪，請！常言道：相請不如偶遇，來到此地，就算有個安歇，這裡坐，怎麼樣？正當風口兒，兩位是一對，談談說說的該有些時候，蹩在一角，該有些兒悶氣吧，是不是，請坐請坐！」

大冬瓜是招呼這後來的兩個行商，一面擺放碗筷，一面又在說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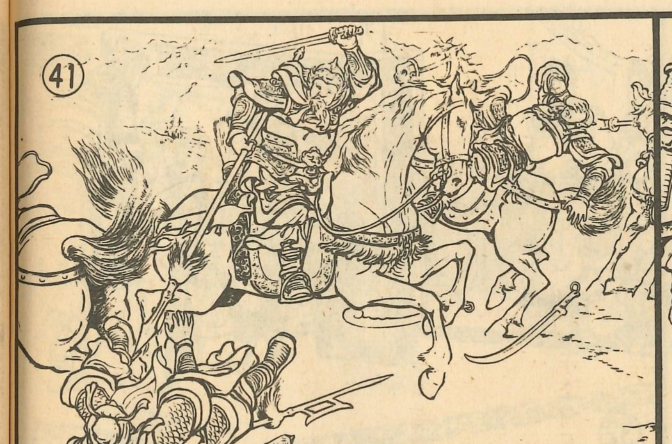
37　夏侯楙辭了魏主，統領關西軍馬二十餘萬，星夜向長安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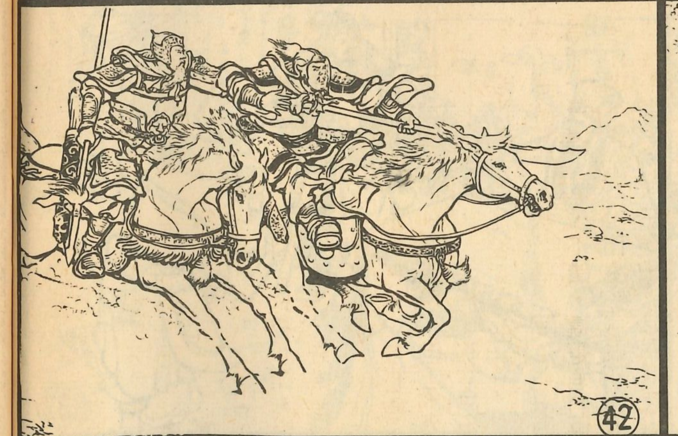
38　大軍到了長安，夏侯楙派西凉大將韓德爲先鋒。韓德和長子韓瑛、次子韓瑤三子韓瓊、四子韓琪，都有萬夫不當之勇，接了將令，便想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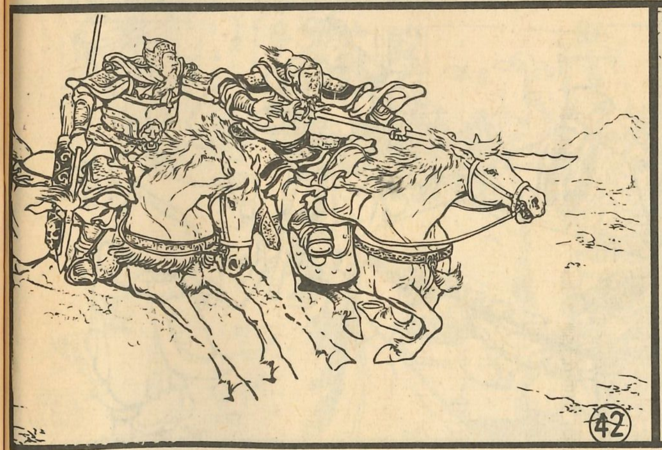
39　父子五人帶了八萬西凉兵，來到鳳鳴山，遇到蜀兵，四個兒子擁着韓德出馬。韓德大罵道：「西蜀小寇，敢來犯我境界！」蜀陣中趙雲大怒，挺槍拍馬，來戰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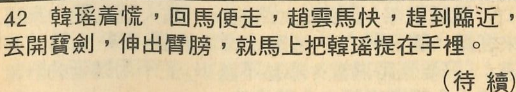
40　韓瑛一馬衝出，戰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韓瑤、韓瓊、韓琪眼見傷了哥哥，一齊放馬來圍攻趙雲。



41　趙雲抖擻精神，越戰越勇，槍挑劍劈，韓琪、韓瓊落馬。







42　韓瑤着慌，回馬便走，趙雲馬快，趕到臨近，丟開寶劍，伸出臂膀，就馬上把韓瑤提在手裡。

（待續）

意興隆啦，兩位，這猛烈的太陽，您們也眞是辛苦啦，喝些兒酒！不錯，來兩個小炒，這不壞，涼拌的來四個，好得很，忙了雙腿，眞需要有些調劑呢！兩位慢用，小店雖然沒有什麼氣派，不過，村酒野菜，總有個樣兒……嘿！」兩個行商也挺和氣，一如那壯漢的一般，隨了這大冬瓜的安排。

那個壯漢剛想招呼大冬瓜，不料聽得這兩個行商在說話：「唉，這個大娘也眞不幸，抱了個孩子，死命的掙扎，可是，在這一帶，誰也知這位太歲爺的厲害，人多勢衆，不是打獵，就是招搖，一出門，不是鷄飛狗走，就是神憎鬼厭，唉！世道不寧，這些如强盜的就比當官的還兇……」

「老朱，別說了吧！常言道：『是非皆因多開口』，出門人是事不關己，不理也罷，看了不舒服，就當作沒有看見，不就完了，請……這碟牛肉可不錯……」

壯漢突的身形站起，不幾步，已站在這兩個行商的桌邊，祇見他把手一拱，沉聲說了一句：「兩位請了！」

行商一見是個大漢，不由一怔，一個是口中剛吃了一塊牛肉，還沒有嚥下，這一打招呼，他是目瞪口呆，一面舉手示意，一面拚命將牛肉在口中盤旋，壯漢面色莊重的說道：「兩位剛才說的是誰？如何打扮？在那裏？請詳細的說一遍。」

一個客商面色大變，再看清了壯漢的神色，極口否認道：「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咱們也不過是聊聊，大爺您請便……」

壯漢的面色一沉道：「他們有幾個人？是不是五個，每人跨一對雙刀？說！」

「不……小小太歲可不是帶刀什麼的！」

那邊一個劈口就道：「唉呀！提名道姓的幹什麼？」

壯漢一聽此人說出小太歲，他不由一呆，歘然的對兩人看了一眼，道聲打擾，就走回自己的座頭，一抬眼，看見這個大冬瓜端了盤子走出來，上面正是自己的魚羹，當他放好之時，壯漢祇一把抓住了大冬瓜的肥手腕，大冬瓜面色突然一變，面孔立即轉爲白色，雙眼驚惶，口張不得的在猛吸氣，壯漢一見如此情形，他又是歘然一嘆，手一鬆，對大冬瓜緩聲說道：「請問，此地可有個卧蠶崗？」

大冬瓜搖了搖頭，大漢又問了一句：「可有五個腰跨雙刀的漢子出沒？」

大冬瓜又搖了搖頭，大漢面色一變，他道聲得罪，低頭飲酒吃菜，面色越來越凝重。

他一手按了按腰帶，一面又看了看店門外的曠野，望了望天色，沉吟了一句：「這件事可難辦了……」

大冬瓜又端了白飯來了，他扒了幾口，低吟了一句：「來回去了幾次，這方圓百里之地，差不多是全問遍了，唉，就是毫無頭緒……」

門外又來了一個年輕文士，手中還執着一條竹桿，掛了一幅五寸來寬的狹白布，上有字跡，原來是個看相的先生，這文士走入店中，大冬瓜照例走上前去招呼，又是那麼的一套，可是這文士祇微微一笑，游目四顧，他身形一動，來到壯漢桌邊，老實不客氣，就此一屁股的坐在他的對面，手中的布招牌平放在右手的空椅上，對壯漢看了一眼道：「這位先生，滿面不豫之色，這在相學上有個名稱，叫做『氣窒』，先生是心中有事，猶疑難決，所謂神鬱氣閉，形之於外，尊駕如不嫌小可冒昧，待小可代先生一決如何？」

壯漢是微微一笑道：「在下實在有事於身，祇不過非玄學哲理所能解決，先生盛意，在下心領……」

那相士柔聲一笑，說道：「世事萬般皆由命，佛家重因果，因果牽命運，聽尊駕談吐，也非俗人，就算是只信哲理，也有隨遇而安之說，何不詳細一談？」

壯漢依然搖了搖頭道：「在下並非不領盛情，實是難與人言而已！」

那年輕文士再看壯漢一眼，搖頭嘆息道：「可惜，可惜……」

壯漢也不理他的話，吃飯用菜，文士身形一起，對壯漢又說了一句：

「有緣相會，後會自當有期，從此拜別……」

壯漢略欠欠身，算是還禮，文士揚長出門而去，壯漢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突的，他搖了搖頭低聲說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一路上，我萬事不管，就算有爲而來，也僅能以作抗禦而已，算了。」

後來的客商已匆匆的走了，壯漢也算是略作休息，看了看天色，他也想招呼結帳，不料，聞得一聲驚叫，又有重物墮地聲响，壯漢不由皺一皺眉，眼前突的看見地下有一物蠕動，再看清楚，乃是一個人，伏地爬行，後面又是一個，一陣哄笑之聲傳來，壯漢不由一震，酒店中本有三幾個村農酒客在座，也爲這突然發生之怪事而引出了門。

太冬瓜面色難堪的看着，壯漢心中萬分的奇怪，因爲，這兩個爬行的人，他看得明白，正是剛才結賬走的兩個行商，可就不明白，不多一會，那能又在此地現身，並且還似畜牲般，背脊向天，手脚並行。

後面來了一羣人，大概是有七八個之多，爲首一個，年約卅左右的武生，生相猥瑣，尖臉獠牙，小鼻子有些塌，面色青中泛白，不過一對圓眼却也黑白分明，頗有神采，手中執着一枝烏光閃閃的軟鞭，再後面，乃是五個壯漢，一色是玄緞勁裝衣衫，打了脚綁，脚踏爬地虎，背插單刀，貌

相猙獰，再後面，一個年才卅的婦女，抱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還在哭哭啼啼，再後面則跟了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老者，一到這店門口，就聞得這爲首的武生陰聲陰氣的叫道：「畜牲，還不將那人領了出來……」

兩個行商應了一聲，身形站起，不料「啪」的一聲，陽光下祇見烏光一閃，就聞得一聲慘叫，這站起的行商，爲這一鞭打得翻了一個觔斗，武生是怒吼了一聲：「誰叫你起身來的？畜牲！」

可憐的兩個行商依然是匍匐而行，緩慢的爬入店堂，一見壯漢，兩人是哭喪着臉，一仰面戰戰兢兢的說道：「這位大爺……你……出去見見……太歲爺……」

壯漢更是莫明其妙，再說見了兩人這樣情形，兀自不能明白，兩人是爲了什麼？自己又是爲了什麼？他不由沉聲問道：「不知兩位何故爲人侮辱，我與這位太歲爺，素不相識，他要見我，又是爲了什麼？」

「我……我們也不知道呀？唉……我多了一句……我又問了一句……說……唉……我也說不上來？」

壯漢大爲奇怪，什麼多一句，問了一句的……他面色微變，身形一動，已走出了店門，這武生又是陰陰的說了一句話：「是你這位大爺，聽了不舒服，想尋根問底不成？」

壯漢大感茫然，自己有什麼不舒服，可也沒想尋根問底來的，他祇是問了一句「這可有腰跨雙刀的五個人？」雖然，他聽了兩人說搶女人的事，心中動了一動，但是，自己與人有約在先，沿途上不能多管閒事，就算有些不平，也祇能撇過一邊，這又犯了什麼不是？

壯漢搖了搖頭，不料武生陰惻惻的一聲冷笑，手中皮鞭突然的一抖，就聞呼的一聲响，壯漢就見一條烏光向他當頭打到，他本能的一閃一避，口中一聲叱道：「在下與你素未謀面，更無衝突，爲何出手打人？」

武生一鞭打空，雙目圓睜，哈哈的一笑道：「怪不得要尋根問底，果然有些打不平的技倆，來來來！你如能勝得我的烏鱗鞭，這女的與小的，由你帶去！」

壯漢不由萬分煩惱，身形一立，對那武生看了一眼道：「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你的意思，在下有要事在身，不想惹什麼痲煩，至於你搶了女的什麼，我是無法理會，即使要管，可惜也無時間，我不來犯你，何必迫虎上山……」

那武生一聲怪笑，手中皮鞭又起，這一下，打得更爲詭異，但見一縷烏光，如毒龍、又如毒蛇般的靈敏，向壯漢站處急抖而上。

壯漢身形一動，怒喝一聲：「好個惡徒，無理取鬧，依你這樣聲勢，諒必是個極惡之徒，你要打，也罷，咱家就成全了你……」

好個壯漢，祇見他身法如飛，一越一掠，就此脫出長鞭的糾纏，不過這武生身手也不弱，臂一運勁，一收一抖，一揮一放，長鞭竟然是如影附形，向壯漢追踪而上，想他乃是當地一霸，雖不是開山立寨之徒，却也是橫行不法，魚肉鄉民之人，家中良田美宅，又有父兄照顧，當地官府，對他也須側目而視，莊中又有不少江湖異士爲其豢養，向來是順利慣了的，今日親自截回這一婦一孩，乃是與他極有關連，而這婦人又是萬分倔强，因此，在阻截之時未免有些衝突，他生怕此事爲人傳說，當其强阻婦人之時，也是佈下陣勢，不許有人覷伺，以免傳揚開去，他別的不怕，就怕讓江湖人士得知，可也是巧，這兩個行商乃是久走在江湖而且又走這條路綫的，對於這位太歲爺有認識，却讓他倆看見，當時，太歲爺一心放在婦人身上，沒有留意，可不料爲其手下五行者發現，就有一人暗中綴住，兩人中有一個是比較心直口快，在路上就免不了有些不平之色，照這傢伙的心意，就想把他們一刀斃了，這是因爲怕他們傳揚出去，剛想動手，兩人却已向酒店中走去，此君伏身一邊，看了一看地形，就另有打算。

想不到那壯漢去問了聲，此君乃是江湖中人，當然看出了瞄頭，這一來，他是更加當心。

湊巧有同伴尋來，他就將此事告訴了同伴，要他帶同太歲爺一齊來，將這三個人一齊帶走，然後，告誡了衆人一頓，不許將風聲傳出去，以免節外生枝，而且，當地又有主人的別墅在，這件事也可一帶兩便，就地解決，同伴奉命而去，在兩個倒霉客商出門之時，行不半里路，就讓他們扣住，太歲爺這才將他們押了來，要引這壯漢出門，在他本心以爲，一個過路客人，又有多大能耐，一出手，橫掃去，然後對店中人，甚至當地人士一齊告誡，自己兇名在外，當地人全對自己有份畏意，這三人一帶走，諒也沒有人敢有個哼哈，將三人帶入別墅，一齊殺了埋下，事情也就完了。

當然，他也知道這個過客是個武林人士，自己一身本領，在江湖上也經過風風浪浪，此人連自己手下五行者也不認識，諒是個不見經傳的人物，這樣的人物自己竟也扣不住，這可說是異數，那料到這壯漢，一向在邊地隱居，若不是有要事，他也不可能來到中土，小太歲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一次逞强，非但吃了個大虧，反而引鬼上門，將他的老巢全翻了，這眞是他始料不及的事了。

小太歲神鞭展開，這十八手「龍形神鞭」，招式全挾無比勁風而臨，就見一環烏光，聲勢威嚇的向壯漢環身打到。

壯漢大爲奇怪，不想中土竟有這

樣的好手，他在那石窟洞中，苦心潛研的絕世身形展開，祇見一條人影，其疾如飛，往來穿梭在這勁風烏影之中，小太歲的龍形神鞭、快、迅、穩、狠，眞個是鞭勁如龍飛了，鞭影可追電，既如飛雲馳，又似狂風起，再加上這鞭梢蛇舌形尖銳，具有點穴刺穴的功能，在江湖上實具有其聲威潛力，小太歲也是機緣巧合，爲其巧救一前輩風塵怪傑，才讓其學得這一路手法，並取得這一柄長鞭，那想到今日在此酒店中，竟爲一不知名壯漢所難。

小太歲不由怒發如狂，一聲厲吼，就聞錚錚錚三响，日影微斜下，祇見三點青光向壯漢上、中、下三路打到。

那壯漢哈哈一聲長笑，身形有如輕烟升空一般，笑聲搖曳之中，小太歲眼前一花，耳邊又是錚錚幾响，他那斷腸鈎已消失在前面，突然，頂門壓力已臨，身外有幾聲驚叫。

小太歲一抬頭，不由大吃一驚，你道如何？原來，這壯漢不知怎麼一來，也不明白用的是何種身法，更難解釋的是，在半空之中，他是在那裡用勁？那方借力？竟能突的一個倒翻，頭下脚朝天，雙手橫伸，十指箕張，向其頂門撲到。

小太歲那裡知道這乃是飛天大八式中的「仙神迴龍馭」，這種無上身法，非得精練六遁天神玄功，將本身精、氣、神融滙一體，到達純陽力能如意流轉地步，就難展開這一式絕招，更可畏的是：此招一發，在其互相激盪之神力鼓動之下，在周圍十丈方圓，全爲這一股無比的六遁天神力所罩，除非對方有更强勁之力以抗，否則，在這六遁神力的摧壓之下，是極難脫得了身。

小太歲雖然說是功力不弱，而且屢有奇遇，却也難抵擋這種中原地區，已成絕响的秘訣神功，當這勁力壓到之時，發覺出力已軟了，神力已臨，一聲哼，小太歲就感到鼻塞、心跳，連叫也沒叫出聲，就此一跤跌翻在地……

那邊已有人影晃動，小太歲的手下五行者各各一聲怒吼，五柄明晃晃的鋼刀，宛如五星聯珠一般，向那壯漢滾殺而來。壯漢哈哈一笑，身形一動，雙肩一挫，雙手一分一揚，五行者立感一陣勁力推來，使其無法抵禦，可是這五人深精天盪地蹈之刀法，順勢身形一倒，刀隨身進，地面宛如多了五個陀螺一般，向壯漢翻滾迫殺而來，壯漢身形一起，全身凌空，剛想用地煞神掌來對付這五人之時，聞得一聲哀叫，一個孩子哭聲，祇見那邊的老人竟然一把拖住了那女的，向前飛奔而去。

本來壯漢不想管那閒事，但是，爲了小太歲迫虎上山，再三相迫，他不得不出手掏一掏這件事的底，常言道：「眼不見爲淨！」不過，一搭出手，就該是「救人須救到底」的了，因此，壯漢擺脫了五行者的糾纏，祇見一條人影，在五個陀螺之中祇一飛身，一點一抄，身子就同燕子抄水一般，向前疾馳而去，這老人却是壞得可以，在這個檔口，他一手扣住孩子脈門，一手却將這婦人頂門按住，又聽他哈哈一笑道：「朋友，咱們沒仇沒怨，既然你佔了上風，這位大嫂與咱們另有樑子，你何不抖手一去，落個清靜，這有多好……」

壯漢一見這情形，這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老賊已用了絕手法，扣住這一大一小的兩個人大穴，自己一念救人，就怕這老人一拍兩散，自己本是與人有約，一路上不管閒事，不過，看這情形，分明有極大的疑團在內，第一，這小太歲的氣燄行徑；第二，出手的功力；第三，爲何死死的扣住這一對孤兒弱婦，這就令人百疑不解。再說，這女子看來手無縛鷄之力，孩子乃是個尚未懂事的黃口稚子，爲何與這江湖强梁結下樑子，自己抖手一去，當然是好辦法，但是，這一對看來是母子的，後果是難以想像……壯漢又看一眼，祇見這少婦死命的拖住孩子，孩子是小臉變色，這是個極可憐，也極富天性流露的一幅圖畫，壯漢一見這一對母子的眼神，就像刺了他的心一般，不能不管這件閒事。」

「老人家，你既然說出沒仇沒怨，在下就不明白，這一對母子與你又有何過不去？姓辛的已讓你們牽入了圈子，不得不問個明白，天下事抬不過『理』字，老人家，祇要你說得有理，在下絕不打擾……」

老人是冷冷一笑，道：「何必問甚麼是非？朋友，你就請吧！」

壯漢這一來就明白了一半，他哈哈一笑，突的一抖手，反手一掌拍出，聽得一聲驚叫，正是那五行者中的一個出手偷襲，料不到壯漢實有出神入化的能耐，聞聲知意，發招老辣，這一招看來的向後拍出，他却如對面一般，一掌用力，竟然打在偷襲人的中空軟檔，大凡偷襲的人，全是一個死心眼兒，以爲即使爲人發覺，也祇有閃避的份兒，做夢也想不到這傢伙能連消帶打，這一下，他是毫無避過，一掌拍中在臂彎，半身一陣麻木，手中鋼刀就此落地，壯漢却是好身手，一掌擊中，就勢一抓，偷襲的傢伙就讓他帶了過來，又聽他一聲冷笑，老人突見勁風如山壓來，他不由一聲叫，看清正是同伴五行者中老三時，眼前又有人影來臨，他剛想施重手對付這一對母子之時，雙臂突的一麻，手一鬆，這一對母子竟已爲這姓辛的以無比快疾的身手，奪了過來。

女的一脫魔掌，她不由一聲哀叫：「大俠……救命……」

壯漢微微一笑道：「大嫂……不必

驚慌，有事慢慢談……」

可是後面有勁風襲來，原來是五行者中的四個，各自手執鋼刀，勢如瘋虎一般的砍來，壯漢這一來未免有了些照顧不週之處，因爲，這女的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女子，孩子更是不用說了，這四個五行者的刀法又狠又毒，目下更是拚了命的殺來，壯漢不由濃眉一皺，他想出手傷敵，可又怕這一對母子被人所害，要護住這一對母子，就祇有挨打的份兒，這就將他難住了，而四個惡徒也已看出了他的弱點，明知此君掌力極强，而且招式詭異，目下，他們是打定了困住他的念頭，與他來個無盡的纏鬥，何况，這老人也已定了定神，殺了過來。

正在此時，聞得一陣陣鐺聲，又見那少年相士手執布招，步履從容的走來，一到圈外，他看了看情形，微微一笑道：「啊呀呀，啊呀呀！」

一面大叫，一面已飄飄逸逸的衝入圈中，壯漢一見這相士，不由心中一動，又見他笑臉相對，而且脚步從容，他是看出來歷，這種看來從容，其實萬分輕靈玄奧的六司移形，太乙潛踪身法，這種玄門無上身法，這少年看來才廿來歲，那能學到這般境界，方才在酒店中，他已看出此君是個會家，可想不到有這般精純的武功，此君若是幫忙對方，這就令自己頭疼，不過，見其笑臉相對，心中就放下了一半，果然，這相士三不知的踏入圈中，對壯漢看了一眼道：「尊駕掌力不凡，這位嫂嫂與孩子就由小可聊作護衛，以便尊駕大顯掃龍妙手如何？」

壯漢一點頭，道聲拜托，就見一條青影，其疾如飛，祇一晃，已游走四週，但見他脚下宛如未着地，一點一抄，一翻一騰，他那飛天大八式，立展奇功，掌風到處，鬼哭神號，人形斂時，就聽聞驚叫連聲，四行者雖然刀法絕倫，可也爲這種神出鬼沒的出手，令人咋舌的身法，弄了個手足無措。

再說這老者一見如斯情形，就知此事壞了！到此地步，可也沒法硬挺，他祇能一聲呼哨，就見一條墨綠人影一晃，宛似一縷輕烟般向橫側穿去，一到小太歲臥身之地，他是一把抱了，毫不停留向前疾馳而去。

至於四行者也已沒法能支持，各自虛晃了一刀，四外分散奪路而逃，壯漢本不想多事，見他們自動收篷，也就身法一收，讓這幾個人逃之夭夭。

壯漢對相士笑了一笑道：「看來，不照顧你的生意不成了！」

相士也微微笑了道：「這就是有緣千里能相會！」

少婦目含痛淚，撲身拜地，這孩子却也乖巧，見娘叩頭，他也是叩頭，壯漢看了萬分不忍，一把便把個孩子抱了起來，沉聲說道：「孩子，唉，實在是我與人有約在先，否則，老早趕來了。」

這婦人却爲相士扶起，少婦一見是個年輕相公，不由臉上一紅，用力掙脫了相士的手掌，看來，少婦還是記住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呢！

不過，這個相士大概是走慣了江湖，毫不在意，而且，還直對她笑，壯漢看在眼裡，未免對他有了些輕視之意，少婦還想訴說，可是這孩子却對壯漢直叫：「伯伯！」

壯漢不由大爲心酸，對少婦看了一眼道：「我還得要付帳呢！慢慢詳談。」邊說邊已向村酒店中走了過去，大冬瓜已不像以前那樣多說話，一味的唯唯諾諾。

壯漢與相士引領了少婦與孩子走出了這一座村酒店，至於這兩個倒霉的行商，總算是揀了一條命回來，飛也似的覓路返家，在路上，一個還在死命埋怨多口的那一位，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在這一條路上作買賣，這且不提。

且說這壯漢與少婦一行人，走過了七級鎮，已來到了東河縣境，路上，相士在掏壯漢的根，可就除了他叫辛天飛，由甘肅敦煌來此訪人外，其他就問不出個所以然來，這相士當然也問了他所訪的是何等樣人，姓什名誰，辛天飛笑了笑道：「說實在，我見了他們也難認得出，還須要他們來認我吶！」

相士不由大爲奇怪，這傢伙可眞怪，在這一帶往來了有好幾次，打聽的地名叫臥蠶崗，自己是精熟這條路、每個口子，可也沒法知道有這樣個所在？老爹是怕這個人來對付自己，因此派人綴上他，跟了他東奔西走，也難以明白，他須要的是什麼？幹什麼活兒？不過，江湖人士都有個眼光，辛天飛雖然不在中原行走，人家對他陌生，從此人的身法、行動看來，分明是個極有料的人物，這就更加要掏摸掏摸。

而少婦目下是沒有去處，她當然說出來歷來，原來她娘家姓雷，夫家姓單，這孩子是獨生子，名叫小玲，字念菁……

相士劈口就說了一聲：「男孩子，什麼弄了個女子名字？」

少婦道：「她爹是紀念失踪的妹妹，又是這孩子生下來的時候，與小姑有些像，所以，就用上了這個名字……」

辛天飛不由面色一變，對少婦看了一眼道：「大嫂，您夫家姓單，可有兄弟？」

雷氏搖了搖頭道：「我丈夫也祇有一個人，聽他說起有一個妹子而已。」

辛天飛不由歎然嘆了一聲。

少婦又說出了自己與小太歲的結仇經過，原來，小太歲姓穆，名仲麟，聽說與少婦的丈夫玉磯還是師兄弟什麼的，聽丈夫說出來，這穆仲麟在三年前，投入一個江湖怪傑門下，就

與單玉磯生過不少衝突，最後，聽單玉磯的意思，要收回穆家的東西，還約了許多人，可憐的是，雷氏是個女流之輩，並非江湖道中之人，對丈夫的所作所為，她僅是知一點點，又一知半解的，單玉磯對雷氏不說，但是，有許多事，他根本無法與她詳細解釋，最近幾個月前，雷氏祇見丈夫一時愁容滿面，突然又怒氣冲天，就在半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單玉磯混身是血的突然衝入屋中，一言不發，將妻子及小玲抱了起來。

雷氏一見丈夫如此情況，早已急得六神無主，但是，單玉磯却很冷靜的，一手提了燭台，將妻兒引入後屋，在後天井一棵大樹之下，單玉磯很費力的移開一塊大石，露出一個洞穴，單玉磯對雷氏撲地拜了四拜，沉聲說道：「婉貞，咱們得來世再見了，妳得可憐我單家祇此一條根，好好的撫養他，孩子有出息，叫他憑了這個學本領，然後找穆家報仇……」

雷氏莫名其妙，但是苦痛萬分，哭得像個淚人兒一般，孩子見爸爸這般模樣，小心眼兒也不停哆嗦，張大個口直叫爹，就沒有點其他可作的事。

單玉磯遞過一本極厚而捲成一卷的本子，神色凝重的說道：「哭，不能解決事情，這洞裡面是我單家秘密練功室，祇要避得過穆賊的探索，不將這卷圖譜丟了，孩子能爭氣，以後，還是可以報我之仇……」

雷氏已明白了這些，孩子也不哭了，可就一口一聲的叫爹，單玉磯又看了妻兒一眼，嘆了口氣道：「假使天亡我單家，孩子不是個練武的料子，那麼，婉貞，妳也得保存這本東西，不可落入穆賊手中，穆天山老賊竟用了這般的毒計，對我幾個師兄弟都暗中用了手脚，做翻了，再來收拾我……可惜妹子失踪了……可惜……」

單玉磯又告誡了幾句趨避之道，也說明了這地穴的隱蔽可靠，希望她母子能平安，雷氏希望丈夫能與她一起躲入穴內，單玉磯笑道：「我已中了穆小子請來的高手之『破血掌』至今能不死，全是憑着最後的一分玄功，命在頃刻，總之，期望妳不負我囑咐，玉磯死也瞑目了……」

說到這裡，雷婉貞痛哭失聲，小玲見娘在哭，他也想起了父親身死之狀，不免也哭了幾聲，壯漢一直在皺皺緊鎖雙眉，他的思潮却想得很遠，心情也是極矛盾，該留下幫他們一手，還是辦自己的事？他決不定……

少婦忍住了哭，緩過一口氣，重新又說她的慘事……

單玉磯是死了，當然，穆仲麟也來過了幾次，無非是來探訪遺物，乃扣留單氏遺孀孤兒。想不到他們撲了個空，在秘室之中，雷婉貞也盤算好一會，終於在前二日的一個晚上，她悄悄的出來了，攜了些乾糧食物，帶了孩子，向莊外逃走，步入陽穀縣，逃出縣城，在當時，她的意思是，祇要避過了穆家，就找個隱蔽所在，隱姓埋名、撫養孤兒，丈夫交給自己的圖卷，她就將它放在密室中的一個隱秘所在，女人心細，而且也留下了伏筆，以後，她想到祇要孩子能勉力勵志，再叫他來取了這東西，這一來，年月悠久，此事就該淡了下去，再慢慢的設法，不論是學武，不論是報仇，這乃是以後的計劃，以後再說。

不想她這一出面，就為穆太歲那邊的人發覺了，為了事情重大，穆仲麟親自出馬來扣留雷婉貞，當時，就將她母子擒住，雷婉貞死命的掙扎，尚幸秘圖不在身邊，穆仲麟對這份秘訣是十分重視，而且光天化日實難下手，穆家雖說是有聲望有地位，但也不能做得太過份，就這樣死追活迫，你哭我嚷的，亂了個可以，天幸為兩個行商聽見，也活該穆仲麟是天奪其魄，要來個斬草除根，這眞所謂「微風起於頻來」，走出了這個辛天飛來，解救了雷婉貞與她的孩子。

相士一直在聽雷氏的哭訴，也留意了辛天飛的神色，他發覺壯漢的神色時鬆時緊，變幻不定，雖然他是個走江湖的相命先生，所謂「善觀氣色」，可也摸不準，測不透辛天飛的心意如何？他的出手，自己也已明白，分明强出自己許多，穆仲麟在山東一帶頗有聲名，何况他老子穆天山，大哥穆伯彪，在江湖上大有來歷，不過，相士是明白，單玉磯乃是名武師單九霄之後，與穆天山有極好的交誼，更可說是老穆的家財，乃是全靠單九霄之助力，却想不到竟能出了如此的變化，相士剛想動問幾句，雷氏大娘忽的對辛天飛看了一眼，撲地就拜，哀聲說道：「大英雄，小婦人若無你老的伏義相助，我母子早已隨了孩子的爹死了……大英雄，你救人須救到底，可憐這孩子，你收了他吧，隨便什麼，為奴為僮，祇要你能收留了他……大英雄……」

孩子也是一股勁的叩頭，碰得石地咚咚的作响，辛天飛就給難住了，濃眉一皺，神色萬分難堪，一面還禮，一面抱起了孩子，就聽他緩緩的說道：「大嫂，俺與人有約在先，這件事迄今未辦妥，此人地下有靈，也能死不瞑目，大嫂，俺若不是為了他，也不想步入中土，來到山東此地來，那麼，你那一家的慘事，我也沒法知，雖然，妳身受之苦，非局外人可以理解，但是，事情得有個先後次序，大嫂的事，我祇能看事行事，不過，待我先辦妥了亡友之事，再來助你們報仇……唉！誰叫我答應人家之事先呢……」

雷大娘又叩了四個頭道：「祇要您老人家應承，孩子還小呐，在你手中，無論如何比在我手中安全得多，大英雄，我！我拜托你啦……」

雷大娘說畢這句話，突然一轉身，猛一用力向左側一塊山石劈頭撞去，她可要自尋短見了。

辛天飛一手抱了孩子，一見如此情形，不由一震，剛叫一聲不可如此，雷婉貞的頭已堪堪碰上了山石，就見人影一花，相士已突伸左手，祇一把便將雷婉貞腰帶扣住，就勢一拖，相士人影又動，恰巧阻在雷氏面前，這一來，可成了個面對面，雷氏一見自己又為這少年相士所救時，不由一聲哀叫道：「你……不可阻我……我……那能再受你的牽拉……」還是這個意思，「男女授受不親」。

相士微微一笑道：「大娘子，妳也太烈性了……」突然，又見這相士却用頭湊了上去，與雷大娘成了個耳鬢廝磨，辛天飛看着，不由心中升起了一陣膩煩之感，剛想斥罵幾句，却也奇怪，雷大娘却如中了道兒，着了魔一般，對相士怔怔的望住，相士對她又是一笑，是笑得如此有意思，雷大娘雖然還是滿面淚痕，但是，這神態却不如方才那麼凜冽，一味的喃喃自語：「玉磯已死了，我……活了又有何趣味……」

可是孩子在哭叫，他也看出了有些不對勁，爸爸已死，但也不希望這唯一的親人也送了命，因此，在辛天飛的懷抱中猛叫猛掙……

雷氏大娘又何嘗捨得自己的孩子，可是，她以為自己為不相識男人抓抱過，這在以前的女人的心目中，是為極不體面的事，再說，她將孩子交託了辛天飛，此君又是個男的，以後該怎麼辦的？名節要緊呀！當時的女人，就是那麼的死心眼，但是，這也是社會風氣所限，難下評斷，因此就想到了死，不料這個討厭的相士又救了自己，又為他抓了起來，人家是好意的，這眞是急惱不得，突然，這相士與她耳語一番，她變了，她也怔住了，孩子的哭聲又在耳邊响了起來，她不由一聲哀叫，一伸手，抱了兒子，緊緊的摟住，祇叫了一聲：「苦命的孩子，娘那能捨得你……」

其他也沒有第二句，辛天飛是煩燥、氣憤，也有些莫明其妙，看了看少年相士，祇是在笑，笑得如此神秘，有意思，他想責問幾句，斥罵他一番，可就想不出個好理由來罵他，看了他一眼，狠狠的，有些氣呼呼的神態，少年相士依然是悠悠然，毫不生氣，仿佛他的瞪眼並不是為了他似的……

少年相士却在一邊開口了，柔聲的說道：「辛大俠，這位大娘子可眞可憐，而且話中說得有理，你總該救人救到底，這樣吧，小子也不必再隱瞞自己身份，我乃山東神行幫中的小主人，目下，我倆為了插手其間，不得不有個妥善辦法，以作善後，誰叫咱倆碰上了，我看得要分工合作，這位大娘聽說尚有一份圖卷在府上，我看，辛大俠，就請你去一趟，至於大娘與孩子也該有個安排，想我神行幫在此地頗有人手，穆仲麟又為您老給打爬了，這一路上，想來不見得有什麼痲煩，就由我護住母子她們二人到我家中，也可以有個安身之所，大俠，你取了圖卷來，一到東河，我想你要找神行幫小當家的話，總有人接待你，咱們就此別過，你看如何？」

辛天飛一聞此語，不由心中大起反感，剛想回駁幾句，這也無非是孤男寡女，成何體統？不料雷氏大娘却拜伏在地，叩頭拜謝，並說出秘密入口，及如何取得秘圖的方法，看來，雷氏大娘是心甘情願的隨他走了。

辛天飛剛想抖手一走，不理這件事，為的是，他有了些莫明其妙的反感，不料那相士又接口道：「辛大俠，咱們心照不宣，而且，我也相信你是個正誠君子，一言九鼎，不能應承了不算，孩子年紀還小，是眞格的，不過，總得代他抖一抖清這件事吧！萬一丟了這東西，大娘是對不起她死去的丈夫，而你，也冒犯欺侮寡婦孤兒罪名……」

辛天飛又是一震，自己確不是個言而無信之輩，剛才已應承了她母子，就不能反悔，這東西是她丈夫遺物，眞也不該丟了，也罷，他是看了相士一眼，祇見他垂低了頭，辛天飛冷笑了一聲道：「為人不作欺心事，自有天理報應，辛某去也！」

辛天飛身法奇快，語聲搖曳之中，人已一晃而沒入遠處，相士微笑了笑，對雷大娘一拱手，三人一齊向前面走去，漸漸的，也沒入了遠處……

＊　＊　＊

且說辛天飛如飛的撲到單家莊上，好在雷氏大娘已詳細的說明了途徑，想他身法本快，又是在氣憤頭上，因此走得更快，在天黑時份，已走入了陽穀縣城外，辛天飛略一徘徊，就為其尋入單莊中，所謂單莊，乃是由三間幾進的樓房組成，單玉磯沒什麼使僕傭婦，與雷氏只是一個小家庭而已，屋外有竹籬圍牆，進去是個大廣場，大概是用來練武用的，當其飛身來到內屋大廳之時，隱見左廂房有燈光外映，他不由奇怪，此時此地，還有誰守伺在此？想他本領極大，膽也更强，一個「天仙飛雲式」人如一朵浮雲隨風似的，祇一晃，就此撲向西廂房，略一巡視，為其伏身在暗處，單眼窺視窗縫，祇見室中有一燭台，放在桌中央，桌上有些小碟酒器，兩個莊漢在細聲談話，辛天飛耳音極强，細一靜聽，聞得內中傳來說話：「老當家可算是心狠手辣……」

「唉……不過……這娘兒也厲害……」

「老三，這位老怪物也厲害得很，他吃準東西在此地，還未出檔呢？因此守在此地，不過，可苦了咱哥兒倆，給他當下人，跑腿……」

「別說啦，小莊主傷得不輕，老怪物在替他治療，假使他一出來，爲他聽見，怕不受頓好打……」

歇了一陣，兩人是互相對杯飲酒，又聽得那個老三在說話：「老怪物何必要這圖解……」

「聽說他吃過單老兒的虧！」

「老當家這就太沒良心啦！」

「別說啦！唉！你不怕他們聽見，剝了你的皮去。」

「山東十刀手全完啦，老怪物報仇也報得太絕。」

辛天飛突的一震，再也不想聽下去，他是掌力一吐，一股陰勁，將長帘悄沒聲的脫下，身法一動，人已入室，而且隔空又是一掌，將燭台的火撲熄，想他身法本快，飛天八式又是輕靈狠疾無比，這兩個傢伙連人影也未見就讓辛天飛各按住重穴，他是毫不怠慢，祇一擧，就將兩人挾了出門，後面已傳來了一聲蒼勁的叫聲：「邱炳，梁三，你們在那裏？」

辛天飛估量是叫這二人，他是身形一動，挾了兩人，疾如輕烟一般，向莊外投去，看清地形，一閃身，已投入一片莊稼田中，然後，手一放，將兩人放在田中，一伸手解開兩人穴道，兩個傢伙早已嚇得沒法出聲，在星光之下，辛天飛對兩人冷冷一笑道：「朋友，你們剛才提到什麼山東十刀手，是什麼樣的人物，詳詳細細，一字不漏與我說說，若是有什麼不清楚，含混其辭，嘿嘿……」

辛天飛手一掄，一股勁風，將左側一片莊稼連根給捲了起來，兩人不由一窒，搶着先行發話。

最後，還是由那個邱炳說出，這才知道十刀手，正是由單玉磯爲首的五個武林人物，並且，還是由單玉磯之父，山東雙翼虎單九霄所傳下，單老之雙刀絕技，威震黑白兩道，他那先天神解，風雲大訣，確是非同凡响，單老生前將雙刀神技除了傳給一子一女之外，還教了四個弟子，大弟子穆伯彪，二弟子錢荃、三弟子趙曉、四弟子白祥興，合稱山東十刀手，因這五人都是山東人，由單玉磯組合，專在山東一帶行道，五人稱兄道弟，同行同止，憑仗這柄雙刀，倒也搏得個極大聲譽，可是，自從單老去世，單女菁菁爲了婚事不滿，離家出走，一去無踪後，單玉磯愛妹情深，而且也發覺自己不對，因此，他便隱居家中不出外，十刀手少了一雙，穆伯彪也跟了老父往京中走鏢闖江湖，其餘三個師弟，則因與單玉磯交誼非淺，全是陪同老大，閉門納福，不想穆伯彪之父穆天山，在外闖盪，另外結交一批朋友，更想不到竟是單老生前對頭，中條山血影神魔也與天山成了朋友，穆伯彪心志高大，本是覷伺單門絕技秘圖，對老大是唯命是從，何況，他看中了師妹菁菁，滿以爲娶了她，更可容易得觀秘圖，習成龍形雙式，雲形雙式，與原有虎、鳥雙刀合成六式先天神刀法，不想好事成空，他未免有些不滿，再說玉磯之雙刀，比四個師弟全高出一籌，他更是不忿，湊巧與血魔一合，就釀成了奪寶的野心。

其實血影神魔比他們還狠辣萬分，這一挑撥，無非是一則以報私仇——因爲血影神魔曾與單九霄在桐柏山交手，爲單老一招「天雷火雲」所傷，成爲切齒之恨——二則，將先天神解據爲己有。

穆伯彪爲利忘義，穆天山也希望兒子揚名立萬，將單九霄生前對他們的照顧，忘個一乾二淨，再說自己小兒子在家鄉，屢有劣跡，時時爲單玉磯所阻，更形起了衝突，穆伯彪就此專程來到了山東，想聯合三個師弟，對付單玉磯，壽張縣的白祥興第一個不答應，非但不答應，還令人通知單玉磯，要他提防，這就引起單玉磯的怒火，反而由他出面，召集三個師弟，預備以八刀手之力，向穆家清一清糾紛，錢荃、趙曉，白祥興都由原籍趕來陽穀縣，不想血影神魔與穆伯彪已定計，在半路上，就將錢、趙、白三人殺害，最後，由血影神魔出手，用破血掌一掌把單玉磯擊成重傷，當單玉磯中了毒掌之後，他還是仗着家傳神招，奪出重圍，穆伯彪則未免憶起舊情，自己與玉磯一番過程，因此，算是放他逃去，讓他得全屍。

穆伯彪自己不好意思再上單家之門，這才命其弟仲麟出面索取神解，不想玉磯已將神解秘圖交付與雷氏，就引起這一件事來……

辛天飛聽完了這個前陳往事時，他不由面色速變，濃眉更皺得緊，他不由想起了敦煌石窟中的長髮女人，他不自覺的起了一陣抽攣，怪不得自己找不到那五個人了，怪不得自己走了這麼多冤枉路，但是，他怔住了，想起自己的事來。

是在八年前，辛天飛由西藏入敦煌，這是他奉了師傅遺命，去參看石窟圖解，當其來到目的地時，却見石窟圖解前，坐着一個白衣長髮的女人，這女人面色蒼白，雙腿盤趺，神色痛苦，他是一看就知，這乃是用功不愼，走火生了僵，長髮女人一見辛天飛，不由大爲憤怒，大眼睛中閃出令人震驚的光芒，左手緩緩擧起，突然，她手一軟，頓然放下，眼淚已滾下了面頰，辛天飛一見如此情形，不由一陣難過，略一注視，發覺這女的生得萬分嬌媚，祇是面色太差，再說，大概是餓得無力，口唇也乾燥萬分，他一手取過幾個肉餅，又讓她喝了幾口水，女的才緩過一口氣來，她看了辛天飛一眼道：「你來幹什麼？」

辛天飛說出了來由，女的雙目突睜道：「這是我的，是我的，不許你看……不許看……」

辛天飛聞言震驚，他對女的看了

一眼道：「我明白了，妳一定是未練三陽眞力，先行參看了古玉神圖，運功不得其竅，才弄成這個樣子！唉！這白陽仙圖，乃是劍訣，不習三陽神功，而自以爲這些圖解玄奧，依樣習練，重則送命，輕則走火入魔，照理，妳是武林中人，就該有些耳聞，千音洞中的神功，有了名的神魔啖，妳啊！是作了撲燈蛾，自己撲入了絕滅圈中。」

女人一聞此言，不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辛天飛又與她解釋了一番，再一詢問，才知道這女的在此洞中，已有三年，以前，她用了家傳風雲變幻之神功，來悟化其圖訣前十六式，發覺將自己本門神招，更增無比威力，就此引起了貪得之念，再習中十六式時，她發覺有了困難，她可是一股勁的死練，更備了不少乾糧食水，預備作長期的苦研。

不想才練到第九式，一個氣岔，就此走火入魔，雙腿無法行動，在辛天飛入洞前一個月，她就斷了乾糧，在半個月前，更斷了食水，雖仗她的納氣調息，死挨死頂，可是，這最後幾日，她已萬念俱灰，突然，她想到了一個念頭，就是自己得死在這個鬼地方……

天幸辛天飛之來到，她已是奄奄一息，難以支持，見辛來到，也有參習神解之意時，她本能的有一種妬忌，而且不忿的感受，她想出手，用了飛天神招的「白雲蒼狗」，平空無形神形傷了他性命，可是，本身眞力俱失，虛火也已支盡，那能辦得到？故而一出手，立即廢然的放下。

現在經辛天飛之解釋，她不由哭了出來，辛天飛是照料她，也服伺她，還將她換了個坐的地方，因爲那地方已是汚穢不堪，莫明其妙的，在這一刹那之間，辛天飛與這長髮女人有了一種感情，這因爲，辛天飛從未抱過女人，而女的也未受過男子的感受，相對默然，但是，心心有感。

辛天飛更可憐女人的身受，但是，長髮女人已是油盡燈枯的了，終於，女的要求他代她辦一件事，就是將她所參悟繪製圖解，送回山東十刀手的手中，她本來想說得明白些，可惜，她祇記得再三囑咐辛天飛，不可忘記，不可誤交，不可管閒事，壞了事等等，就忘記說出個準確地名來，也未說出個準確姓名，事實上，這女人對家中還有一份遺恨，雖然她說出十刀手，可沒有說出是交給誰？因爲，她與大哥有了誤會，老二，她看不上眼，老三人不錯，功力不够，老四，沒有大作爲，老五，在她認爲太孩子氣，最後，她是糊裡糊塗說出十刀手，也糊裡糊塗要辛天飛一定辦到，也糊裡糊塗的說出與十刀手共同進退，及他們雙刀爲記，要他揀個好的送了……

終於，她是沒有說個確實姓名，因此，也就什麼事也糊裡糊塗了。

可憐的辛天飛，是與那女人糊裡糊塗的有了一份感情，就莫明其妙的應允之下，他滿以爲山東十刀手既然頗有名聲，江湖人總易找尋，那料十刀手已散了夥，他不想太招搖，結果形成了人海茫茫，無處尋覓，其實，這長髮女人她也不知道這件事的變化如此之大，若不是東湊西湊，那麼，辛天飛就能爲這一件事，弄了個終生不安。

現在明白了，這個長髮女人就是單菁菁，也明白了，辛天飛之所以如此煩燥，逢人打探五個腰掛雙刀的武士——這都是單菁菁所描述的——現在這件事就得有個交代。

辛天飛也不來難爲邱炳、梁三，祇是點了二人的穴道，令他們六個時辰內無法轉動出聲而已，自己是身法又動，向單莊飛去，可是單莊已是大亂特亂，因爲，血影神魔與穆仲麟療傷之後，發覺邱炳、梁三二人失踪，立知不對，四處搜索，不見人影，當辛天飛二次入莊之時，就見一個高大老人，向其桀桀怪笑道：「尊駕就是擊傷小穆的那位壯漢，老朽中條彭敬亮，在此恭候大駕光臨……」

辛天飛不理不睬，他已明白這個老魔頭的一切，祇是沉聲說了一句：「你有你的報應，辛某無暇領教！」說畢，身形一動，向後天井疾穿而去，可是，血老神魔乃是橫行武林數十年的兇神惡煞，霸道慣的。

辛天飛在中土時，藉藉無名，老魔又那裡把他放在心裡，一見辛天飛如此目中無人，還說什麼自有報應，這可氣壞了他，想他出名陰狠，喜怒不形於色，一見辛天飛想走，他是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雙掌一翻一抖，立有一股勁風向辛天飛之背後襲到。

辛天飛早有防備，當老魔出手來臨之時，他是不偏不閃，不架不回，只是一探身，身形如朵雲隨風，輕飄飄已脫出老魔的破血無形掌，老魔眼前一花，辛天飛人已萬分飄逸的墮在後天井中，又見他回頭對自己一笑，手一動，已將一方青石移開，又一按樹身，一轉一推，現出一穴。

老魔怪叫一聲：「原來如此！」身形如風一般的撲到，雙掌一緊，就見掌風飛舞，好個老魔，竟然在刹那間連發七式重招，這正是他獨門絕招「七絕戳魂」，這七掌發出，非但掌沉力勁，招辣式險，並且在這掌力之中，竟帶起一聲聲勁嘯，將辛天飛環身捲住。

辛天飛哈哈一笑，左手一揮，右掌輕輕一帶一探，老魔立感一股極强的勁力，似有實無，如無却有的，阻住自己出手，並且左手這一探，老魔更感左側一陣勁力捲來，他出掌一阻，發覺空盪盪，一無所有，正在奇怪驚駭之時，脚底下却有一股柔力湧來，老賊就爲這一股柔力直撞出老遠，

這麼精純功力之人，竟然無法阻住這退勢，一連數步，還得重心頓失，而仰天跌了一跤。

老魔鬢鬚戟張，一個翻身而起，祇見辛天飛已入了樹穴，他不敢衝進去，可是一手已掏出三枚碧光閃閃的釘形東西，作勢瞄準了樹洞，不多會，祇聞裏面傳出一聲長嘆道：「原來臥蠶崗在這裡！」

老魔莫明其妙，又見青影一閃，辛天飛已手執一卷東西衝出，他是一聲厲吼，手一抖，三聲嗚嗚鬼嘯，碧光閃動中，三枚長釘分三路圍攻辛天飛，不料聽得一聲長嘯，眼前人影一花，碧光三不知的向自己反打而來，老魔大吃一驚，一個「魔影飛化」，人已倒撞出去，堪堪避過三釘，又聞笑聲搖曳中，辛天飛已是踪影不見，老魔不由被震住呆在當地。

辛天飛帶了「先天神解」，好在藝高人膽大，直向東河奔去，一路上，他不由想起了雷氏大娘與那個少年相士，未免有些不滿，好在自己應承之事已辦妥，這孩子就帶了走吧！反正單菁菁的圖解與她家傳神訣，也有了主兒，看事行事吧！孩子不錯的話，憑仗了這一路神招，看來報仇已有餘力，自己最多也是替他掠陣而已，這件事一完，什麼事也就料到了，至於這雷氏大娘，隨她便，我又不是他家的老長輩，能管得了什麼？

第二天的晚上，他入了東河的縣城，突然，看見一輛馬車在大路上跑來，這車夫一見辛天飛，連忙長鞭一捲，口中打個「都兒」，爲他扣住，一口的山東話腔：「來的客官兒，是不是辛爺……」

辛天飛一呆，車夫一笑道：「俺早在等候您啦！上車吧！咱們小姐在盼望吶……」

辛天飛不由更爲奇怪，這地面有誰家的小姐是他認識？剛想說你認錯人了，可是車中伸出個小腦袋，一見辛天飛就大叫伯伯。

辛天飛又是一呆，一入了車廂，剛想問小玲，可是車子已在飛馳，車輪扎在地面，轟轟的作响，刺耳萬分，孩子在結結巴巴說話，什麼姑姑……爺爺亂說，他也沒法弄明白，總之，他是糊塗了。

車子停住了，早有人開了車門，辛天飛見是個年約二十二歲的少年壯漢，滿面含笑的對辛天飛打了個揖道：「辛大俠請！」

辛天飛含糊的拱了拱手，隨了壯漢向宅子中走去，祇見婢僕往來，人影綽綽，又聽見裡面的叫了一聲：「老主人接客！」

辛天飛就見在階台前，一個精神健旺的老人，滿面含笑向自己作揖，辛天飛心中一動，看來這老人眞有四十來歲！他搶步上前一躬身一揖，可就沒個稱呼，老人則沉聲說道：「老朽伏子希，不知辛大俠駕臨，有失遠迎，萬望恕罪……」

辛天飛祇能稱聲伏老前輩，其他就沒有什麼說話。

一會兒，有人來傳呼開席，老人再揖客入花廳，入了席後，酒過三巡，裡面雲板响動，又有人呼叫，「大小姐會客……」

辛天飛不由一怔，祇見四個青衣小婢簇擁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麗人出來，與辛天飛盈盈萬福，辛天飛滿面通紅，手足無措，但是，耳邊却聽得這小姐說道：「妾身難作虧心事，大俠你可放心了……」

辛天飛轟然的一震，這才注視，祇見這小姐，依稀是那個含笑的少年相士，辛天飛不由一陣惶恐。

原來伏子希乃是山東一霸，可說是三山五岳中的一個老祖宗，誰也得賞他一分賬，這個小姐，乃是伏老之孫女伏翠仙，辛天飛在山東一路來回奔馳，早已引起武林人士的疑心，可就是摸不準他是幹什麼來的？風聲傳入伏老耳中，伏老也怕他是鷹爪之類，也想到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話來，本擬自己出馬，掏一掏底，却爲大小姐所阻，才由她化了裝，假扮相士，摸掏辛天飛之根底，不想大小姐一見這位大英雄，就有了份關心，湊巧他與穆仲麟交手，更看出他的能耐，因此借機幫助，與之訂交，並且又救了雷氏大娘母子二人，因爲自己是女的，所以，她也不理會什麼授受不親，雷婉貞要死要活，她與雷氏耳語一番，就是說明了自己身份，且負責把她母子安置，就這樣，引了辛天飛上門……

此後，該是報仇的事了，這該往後再談吧……

（全文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英風寨遭搗毀　方菱再度被擄

上文提要：伏虎寨主羅勇城原來是受人控制的，余顧南懷疑是嚴慎之，故苦苦追踪，發現小袁墮下山崖，經一番尋找，崖下卻不見踪影，只好繼續追踪敵人，終悉破嚴慎之確實隱匿其中，由其口中知墮崖者是方菱及已受其汚辱，怒不可遏，此時羅勇城獲知他是嚴慎之後，亦率手下離去，使形勢突變，余顧南得以手刃仇人，報方菱被擄受辱之恨，並下崖覓得芳踪，同返英風寨……

方菱低聲道：「大哥，你樂暈了頭……」

方正天一怔，隨即恍然，笑道：「賢弟，瞧我眞的樂暈了頭，竟然忘記請您進大廳。」言畢一手拉着余顧南進大廳。

聚義廳內，正中放着一張虎皮交椅，兩側各放一張高背椅，大概是寨內的大頭目的座位，中間兩旁則放着一排竹椅，打掃得一塵不染。方正天放下兒子，道：「快去告訴你娘，說爹替你找到一位好師父！」回頭又道：「快找張椅子過來，給余大俠坐！」

方菱低聲道：「大哥，小妹先進去敷藥，稍候再出來。」方正天自無不答應之理，余顧南的目光則跟着方菱，直至方菱身影自走廊上消失才收回來，英風寨的大小頭目都十分奇怪。

副寨主石子修年紀與方正天相若，一副忠厚誠實之相，客氣地道：「余大俠，請坐！」

余顧南瞿然一醒，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他坐下後，其他人方依次入座。

首先由方正天將此行之結果扼要地述了一遍，然後介紹余顧南。「是次幸得余大俠之助，敝寨方能這般順利取得大勝！」

嘍囉們紛紛致謝，余顧南長身抱拳，說了幾句場面話，心中却一直惦掛着方菱，生怕她由後寨溜掉，是以不斷轉頭望向走廊。

方正天乾咳一聲，續道：「還有一點，本座須先說明的！小袁其實是位姑娘，也許座中也有人聽過其名，方菱！她是余大俠的愛侶，因種種原因，兩人分開了十多年，今日幸得相逢，今後她會以女兒身與大家相見！」

此言一出，座中之嘍囉都紛紛議論起來，方正天道：「這有甚麼可談的？大家應該爲他倆高興方對！而且不日他倆便會成親！」方正天看了余顧南一眼，續道：「也許過一兩個月，余大俠的花轎便會來迎娶方姑娘！」

余顧南脫口道：「是的，在下回去稟告家師，準備好一切，很快便會來迎娶菱妹！」

廳內的嘍囉們異口同聲恭喜余顧南，聲震屋瓦，余顧南頻頻抱拳回禮，心裡樂開了花，有方正天這幾句話，他彷如吃了一顆定心丸般，只是不見方菱出來，心頭難安。

方正天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忙令手下去催駕。過了一陣，那手下來報。「寨主，袁軍師不在他房內，不知去了何處！」

余顧南霍地長身而起，道：「大哥，她會否由後山溜了？」

方正天也有此憂慮，正想派人去後山調查，忽見兒子跑了出來，余顧南忙問：「玉兒，你可曾見到方阿姨？」

方正天也問道：「袁叔叔呢？」

「袁叔叔在娘房內……嗯，她不知

爲甚麼伏在娘懷內哭，她叫孩兒來告訴你，說她不舒服不出來啦！」方艮玉天眞地問道：「爹，孩兒穿這件衣服好看麼？」

「好看極了！」方正天這才放下心，向余顧南打了個眼色，兩人方一齊坐下，衆人閑談了一陣，厨房便通知酒菜已備好，當下衆人紛紛挪開位子，把桌子開上來，方正天一把將余顧南拉到首席，教兒子坐在他身旁。

俄頃，酒菜端上來，方正天先開場白，然後宣布：「犬子拜師儀式現在開始！」

余顧南把太師椅端至正中，道：「本門規矩極少，只有兩條：一是不准欺師滅祖，背叛本門；二是必須光大敝門，至於其他行爲，端視其本人之修養及導師之要求。方艮玉，你跪下！」

方艮玉乖乖跪在余顧南身前，余顧南續道：「由今日開始你便是鐘鼎門的弟子，本門規矩雖不多，但你若敢犯惡，爲師絕不饒你，聽見沒有？」

方艮玉打了個寒噤，高聲道：「弟子知道！請師父受徒兒一敬！」言畢捧上酒杯，待余顧南接過，方艮玉才恭恭敬敬地叩了九個頭，拜師儀式便完畢，余顧南收了個好徒弟，又遇到心上人，放懷大喝，結果酩酊大醉。

余顧南醒來時，紅日滿窗，頭依然有點痛，昨夜的事他只能記個大概，連自己是如何睡在此處也不知道。

他昏昏沉沉地走下床，雙脚似踩在雲端，跌跌撞撞地拉開房門。

不料門外站着一位丫頭，那丫頭一見到他便彎腰捧起放在門外的臉盆，道：「余大俠，您終於醒啦？這洗臉水已換過兩次了，趁這一盆還熱，您趕緊洗個臉吧！」

余顧南點點頭，道：「拿過來吧，這是甚麼時候？」

「快午時啦！」丫頭擰好毛巾，遞給余顧南，余顧南洗了臉之後，頭腦方稍爲清醒！丫頭又道：「奴婢去拿早點給您吃，都準備好啦！」

余顧南本想問她有關方菱的事，話到喉頭又嚥了下去。「算啦，她也未必知道，稍候再問大哥！」

丫頭去後，便捧來了一窩湯，還有一碟餃子，道：「這是醒酒湯，大俠快喝！」言畢出去，不料方艮玉隨着走進來，喚了聲師父。

余顧南將他抱上床，問道：「玉兒，你吃過早點沒有！陪師父吃一點。」

「玉兒已吃過了！」方艮玉指着餃子道：「這是娘包的，那是小袁，嘅不，是方阿姨做的湯！」

余顧南心頭一跳，脫口問道：「這醒酒湯是方阿姨做的？」

「是啊，方阿姨一早便下床做了，是玉兒問她，她說：『你師父昨夜喝醉了，是以做個湯給他解解酒！』師父，你趕快喝呀！」

余顧南立即揭起蓋子，一口氣把那碗醒酒湯喝光，喝得他一口子的薑味，但心裡却甜滋滋的。方艮玉天眞地問道：「師父，這湯好喝麼？」

「好喝極了！」

「師父騙人，以前娘也做過喝，徒兒偷偷喝過，辣得我嘴巴腫了！」

余顧南哈哈大笑，他怎能向他說出自己心中的感受？乃挾了一個餃子塞在他嘴巴裡，自己也吃了一個。方艮玉又道：「師父，人人都說我娘包的餃子好吃，你可得把它吃光！」

方正天夫人包的餃子的確好吃，余顧南心情又好，果然將那碟餃子掃光，問道：「你爹呢？」

「爹在聚義廳內跟叔叔伯伯們商量大事，師父，您幾時開始教玉兒武功？」

余顧南含笑道：「不急，待爲師來娶方阿姨時，方順便帶你到師門去，嗯，你還有位師祖。玉兒，你方阿姨如今在何處？」

「玉兒來時，她在娘房內，娘替她換藥。」

余顧南拉着他的小手，道：「來，你帶爲師去聚義廳見你爹爹！」方艮玉十分高興，掙脫余顧南的手，蹦跳着在前面帶路。余顧南心中忖道：「這孩子資質雖然稍比小郡主那兩個孩子佳，但看來也較野，須得多費心機調教，否則難以成材！」當下扳下臉，沉聲道：「玉兒，你是否不喜歡跟師父在一起？」

方艮玉是英風寨主的唯一的兒子，平日寨裡的嘍囉一味奉承他，加上寨內沒有孩子，自小便如天之嬌子，從未有人對他扳着臉說話，是以剎那間臉上的笑容全不見了。余顧南故意說着。「怎地連師父的話也不回答？」

「不，不是……」方艮玉又驚又委屈，雙眼都紅了，只站在那裡不敢動彈。

「既然不是，爲何不與爲師一齊去？過來！」

方艮玉垂着頭，慢慢走過去，余顧南握住他的手走至聚義廳。方正天剛與寨內的頭目商量完正事，見到愛子帶余顧南進來，笑道：「賢弟來得正好，愚兒正想去找你！」

方艮玉一見到父親，便掙脫余顧南的手，投入其父懷內。「玉兒，師父在此不要撒嬌。」

方艮玉流着淚，低聲問道：「爹，師父是不是很凶？」

方正天瞿然一醒，忙將孩子放在地上，寒聲道：「玉兒，是不是你對師父不禮貌？還是不聽師父的話？」這一問不打緊！那孩子淚水更如斷線串珠般掉下。

余顧南道：「大哥不要再問吧，是小弟怕他嬌生慣養，平日又被寨內的弟兄寵壞了，我怕日後不好調教。」

方正天乾笑一聲，「賢弟所言極是，愚兒也有點擔心，希望你日後替我

好好管教他一下，否則難以成材！」

「過幾個月小弟來娶菱妹，順便帶他走，不知大嫂捨得否？」

「玉不雕不成器！」方正天道：「不捨得也得捨得，除非她不想孩子成材！這件事包在老哥之身上！」

「有大哥這句話，小弟便放心了！天資再佳不苦練，也難成材！」余顧南走前一步，低聲問道：「還有一件事……這個……還要大哥幫忙……」

方正天已猜到他的心事，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方妹那裡，作夜拙荊已勸過她了，你放心，回去便準備來迎親吧！」

余顧南樂得合不攏嘴來，笑道：「事成之後，還得謝謝你這個老哥哥！」兩人相顧大笑，半晌余顧南又道：「大哥，小弟婚事已拖延了十多年，實在不能再拖，我想明天便下山，稟告家師，準備一下，便來娶菱妹回去，今日可否安排菱妹與小弟一聚！」

方正天點頭道：「稍候待愚兄跟拙荊商量一下，她跟拙荊情同姐妹，無話不說！」當下兩人便聊起別後之情況，方正天聽了耶律玉之近況，嘆息道：「這妮子雖是遼人，却是性情中人，撇開民族仇恨，她確是個可交的人，他日若在沙場上見面，倒不大好辦！」

「他父親病逝，只怕她也不會再理國事，我只擔心她的安危！」

方正天道：「愚兄已派了七八個細作去遼打探消息，若有她的消息，一定通知你！嗯，賢弟準備在何處定居？」

「家師如今隱居在嶗山觀日崖，小弟準備到他那裡棲身，大哥若有信，請送到觀日觀去，那觀主一木道長，與家師是好友！」

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已至午飯時分，余顧南和方正天以及寨內的頭目在廳內一起吃飯，飯菜甚是粗糙，余顧南忍不住問道：「大哥，山上開支不少，這錢從何而來？」

「咱們在山下經營了幾間商店，還有做販賣的，山上也種高粱及疏菜，日子過得雖然苦一點，却還可以維持。」

方正天又道：「當初再重出江湖是爲了消滅遼國，此際雖是最好的時機，但可惜訓練不足，也缺乏高手！」

余顧南見他有點意興闌珊，乃問道：「如此大哥有何打算？」

方正天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國家正在多事之秋！朝廷官兵腐敗，一見遼兵、西夏兵便望風而遁，愚兄既想爲國家出力，又不想當官！唉，反正練好兵，終有一天能用得着！」

方正天一頓反問：「小余，你在女眞那裡日子比愚兄長，你覺得阿骨打兄弟如何？愚兄很怕他們又學遼人那樣，羽毛一豐，便又覬覦我大宋江山！」

余顧南道：「阿骨打兄弟甚是明理，他們起兵，只因受不了遼人之欺壓，且一向與大宋和好，應該不會！」

「但願愚兄是杞人憂天！」方正天長長一嘆。「但我始終不大放心！西北也好，東北也好，均是苦寒之地，誰能及我大宋江山？非我族類，始終難盡信！」他忽然醒起一件事，道：「愚兄去跟拙荊談談，讓他勸勸方妹！」他放下飯碗便進內堂。

余顧南亦已吃飽，獨自一人枯候，未幾方正天出來，他急不及待地問道：「大哥，她如何說？」

方正天道：「且慢，稍候老哥哥帶你進去。」他又岔開話題，把山寨的佈置告訴余顧南，亦徵求余顧南的意見，余顧南一顆心都在伊人身上，那有心情考慮，只唯唯喏喏地應着，不置可否。方正天暗暗嘆息。

下午，方艮玉已跑來大廳，嚷道：「爹，娘叫你帶師父進去見娘！」

方正天喜道：「老弟，或許有眉目了，咱們走吧！」他伸手拉着余顧南到內堂小廳，不見方菱，忍不住問他夫人。「咦，方妹不在麼？」

方正天夫人姓龍，單名一個珠字，三十出頭，體態豐腴，看來十分福相，却予人一種安祥之感。她請余顧南坐下，然後方道：「余大俠，方家妹妹的遭遇你是知道的？」

余顧南道：「我不計她以前的遭遇，那不是她自願！」

「余大俠如此明理，咱們就放心了。」龍珠道：「實際她每次均是被嚴愼之封了暈穴才失身的，後來她懷了孽種，自己吃藥打掉，差點丟了性命！唉，方家妹子眞是命苦！」

余顧南罵道：「那斯眞是畜生，不過我已替她報了仇，將他倆兄弟殺死了！」

龍珠沉吟道：「余大俠，女人的心事，也許你不太了解。方家妹妹不答應你的要求，其實是愛你的，因爲她自忖已非完璧，配你不起！」

余顧南急道：「請大嫂轉告她，在下全沒看她不起，她在我心目中依然聖潔！」他吸了一口氣，續道：「小弟又非傻瓜，自然料到她落在嚴氏昆仲手中，不可能完璧，若我是計較的，又怎會蹉跎歲月，至今尚未成親？是以請大嫂着她放心！她今生若不嫁與我，小弟亦終生不娶，若違此誓，天誅地滅！」

方正天哈哈笑道：「夫人，方家妹子看上小余，那是她的福氣，若再拒絕，便不合情理了！」

龍珠亦喜形於色。「余大俠眞是至情至聖的君子，方家妹子當眞是苦盡甘來了！」一頓又道：「愚嫂雖未徵求過她之意思，但亦可代她答應你！」

余顧南立即長揖到地。「如此先受小弟一拜！至於菱妹那裡，還得請大哥大嫂代爲美言幾句！」

方正天拍拍胸脯，道：「此事包在愚夫婦身上，賢弟只管放心去籌備婚禮！」

龍珠接問：「余大俠準備幾時來迎親？」

余顧南略一沉吟道：「快則兩個餘月，慢則四個月，因關山阻隔，先娶她回去再挑個吉日正式完婚，未知兩位有何高見？」

方正天道：「咱們武林中人，不必宥於俗規，愚見你一回去稟告了令師，便先派花轎迎她回去，越早越好，免得夜長夢多！」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道：「好，明早小弟便下山，爭取在兩個月內來迎娶！」方正天夫婦大喜。余顧南續道：「大嫂，小弟尚有一事求你……」

龍珠似已料到他的心事，截口道：「若是要求方家妹子今日與你相見，請恕愚嫂無能爲力，須知女子到底容易害羞！大俠十多年尚且能等，也不在乎多等兩三個月！」

余顧南苦笑一聲，道：「如此小弟再無要求了！」

方正天拉着他的手臂道：「賢弟何須擔心？今日對你來說，無異是大喜日子，來來，愚兄陪你喝幾杯酒！」

* * *

次日一早，余顧南吃了早餐，帶上乾糧便匆匆下山，他故意走入山的道路，居然讓他找到那匹坐騎，喜不自禁，遂騎馬出山，至官途便縱馬向東急馳。

一路上心情十分複雜，又喜又焦急又帶了幾分擔心，喜的是終於找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急的是恨不得立即迎娶方菱回去！擔心的是方菱會變卦，又怕得而復失！

他曉行夜宿，起早摸黑，沿途換馬，終於來到嶗山之下，已花了二十多天工夫，饒得他一身武功，也累得雙眼發黑，且在路上共換了七八匹馬。

那嶗山瀕海，余顧南覓路上山，由於山上有許多著名之道觀，是以香客甚多，余顧南問明了方向，便直向朝海那方走。這山都是岩石，甚少樹木，往觀日崖的路更不好走，但難不住余顧南。

待他到達觀日觀時，日頭已經下山，西天尚餘殘紅，抬頭一望，岩石後有飛簷逸出，走過去一看，只見那裡有座道觀，匾上三個漆金字正是觀日觀。

余顧南大喜，忙上前敲門，過了半晌，有個道童開門，稽首問道：「施主是來進香麼？」

余顧南道：「在下是齊雲高的徒弟余顧南，有事求見貴住持一木道長，煩請道兄通報一聲。」

那道童似識齊雲高，聞言立即讓開，道：「請余施主進內，家師正在內堂吃飯！」他引余顧南至大殿，又進內傳達。

余顧南乘此仔細參觀，那殿上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道君、太清太上老君三神佛，香烟裊裊，鼎上留着許多香燭殘枝，說明香火不少。余顧南心有所牽，忍不住走前上了一炷香。

剛拜畢，暗廊即傳來一陣步履之聲。余顧南猛抬頭，但見那小道童引來一位身着黃袍，劍眉鳳眼，三綹長髯，雙眼精光閃爍的道長來。余顧南料他便是一木道長，忙上前行禮。

一木仔細端詳了他幾眼，頷首道：「施主果然是人間龍鳳，只是波折不少！」

余顧南無心聽他說理，急不及待地道：「晚輩今日登門造訪，不瞞道長，乃想向道長打探家師修煉之所，煩道長指點一二！」

一木點頭道：「令師就在附近，修竹，你帶余施主去！余施主他日有空再來小觀坐談，請恕貧道不送了！」余顧南慌忙回禮，拉着小道童出觀。

那修竹年紀雖輕，但步履輕快。余顧南心中忖道：「這一木原來還是位高手，連他小徒弟也有此本領，難得！」

修竹帶他從一條畢直的小山路走下去，那山崖向海，海風呼呼，吹得兩人衣袂臘臘作响，余顧南忙道：「小道長小心！」

修竹道：「不妨！」至難走處，以手支石，緩緩下降約二十來丈，便見有一塊岩石突出丈餘，他稍候余顧南。崖壁上有個黑乎乎的小岩洞，崖高只容一人弓腰而進。修竹道：「令師便在裡面，施主自己進去吧，不過最好先打個招呼！」言畢行禮攀登而去。

余顧南氣貫丹田，運功發音：「師父，雁兒回來求見，你老人家在裡面麼？」

他聲音不高，但自信能傳出數里之遙，何況對着洞口，若洞內有人，當無聽不到之理。果然頃刻間即有回音：「雁兒是你？進來吧！」

余顧南大喜，低頭往內走去。此時天色雖黑，但難不住余顧南，在黑乎乎的岩洞裡，視物如同白晝，走了一會兒，山洞分岔，不由猶疑起來。即又聞齊雲高的聲音響起：「雁兒，請走左邊那條！」

余顧南應了一聲，向左拐去。再走二三十步，又有岔道，齊雲高再度發言指點，走了好一陣，前面隱約有燈光，洞亦寬闊起來，可直立而行而毫無阻滯。只見齊雲高站在前面，提燈含笑而立。

余顧南走前行禮，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別來無恙？」

齊雲高低聲笑道：「爲師骨頭還硬朗得很，說不定比你還健壯，你不須擔憂！嗯，你不是說一年後才來麼？怎地忽然提早回來！」

「此事說來話長！」余顧南喜形於色地道：「師父，徒兒先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話未說畢，地道內响起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接着又聞有人呼師父，却

原來是耶律玉的一對兒子蕭懷南及蕭懷雁。

余顧南見他倆長高了，但似乎瘦了點，乃開懷地問道：「你倆習慣這種生活麼？」

蕭懷南道：「起初不大習慣，如今好多了。」

余顧南抬頭問道：「師父，這兩個小子還聽話麼？」

「哼！他倆若不聽話，爲師便打屁股！」齊雲高語氣雖然嚴肅，但眉宇間露出喜色：「懷雁初來時常哭着要找娘，最近較好了。」

他不提猶自好，一提之下，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問道：「師父，你最近可曾見到我娘，她可好？」

余顧南心頭有點酸苦，却强笑道：「簡直胡思亂想，你娘貴爲郡主，有誰敢欺負她？有甚麼不好的，她只擔心你們不聽話，學不到功夫。」

蕭懷雁天眞地道：「師父，您若見到我娘，請您轉告她，就說咱們一定聽話，學好本領之後，一定去看她。」

余顧南忙問：「你倆學好本領之後，有何打算？」

蕭懷南答道：「像師父跟爺爺那樣，行俠仗義！鋤强扶弱。」

余顧南心頭稍爲輕鬆，趕緊加一句：「記着不許傷害宋國百姓。」

蕭懷南點頭道：「徒兒知道，但若宋國官兵欺壓我遼人，咱們也不會袖手旁觀。」

齊雲高師徒互視一眼，都覺這種事難以一時對孩子說淸楚，收了這兩個異族弟子是禍是福，只能求之於天了。余顧南道：「師父，弟子上個月又收了一名徒弟……」

齊雲高喜道：「是甚麼人，爲何不帶他回來，此子資質如何？哈哈，爲師樂昏了頭，能入我門的，資質豈會差！」

「他是昔日獵鷹會的右指揮使方正天的兒子，名叫方艮玉，資質不錯，年紀跟懷雁相若，懷雁，你以後是二師兄了，可得加倍努力學武，否則讓師弟後來居上，你這二師兄也臉上無光。」

齊雲高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忙道：「雁兒，你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訴爲師麼？進內說，進內說！」言畢在前引路，蕭懷南兄弟則一人一邊拉着師父的衣袖，余顧南見徒弟如此，又高興，又慚愧，不期然又想起耶律玉來：「她父親駕崩，未知她如何？」

那裡面有座石室，放着三張床鋪，石室後面風聲颯颯，原來是出口，出口又是一塊突出崖壁的岩石板，由於比前面那方擋風，齊雲高疊了幾塊岩石，弄了一個石灶一個紅爐，權充灶房。

「雁兒，你看此處是否好地方？」

「不錯不錯，不過到底不大方便。」

齊雲高道：「方便極了，爲師之糧食及日用品，均是托觀日觀的道人代採辦的，一年也不用下山一次，孩子在此學武，最能靜心！嘿嘿，爲師也在此悟了好幾招劍法哩。」

師徒返回石室，齊雲高對兩個徒孫道：「你倆今晚一齊睡，空出一張床給你師父！由明日起，便由你師父傳授武功，爺爺樂得偷偷懶，可找那些牛鼻子聊天。」

「可是弟子得籌辦婚禮！」

齊雲高一怔，脫口問道：「你找到意中人啦？哈哈，好好，早就該成家立室了。」

「弟子找到方菱了！」余顧南聲音透着興奮。「她如今與方正天在一起！」當下忙將別後情況及巧遇方菱，殺死嚴氏昆仲的事，一古腦告訴齊雲高：「師父，您老人家不反對吧？」

齊雲高沉吟道：「你該知道方姑娘可能已非完璧……」

余顧南截口道：「師父，這個徒兒早已知道，她也親口說過，但徒兒認爲這不是她的錯，我不會嫌棄她，更不會計較。」當下又將方菱自慚形穢的事仔細的複述了一遍。

齊雲高喜道：「雁兒，你能夠看得開，爲師非常高興，咱們武林中人，豈可與世俗人一般見識，爲師亦贊成你娶她！嗯，你幾時去迎娶她？」

余顧南抬頭看看山洞，齊雲高又道：「你肯定不能在此居住，咱們另外覓地隱居就是，不過還是在嶗山附近吧，此處面對大海，有助思考一些武學上之難題。」

余顧南道：「徒兒不反對。」

齊雲高道：「事不宜遲，明天便去覓地，蓋好房子，你便去迎娶她，爲師做你主婚人，咱們要否發帖，請一些親朋好友來喝一杯酒？」

「菱妹不喜歡鋪張，你知道武林中很多人知道她被嚴氏昆仲擄去。」

齊雲高沉吟一下，道：「也好，一切從簡就便吧，待生了孩子之後再補請未遲！」齊雲高今日興緻甚高，又道：「雁兒，咱們到外面去，爲師將最近新創的幾招劍法授你，還有，爲師想到一招奇絕的刀式，絕對適合你那套刀法！」回頭對徒孫道：「你們兩個趕快睡覺，明早還得練武。」

* * *

次日一早，齊雲高師徒便到•山山下覓地，看中了一個清幽的地方，便開始籌建房子，通過觀日觀道人之介紹，找到建房子的工匠，余顧南將意思告訴工頭，問他何時可以峻工。

工頭計算了一下，道：「要三個月工夫！」

余顧南道：「三個月日子太長了，先建後面那一座最快要多久？」

「也得要兩個月左右，再快房子必會出現問題。」

齊雲高笑道：「雁兒，你急甚麼，你去迎娶方菱，一來一往，也得兩個月！你們不必趕得太急，此處近海，

風强浪大，可得注意結構！」當下付了訂金給工頭，挑了個吉日破土，師徒倆然後結伴去縣城，買了好些日用品及食物。

余顧南返回山洞，即督促兩個徒弟練武，他見徒弟頗有進展，心頭甚喜。另一方面，齊雲高亦將近年來潛修所得，傾囊相授。

「雁兒，學無止境，且天下多奇人異士，萬不可驕傲，爲師十分擔心翦仲台會捲土重來，尤其是假設爲師比他早歸西，他絕對不會放棄稱霸武林之機，屆時可得由你支撐大局了，成親之後，爲師希望你躲在家裡好好靜修兩三年，再到外面奔跑！順便也陪陪夫人，調教徒弟！」

余顧南瞿然一驚，脫口道：「當年華山論武，已訂下十五年後再擧辦第三屆，至今已近十五年，但因何沒一絲風聲？」

齊雲高笑道：「早幾年，不愁僧曾有來函，說有人建議將比武年期押後五年！爲師年紀已大，所謂拳怕少壯，屆時全靠你了。」

「徒兒對爭甚麼天下第一，實不感興趣。」

「但你不爭取，萬一天下第一桂冠落在異族手上，大宋百姓臉上尚有光采否？」

余顧南不由默然，當下兩師徒又商量了些婚禮的瑣事，齊雲高道：「雁兒，你即管去，家裡的佈置等等，萬事有我，吉服爲師會替你準備，只是你自己在路上也得多置幾套衣物。」

「徒兒去後，懷南及懷雁還得你老人家多費心。」

齊雲高瞪了他一眼，道：「爲師若無他倆，日子還難過得很哩！」師徒竟夕而談。次早余顧南方離別師父及徒弟下山，算算在嶗山之上，已有十天。

余顧南一路向熊耳山進發，不一日來到西京洛陽，想起往事，余顧南感觸良多，他先買了香燭果品，準備去後山拜祭母親，忽然後肩被人一拍，他失魂落魄，耳目閉塞，事先毫無感覺，是以吃了一驚，猛一回頭，覺得那人面龐十分熟悉，一時之間却不敢相認。

不料那漢子反而笑問道：「雁弟認不出愚兄了？」

「你是沈而堅？」

那漢子哈哈笑道：「虧你還認得爲兄！咱們二十多年未見面了吧！幸好你臉龐五官變化不大，也幸虧你這把刀！我是聽雲海兄提過的！哼！兩年前你來西京，小弟正好不在，這次你可逃不了。」

余顧南雖然心急去熊耳山迎娶方菱，但面對兒時好友，不便拒絕，只好笑道：「誰要逃？小弟只是想先上山拜祭先母耳。」

沈而堅熱情地道：「好，咱們一起去吧！」當下由他帶路，未幾即至余母所葬之地，擺上香燭菓品，跪下稟告，沈而堅叩了三個頭即起，見余顧南口中唸唸有詞，過了好一陣才長身，心中頓覺奇怪。

兩人一起燒冥鏹，沈而堅道：「雁弟，你怎會來西京，你不是早將咱們那批兒時朋友忘記了麼？」

余顧南道：「小弟要去熊耳山，心想離此不遠，是以折了過來。嗯，沈兄可曾見過呂維正兄？」

沈而堅搖頭道：「十多年來，全無消息，也不知他去了何處，教朋友們擔心。」

余顧南想起呂鳳仙晚節不保，走入歧途，幾乎身敗名裂，令兒子呂維正亦遁跡江湖的往事，唏噓不已。

沈而堅再問：「雁弟，你成親了否，上次聽雲海兄說你仍孑然一身……唉，令堂只生你一子，且今年紀已不輕，理該早日完婚，須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余顧南含笑道：「正在籌備婚禮。」

沈而堅喜問：「誰是未來弟婦，快說來聽聽。哈，難怪你今日會來拜祭伯母！」一頓又道：「最近小弟空閒得很，就陪你走一趟熊耳山，嗯，新媳婦過門，也該先來婆婆墳上上一炷香。」

余顧南靦覥地道：「不好吧，待過了新婚再帶她來。」說着話，冥鏹已燒盡，化作灰蝴蝶在山風中飛舞，兩人收了菓品一齊下山。

返回城內，沈而堅又道：「先到小弟家坐坐，待小弟去請雲海兄兩兄妹過來，嗯，還有西威鏢局那幾個小子請不請？」余顧南想起西威鏢局總鏢頭女兒馮若蘭，心中便甚不舒服，正不知如何回答，沈而堅又道：「你放心，馮小姐跟她丈夫已去合肥分局，不在洛陽。」

余顧南憂慮全失，道：「馮家兄弟有幾個在洛陽，就請幾個。」

沈而堅大喜，「今晚就在我家設宴！」說畢已至他家，依然是那棟舊房子，但地方頗大，沈而堅先把妻兒喚出來，與余顧南相見。沈而堅兒子沈賓至，今年九歲，還有一位小女兒，他妻子十分靦覥，但一望即知是個賢慧的女人。

沈而堅忙着人去把好友請過來，又吩咐妻子準備晚宴，余顧南已有二十多年未來過，竟有賓至如歸之感。過了半晌，首先趕來的是雲海和雲尚志父子。

雲尚志見到余顧南更是雀躍，雲海道：「老弟，是次犬子假借你大名，眞是豈有此理，回來便給罵了一頓！」

余顧南連忙安慰他，連聲沒事。

雲海道：「這小子回來之後，勤力練功，大有脫胎換骨之感，也是老弟教導之功，爲兄感激不盡。」

「雲海兄言重，尚志侄能克苦練功，純因他自己闖過江湖，得知以己之

能，不能在江湖上逞雄，是以對自己提高了要求，小弟實不敢掠美！」

沈而堅問道：「雲海兄，令妹爲何不來？」

雲尚志道：「姑姑說晚飯前必到！」說着話，馮令坤的四子馮克業亦至，他一身風塵，見到余顧南緊緊與之相擁。余顧南兒時在西威鏢局長大，馮家諸子中，以他跟馮克業最談得來。

「雁哥，小弟一聽到你來沈家，便立即趕來，連衣服也來不及換。唉，別後二十餘年，至今方重逢，本應有說不盡的話，但此刻却連一句也想不起來！總之，小弟多次聽到道上人物提及你的大名，都非常高興，亦因此而感到自豪。」

余顧南承讓了一番，道：「克業弟剛回家便趕來，單這份情義，已教小弟感動。克安弟呢？」

「他去了汴京……咳咳，他一直對鏢局生涯不感興趣，想混個一官半職，結果美夢成空，兩年前方死了心，在汴梁開了一爿客棧，幸好生意還不錯，只是不善經營，賺不到兩個錢。」

馮克業道：「他一心放在仕途，誤了婚期，直至去年方做了父親。咱們一干兒時好友，如今只剩下你一個尚未成家立室啦！」

沈而堅忙道：「馮老四，你放心，雁弟已有心上人啦，這次是去迎親，路過洛陽才來看咱們這幾個老兄弟的。愚兄已決定陪他去迎花轎！」

馮克業叫了起來：「原來他是要去迎娶媳婦兒，路過洛陽才來看望咱們的！可稱得上是重色輕友了。今晚一定要罰他三大杯！」衆皆曰好，余顧南本來尚有少許陌生感，經他如此一鬧，氣氛輕鬆了不少，大家言談毫無拘束。

過了一陣，又見一名家丁帶着一位少婦進來，余顧南仔細望了她幾眼，依稀認得她是雲海的妹妹雲裳，連忙長身。雲裳仍如以前，帶着幾分羞澀問道：「你便是小雁子？」

余顧南點點頭，「小雁子早已變成老雁了！」

衆人又笑，雲裳白了他一眼，道：「尚未成親，即還未成年，怎會變成老雁？」

余顧南笑道：「簡直笑話！依你這樣說，我若一生不成親，至死還尚未成年？」雲裳跟廳上的人點點頭，便在其兄之身旁坐下。閒談中，余顧南方知她已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兩個小兒子，自己的確太過晚婚了。

又談了一陣，下人們擺上酒菜，沈而堅請衆人入席，又要妻子來陪酒，這頓飯吃得逍遙，一直吃了個多時辰才散席。

雲裳喝過茶便首先告辭了。沈而堅道：「雲家妹子我不留，只要雲海肯留下來，與咱秉燭夜談。」

馮克業道：「像這種宴會，當眞從未試過，小弟也很久未這般快活過，今夜大家都不要睡，一起談到天亮吧！」

余顧南當然不會反對，何況在座諸人均學過武，一夜不睡，根本毫無影响。

次日吃過早飯，衆人方各自覓地運功調息以解疲勞。馮克業首先告辭。「小弟鏢局裡很多事尚未交代，須回去一下，今早小弟在豐泰樓設宴，諸位必須賞臉！」

雲海急道：「如此中午再見，今晚則讓小弟作東。」

屋子內只剩下沈而堅和余顧南，余顧南遂大着膽子道：「而堅兄，是次小弟要成親，一切禮儀尚未籌備……」

他話未說畢，沈而堅截口道：「不必擔心，待爲兄叫內人及家人替你準備！」

「如此便有勞了，但那花轎及轎夫……」

沈而堅拍拍胸脯道：「一切全包在我身上，花轎抬到洛陽之後，你若要去嶗山，便改乘馬匹吧，免得路上躭誤行程！」當下余顧南便交了一筆錢給沈而堅。

沒想到午飯時候，馮克業把其大哥馮克勤及父親馮令坤及母親房秀都請來，余顧南因與馮家有段恩怨，是以甚是尷尬。

倒是馮令坤十分熱情，拍着余顧南的肩膊道：「小雁子，老夫早料到你會出人頭地！好極了好極了，若是令堂及你義伯余亞神在生，必也老懷安慰。」

「總鏢頭言重了，小侄有甚麼出息？」

「哎，你這樣說便是心中還在生老夫的氣了，實在不必，再說老夫已非總鏢頭，三年前已由勤兒繼任了，再過一兩年，老夫便會封刀歸隱。」

余顧南向來與馮克勤沒甚麼交情，不過此刻却不能不應酬之，「如此小侄要恭喜克勤兄了，並祝克勤兄把西威鏢局進一步發揚光大！來，小弟敬你一杯！」

「小雁兒，舍弟舍妹受恩不淺，該敬酒的應是爲兄方對！」

馮令坤妻子當年甚看不起余顧南母子，是以今番見面，臉上甚有窘色，只略爲點頭，算是見過面。倒是苦了馮克業怕冷場，不時找話說，幸好馮令坤夫妻絕口不提馮若蘭之事，方免得場面更加尷尬。不過，雲海的晚宴氣氛却大不一般，鬧笑至半夜方散席。

翌日，余顧南又買了香燭菓品至余亞神墳上拜祭，他與母親當年在西威鏢局受盡白眼，若非余亞神認了余母作義妹，將更難堪。余顧南想起往事，不覺潸然淚下。

余顧南在洛陽住了四天，沈而堅已替他籌備好一切，當下帶着轎夫，扛着花轎聘禮，還僱了一班吹打的，

浩浩蕩蕩去熊耳山迎親。

一路上途人側目，沈而堅比余顧南更高興，一張嘴巴沒有半刻合攏，余顧南却不知爲何，緊張得不得了。開始時還道是要當新郎，難免緊張，但越近英風寨，越是心神難以安寧，當他遠遠望見英風寨時，更是心驚肉跳。

沈而堅指着山上的寨子問道：「雁弟，那就是英風寨吧？」話未說畢，余顧南已縱身急馳而上。沈而堅吃驚，連忙招呼轎夫快點，尾隨余顧南而上。

余顧南十來個起落，已來至英風寨外，但見寨門歪倒，寨外一片蕭條，杳無一人，心頭更是忐忑，忍不住呼道：「方大哥，方寨主，小弟余顧南來了！」

山寨死一般寂靜，無人回音，余顧南不顧安危，急射而進，但是廣場上倒着好些嘍囉，上前一看，已死去多時，屍體發出惡臭。余顧南心如火燒，穿過大廳，又見暗廊、夾道都有屍體，他發瘋似地大叫：「方寨主、菱妹，你們那裡去了？」

他一口氣在寨內跑了一匝，除了發現六七十具屍體外，無一個活人，至得廣場，方見沈而堅率着轎夫們進來，沈而堅一見他之臉色，已知不妙，但乃問道：「雁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人呢？」

余顧南聲音似哭，跺足道：「不見一個人，我也不知人去了何處！」言未畢，他已躍上屋頂，高聲呼叫，只驚得棲在屋簷下及樹上的鳥兒，紛紛振翅高飛。

沈而堅上前看了屍體幾眼，呼道：「雁弟，你且下來！」余顧南只道他有甚麼發現，連忙跳下去。

「你看，這些屍體，有的死在刀下，有的死有劍下，亦有的死於掌下，這一個更玄，身上一點傷痕都不見，分明是被人以重手法擊斃。」

余顧南無端端火起，怒道：「此刻還說這種廢話作甚，我要的是方菱！其他事甚麼也別說！」

沈而堅知他花了十多年之時間，跑遍天涯海角，歷盡艱辛方找到心上人，眼看將得償所願，不料又化爲烏有，其心情之劣，可想而知，是以毫不怪他，回首對轎夫道：「分散來找一找，若找到活人，帶他們來這裡！」

一回首，已不見余顧南的踪影，他恐他做出傻事，也忙到處找尋。英風寨佔地不少，眞要走遍每一個角落，可也不容易。沈而堅經過一棟木房子，突聞裡面有聲响，他急將刀抽出來，喝道：「給沈爺滾出來！」

屋子內沒有反應，亦不聽聞到異聲，沈而堅恐自己離開，裡面的人趁機溜掉，是以不敢去通知余顧南，大着膽子，一脚向木門踢去！

「蓬！」木門被他踢倒，只見裡面堆滿了乾草和乾柴，原來是一間柴房！適才那異响，就像有人撥動乾草發出來的，沈而堅沉聲道：「草堆內的人，給老子滾出來，否則可不客氣了！」

他連呼三聲，不見有絲毫反應，心想莫非那是老鼠跑動？嘴上又道：「老子數三聲，再不出來，可就要進去了，一、二……」

話音未落，背後已有人接道：「再不出來，便放一把火，將柴房燒掉！」一回頭，可不正是余顧南？「把火摺子拿來，待小弟放火！」

想不到這句話還有效，但見乾草掀飛，鑽出一個漢子來，余顧南雙肩一聳，一陣風似的射去，那漢子但覺雙眼一花，左肩及左臂已被對方鐵鉗似的手掌扣住！「快說，你是誰？」

那漢子身子亂抖，道：「小的喚梁有章，本來是英風寨的弟兄，後來退出去……」

「既然退出英風寨，爲何又來此處？」

「小的退出英風寨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因爲上有老娘，患病在床，家母一直反對小的舞刀弄槍，因她病重，是以徵得寨主應允，准我回家盡孝！」

余顧南不耐煩地道：「挑重要的說！」

「十天前，忽然來了個梁有文，他是俺堂哥，慌慌張張的，說寨裡來了强敵，寨內無人能敵，還被打死了數十個人，連寨主也受了重傷，他們要轉移，但求我抽空到寨裡跑跑，說有一個叫余顧南的，會來迎親……」

余顧南急道：「我便是余顧南，你堂兄還說了些甚麼！」

梁有章喜道：「原來你就是余顧南余大俠，那就好啦，小的也用不着再來了！」

沈而堅喝道：「既然梁有文着你在此等余大俠，爲何你反而躲了起來？」

梁有章苦着臉道：「小的未見過余大俠，但堂兄曾略將余大俠的相貌描述過，適才見他不大像，以爲是英風寨的仇家找上門，是以……」

余顧南如熱鍋上之螞蟻，截口道：「你可知方寨主的義妹方菱之下落？」

「聽說她已被人擄去了。」

余顧南與沉而堅同時問道：「她是被誰擄去的？」

「聽說來攻打英風寨的是兩位外族和尚，不過却帶了十多二十個漢人，那些漢人都是在中原不能立足的武林敗類！」

沈而堅訝然，「奇怪，這些人怎會與英風寨結下樑子？你可有聽錯？」

余顧南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可是金砵法王和鐵木上人？」

梁有章道：「我堂兄沒有說出番僧的法名，小的不知道，不敢亂答！」

「好，我再問你一句話！番僧將方姑娘擄去何處？」余顧南見梁有章搖頭，又急不及待地問道：「那麼方寨主如今在何處養傷！」

梁有章啊了一聲，道：「是了，小的居然忘記告訴你，方寨主帶着親信去趙州臨城找舊部，會在那裡養傷，其他人則到各處暫時躲藏！」

余顧南想起羅大成及周義起來，心想欲知詳情，非跑一趟臨城不可，當即對沈而堅道：「而堅兄，小弟非得去臨城不可，這次教你白跑一趟，實在過意不去，回洛陽後請向諸故友致意！」

沈而堅道：「那些轎夫很易打發，愚兄就陪你跑一趟臨城吧，趙州地界爲兄還有幾個朋友！」

余顧南恐他脚程慢，堅決拒絕。「小弟知方寨主在何處，他的舊部我也認識，吾兄不必擔心！」他抱抱拳，續道：「一切拜託了，吾兄路上小心，他日若天見可憐，教小弟能與心上人締結連理，必請吾兄痛飲一番！」

「雁弟的喜酒，爲兄一定要喝，也一定能喝得上！」沈而堅擠出笑容，道：「雁弟路上小心，凡事謀定而後動！」

余顧南應了一聲，展開身法飛出英風寨，一口氣跑至山下，找到坐騎，便向東邊馳去。

趙州在河北西路，離此可不近，余顧南曉行夜宿，專抄小路，不辭艱苦，不一日終於到了趙州臨城！饒得他有一身武功，這一陣奔波，也減掉他幾斤肉！

余顧南一進城，顧不得飢腸轆轆，便拉住一個路人問道：「請問大叔可知羅大成家在何處？」也許羅大成在臨城是個名人，那人聞後即仔細告訴余顧南羅家的外貌，以及如何走。

那臨城不大，一找便找着，余顧南望一望簷下那對寫着羅府的大燈籠，便上前拍門，未幾，裡面有個老蒼頭出來開門。「請問羅大成羅老爺在家麼？」

那老蒼頭「砰」地一聲又將門關上，聲音自牆頭上翻了過來：「我家老爺出外，要三個月後才回來，您請吧！」

余顧南心頭一沉，回心一想，倏地飛起，翻過墻頭，躍落庭院，那老蒼頭大吃一驚，喝道：「快來人，有賊！」

「不必害怕，在下不是大盜！」余顧南氣貫丹田，傳音道：「在下余顧南，千里迢迢來找方正天方大哥，請羅大爺賜告方大哥的下落！」

那些家丁手持木棒圍了上來，余顧南舌綻春雷。「誰敢動手，誰便遭殃，快叫羅大爺出來相見！」

家丁們懾於其威勢，都不敢動手。俄頃，裡面走出兩條大漢來，余顧南認得其是羅大成，另一個是英風寨的副寨主石子修，一顆心方定！

「哈哈！原來是余大俠，請恕羅某失察，有所得罪，勿怪勿怪！」羅大成喝道：「你們還不給我退下去！余大俠請進！」羅大成引他進內廳坐下，丫頭立即捧上香茗。

余顧南急不及待地問：「方大哥是否住在府上？」

「正是，余大俠來得好快！方指揮昨天才到達哩！」

「他傷勢嚴重否？」

石子修接道：「寨主傷勢頗重，不過沒有生命之憂，剛才服了藥，剛睡着了！寨主夫人亦平安，請大俠放心！」

余顧南見他不提方菱，心頭更憂，顧不得會被人譏笑，問道：「方姑娘呢？聽說她被人擄走，是甚麼人擄走她的，又是甚麼原因？」

石子修嘆了一口氣，道：「大俠離寨之後，敝寨上下都知方姑娘之喜訊，上下歡騰，寨內的人開始籌辦喜事，不料有一日忽有人報說，寨外來了一羣不明來歷的人，宣稱本寨若不好好招呼，便要打殺進來，石某聞訊，除了派人通知寨主之外，親自到寨外處理！」

石子修說至此，喘了一口氣方續道：「那二十多名來者，爲首的是兩名出家人，一望即知非我族類，其中一個帶僧帽的用生硬的漢語說要找你。」

「找我？」余顧南說道：「那斷可是喚鐵木的？」

石子修默默頭。「不錯，正是喚鐵木上人的，石某告訴他，大俠已離開本寨，他們不信，堅決闖寨，石某不敵，手下亦被打死打傷，只好退回寨內，此刻寨主聞訊與方姑娘出廳，雙方便打殺起來，石某知道寨主與方姑娘亦非對手，是以一邊佈置人手搶救，一邊着寨主夫人準備帶人撤退！」

石子修說到此，喝了一杯茶，清清喉嚨再續道：「果然不久，方寨主便岌岌可危，方姑娘忍不住抽劍上前助戰，也不知人叢中是誰喊道：『這娘兒是余顧南的情人！』鐵木哈哈大笑：『來得正好，抓了你不怕余顧南不現身！』

「石某見狀不妙，忙指揮手下上前圍攻，雙方便形成混戰，但對方人數雖少，個個武功高强，敝寨弟兄死傷甚衆！過了一陣，但聞方寨主慘呼一聲，人如皮毬般倒飛落地，方姑娘大驚轉頭，一不留神便讓鐵木那番禿逮住，大喝一聲：『住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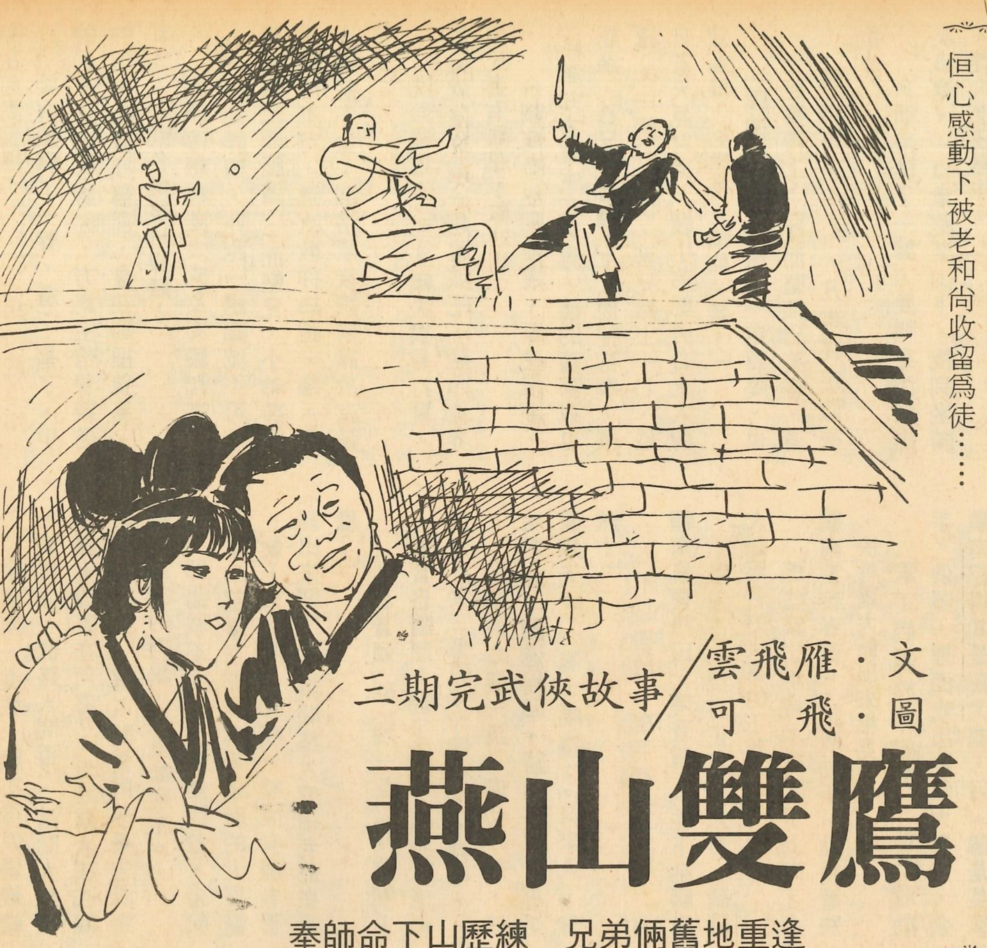
「他聲如霹靂，雙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鐵木指着方姑娘道：『這娘兒咱們帶走，叫余顧南去洛陽找咱們！』石某道：『咱們不知余大俠行踪，如何通知他？』

「鐵木獰笑道：『佛爺給你們半年時間，他不出現，這娘兒嘛，嘿嘿……還有，從今日起，你們便得毀掉這鳥寨子，否則佛爺再來，見一個便殺一個！』言畢揚長而去！」

羅大成根本亦不大了解事情始末，是以問道：「余大俠，你跟那兩個番僧有仇麼？」

（未完·七）

上文提要： 俞化圖與于劍萍離家往少林寺學武，兩人途中邂逅，因志趣相投目標一致而結為兄弟，一路相依為命。不幸在解家集被竊去所有盤川與衣物，徬徨中出現賣藝金三爺以金錢利誘，劍萍為換得十塊大洋供哥哥作盤川而甘願賣身，從此兄弟被迫分手。俞化圖一路風餐宿露，做過各種苦工矢志不移，終於在他的恒心感動下被老和尚收留為徒……



燕山雙鷹

雲飛雁・文
可飛・圖

三期完武俠故事

奉師命下山歷練　兄弟倆舊地重逢

俞化圖喜出望外，一路上所經受的酸鹹苦辣，霎時間都飛到了九霄雲外，他鄭重地叫了一聲：「師傅！」

「來！介紹一下，」脫塵指着姑娘說：「這是你師姐，她叫蘭碧雲，是我少林門下少有的俗家女弟子。她的功夫已樹根基，近幾年來，很有長進。化圖，你為人正派，一路上與師姐同行，毫無失禮之處。否則，你碧雲師姐定會給你些教訓的。還不快過去拜見師姐？」

化圖忙走過去，與蘭碧雲見過禮。

「今天我們算認識了，找個吉日再行拜師之禮。少林武功要由你們來繼承、發揚光大。」脫塵和尚一字一句地說。

* * *

「蓬萊仙境雜技班」幾年來跑遍了山東大半個省。由於新增加了年青、貌美的雜技女明星「小荷花」表演的節目「爬竿」，確實招引了不少觀眾。雜技班所到之處，那些如醉如痴的青少年們，便喧鬧着蜂擁而來。

這一年的秋天，雜技班從商河，到濟陽，又經桑梓店、齊河、平安店，來到泰山脚下的著名城鎮柳埠。雜技班全體人員在柳埠鎮一家「永安客店」住了下來。一切雜務剛剛安頓就緒，金三爺立刻與姨太太去拜訪當地豪紳、名門和商門裡的重要人物。

當他走出門口時，一個衣着襤褸的老乞丐正從店房門前經過，這引起他的注意。金老闆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好像在商河、桑梓店也見過面。他警覺地走過去，拍拍老乞丐的肩膀，半陰半陽地說：「喂！朋友，好亮的招子，脚程也不慢！你一路跟踪我們，想是結個甚麼『樑子』。告訴你，姓金的久走江湖，大風大浪裡闖過，從沒怕過事。朋友，就請你遞個話吧！」

老乞丐緩緩地抬起頭，上下打量着金老闆，眼睛中閃出兩道逼人的光芒，金老闆打了一個寒噤，心中暗想：「此人怕是有些來歷……」

老乞丐望着金老闆，嘴角露出一絲難以捉摸的笑容，突然說了聲：「後會有期！」急轉身，揚長而去。

據說，凡是幹過壞事的人，或心中有鬼的人，總是懷疑一切，甚至風吹草動，他也會猜測有人在暗算自己。

雜技班老闆金三爺此時正是懷着這樣一種心情。他狠狠地望着老乞丐的背影，喊道：「老朋友，你有甚麼手段盡可以施展。高山大河，官私兩面，姓金的接着你就是了。」說着，他向店中招招手，一個雜技班的孩子跑了過來，他伏在孩子耳邊悄聲說了句：「跟上他！」那孩子便向老乞丐行走的方向跑去。

柳埠緊靠東岳泰山，那些朝拜名山的善男信女以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士，一年四季絡繹不絕地擁到

了柳埠，或小住，或過路，柳埠鎮也由此而聞名於天下，變成一個吸引游客，異常熱鬧的地方。

雜技班在柳埠城關安排好表演場地，城關廣場游人雲集，喧囂不絕。變戲法的、耍猴的、賣大力丸的、唱柳琴戲的……各自打開圓場，有的敲鑼打鼓，有的扯開嘶啞的嗓子大喊大叫，招徠觀眾。雜技班場地裡三層外三層擠滿了觀眾。雜技節目一個接一個進行表演，當宣佈小荷花表演「爬竿」時，場上響起一片掌聲，充滿好奇心的小青年吹着口哨，怪聲喊叫着：「好哇！歡迎，歡迎啊！」

「小荷花」在掌聲、口哨聲和喊叫聲中出場了，她身材苗條、五官清秀、淡妝素抹、甚為標緻。穿一身絲綢緊身衣褲，足蹬高腰軟底快靴，一頭波浪形黑髮披在肩頭，耳邊垂挂着金光閃閃的耳環。只是臉上現出無限幽深的哀怨神色。

金三爺站在台口處，手裡滾動着一對大鐵球，他望着那擁擠的觀眾，狂熱的場面，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他掏出一個精緻的鼻煙壺，把一撮鼻煙塞進鼻孔裡。忽然，人影閃動，那個派出去跟踪的小男孩回來了，金三爺拉住他問：「怎麼樣？」

小孩噘着嘴：「追丟了。」

金三爺罵了聲：「廢物！」

這時，場上「小荷花」已開始表演「爬竿」。兩個伙伴抬出一根幾丈長的竹竿，豎在了地上。竹竿還在微微晃動，只見「小荷花」一個箭步，攀上竹竿，身輕如燕，靈俐之極，她輕登巧縱，很快就揉昇到竹竿的頂端。

「小荷花」熟練地保持着身體與竹竿的平衡，單臂夾住竹竿，全身成倒立形狀，這個動作做得嫻熟而又漂亮，搏得一片熱烈的掌聲。

突然，她好似從上面跌落下來，頭朝下，脚朝上，像支箭一樣，疾速下滑，場上立刻發出一片驚叫聲，誰知在離地面二、三尺處，她猛然停住了，仍然是單臂夾着竹竿，另一隻手高高揚起，頻頻向觀眾致意。

這一驚險動作又引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看來，經過幾年的艱苦鍛煉，「小荷花」確實在竹竿上練出了驚人的本領。

最後一個節目，由七、八個彪形大漢抬出一塊巨大的磨盤石，費力地放在了場地中心，金老闆赤膊上陣了，他腰繫板帶，足蹬快靴，昂首挺胸，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金三爺向大家一抱拳，說：「諸位，你們今天算來着啦！我要給諸位表演一手絕技『頭撞磨盤』！」

他神氣十足，唾沫飛濺地指着石塊繼續說：「請看這塊大磨盤石，我要用腦袋把它撞碎。金某人不敢誇口，說自己功夫深、本領高，天下會武術的師傅多如牛毛，會這功夫的可算是寥寥無幾啊！閒話少叙，諸位上眼，下面我就表演『頭撞磨盤』的絕技……」

說完，他走近磨盤，準備表演。

正在這時，忽見一人如飛一般闖進場內，眨眼間已到金老闆身旁。這人好快的身手啊，頓時場內一片嘩然，金老闆一看，暗自打了個寒噤，來人正是令他坐臥不安的那個老乞丐。

老乞丐眼中閃着銳利的光芒，「嘿嘿」地笑了笑，一抱拳說：「金老闆，承蒙你派人專程護送，特來向你表示謝意！」

金老闆心中暗罵：「老混蛋！」臉上却露出虛假的笑容，他上前一步，抱了抱拳說：「哦！老朋友，原來是你啊！我料到你遲早會出頭露面的，沒想到你今天在這裡現身。好哇！老朋友，你就劃個道兒吧，我會讓你滿意而歸的。不過，我得先知道在和什麼人打交道。朋友，你就報個萬吧！」

老乞丐笑嘻嘻地說：「明人不做暗事，在下姓陸，名羽，字浩然，朋友們送了個外號，叫『草上飛』……」

金老闆一聽，不覺心中駭然，早聽說山東有一位武林高手，名叫陸羽，陸浩然，因他輕功出衆，脚程過人，武林同道送他美稱「草上飛」。在武林中，這是個十分難纏的人物，凡是他認為不公正的事，不管多麼棘手，也要管到底。可自己雜技班究竟有什麼事犯在他手裡呢？金老闆心中忐忑不安，默然思索，不得一解。

老乞丐陸浩然一步跨到磨盤石旁，盯視了好長一陣，笑嘻嘻地說：「金掌櫃，你剛才自稱會『頭撞磨盤』的功夫，還說，會這種功夫的寥寥無幾，對吧？在下陸羽，不過是武林末學，今天想開開眼界，見識見識你這一手絕技！」

金老闆慌了手脚，連連擺着手說：「哎！陸老師傅，久仰您的大名，有什麼話，咱們到後邊談吧！」

陸羽瞇着眼睛問：「金三爺，你為什麼如此驚慌呢？莫非你在這磨盤石上做了什麼手脚……」

金三爺更慌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結結巴巴地說：「哪裡，哪裡，功夫是眞的，半點不摻假，只不過我練得不到家……」

陸羽一瞪眼，說：「哼！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看我揭破你的鬼把戲！」話間，他猛然飛步上前，對準磨盤石輕輕一掌，磨盤石應手而開，原來裡邊是空的。老乞丐縱聲大笑：「金掌櫃，露餡了吧？你這『磨盤石』，原來是紙糊的！哈哈……」

頓時，場上一片大亂，四周觀眾忿忿不平地怒罵着，一些青年人紛紛往場子裡扔石頭。

忽然，老乞丐揚起右手，大喊一聲：「諸位父老兄弟們，靜一靜，聽我老花子說幾句話……」場內觀眾漸漸安靜了下來。

金老闆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低聲下氣地央求着：「陸老英雄，請高抬

貴手，我們走江湖，跑碼頭，全靠各位捧場！雜技節目做些手脚也是……常有的事。」

陸浩然「哼」了一聲，滿臉怒氣，盯視着金老闆說：「請問金三爺，坑蒙拐騙，欺壓良善，無惡不作，這也是你走江湖……常有的事吧？」

金老闆色厲內荏，連忙分辯：「不，不，這是造謠，是……是誤會。」

陸羽一把抓住「小荷花」的手腕，鼓勵地說：「不揭穿壞人的詭計，好人就不能揚眉吐氣！」

金老闆瞪起三角眼，聲嘶力竭地吼道：「姓陸的，你以爲金三爺是泥揑麵做的嗎？別得理不讓人。古人說『男女授受不親』，請問，你抓住我女兒的胳臂，是何居心哪？嗯？」

陸浩然一陣冷笑：「哼！我正要問明白，你說，這個孩子是你女兒？」

「那還能假嗎？」金三爺喊叫着，「我是小荷花的生身之父，小荷花是我的親生女兒。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實。我們的家務事，又何勞你這位『草上飛』來過問呢？」

「孩子，」陸羽仍然拉住「小荷花」，親切地說：「把你肚子裡的苦水，吐出來！」

「小荷花」望着陸浩然，默默無語。

「哎呀！我的好女兒，我的乖孩子。」鑲金牙女人花枝招展，像旋風一般從後台跑了出來，拉住「小荷花」的手，拿腔作調地說：「小荷花，我的心肝，誰敢欺負妳，老娘饒不了他……」

陸浩然毫不理會鑲金牙女人的糾纏，他拉住「小荷花」的另一隻手，說：「孩子，你聽說過『草上飛』陸羽的名字嗎？」他朝鑲金牙女人和金老闆掃了一眼，說：「只這個名字，就能使那些專幹壞事的人心裡發抖！」

「小荷花」抬起頭，望着金三爺和鑲金牙女人，又把眼光移到陸羽的身上，她欲言又止，兩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滾落在前襟上。

陸羽開導地說：「說吧！孩子，別害怕！你的事情我清楚。我陸浩然決不能讓一個清白的孩子永遠陷在泥坑裡。」

「小荷花」呆了半晌，嘴唇抖動着：「他……他……」

金三爺見勢不妙，立即向身邊的打手使了個眼色。兩個彪形大漢悄悄撲上來，照着老乞丐胸前猛擊。

陸浩然喊了聲：「來得好！」忽地，身形滴溜溜一轉，眞是輕似狸貓，快如猿猴，眨眼間他已轉到大漢身後，左手抓住他的衣領，右手托住後腰，竟將大漢舉了起來，猛喝了一聲：「去吧！」雙手一扔，大漢被摔出一丈遠，倒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另一大漢伸手要抓老乞丐，陸羽微向旁邊閃身，左手接住來拳，右手食、中二指照大漢肋上輕輕一點，大漢立刻「呀」了一聲，只覺半身發麻，雙脚站立不穩，「噗咚」一聲，倒在了地上。

老乞丐陸浩然一聲長嘯，聲震山川，只見他雙足輕點，全身飄然飛起，疾如鷹隼穿林，很快到了金老闆身邊，伸出利爪，抓住他的胳臂，一擲，金老闆立刻鬼哭狼嚎一般，高喊：「饒命！老英雄饒命……」

鑲金牙女人忙跑過來，嬌聲喊着：「好漢住手！好漢住手！有什麼事好商量，何必撕破臉皮，刀兵相見哪！」

「好吧！暫且依你！」陸羽放開金老闆，朗朗地說：「金老三，你欺壓良善，拐賣人口，這個罪名，你可認賬嗎？」

金老闆呆楞在那裡，不知如何回答。

「老實告訴你，我跟踪你已不是一天啦！」陸浩然繼續說：「你金老三坑蒙拐騙的罪證，都揑在我手裡。現在，放下遠的說近的，你口口聲聲稱爲『親生女兒』的『小荷花』，他的眞實名字叫于劍萍，對不對？」

男扮女妝的于劍萍，忽然四肢無力，癱坐在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四圍觀衆驚駭地瞪大眼睛。

陸羽揮揮手，激憤地說：「七年前，在解家集，你金三爺用十塊大洋活活拆散了一對共患難的異姓兄弟，你逼走了他哥哥兪化圖，買下了弟弟于劍萍，而且手段毒辣，日夜吊打，硬逼着于劍萍男扮女妝。就這樣，這個孩子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被你活活折磨了整整七年哪！你，你把這個孩子糟蹋成什麼樣子啦？」

憤怒的人羣擁上前來，金老闆面色焦黃，蜷縮在一個角落裡，在高高舉起的千百雙拳臂下，他的身影顯得那樣渺小、卑微。

陸浩然站在高台上，對鑲金牙女人說：「喂！太太，現在就看妳的啦！如果妳要他活下去，就趕快把于劍萍的『賣身契』拿出來。否則，每人一拳頭，你的金老闆很快就會成爲『肉餅』啦！」

鑲金牙女人嚇昏了，她連連地說：「等一下，等一下！」說着，飛跑回去。片刻，她高舉着那張契約，眼睛裡閃着淚花說：「給你們契約，請高抬貴手，饒他一命吧！」

陸浩然拿過契約看了看，走到于劍萍跟前，說：「孩子，這就是你的『賣身契』呀！」他把契約撕了個破碎。

衆人一見，齊聲叫好。

陸浩然扶起了于劍萍，愉快地說：「孩子，站起來，你自由了！」

于劍萍激動萬分，他幾次張開嘴，却說不出一句話。猛然，他撲在陸羽的肩頭，泣不成聲。

陸羽毅然地說：「走！孩子，跟我走！」

于劍萍不解地：「上哪？」

陸羽用手一指：「上泰山。劍萍，你爲學武術吃盡了苦，如今咱們在人生的旅途中偶然相遇，你也該嘗些甜

頭啦！我要把一生所學，傾囊相授。」

于劍萍如夢方醒，激動地喊了一聲：「師傅！」

陸浩然對金老闆說：「姓金的朋友，對今日之事你若想報復的話，我陸浩然在東岳泰山中天門恭候光臨。」他向衆人揮揮手：「諸位，再見啦！」說罷，携着于劍萍如飛而去。

＊　＊　＊

時光流逝，日月如梭，轉瞬間已過去了十年。經過十年的刻苦鍛煉，兪化圖已躍過少林門牆，登堂入室，深得少林功夫的精髓。脫塵高僧經過幾番考驗，確認兪化圖在各方面都是無可挑剔的得意門徒，所以他把平生所學，尤其是那獨步武林的少林絕技一百零八式「羅漢拳」和著名的少林硬功「大力金剛掌」，全部傳授給了這個關門弟子。

兪化圖一向謙虛、謹愼、勤奮、好學，他練就了一身本領後，仍不敢稍存驕傲、自滿之心，他深感到人生道路的坎坷，學習武功的艱難，因此更知道珍愛羽毛，頗爲自重。

十年來，兪化圖除了每天堅持練功外，還經常幫助師姐和鄉親們幹些農活，給人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一天下午，兪化圖正在給村裡一位老大娘刨紅薯，忽然師姐蘭碧雲匆匆跑來，向他微笑招手。

化圖問：「碧雲師姐，有事嗎？」

碧雲說：「師傅叫你馬上回去！」

化圖：「什麼事？」

「聽說，師傅要帶你回少林寺，朝拜佛祖！」碧雲說。

「啊！太好了！」化圖高興地喊道。

說着，二人並肩興緻勃勃地往回行走。走着走着，兩人忽然沉默起來，脚步也漸漸放慢了。

「兪師弟，小蘭莊這一段生活，你……還滿意嗎？」碧雲問道。

兪化圖楞了一下，眞誠地說：「我在小蘭莊一住十幾年，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師傅和妳的……恩情！」

蘭碧雲眼睛中閃着明亮的光芒，悄聲地說：「你會回來的，是嗎？」

兪化圖用力地點點頭。

第二天一早，脫塵大師便帶領兪化圖離開濮陽城郊小蘭莊，踏上了去少林寺的旅程。一路上無非是饑餐渴飲，曉行夜宿。這一日他們來到了中岳嵩山少林寺，剛一進寺門，寺內僧衆便圍上前，向脫塵長老致禮、問候，自然是一番熱鬧景象。脫塵大師帶着兪化圖走進大雄寶殿，朝拜了佛祖以後，便把他領到一間禪房中，老和尚臉上浮現出深沉、嚴肅的表情，盤膝坐在蒲團上，兪化圖在一旁小心侍候着。

脫塵看了兪化圖一眼，問道：「兪化圖，我爲什麼要帶你回少林寺，您想過嗎？」

「朝拜佛祖！」兪化圖回答。

「還有呢？」脫塵老和尚問。

「……」兪化圖搖搖頭，無言以對。

「化圖，你的武功已樹根基，」脫塵大師說：「我想讓你明日下山，到江湖上歷練一番，你意下如何？」

「師傅！」兪化圖急切地說：「我功夫還是膚淺，火候尚差，很想多侍候師傅幾年……」

脫塵大師擺擺手說：「化圖，你練好武功，應多想着有助於人，我不能總把你攏在身邊，耽誤你的前程！」

兪化圖還想解釋：「師傅……」

「我意已定，你明日即下山！」脫塵大師命令道。

「遵命！」兪化圖只好答應一聲。

「化圖，臨行前，我要向你重申少林十戒，」脫塵大師嚴肅地說：「十戒中最重要的是：戒殺生、戒偸盜、戒淫慾……」老和尚神色黯然，臉上現出無限憂傷。

「師傅！」兪化圖驚愕地說：「您這是……」

「三十年前，我收過一個得意的弟子，」脫塵和尚說：「唉！那就是你的大師兄，他學得一身少林本領，造詣很深。師門很多人都說他少年英俊，前程遠大。誰料到他出師不久，便誤入歧途，結交匪類，無惡不作。在開封古城，這個淫賊，因逼奸不成，持刀連殺二命。官府緝拿，他竟恃少林武功，拒捕傷人，眞是罪大惡極，神人共憤。他的劣跡不斷傳來，激怒了少林衆僧，爲了維護少林名聲，衆師兄弟聯袂下嵩山，決心懲辦犯戒門人。清理門戶，經過幾番圍捕，終於在開封郊外的一座古廟內將惡賊擒獲，幾十雙少林鐵拳毫不留情地擊打在他的身上。當我趕到時，這個寃家只還有一口氣在，他跪在我面前，以頭碰地，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可是晚了，已經晚了，少林戒規遭到如此踐踏，師門衆人豈能饒過他？啊！我眼看見，在那個月黑人寂的晚上，這個自作自受的寃家被毁在開封古廟中，怎不令人痛心哪！我也因此受到寺院方丈的責備，當時，我心灰意冷，發誓永不收徒。誰知十年前，我又違背自己的誓言，在濮陽城郊收了你這個關門弟子……化圖，爲師追憶這一段往事，用意何在？你可明白嗎？」

兪化圖鄭重地發誓說：「師傅的教誨，定當牢記，少林十戒，永遠銘刻心懷！」

脫塵大師雙手合十，高誦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停了片刻，老和尚又說：「化圖，你的『金剛掌』功夫，已具火候！爲師贈你一號，就叫『鐵爪雕』吧！」

兪化圖跪在師傅面前，高興地說：「多謝恩師賜號！」

「化圖，你們兄弟已經分別了近二十年，此次下山，一定要找到于劍

萍！」脫塵和尚說。

「謹遵師命！」兪化圖回答。

＊　＊　＊

兪化圖下嵩山，千里尋弟，很快，「鐵爪雕」的名號就傳到一位江湖異人的耳中。此人俗家姓賀，道號清風，是泰山金頂玉皇觀的住持。清風道長在武林中也是一位難得的人物，早年在江湖上與陸浩然相識，二人彼此慕名，一見如故，甚爲投機，遂成爲知己。十年前，陸羽帶領于劍萍來到玉皇觀，說是要借地授徒，小住幾年，清風道長自然是一口答應，誰知一住就是十個春秋。

于劍萍經過十載苦練，也練成了一身驚人功夫，他身體素質好，天資過人，十年中練會了刀槍劍戟等十八般兵器，最擅長的是輕功提縱術。在這十個寒暑中，于劍萍每天早晚都從山下挑兩竹桶水給觀內衆道人，風雨無阻，從不間斷。起初，他挑水搖搖晃晃，踉踉蹌蹌，到觀內時，桶裡的水幾乎蕩光了，十年後，他肩挑兩桶水，上山下山，健步如飛，就像長上了翅膀一樣。

這一天傍晚，陸浩然與清風道長正在下圍棋，二人言明，誰輸了要罰酒三大壺。他們一邊下棋一邊閒談着，話題自然扯到于劍萍身上。清風說：「你的弟子在泰山苦練十年，功夫已有成就，將來定能爲師門增光！」

陸羽笑笑說：「道長，你過獎了！」

清風道長說：「『鐵爪雕』下嵩山尋找義弟，于劍萍也該歷練一番，有所建樹了。啊！他們兄弟相會有日嘍！」

陸浩然點點頭，說：「雛鷹已長好羽毛，現在該讓它自由飛翔了！」

陸羽的棋藝較清風略高一籌，往日下棋，陸浩然總是贏多輸少，今日二人對弈，不知爲甚麼，陸浩然卻連輸三局，最後只得拱手認輸。老武師陸羽嗜酒成癖，酒量甚豪，爲人洒脫、詼諧，不拘小節，一年四季均是叫花子打扮。他視名利二字如鏡花水月，過往雲煙，平生仗義疏財，對己只以一醉爲樂，別無他求。吃晚飯的時候，兩位老友談古論今，格外高興，一醉方休。清風走後，天已二更，陸浩然獨自站在院中遙望夜空，只見明月高懸，繁星閃爍，老武師心潮翻滾，無限感慨，他把于劍萍喚到屋裡，師徒二人深夜間傾談起來。

「劍萍，咱們師徒相處十年，你可知我的來歷嗎？」陸浩然問道。

「弟子不知。」于劍萍回答。

「唔！提起來一言難盡哪！」陸浩然慢悠悠地說，「你爲了學武功吃了不少苦，我也和你有類似的經歷……」

「啊？」于劍萍驚訝地說：「這是眞的？」

陸浩然點點頭，說：「我是濟南一位大富翁的兒子，我家稱得起家財萬貫，驟馬成羣。劍萍，你想不到我這個老叫化子還曾經是個富家子弟吧？我幼年時，父親爲了保護他的財產，想讓我學習武術。當時河南陳家溝有一位太極高手，名叫陳雲軒。父親以爲金錢萬能，能買通一切，他派人帶着請帖和一份厚禮到陳家溝，請老武師陳雲軒來濟南授我技藝。誰知財禮很快被退了回來，父親的邀請遭到婉言謝絕。我父親不甘心，第二次又派人帶了更重的厚禮去聘請陳雲軒，財禮又一次被退了回來，還附了封長信，信中說，富家子弟，養尊處優，吃不了苦，受不得煎熬，練武術是自討苦吃的事情，深恐有個一差二錯，擔當不起等等。

「我看了信，心中不服，非要爭這口氣不可。當時，年輕幼稚，不知天高地厚，一天夜裡，我偷偷從家裡跑了出來。沒想到，世情險惡，行路艱難，和你們的遭遇一樣，我在路上被壞人騙走錢財，身上分文沒有。怎麼辦呢？是前進，還是後退？左思右想，咬咬牙，還是繼續向前。進入河南境內，我這個富家子弟眞正成了一個叫花子，我一路上沿街乞討，受盡了人世的折磨，嘗盡了旅途上的艱辛。就這樣，總算熬到了陳家溝。

「陳家溝可謂武術之鄉，教武術的把式場多如牛毛。有一位武師教五行內家拳，功夫很深。我被這種非凡的硬氣功迷住，就去登門求教。誰知人家要收幾十元的拜師費，我哪裡付得出？這個武術場設在一個大戶的後院，墻外有一棵大樹，於是我每天晚上爬上樹，看着人家一招一式練功夫，偷偷跟着學。在武術圈內，這叫做『偷拳』。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的功夫練左了，由於沒有師傅指點，只是照葫蘆畫瓢，運氣不當，致使全身青腫，兩臂酸痲，脖子上隆起一個球狀氣囊。當時我嚇壞了，原以爲『偷拳』也能練出好功夫，誰知我竟嘗到了『無師自通』這杯苦酒的滋味。

「我去找那位練氣功的武師，人家認爲偷拳不道德，練壞了活該，他們不但袖手不管，而且還冷言惡語地把我辱罵了一通。我只好登門去找陳雲軒老師求教，陳老是一位內家拳高手，也是一位熱心助人的武師，他很快治好我的病，並且告訴我正確運氣的方法。他問明我的來歷，知道我千里奔波，受盡折磨，一片至誠，就收我爲弟子。在陳雲軒老師的督促下，我習武三十年，才得有今日這麼一點功夫……」

「師傅！」于劍萍激動地喊道：「原來您爲了練武功，也有這樣一番經歷……」

「是啊！」陸浩然感慨萬端地說：「我總結只有一個字，就是練武術：難！」稍停片刻，老武師又說，「傳聞，你的義兄兪化圖學得了一身本領，得了美稱『鐵爪雕』，他正在到處尋找你，你也該早日下山，兄弟相會……」

「啊！太好了！」于劍萍高興地喊了起來。忽然，他又猶豫不決地說：「不過，我功夫尚淺，恐怕將來有辱師門！」

「我已把平生所學，全部傳授給你，所欠的只是火候，相信你在江湖上磨練一番，定有長進！」陸浩然說：「你我師徒就要分別，望你能濟困扶危，熱心助人，好自爲之，我無所饋贈，送你一號，就叫『追風鴿子』吧！」

「師傅！我永遠記住您的教誨！任何時候，也不給師門丟臉！」于劍萍發誓似地說。

第二天清晨，于劍萍辭別恩師陸浩然和清風道長，離開玉皇觀，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當想到要和哥哥兪化圖見面時，劍萍立刻心潮翻滾，熱淚盈眶，激動萬分。童年時代的往事，一幕幕地映現在腦海中。可是，到哪裡去尋找兪化圖大哥呢？

忽然，他靈機一動，想起使他終生難忘的那個小鎮，解家集。就是在那個小鎮上，兄弟倆被逼迫而各奔東西的。「到解家集去！」劍萍自語着。他想，化圖大哥的心情跟我是一樣的，他也許早就到了解家集。想到這裡，劍萍感到渾身是勁，便朝着解家集的方向趕路。

于劍萍一路上逢山拜山，遇寨訪寨，對沿途的各式武術場和有名望的武術家，他都要登門拜訪，求教。由於他武功出衆，爲人也謙遜，很快，「追風鴿子」的名聲，就廣爲人知了。

從春暖花開到秋風送爽，經過半年多的時光，于劍萍又來到了解家集。舊地重遊，感慨萬端。這裡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樣，沒有絲毫變化，劍萍信步走向那個熱鬧的集鎮，忽然，前邊的景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一個掛着「喬半仙」牌號的卦攤。在江湖上，這類專靠說瞎話混飯吃的卦攤，到處皆是，不足爲奇；但這個算命的喬半仙卻不同於一般的江湖客，他身材瘦高而細長，八字鬍，兩只眼睛滴溜溜亂轉，閃着寒光。

于劍萍知道，在武林中，沒有較深的造詣，眼睛不會有這種光芒。更令他驚奇的是，在卦攤後邊較遠的地方，站着三個穿黑色衣褲的彪形漢子，腰中都束着板帶，滿臉橫肉，眼露兇光。卦攤旁一位老大娘帶着一個妙齡少女正在算卦，喬半仙口若懸河地正在應付着那母女二人。

此時雖是初秋季節，但氣候還很熱，于劍萍戴着一頂大沿草帽，他把帽沿拉低了，擋住大半個臉部，隱在人羣當中，注視着那奇怪的算卦人和他身後的打手，看他們究竟要搞些甚麼名堂。

過了片刻，只見那算卦的母女臉上露出笑容，想是喬半仙花言巧語，騙取了善良人的信任。老太太打開隨身携帶的小包袱，裡面有一叠銀票和幾十塊大洋，她把一張銀票送到喬半仙手中，口裡連連稱謝，帶着女兒走開了。

喬半仙朝三個黑衣人使了個眼色，悄聲說了句：「離遠點，下手！」三個人點點頭，緊跟着那母女二人走去。

于劍萍全明白了，他仍自拉低大沿草帽，不緊不慢地跟着那三個彪形大漢。

拐了幾個彎，前邊是一座小橋，由於連年乾旱，橋下的河水都乾涸了。老太太與少女剛剛走到橋邊，三個大漢幾個箭步竄了過去，兩個人在前邊攔住去路，一個人在後邊，雙手叉腰，望風監視。

老太太看着他們的兇樣，驚駭地說：「你們要幹甚麼？」

一個大漢湊過來，低聲地說：「別害怕，我們要借點東西！」

老太太哆嗦着：「借……借東西？」

「對！」大漢指着小包袱說：「只要把這件東西借給我們，我們弟兄決不會難爲您……」

「啊！」老太太驚呆了，連連後退着：「不行，不行，求求你們行行好，我的兒子出外經商，幾年未歸。這是我們母女倆借的『印子錢』，是外出尋找兒子的費用。咳！我怎麼這樣不幸呵……」說着，她淚如雨下。

「媽媽！」少女拉着老太太，也嚇得哭了起來。

另一個大漢不耐煩地說：「囉嗦甚麼！幹掉算了！」說罷，「颯」地一聲，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

「救人哪……救人……」少女嚇昏了，聲嘶力竭地喊叫着。

于劍萍見情勢危急，不容耽擱，遂使出「燕子三抄水」的輕功絕技，從藏身處騰空躍起，如飛一般落在大漢與姑娘中間，這一手輕功，端的是乾淨，俐落，于劍萍站在中間，並不理睬那大漢，微笑着對少女說：「姑娘，別害怕！有我出頭管這件事，一定不讓你們吃虧就是了！」

三個黑衣大漢一見于劍萍輕功出衆，先自折去幾分銳氣，他們合在一起，抱拳拱手，說：「朋友，你要攪我們這宗買賣，想必有驚人的本領。好，我們交你這個朋友，請你報個萬吧！」

于劍萍不慌不忙地說：「在下于劍萍！」

「呵！」一個大漢說：「莫非是江湖上傳揚的『追風鴿子』嗎？」

「對！」于劍萍點點頭：「正是敝號！」

「哼！我當是甚麼驚天動地的人物，」另一個大漢撇撇嘴，不服氣地說：「原來是個剛剛出世的『雛鷹』，我倒要領教領教你有甚麼高招！」

于劍萍知道，這種事善說善了是

不可能的，只能刀兵相見，以武力分上下，論輸贏。上罷，他甩掉長衫，摘下草帽，裡面是緊身衣褲。他冷笑着說：「你們既然以武力相逼，我只好奉陪！來！咱們就比劃比劃。」

三個大漢站成品字形，猛撲上來與劍萍交手，前邊一人照于劍萍胸部猛擊一拳，後面的人舉着匕首，照劍萍脊背狠刺去，他們前後夾擊，以為定能得手，哪知于劍萍一陣大笑，喊了聲：「來得好！」猛地兩臂一夾，騰身躍起，同時雙腳輕抬猛踢，使出一招「彈打連環」，左腳踢在持刀大漢的手腕上，「噹郎」一聲，匕首落地，右腳踢在前邊大漢的腮幫子上，登時下頷脫臼，摘了環，那漢子捂住傷處，蹲在地上呻吟不止。

只一個回合，于劍萍便打倒兩個對手。

第三個大漢見勢不妙，拔腿便跑，于劍萍大喊一聲：「哪裡走！」他竄蹦跳躍，疾如飛鳥，趕到大漢身後，用了一招「金龍探爪」，左手抓住他的後衣領，右掌高舉，正欲發招，耳邊忽聽一陣疾風飛過，知道暗中有人偷襲。

武林中人首先要練習眼力和耳力，像于劍萍這樣受過名師指點，苦練十年的武術家，他的聽覺和視覺是異常靈敏的。于劍萍忙放開那大漢，急閃身：「縮頸藏頭」式，一塊飛蝗石擦耳飛過。石塊雖小，其勢甚猛，可見打暗器的人手勁很大。于劍萍暗中抹了把汗，叫聲：「慚愧！」這時那被擒的大漢早已「燕青十八翻」，跑掉了。

于劍萍撤步轉身，強壓怒火，高喊道：「放暗器的朋友，我于劍萍在此恭候！」

話音未落，樹後走出一人，正是那算卦的老頭喬半仙。他並不理會于劍萍的挑戰，徑直走向那受傷的大漢，低聲罵了句：「廢物！」走過去，扶住他的頭，輕輕的一捏一推，大漢「呀」了一聲，傷勢立時痊癒，他又捏着嘴唇打了一聲呼哨，三個大漢重聚在一起，站在喬半仙身旁。

喬半仙邁着方步來到于劍萍面前，一抱拳說：「朋友，你就是那大名鼎鼎、威震江湖的『追風鷂子』嗎？」

于劍萍不卑不亢，也抱了抱拳，說：「不敢！在下于劍萍，不過是武林後進。」

喬半仙「嘿嘿」一陣冷笑，聲音嘶啞，顯得異常陰森可怕，說：「閣下堂堂儀表，出手不凡，看不出竟是武林正宗武當派的身法，我那幾個笨拙弟子豈是對手。來，來，來，老朽不才，還要領教一下。不過，你于老師可要手下留情啊！」

于劍萍心裡明白，這個喬半仙是個很厲害的敵手，他不敢稍有疏忽，立刻擺出門戶，說了聲：「請！」但仍按照武林規矩，站在下首，不肯首先進招。

喬半仙點點頭，說了聲：「得罪了！」話到人到，迅速異常。

他使了一招「撥雲見日」，左拳虛晃，右拳帶着一股疾風向于劍萍咽喉猛擊，于劍萍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氣，此人果然厲害，一出手就使出這樣陰損的招術，不用說被擊中，就是被掌風掃一下，也會吃不消的。

于劍萍哪敢怠慢，他凹腹吸胸，側身躲過這一招，使用「如封似閉」「擺蓮腳」的招術，雙手護住面門，抬右腳，對準他的手腕彈踢，喬半仙急忙抽身撤掌，一陣獰笑：「嘿嘿！好快的身手！」說罷，他二次進身，以更猛烈的手法，向于劍萍上中下三路的要害部位連連進攻。

于劍萍也施展全身本領，竄高縱矮，閃展騰挪，一招緊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二人戰了三十多個回合，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

喬半仙見贏不了于劍萍，心中暗暗着急，他連忙打了一聲呼哨，那三個黑衣大漢立刻撲上來，把于劍萍圍在了當中。

于劍萍漸漸不支了，由於他趕了一天的路程，到解家集也沒來得及歇息一會，便遇上了這樁事，他現在感到很疲乏，勞累，又渴又餓，手腳遲緩了，額頭也冒出了汗珠。

喬半仙一見暗暗高興，姓于的小子已經吃不消了，只要再加緊進攻，就可以穩操勝券。又戰了幾個回合，于劍萍累得呼呼帶喘，手忙腳亂起來。正在危急時刻，忽聽橋頭有人高聲斷喝，聲若銅鐘：「喂！道上的朋友，武林中的規矩，一人戰一人；你們『攢鷄毛，湊撣子』，以多為勝，團團圍攻，即使僥幸贏了，也算不得甚麼好漢。哼！江湖上的顏面都讓你們給丟盡了！」

于劍萍精神為之一振，聽話音，來人是幫助自己的，遂高聲喊道：「朋友，你來得正是時候，感謝啦！」

喬半仙暗自叫苦，眼看就要得手，誰知中途殺出個程咬金，心中惱火，嘴裡不乾不淨地罵了起來。

來人並不急於加入戰鬥，他先走近那已經嚇昏了頭，仍呆立在橋邊的母女倆身邊，低聲交代了幾句，只見那母女二人連連點頭，如飛一樣跑過小橋，遠去了。他目送着那母女二人，待她們消失了踪影後，才慢慢轉回身，走近戰鬥的雙方，高喊一聲：「雙方的朋友都請住手，我有話要說。」

于劍萍借此機會，虛晃一招，跳出圈外，深深地喘了口氣，仔細打量着來人。只見他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三十多歲的年紀，一張黑中透紅的臉膛，兩隻眼睛閃着英光，眞是相貌堂堂，不怒自威。于劍萍望着來人，覺得很面熟，忽然心中一動，莫非……

這時，那人正與喬半仙唇槍舌劍，進行爭論。

「朋友，你大概吃了熊心豹膽，竟敢管我老頭子的事。」這是喬半仙的聲音。

那人哈哈一陣大笑，說：「鼠竊狗偷之輩，我會過不少，但不知你是那路的英雄？」

喬半仙惱羞成怒，開口罵了起來：「好小子，你敢挖苦人，我非把你擺平不可！」

二人正說着，一個黑衣大漢繞到那人身後，舉起匕首，惡狠狠照他後心就刺。

于劍萍吃了一驚，忙喊：「注意！有人暗算！」誰知那人早已注意到有人偷襲，待匕首臨近，他「鷂子翻身」，面對黑衣大漢，怒喝一聲：「小輩，你敢暗算人！」左掌只輕輕一磕，匕首立刻飛出丈外，右掌像閃電一般向前擊去。他使用的是金剛連環掌，左掌前擊，右掌必到，這是少林門中最厲害的手法。黑衣大漢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前胸早已被金剛掌擊中，頓時「啊」地一聲，一口鮮血從口鼻中噴了出來。

那人「哼」了一聲，說：「自取其辱！」說着，他撿起一塊巨石，「啪」地一聲，一掌擊去，巨石粉碎。

「啊！大力金剛掌！」喬半仙被震懾住，他下意識地叫了一聲。

那人大喝道：「看誰還敢亂動！你們的腦袋未必比這塊石頭還硬！」

喬半仙拱了拱手，說：「朋友，我已看出，你的功夫竟是少林嫡傳大力金剛掌。請問尊姓大名？少林僧鋼指羅漢脫塵大師你可認識？」

那人一抱拳說：「在下俞化圖，脫塵高僧乃是我的恩師！」

于劍萍驚喜交加，忙跑過來叫道：「化圖大哥！」

俞化圖望着于劍萍，激動萬分，說：「你……你可是二弟……」

「對！」于劍萍眼睛濕潤了：「我是……劍萍！」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俞化圖高興地說。

于劍萍立即接着說：「相逢全不費功夫！」

兄弟二人激動得摟抱在一起。

喬半仙見此情景，暗罵了聲：「晦氣！」忙帶着手下悄然溜走了。

＊　＊　＊

「鐵爪雕」俞化圖和二弟「追風鷂子」于劍萍在解家集橋頭意外重逢，兄弟倆悲喜交集，感慨萬千。他們緊緊地握手挽臂，貼肩挨肘，那種親熱勁確實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兄弟二人相互問長話短，噓寒問暖，都有一肚子話要詢問、訴說。此時已是紅日西墜、野鳥投林的時候，二人且談且行，來到集東一家客店。

店伙一見「雙鷹」兄弟，先是一驚，隨即露出一臉假笑，忙點頭哈腰地上前招呼。「雙鷹」哥倆此時正沉浸在久別重逢的激動情緒中，並未注意到店伙的異常表現。

店伙把他們讓進跨院一間很清靜的獨立房中，他們要了一桌酒飯，那店伙出出進進，一邊忙碌地端菜端飯，一邊窺視着「雙鷹」兄弟倆的舉動。

此時，「追風鷂子」于劍萍已漸漸從激動的情緒中冷靜下來，他發現店伙一雙眼睛滴溜溜亂轉，露出狡詐和邪惡的眼光，心中一動，不由多加了幾分小心。

店伙把飯菜擺滿一桌，還笑嘻嘻地提來一壺酒，給二人各倒了一杯，說道：「二位客官，一路辛苦了，請用酒！」

于劍萍掃了一眼酒杯，見杯中酒略顯混濁，立刻警覺起來，他端起酒杯，顯出很隨便的樣子，問了一句：「哎！伙計，這酒怎地這麼混濁呢？恐怕不是上等好酒吧？」

店伙連忙解釋：「客爺，您太多心了！我們店裡出售的全是上等好酒，這是罎底酒，雖有些混濁，但特別好喝，試試吧！」

這個店伙伶牙俐齒，顯然是個江湖老手，他眼珠轉動，滿臉堆着假笑，搪塞着「雙鷹」兄弟。

于劍萍似不在意，微笑着聽店伙解釋，待他說完後，端起酒杯說：「伙計，你一天侍候這麼多客人，眞夠辛苦了！來，我敬你一杯！」說着把酒杯舉到他跟前。

店伙一見，臉上變色，他連連後退，擺着手說：「啊，不敢，不敢，小人怎能喝客人的酒，店裡沒有這個規矩。再說，我也不會喝酒，你們請用餐吧，我不打擾了！」說完，推門匆匆走了出去。

俞化圖半天未說話，見店伙走了出去，便問道：「二弟，你難道發現了甚麼問題嗎？」

于劍萍說：「大哥，說不定我們住進了黑店！這個店伙鬼鬼祟祟，十分注意我們的行動，可能在酒中做了手腳！」

「啊！」俞化圖站起身，在屋中走了兩趟，問道：「何以見得酒中有毛病呢？」

「我自有辦法！」于劍萍從腰中取出一個小布袋，裡面有小刀、小叉、萬能鑰匙等，應有盡有。他挑選出一根銀質頭簪，笑着道：「這是我自備的『萬寶囊』，今天可派上用場了。」說着，他把銀簪的一頭放入酒杯中，銀簪立即變成了暗黑色。二人見狀，都吃了一驚。

「怎麼樣？」于劍萍說：「看來此處必是黑店！」

俞化圖劍眉倒豎，虎目圓睜，怒容滿面，說道：「鼠輩竟敢暗算你我弟兄！定要叫他們嚐嚐厲害！」

二人商議了一陣，決定採取行動，懲治這伙謀財害命的惡徒，為民除害。過了一刻，「雙鷹」兄弟依計行事。

（未完・二）

上文提要：程明山將智遠和尚制服，脅迫他拿出解葯，爲衆人救治，經過馬頭寺的變故，看出老神仙、勞總管、晏長江、曹鳳台都是共同勾結，狼狽爲奸，而九里堡堡主槐翁，似由劉二痲子代替，大家商議之後，一部份人趕去少林、武當，約請慧通大師、一寧子再赴九里堡去，伺機揭穿他們的陰謀，荊雲台、一鳳、程明山再到徐州查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喬裝讀書相公　夜探雙環鏢局

荊雲台大笑道：「前輩要喝，還有什麼不好的？」

他答應了。

張老實點點頭，咧嘴笑道：「那就一言爲定，小老兒這酒是喝定了。」

荊一鳳自然聽得懂，心裏暗高興，一面披嘴道：「這不算罰……」

「還有呢！別嚷！」張老實小聲道：「小老兒有點小玩藝要送給妳。」

荊一鳳睜大雙目，問道：「老人家要送我什麼？」

荊雲台道：「還不快跟老前輩叩謝，他老人家拿出來的東西，還會差的？」

荊一鳳剔透玲瓏，馬上說道：「老人家，晚輩那就謝謝你的厚賜。」

「不厚，不厚！」張老實連連搖頭：「薄得很！」

他右手一探，從懷中摸出一個圓形的破舊皮夾，聳着肩道：「這東西跟着小老兒差不多快有五、六十年了，小老兒早就用不着它，送給妳，也許有用……」

荊雲台沒想他拿出來的會是一個破舊的皮夾，目光一動，不禁怔得一怔，忙道：「鳳兒，快跪下來給張老前輩叩頭。」

荊一鳳聽了爹的話，便已明白張老實這破舊的牛皮夾子，定是一件很貴重的東西，依言正待跪下去磕頭。

張老實已經一把把她拉住，朝荊雲台埋怨道：「你也眞是，小老兒不喜歡人家磕頭，這是我送她的小玩藝，又不是拜師傳道，還用得着這麼莊重？」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圓形的牛皮夾中，藏的不知究是何物，但看去薄薄的，竟然一點也看不出來。」

荊雲台道：「這是前輩當年成名暗器，小女能蒙前輩如此垂青，眞是福緣不淺。」

荊一鳳好奇的道：「老人家，這是什麼暗器呢？」

「不忙，小老兒取出來，妳就知道了。」

張老實說話之時，已把圓形皮夾的蓋子掀起，用兩個指頭從皮夾中箝出來一疊精光閃閃的月牙形小刀，才道：「這叫五蝠迴風刀，刀開五幅，施展開來，就像五隻蝙蝠，小老兒已經有五十年沒用過它了。」

這一疊刀，一共有五片之多，他說的「薄得很」，果然沒錯，每一片刀果然其薄無比。

荊一鳳喜得眉飛色舞的道：「老人家，那一定有特殊手法的了？」

「這還用說？」張老實笑道：「沒有手法，妳拿着這五柄刀，就一點用也沒有了，來，小老兒這就傳你口訣。」

荊雲台道：「時間不早，晚輩換過衣衫，就要先行告辭了。」

他取過包袱，打了開來，換了一件藍布長衫，一雙布鞋，然後把換下的長衫收入包袱之中，一面朝荊一鳳

道：「鳳兒，妳要換的衣衫也在裏面，爲父要先走了。」

荊一鳳道：「爹，我們和你老人家如何聯繫呢？」

荊雲台道：「有什麼事，你們只要找張老前輩就可以了。」

說完，別過張老實，開了柴門，舉步往外行去。

張老實道：「你們兩個，且等天亮了再走不遲。」

一面朝荊一鳳道：「現在妳仔細聽着，小老兒使這飛刀的手法，和一般暗器手法不同，妳可要全都記住領悟才行。」

當下就把如何運勁，如何發刀，如何收刀，每一句口訣，都不厭其詳的講解得清清楚楚。

然後又當場示範手法、身法、步法應該如何，如何五刀同發，連珠出手，一面解說，一面配合動作手勢。

荊一鳳一一牢記在心，一面跟着他練習手法、步法、身法。

程明山因張老實教她的是獨門暗器手法，自己不好多聽，正感自己坐在一旁，不知如何才好。

張老實回頭笑道：「小娃兒，小老兒的手法，難道還怕你聽到不成？你們兩個也不用分什麼彼此了，尤其這能收能發的五柄飛刀，和游老兒的『迴風子』，有異曲同工之處，你也不妨聽聽，對你也不無幫助。」

程明山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自當恭聆。」

迴風刀和迴風子，同樣有「迴風」二字，手法自然有相似之處了。

張老實講解得很詳盡，程明山自可一聽就會，荊一鳳却覺得很難了，尤其很多精微之處，一時更無法全數領會。

張老實就指着程明山道：「這樣好了，妳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妳表哥，游老兒的『迴風子』手法，比小老兒還高明得多呢！好了，時間不早，小老兒熬梨膏去了，你們可要等日上三竿才能出去，太早出去，兩個哥兒們也容易引人起疑。」

說完就轉身往外行去，但走了幾步，回頭又道：「你們出去，只要把門帶上就好。」

張老實走後，荊一鳳又練了一回手法，東方已經漸漸露出魚肚白。

荊一鳳道：「表哥，你快把衣衫換好，我也要改裝了呢！」

程明山道：「妳怎麼忘了，從現在起，要叫我大哥才對。」

荊一鳳道：「人家叫慣了嘛！」

「對了！」程明山道：「從現在起，我叫姨父也該叫爹了。」

荊一鳳臉上一紅，啐道：「你壞。」

程明山道：「這是妳自己說的咯，妳的爹，也是我的爹呀！」

荊一鳳紅着臉，輕輕推了他一把，說道：「快去換衣服了。」

程明山笑着脫下身上長衫，換上了一件新的天藍長衫，連脚上薄底靴都換了新的。

荊一鳳先把秀髮打了一條辮子，然後拿起包袱，到裏間去換了衣衫。

既是兄弟兩個，衣衫、靴子自然都是一樣的了。

過不一會，荊一鳳已經打扮整齊，走了出來，說道：「大哥，你看像不像？」

程明山從頭到脚仔細打量了一陣，才道：「像是像，只是……」

荊一鳳問道：「只是什麼呢？」

程明山道：「只是太漂亮了，這樣一個英俊俏書生，走在路上，不知要有多少女孩子對妳傾心呢！」

「這是說你自己了！」荊一鳳白了他一眼，才道：「不打自招，我總算聽你說了眞話。」

「我？」程明山得意的道：「我只有一個人對我傾心就好。」

荊一鳳心裏甜甜的，却故意披披嘴道：「對你傾心的，可不止一個呢！」

程明山道：「妳說，還有誰？」

荊一鳳道：「就是那個呀！」

她口中的那個，自然是指林秀宜了。

程明山故作不知，低聲道：「但我只對一個人傾心，她，就是我表妹了。」

「我不要聽！」荊一鳳披披嘴道：「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

「眞的。」程明山走過去，低低的道：「表妹，我心裏只有一個。」

他要去捉她的手。

荊一鳳雙手一縮，嗔道：「快別這樣子，我們說正經的，我們改扮成兄弟，到那裏去呢？」

「這個……」程明山一怔，說道：「方才爹也沒說，我一時怎麼想得出來呢？」

荊一鳳聽他眞的把爹也叫起「爹」來，心頭自然暗暗高興，但粉臉却有些發熱，說道：「那該怎麼辦？」

程明山想了想道：「我看這樣吧，我們就當剛到徐州來的，到處去逛逛，看看有沒有岔眼的人，對了，九里山是劉邦和楚霸王交戰的古戰場，也算是古蹟了，我們可以去登臨一番，九里堡的動靜，不是可以一覽無遺了麼？」

荊一鳳道：「對，這辦法好。」

她忽然啊道：「我們這兩把劍呢？那就不能帶在身上了。」

程明山道：「這兩柄劍，暫時只好放在這裏了，反正妳身邊有張老前輩送妳的五蝠刀，我要找幾顆石子，隨地都有，還怕什麼？」

荊一鳳道：「但我刀還不會使呢！」

程明山笑道：「妳手法都會了，到了臨時要用的時候，就自然會使了。」

荊一鳳道：「時間差不多了，那我

們該走了，我把包袱和這兩柄劍，放到張老前輩房間裏去。」

說着捧起兩柄長劍，和一個包袱，轉身走入，等她出來之時，手中拿着兩頂儒生的帽子，說道：「大哥，把帽子戴上了。」

程明山戴上帽子，口中「啊」了一聲道：「表妹……」

荆一鳳迴眼道：「你叫我什麼？」

「啊！是，是！」程明山忙道：「兄弟，兄弟，我差點忘了。」

荆一鳳道：「方才你還說我呢！」

「愚兄記下了。」程明山笑着道：「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們應該先想好姓名，不然，人家問起來，就說不出來了。」

荆一鳳眨眨眼問道：「你說呢，我們叫什麼名字好？」

程明山道：「我姓程，改做成功的成，妳是我兄弟，自然也姓成。」

荆一鳳嬌嗔道：「你……」

程明山接着道：「這樣，我叫成一明，妳叫成一飛，一明，有妳的『一』字，也有我的『明』字，一飛，不就是飛鳳麼？妳看好不？」

荆一鳳道：「名字很好，但為什麼一定要姓你的程，改作成？不用我的荆，改成金呢？」

程明山笑道：「瞧妳，這也要和我計較？」

荆一鳳道：「好嘛！那就姓成好了。」

兩人相偕走出，這時間已經不早，他們走下茅草崗，一路東逛西逛，倒也眞像是一對初到徐州的兄弟。

中午時分，經過雙環鏢局門口，只見一列十幾輛鏢車，車上還插着鏢旗，停靠在路邊上。

程明山指着道：「這是鏢車了，他們好像是要上路呢？」

荆一鳳笑道：「大哥，你這可錯了，鏢車停靠在路邊，車頭向着鏢局大門，這是他們保鏢回來了，車子要推進去了呢！」

邊上幾個趟子手看他們只是兩個讀書相公，好似從沒見過鏢車，好奇的佇足觀看，也不以為意。

果然，過沒多久，只見一個身穿湖色長衫，雙顴微聳，兩目深凹的瘦削臉中年漢子大步從門內走出，朝趟子手們揮了揮手，趟子手立即推着一輛輛鏢車，往鏢局大門進去。

荆一鳳笑道：「大哥，我說得沒錯吧？」

程明山點頭道：「這回果然給你說對了。」

那瘦削臉漢子看兩人站着說話，就朝門口趟子手問道：「這兩人是幹什麼的？」

門口的趟子手陪着笑道：「他們是兩個讀書相公，從沒見過鏢車，好奇站下來看看罷了。」

瘦削臉漢子瞪了兩人一眼，才轉身往裏走去。

荆一鳳道：「大哥，我們走吧，快中午了呢，找個地方去吃飯了。」

程明山點點頭，兩人順着大街走了，穿過橫街，正好轉角上有一家酒樓，這就跨進門去。

登上樓梯，一名伙計就迎了上來，含笑道：「二位公子請這邊坐。」

他把兩人引到靠街的窗下一張桌子，拉開長櫈，說道：「這座頭靠近大街，二位公子可以一面喝酒一面看看街景。」

程明山還沒坐下，就看到對面轉角上，似有一個穿青布短衫的人影，站在那裏。

他方才看到雙環鏢局的趟子手，穿的就是這身青布短衫，心中不禁一動，暗道：「莫非他們懷疑自己兩人，才派人盯了下來？」

荆一鳳在對面坐下，叫道：「大哥，你也坐下來呢！」

程明山隨即坐下，伙計送上兩盞香茗，問道：「兩位公子爺要點些什麼酒菜？」

程明山點了菜，等伙計走開，就悄聲道：「兄弟，我們給人家盯上了。」

荆一鳳一怔道：「這麼快就給人盯上了？我們又有什麼落在人家眼裏了呢？」

「那倒不是有什麼破綻落在人家眼裏。」程明山低聲道：「是方才我們在雙環鏢局門口說話，人家起了疑心，才派人跟蹤我們的。」

荆一鳳問道：「人在那裏？」

程明山道：「就在對面轉角上那片綢布莊門前。」

荆一鳳一手端起茶盅，裝作一面喝茶，一面看着街景，眼角一轉，果然看到一個青衣漢子站在那裏，她放下茶盅，低聲說道：「那一定是伍奎對我們起了疑。」

程明山道：「伍奎是誰？」

「就是方才在門口指揮鏢車的瘦削臉。」荆一鳳道：「他是雙環鏢局的副總鏢頭，外號伍一刀，是個老江湖。」

程明山道：「我看雙環鏢局也大有問題。」

荆一鳳道：「大哥又看到了什麼？」

程明山道：「他們那十幾輛鏢車，如果保了鏢回來，應該是空車才對，但我看兩個趟子手推車進去，份量不輕。」

荆一鳳低笑道：「那也許是鏢銀還沒送出去。」

「不！」程明山道：「如果裝了鏢銀，車子重量就不止那些了。」

荆一鳳問道：「那你說車中會是什麼呢？」

程明山道：「我就說不出來，但只要看他們十幾輛車上，都遮得很密，我們只站着說了幾句話，他就要派人跟蹤，可見一定有鬼了。」

荆一鳳披着嘴道：「像大哥這樣，

看到什麼，都懷疑有問題，我們要查的事情，未免也太多了。」

程明山道：「線索，就是只有一根線，也要追索下去，才會有眉目，許多事情就是要從他們細小的事情上着手，不然，如何查得出來？」

說到這裏，正好伙計送來了酒菜，兩人就停止了說話。

程明山抬頭問道：「伙計，我要跟你打聽一個地方。」

那伙計忙道：「公子爺請說，小的是在徐州府長大的，城裏每一條街，每一條巷，都摸得極熟，公子爺要問那裏？」

程明山道：「九里山的古戰場，從這裏去，怎麼走法？」

那伙計道：「九里山就在城北，古戰場這個地名，小的從沒聽說過，對，九里山沒有古戰場這個地方。」

荆一鳳道：「古戰場，就是劉邦和楚霸王交戰的地方。」

那伙計笑道：「是了，二位公子爺說的是戲，那是在大南門的羣芳園，前幾天陸叫天是在演霸王別姬，今天戲碼只怕是改了。」

程明山道：「不，我們不是要看戲，說的是徐州的古蹟，古戰場就是從前霸王和漢高祖打仗的地方，是在九里山……」

「這個小的就不清楚了。」那伙計直搖頭，說道：「小的沒聽說過有打仗的地方。」

鄰桌正在喝酒的老者笑道：「他們二位問的就是九里山。」

那伙計笑道：「原來兩位公子要到九里山，這個小的自然知道，兩位公子從這條大街一直往北走，看到的山，就是九里山了。」

程明山又道：「那麼放鶴亭呢？」

那伙計道：「放鶴亭在城南，那是雲龍山，上面還有一座興國寺，光是半座大佛，就有三丈多高，耳朵裏面，還可以坐五個人呢！」

程明山又道：「還有黃河底呢？」

那伙計笑道：「原來兩位公子爺是初來徐州，黃河底在東門外，那裏有的是雜耍，二位公子可以玩上大半天，還有北關的鐵牛，據說是大禹皇帝鎮水的神物呢！二位也可以去看看，徐州地方大，玩的地方多，二位公子爺住上些日子，慢慢的玩，才盡興。」

說到這裏，已經有人在叫着「伙計。」他匆匆忙忙的走了。

程明山道：「兄弟，我們吃過飯，就到九里山去，先看看古戰場，明日再去放鶴亭……」

他這些話，當然是說給旁人聽的，這樣，人家就知道他們是剛到徐州來，而且是來遊山玩水的了。

程明山心中暗想：「敢情只是對自己兩人有些懷疑，但並不懷疑得很深，也許另外有人上了酒樓，聽了自己問伙計的話，疑念已消，所以回去了。」

當下也就不放在心上，兩人依着伙計說的話，從大街一路往北行去。（其實他們豈會不認得路？）

那知走了一段路，程明山已經發覺自己兩人身後，居然還有人一路跟了下來。

這人身上穿了件青布長衫，已經不是原先那人，而且只是遠遠尾隨，心中不禁冷笑：「就算你們換了個人，又豈能瞞得過我？」

他偏過頭去，朝荆一鳳低低的道：「他們還是有人跟了下來。」

荆一鳳道：「他們懷疑我們什麼呢？」

程明山道：「由此可見他們那十幾輛鏢車之中，一定有着蹊蹺，我們今晚落店之後，我非去看看不可。」

荆一鳳道：「你去，我自然也要去了。」

程明山道：「到時候再說吧！」

荆一鳳道：「大哥這話，好像不要我去似的？」

程明山道：「這只是我的猜想，不一定會有什麼事，最好自然是我一個人去了。」

「不！」荆一鳳道：「你去，我也要去。」

「好，好！」程明山道：「妳要去就去。」

兩人邊說邊走，還故意不時的停步，朝兩邊指指點點的，好像他們眞是初到徐州一般。

他們循着小道，登上九里山，果然沒有多久，就有一個身穿青紗夾衫的漢子跟了上來。

這人已不是方才那個穿青布長衫的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又換了一個人！」

他故意極目遐矚，一面回頭笑道：「河水縈帶，羣山糾紛，看不見浩浩乎無垠的平沙，這古戰場在那裏呢？」

他把弔古戰場文改了幾個字，就只見河水縈帶，羣山糾紛，而不像古戰場了。

荆一鳳笑道：「大哥又在掉文了。」

程明山一手摸着下巴，說道：「我們登九里山，就是看古戰場來的，如今看到的只是山河映帶，桑田村落而已！」

那青衫漢子聞言笑道：「二位兄台，大概是初來徐州，這九里山還是漢劉邦和楚霸王爭鋒之地，去今已有千年以上，古人所謂十年滄海，十年桑田，尚且有滄海桑田之變，何況在千百年之後，徐州中原重鎮，人口日增，二位今日登臨，再要找古戰場，自然看不到了。」

程明山心中暗暗一怔，忖道：「此人肚中倒還有些學問，看來他不像是雙環鏢局的人，莫非是九里堡的人？」

一面聞聲轉過身去，拱拱手道：「兄台說得極是，在下兄弟遊學經此，

久慕九里山是楚漢爭鋒之地，故而想來看看古戰場的。」

他打量着那人，皮膚白晰，年在四旬左右，除了眼光有些深沉之外，恰似一個文士，接着含笑道：「兄台大概是本地人了，還未請教尊姓大名？」

他們站立之地，正當山頂南首，山麓間廣厦覆蓋，雄峙徐州的九里堡，歷歷在目，堡中雖然不時有人走動，但却平靜如恒，並沒有什麼人進出。

那青衫漢子呵呵一笑道：「在下徐純客，並非徐州人，只是久客徐州罷了。」

他目光一掠荊一鳳，說道：「二位大概是賢昆仲了，不知如何稱呼？」

「原來是徐兄。」程明山含笑道：「在下姓成，成功的成，草字一明，他是舍弟一飛。」

「幸會，幸會。」

兩人從山川景物，談到詩文時藝，眞像是文人雅士，無意相遇，倒也頗爲投契。

荊一鳳也偶而從旁插上幾句，但她生性比較好動，在兩人站着說話之時，故意裝作瀏覽景色，遊目四顧，實則暗暗注意九里堡是否有人出入，和堡中是否有何動靜。

後來索性一個人在山石上坐下來，靜靜的領略山川風光，還伸手摘了一支野草，在石上輕輕拂着。

時光漸漸溜走，不覺已是羣鳥歸林，夕陽銜山的黃昏時分。

她居高臨下，看了一會，九里堡依然和往常一樣，看不出有何異樣之處。

這就站起身，朝程明山道：「大哥，時間不早了，我們該回去了吧？」

程明山含笑道：「兄弟遊興已經盡了麼？」

「九里山已經來過了。」荊一鳳隨手把那支青草往石山間一扔，說道：「晚上我們還要逛黃河底去呢！」

程明山故意笑道：「黃河底只是三教九流雜處之地，有什麼好玩的？」

荊一鳳道：「沒有去過，瞧瞧熱鬧也好。」

徐純客含笑道：「令弟說得不錯，二位初來徐州，黃河底雖是三教九流雜處，但到一個地方，也可以看看一個地方的風俗。」

三人這就相偕下山，程明山故意一指九里堡，說道：「這一大片屋子，大概就是九里堡了，在下聽說九里堡主，大家都稱他菩薩，是一位有名的老英雄，可惜在下兄弟一介書生，無緣拜識！」

徐純客道：「菩薩爲人和藹，樂善好施，只是最近聽說患了頭風，不見外客，不然，他也頗喜結交文士。」

三人行至山麓，徐純客拱拱手道：「今日得遇賢昆仲，眞是幸事，蝸居就在前面不遠，二位有暇，歡迎光臨。」

這不過是客套話。

程明山連忙抱拳道：「在下兄弟一定去拜望徐兄。」

徐純客道：「兄弟那就少陪了。」

大家拱手作別，他就飄然往西而去。

程明山目送他身形去遠後，就低聲道：「兄弟，這人是不是九里堡的？」

荊一鳳道：「我從未見過他，只怕不是。」

接着披披嘴道：「他說住在不遠，從這裏去，只有幾家山家，那有這樣的文人？」

程明山道：「妳看他是文士麼？」

「有些像！」荊一鳳道：「只是他說住在不遠，這句話就露了馬脚了。」

程明山道：「他確實讀過書，對時藝（時藝即考試的八股文）也很熟悉，但他明明不是文士。」

荊一鳳偏頭道：「大哥怎麼看出來了？」

程明山道：「我們早就防到有人注意，所以走路故意下步極重，他却沒注意一點，這一路下山，脚下極輕，這不就是說他有一身武功麼？」

荊一鳳道：「這樣說，他可能是雙環鏢局的人了。」

程明山含笑道：「他們先前懷疑我們，現在大概不會再懷疑了。」

荊一鳳笑道：「看來假扮讀書相公也不容易呢，如果大哥不懂時藝，給他這一交談，不就有了破綻了麼？所以咯，大哥是文武全才。」

「兄弟也誇獎我起來了。」程明山笑道：「那是我小時候，家塾裏的老夫子逼着我唸的，朝廷以時藝取士，不知扼殺了多少讀書人，一生就在揣摩着破題文，老死牖下！」

荊一鳳道：「但那也是想做官的一條捷徑呀，只要考試連捷，就可以榮宗輝祖，升官發財。」

程明山道：「古人曾說，不當良相，當爲良醫，我覺得還要加上兩句。」

荊一鳳問道：「加上那兩句呢？」

程明山道：「不爲良醫，當爲良俠。」

荊一鳳道：「有些人不是認爲俠以武犯禁麼？」

程明山大笑道：「那是腐儒之論，行俠尚義，勸忠勸孝，爲天地伸正義，爲社會誅强梁，有些人却把俠字看作了市井小人，好勇鬥狠之徒，那就大錯特錯了。」

「大哥說得是。」荊一鳳朝他嫣然一笑道：「以後我叫你成大俠好啦！」

程明山也笑道：「那妳就是成二俠了。」

* * *

晚上，黃河底可比白天還要熱鬧！

那是除了酒館、茶樓燈火通明之外，所有攤上，也都點起了燈，遠遠望去，眞有萬家燈火迎黃昏的景色，徐州城裏，幾條最熱鬧的大街，都比它要遜色得多了。

尤其晚上這個時候，人們都有空了，誰不出來逛逛夜市，所以看去就人頭擁擠，到處都是人了。

程明山、荊一鳳找到橫街上的鴻運樓，吃了一餐豐盛的晚餐，然後手拉手隨着人羣，略爲轉了一圈，就轉到賣梨膏糖的張老實攤位前面。

張老實堆着笑道：「二位相公，要買梨膏糖？」

荊一鳳故意走近了些，伸手挑着一塊塊的糖，問道：「老丈，這怎麼買呢？」

張老實陪笑道：「大塊的，一共有四小塊，是兩文錢。」

程明山却以「傳音入密」問道：「老前輩，荊前輩可曾來過嗎？」

荊一鳳挑着裏面嵌松子的，核桃的，還有玫瑰夾心的和椒鹽的各要兩大塊。

張老實一面用紙包着，一面也以「傳音入密」答道：「老朽從早到晚都在這裏，他還沒來過，老朽也正在奇怪，說好了黃昏前到老朽這裏來的，也許他有事了，要遲點才會來。」

程明山攢攢眉道：「荊前輩會不會出事呢？」

張老實道：「這個你們只管放心，荊老弟是個細心謹愼的人，絕不會有什麼差錯，你們落了店沒有？」

程明山道：「還沒有。」

張老實道：「你們只管先去落店，早些休息，明日一早，到小老兒那裏來，就可知道荊老弟的消息了。」

兩人以「傳音入密」交談，到此爲止。荊一鳳也付了錢，就相偕離開了攤子。

路上，程明山就以「傳音入密」把和張老實說的話，告訴了荊一鳳。

荊一鳳焦急的道：「爹會不會出事呢？」

程明山笑道：「不會的，張老前輩都深信爹不會出事，難道妳還信不過爹麼？」

「嗯！」荊一鳳抬頭道：「大哥，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呢？」

程明山道：「回城去，找一家客店落脚。」

兩人回到城裏，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招商老店。

剛走到門口，就見一名伙計迎了出來，陪笑道：「二位公子爺要落店？」

程明山道：「有沒有清淨的上房了？」

「有，有！」伙計連聲應有，抬着手道：「二位公子爺請隨小的來。」

說完，立即領着兩人往裏走去。

上了樓，店伙推開一間房門，點上了燈，說道：「這間上房，最寬敞了，二位公子爺住，最舒適也沒有了。」

房間果然相當寬敞，收拾得也很乾淨，但床却只有一張，是雙人大床，被褥白淨，是最好的房間，那是沒錯！

荊一鳳全身一陣躁熱，問道：「我們再要一間，還有沒有？」

那店伙道：「上房只有這一間了，二位公子是兄弟咯，這間房就可以住兩個人。」

荊一鳳心頭又羞又急，說道：「這……」

程明山輕輕碰了她一下，說道：「那就這一間吧！」

店伙應了聲「是」，放下燭台，回身退出。

荊一鳳看了他一眼，嗔道：「那怎麼成？」

程明山含笑道：「兄弟，妳沒聽見只有一間上房了麼，就將就些吧！」

荊一鳳羞澀的道：「這怎麼成？你也……不想想……」

她說到這裏，店伙送來一壺香茗，又匆匆退出。

程明山低聲道：「我的好兄弟，我們第一次見面，不也睡過一張床，這有什麼……」

荊一鳳道：「那可不一樣，那時你傷得很重，我……是爲了救你，現在……」

她幾乎羞得說不出話來。

現在他是像生龍活虎的人，當然不行了。

店伙又進來了，他端來了一盆臉水，陪笑道：「公子爺請洗個臉，小的再替你們去換。」

程明山道：「不用了，你去忙吧！」

店伙笑道：「小的就在堂口上，二位公子爺有什麼吩咐，叫小的一聲就好。」

說完，回身退出，順手帶上了房門。

程明山朝她走上一步，低笑道：「好兄弟，妳不用急……」

荊一鳳心頭跳得好猛，隨後退下了一步，羞急的道：「你……要做什麼……」

程明山道：「兄弟怎麼連大哥也信不過了？」

他伸手捉住了她的手。

荊一鳳輕輕掙了一下，沒有掙得脫，嬌軀止不住起了一陣輕顫，顫聲道：「你……」

程明山輕輕一拉，把她一把攬入懷裏，輕聲道：「我只要這樣就好。」

一顆頭低了下去，一下就吻住了她的櫻唇。

她只輕「唔」了一聲，一個人就軟綿綿的貼在他身上，忽然別過頭，低低的道：「大哥，你可不能亂來。」

程明山輕輕的道：「我不是說過了麼，我只要這樣就好了。」

他又去吻她的櫻唇。

荊一鳳道：「你說了要算數。」

「這個自然！」程明山湊着她耳朵，悄聲道：「還有，要等我們新婚之

夜……」

「你壞，我不來啦！」荆一鳳羞澀的說了一句話，嘴唇就被他熾熱的嘴唇給堵住了。

過了很久很久，兩個貼緊了的身軀才漸漸分開。

程明山朝她微微一笑道：「兄弟，我們可以睡了。」

荆一鳳靦覥的道：「這是君子協定！」

程明山輕笑道：「妳先上去，睡下來再說。」

荆一鳳道：「你呢？」

程明山一掌吹熄了燈火，拉着她的手，往床沿上坐。

荆一鳳一個嬌軀又跌入了他的懷裏，她羞顫的道：「不要，大哥，你不可以……」

「誰說我要了？」程明山湊着她耳朵，悄聲道：「妳只管躺下來，我們還有事呢！」

他擁着她一齊躺下。荆一鳳聽他說「我們還有事呢」這句話，心頭更急，忍不住道：「你……還要……什麼……」

程明山緊緊摟着她嬌軀，她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還待掙扎！

程明山湊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妳怎麼忘了我們好好休息一會，還要上雙環鏢局去呢！」

荆一鳳聽他這麼一說，總算放下了心，低聲道：「你壞，你怎不早說，害我好怕！」

程明山輕聲道：「好妹子，妳現在可以不怕了。」

他又吻住了她的櫻唇，連人也壓了上去。

荆一鳳也閉上眼睛，雙手緊緊的抱住了他，兩人纏綿了一會，他才翻下身，和她並頭躺下。

荆一鳳嬌羞的喘着氣道：「今晚我們睡在一起，要是給爹知道了，我還能做人？」

程明山道：「爹知道也不要緊，他老人家的心裏，早就承認我是他半子了。」

荆一鳳道：「你不害臊？」

程明山低笑道：「這是正大光明的事，有什麼好害臊的？」

荆一鳳道：「你厚臉皮，我不理你了。」

程明山道：「好了，妳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會了，到了二更時分，我會叫妳的。」

荆一鳳道：「有你在我身邊，我怎麼還能睡得熟？」

「睡不熟？」程明山又湊過頭去，說道：「那我又來了。」

他伸手往她雙峯上按去。

荆一鳳嗔道：「你不許這樣。」

她很快轉過身去，但還是讓他的手在活動着，她只是蜷曲着身子不動。

兩個人心裏跳得好猛，只是不及於亂。

她任由他的手恣意的在雙峯間游移，除了嬌軀有輕微的顫抖，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兩情相悅，時間就好像過得特別快，一會工夫，大街上已經傳來了兩聲更鑼！

程明山瞿然道：「妹子，是時候了！」

荆一鳳雙頰如火，羞澀的道：「你還記得？」

程明山在她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輕笑道：「我的好妹子，我怎會忘了正事呢？」

兩人原是和衣躺着，這就一起翻身坐起。

荆一鳳含羞道：「程郎，我把身子都給你了，你以後……」

程明山低低的道：「好妹子，妳只管放心，我心裏只有妳一個。」

荆一鳳披披嘴道：「我知道的，還有一個。」

程明山急道：「妳怎麼可以這麼說，我和她只是……」

「不用說了。」荆一鳳婉然道：「你，我不知道，但我看得出來，她對你是有一份情的，不然，那天，她不會暗中跟着你去了，也幸好有她暗中尾隨下去，不然還沒有人救你呢，程郎，你應該明白，我和她還是在口頭上結了姐妹呢，我並不是醋罈子，只要你對我不負心就好了。」

程明山捧着她臉頰，又長長的接了個吻，才道：「好妹子，我永遠也不會對妳負心。」

「那就好。」荆一鳳滿足的一笑，說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兩人雙雙跨下床，略爲裝束，就悄悄推開後窗，穿窗而出。

程明山待她縱出之後，又悄悄推上窗門，才向她打了個手勢，低低的道：「妳隨我來。」

這時，二更已過，除了較爲熱鬧的一二條大街，尚有燈火，其餘的街上已是一片黝黑。

兩人施展輕功，不消一會，就已到了雙環鏢局的附近。

程明山一下隱入暗角，待得荆一鳳掠到，就悄聲道：「妹子，雙環鏢局有不少高手，妳可不以有絲毫大意，我上次來過，妳只要跟在我身後，不可離得太遠。」

荆一鳳悄聲道：「我知道，你只管在前面走就是了。」

說話之時，從懷中取出那張紫金面具，覆到了臉上。

程明山不再說話，雙足一點，輕輕躍上了附近的民房，接連幾個起落，就掠近雙環鏢局的屋面，再一長身，凌空飛起，像夜鳥一般，一下就投入了暗處。

荆一鳳也不肯落後，跟着長身縱起，接連幾個起落，銜尾追了下去。

雙環鏢局幾進屋宇，此時差不多

燈火全熄，一片黑黝黝的，生似全已進入了睡鄉；但程明山目光何等銳利？他在飛越過圍牆，落到屋脊上的一瞬之間，目光一掃，就已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十數輛鏢車，全停放在大天井中。

第二、在鏢車中，和四周陰暗的轉角上，都有閃閃發光的眼睛在隱伏着，人數似乎不少！

程明山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這些鏢車，如果是鏢銀、紅貨，他們是鏢局，儘可明目張膽的守護，用不着把人躲在鏢車裏面，這種情形，似乎是設下的陷阱，在等候着獵物一般，這是爲什麼呢？難道軍事重鎮的徐州城，還有人敢到鏢局來劫鏢不成？」

他心念閃電一動，立即朝身後的荆一鳳舉手打了一個暗號，招呼她再往後進去看看。

兩人展開輕功，就像兩縷黑煙，輕悄的飛掠而過，這些守伏暗處的人，當然不易發現。

第二進戒備的情形，比之第一進就疎懈多了，但長廊轉角，依然有人值崗。

程明山是從西首圍牆進來的，他引着荆一鳳避開正屋，只是在西首屋脊的陰暗處越過，再折而向西，就是西花廳。

因爲雙環鏢局三進屋宇，此時只有西花廳還隱隱有着燈光。

荆一鳳悄悄掠近，說道：「大哥，你不是懷疑他們鏢車麼？怎麼不下去看看呢？」

程明山低聲道：「妳沒看出來麼？」

荆一鳳愕然道：「你看出什麼來了？」

程明山道：「鏢車裏面，和鏢車四周，都隱伏着人，我們只要一走近，立時就會被人家圍住了。」

荆一鳳奇道：「我怎麼沒有看到人呢？」

程明山道：「我也沒看到人，看到的只是他們霎動的眼睛。」

荆一鳳道：「那麼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程明山道：「西花廳，那裏是總鏢頭晏長江的書房，現在還有燈火，我想去聽聽他們今晚有些什麼行動？但依我看，雙環鏢局今晚戒備森嚴，我們兩個人只能下去一個，妳最好找個隱蔽的地方停下來，替我望風，遇有情況，就以小石子傳警，這樣，才不至於被人發現，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妳可千萬疎忽不得。」

他知道不讓荆一鳳涉險，她是絕不肯的，只有這樣說，她才肯留在暗處。

荆一鳳果然點點頭道：「我會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程明山沒再說話，就引着她穿過長廊屋脊，四顧無人，才輕悄的躍落地面。

西花廳四周是一片花圃，夜色之下，一簇簇的花樹，樹影迷離，行到曲折小徑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不至被人發現。

但他們却發現通向花廳的中間一條較寬敞的青磚道上，每隔十數步，就有兩個人相對而立，花廳階上，也一排站着八個勁裝漢子，却不聞絲毫人聲。

兩人繞到花廳右側，程明山示意荆一鳳在一處花圃中伏下身子，自己就悄悄掠起，隱入柱後，目光一掠，此處正好是一個轉角，地勢隱僻，只是在轉角上，却有一個黑衣勁裝漢子，倚着窗子，站在那裏。

自己若要掩近窗下，就非得先制服他不可。

這人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就是厲山二厲的厲老二！

程明山心頭迅速一動，暗道：「厲山二厲的老二在這裏站崗，莫非厲山君就在裏面不成？這老魔頭在這裏，倒是一個棘手人物！」

當下又悄悄從柱後退出，然後又回到小徑上，再從小徑上大模大樣的走出，朝轉角處行去。

那厲老二看到有人走了過來，正待出聲喝問！

程明山立即豎起一根手指，在嘴唇上一按，以「傳音入密」說道：「厲二哥不可出聲，前進已發現敵蹤，副總鏢頭要兄弟來告訴你一聲，來人也許不止一個，此處地勢隱僻，最容易被人侵入，所以要兄弟帶來了一枚特製的哨子，吹起來聲若夜梟，一旦發現敵人，就吹一聲……」

隨着話聲，已經走到了近前。

厲老二壓低聲音問道：「哨子呢？」

程明山假裝伸手入懷，取了哨子，又伸手送了過去。

厲老二正待伸手去接，程明山伸出去的手，閃電翻起，一下拂在他「氣貫穴」上，接着手指下拂，又拂上了他「肋池」、「玄機」二穴之上，然後把他身子朝前移開了一步，依然讓他挺直着站立不動。

此處本來較爲陰暗，有他站在前面，這樣自己由他身子作隱蔽，站到窗下，就不易被人發現了。

程明山回頭朝隱在花叢間的荆一鳳笑了笑，就閃到厲老二的身後，湊近窗下，仔細一看，這道花格子窗裏面還下了窗帘，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他側耳諦聽，書房中有人說話，但話聲極低，聽去好像坐得離這道窗戶很遠，再從窗帘的陰影看來，燈光好像被什麼東西遮住，也照不到這窗戶上。

他藝高膽大，既然人坐得離窗很遠，燈光又照射不到，在窗上弄一個

小孔，也自然不會被人發覺的了，這就伸出一根手指，功運指尖，朝紙窗上輕輕點去。

一縷指風，穿過紙窗，也穿透了窗帘，悄無聲息的穿了一個小孔，程明山湊上一隻眼睛往裏望去。

他這一推斷果然沒錯，這間書房相當寬敞，佈置得也相當豪華，屋中三個人，坐在三張太師椅上，距離這西首一排窗戶，足有三丈來遠。

一盞精緻的古銅燭台，不但古色古香，還罩着一個白瓷燈罩，燈光極爲柔和，放在三人中間的一張小几上，有一個高大背影擋住了燈光，自然照不到這排窗子來了。

這三個人，中間一個兩手靠在椅子扶手上，大馬金刀坐着的，正是雙環鏢局的總鏢頭晏長江。

他左首一個赫然是九里堡總管勞乃通。右首一個背向窗戶的，則是厲山君，因爲他身上穿的半截黃衣，一看就認得出來。

三人似在商議着什麼機密大事，聲音說得極輕，但最使程明山感到不解的，勞乃通雖是九里堡的總管，在江湖上的身份可着實不低，在菩薩壽誕的時候，晏長江雖也被邀坐到菩薩的書房裏，對勞總管還是恭而敬之的。

另一位是厲山君，他雖是黑道中人，但一向自視甚高，論武功，論輩份，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不然也沒資格稱他老魔頭了。

但今晚看他們和晏長江談話的情形，却有些反常，因爲晏長江不但坐在居中，靠着兩手，端足了架子，勞乃通和厲山君和他說話，反而欠着身子，好像是屬下跟上司報告似的，連神態都恭而敬之。

晏長江不過是雙環鏢局的一個總鏢頭而已，他憑什麼使勞乃通和厲山君對他如此服貼呢？

程明山心中突然一動，暗道：「看這情形，莫非這次的動亂，會是晏長江的主謀？這似乎不可能，晏長江縱有野心，但憑他區區一個鏢局的總鏢頭，論地位、論聲望，他都還不够資格……」

正待暗運玄功，施展「天耳通」，竊聽他們的談話內容，陡聽遠處傳來了一陣叱喝之聲，和兵刃激撞的聲音！

這聲音距離還相當遠，因夜深人靜，是以還隱約可聞！

程明山心頭一緊，忖道：「這聲音似乎是從前進傳來的了，這麼看來，今晚果然有人來踩盤子了，只不知來的是什麼人？」

就在此時，晏長江似乎也聽到了，驀地抬起頭來，向外問道：「可是前進發現了敵蹤麼？」

門外立即有人恭聲應道：「回總鏢頭，聲音確是從前進傳來的，只是還沒……」

話聲未落，突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奔近過來。

那人立即接口道：「啓稟總鏢頭，李管事來了。」

晏長江道：「叫他進來。」

「是。」門口有人應了一聲，那李管事立即趨了進來，垂手道：「小的見過總鏢頭。」

晏長江一擺手，問道：「來的是甚麼人？」

李管事躬着身道：「來人只有一個，臉上蒙着黑布，武功好像很高……」

「好了，你去告訴伍奎，拏下了就押進去。」晏長江根本不讓他多說，一揮手道：「只是今晚各處都要加强戒備，不可疏忽了，你下去吧！」

李管事應了一聲「是」，便自退下。

勞乃通等李管事退下之後，欠着身道：「兄弟據報，今天下午，有兩個年輕相公登上九里山，覷伺九里堡，形迹可疑……」

「哈哈！」晏長江大笑一聲道：「這兩個年輕人，早晨在鏢局門口停足看着鏢車，伍奎就懷疑他們是九大門派的弟子，曾派人跟踪，他們是在貴賓樓吃的中飯，還向堂倌問九里山的路，兄弟要徐純客去盤了他們的底，這兩人只是遊學過路的酸丁，並不會甚麼武功。」

程明山心中暗道：「原來那徐純客是雙環鏢局的人。」

只見勞乃通諂笑道：「原來總鏢頭已經連底都摸清楚了。」

他話聲甫落，程明山突覺身後「嘶」的一聲，似有一顆小石子飛了過來，急忙伸手往後一抓，把石子接住，暗暗吃驚道：「幸虧妹子躲在暗中替自己望風，她以小石子示警，那是有人來了。」

只不過轉了個心念的時光，果然聽到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接着只見一個黑衣人快要走近石階，左手一抬，朝厲老二打了個暗號。

程明山看得一急，暗道：「糟糕，他們查巡是打暗號的。」一面趕忙伸手捉住厲老二左手，也揚了下，一面以「傳音入密」向那人道：「這裏沒事。」

本來打了手勢，就毋須說話，但那黑衣人因厲老二並不是鏢局中人，聽了他「傳音入密」說的話，也就略爲點頭，轉身自去。

程明山再側耳一聲，前進經過這一陣工夫，叱喝和兵刃交擊之聲不知何時已經停止，闃然無聲，心中不禁暗暗震驚。

晏長江方才連李管事話都不讓他多說（李管事會說：「來人武功好像很高」），就吩咐他拏下了就押進去，可見雙環鏢局今晚果然佈下了陷阱，好像來人武功多高都不妨事，都會被拏下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十郎欲去贖回玉佩，途中遇上一名長髮老人，要與他打賭馭鳥之術，並自稱有花不完的銀両，十郎因急於贖回玉佩，便約老人改天再賭。當在贖玉佩時卻遭當舖帳房刁難，經過一番理論，終把玉佩贖回，但卻被人盯上，原來是朝奉「黑手豹心」張古丁派「北地神偷」尹士全跟踪，並叫尹士全夜探廢園，在廢園中，尹士全遇上一神秘黑影，認爲撞見了鬼，心驚膽顫，落荒而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廢園敵踪頻現　老人身份成疑

湯十郎對玩鳥的人道：「各位，我先考考各位的鳥語如何，要學馭鳥，必先同鳥兒溝通思想，等學會鳥語之後，方可再入門學馭鳥的本事。」

他看看遠處微笑的老者，他也冲着老者一笑，又對那些人道：「各位學馭鳥，我這裡不收分文，只希望各位學了馭鳥快樂，我便也快樂了！」

他招手叫過一人，道：「你學鳥叫吧，我看你學得怎麼樣！」

那人學着鳥籠，翹起嘴巴便叫起來了。

他叫，鳥不叫，湯十郎却笑了。

於是，湯十郎接過鳥籠子，對着鳥籠吹起鳥聲來了。

啊，眞奇怪，只見那八哥鳥頭一偏，斜眼看向湯十郎，翅膀一抖便隨之叫起來了！

這光景看的人只是歡叫驚喜，圍得可緊吶。

湯十郎的叫聲，眞神，比眞鳥叫的還悅耳。

一陣叫過，他吃吃的笑着把鳥籠交在那人手上。

「你剛才同這鳥說的甚麼話？」

湯十郎笑笑，道：「我問牠，爲何不同主人談幾句話呀！」

「牠怎麼回答？」

「牠說你說的是非洲話，牠不懂。」

「哈！」

聽的人全笑了。

鳥主人提着籠子大笑，道：「餓你三天不管飯！」

湯十郎立刻笑道：「牠會罵你王八蛋的。」

「哈……」

大伙這麼又一陣哄笑，湯十郎再接過另一人的鳥籠看看，他叫鳥主人對着鳥兒叫幾聲。

湯十郎聽罷直搖頭。

他每一個聽罷都搖頭，玩鳥的人却沒有一個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的。

於是，湯十郎叫每個玩鳥的人，多多的學鳥叫，甚麼時候學會同鳥兒對着叫，他再教馭鳥。

他永遠也不會教他們學馭鳥，因爲他本人也不會。

西北風越刮越大，學鳥的人被風吹得嗦嗦發抖，而湯十郎却隨着那老者過河去了。

* * *

就在一座林子邊上，那老者站住了。

老者舉着手上鳥籠，笑對湯十郎，道：「年輕人，你撥弄我這鳥兒，如果他眞聽你的，我輸你一百兩銀子。」

湯十郎一笑，道：「你有嗎？」

「我當然有，我說過，我有用不完的銀子！」

湯十郎道：「你雖有用不完的銀子，我却並不想賺你的，更何况那麼多銀子，我……」

「你怕輸了沒銀子賠我？」

湯十郎年輕氣盛，道：「我怎麼會輸？只不過你偌大年紀，我怎好賺你的？」

那老者哈哈笑起來了。

湯十郎道：「你笑甚麼，好像你贏定我了！」

老者道：「天下打賭沒有包赢的，否則，即是有詐，年輕人，你有詐嗎？」

湯十郎暗暗一驚，因爲他這樣也算施詐。

但當他看向老者時候，他發覺老者很和氣，這就叫他放心不少。

淡淡的，湯十郎道：「如果你輸了，就算不給銀子，在下也不會强取！」

他伸手，又道：「鳥籠子拿過來！」

老者笑呵呵的把鳥籠遞在湯十郎手上，道：「小心吶，別把我的鳥兒戳死了。」

湯十郎道：「戳死一隻賠十隻，你這鳥……」

他仔細看了一下，笑道：「這隻畫眉大概一歲多吧！」

老者道：「好眼力！」

笑笑，湯十郎道：「尾巴不過兩寸長，嘴角黃皮尚泛白，這是幼鳥，老人家，我先同牠交談兩句再說！」

老者哈哈笑了。

湯十郎對着鳥兒叫了七八聲，畫眉鳥開口了。

鳥兒說的是人語：「恭喜發財。」

牠叫得眞清楚，湯十郎也驚異的瞪大眼睛。

「你教牠學會人語？」

老者道：「比我去學鳥語要快的多吧！」

湯十郎道：「牠還會說甚麼？」

老者道：「你問呀，你不是會鳥語嗎，你叫牠把學的人語全部背出來呀。」

他這是考湯十郎了。

湯十郎也不管那麼多了，對着那隻畫眉便是一陣畫眉鳥叫聲，還眞的像極了，否則，畫眉鳥也不會撲抓雀籠子偏頭看牠了。

突然，畫眉鳥叫起來了！「有鬼！有鬼！」

湯十郎一怔，再學了幾聲鳥叫。

老人哈哈笑道：「年輕人，你怎麼不馭鳥呀？」

湯十郎一笑，道：「好，你老仔細看。」

他對着鳥兒叫了幾聲，伸出手指去撥弄。

他當然是指給老者看的，他要鳥兒往東倒。

果然，籠中的鳥兒往東邊歪。

湯十郎道：「老人家，我叫這鳥兒點點頭，你可要看清楚了。」

他話甫落，伸出手指似指揮，口中鳥叫聲眞好聽，籠中的鳥兒在點頭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老者疾伸一個簿木片，隔在湯十郎的那隻右手食中二指前面，只見木片被一股暗流摧動着閃晃不已。

木片閃晃，籠中鳥兒也點頭，那老者哈哈一笑，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包銀子，塞在湯十郎的手上，又把包幪鳥籠的黑布袋也拋給湯十郎，道：「便是這鳥兒也送你了。」

湯十郎傻呼呼的不知所以，那老者大笑着往河下流走去，走得十分快，等到湯十郎出聲叫喊，老者已在三十多丈外了。

湯十郎掂掂一包銀子，很重。

當然重，一百兩銀子就是六斤多，當然重。

他再看看那黑布袋子，放下鳥籠取袋子，他心中想，這老者鳥也不要了。

就在他收起銀子再準備把鳥籠幪上時候，忽然發現黑布中有個便條。

湯十郎連忙取出來仔細看，只見條箋上寫得很簡單，却也嚇了一大跳。

那便箋上寫着：「住在鬼地方，小心鬼上門。」

湯十郎抬頭看向遠方，早已不見老者的影子了。

老者早已揚長而去了。

湯十郎好像被人重擊在腦門上似的，他拾起鳥籠就走，而且走得很快。

他一邊走，一邊抱怨他自己，爲甚麼沒把老者身份弄明白，回去如何向娘交代？

這老者怎會知道自己住在有鬼地方？

他到底是友是敵？

只不過，當湯十郎摸摸懷中時候，銀子鼓鼓的墜得口袋也快受不了啦，於是，他相信老者是友！

湯十郎也不知是驚還是喜，便匆匆往回走了！

快正午時分了，湯十郎過了小河，只見那座野店內還眞有客人在吃東西！

湯十郎與他娘住在左家廢園，每天只吃兩頓飯，很簡單的飯，天就快落雪了，這個冬天一定很難過！

如今有了銀子，湯十郎高興極了。

他立刻走進野店裡，那兩個大叔對他一瞪眼，立刻問，兩個大叔又笑了。

湯十郎當然知道這二人是幹甚麼的，他二人與另外兩個女子是一夥的。

他們等着要宰一個年輕人，開店，那是幌子。

他記得很清楚，那天夜裡他躍上房，掀瓦往下瞧，那情景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只一想起那夜，湯十郎便重重的看了姓狄的一眼，可也巧，姓狄的也

對他露齒一笑：「喲，是你呀，老主顧又上門了。」

湯十郎看看茅棚內，他木然的一笑，道：「大掌櫃要發財，今天客人眞不少！」

姓狄的哈哈笑，道：「老主顧，你今天要點甚麼呀？」

湯十郎道：「二斤高粱酒，各樣鹵菜切一包，另外嘛，有油餅饅頭也來個十斤吧。」

姓狄的一聽，吃一驚，道：「哇呀，你要這麼多要養活多少人呀？」

湯十郎指指天空，道：「怕是要下大雪了，我得多備一些吃的，萬一雪大不能出門，豈不慘了。」

姓狄的點點頭，道：「有道理，我這就爲你去弄來，你等着。」

這姓狄的走了，另一個姓狄的却直不愣的看着湯十郎哈哈的笑。

湯十郎也笑，他不知道，原來這二人是兄弟。

而且是親兄弟，正在看他的是老大。

老大的外號叫「野狗」，眞名字叫狄化一，老二叫狄化中，也有個外號叫「穿山甲」。

狄化一一邊笑着一邊問：「朋友，你住甚麼地方呀？」

湯十郎道：「七里外的山崗後。」

狄化一怔了一下，道：「好像沒聽說過那地方有人家，你朋友住的甚麼村？」

湯十郎道：「剛住沒幾天，也不知是甚麼村。」

他不想再被問，因爲他也是隨便一句應付話。

他指着正在裝酒的狄化中，道：「掌櫃的，你算一算，這些一共多少錢。」

狄化中伸出指頭一件一件的算，他算到最後笑了。

「喲，眞不少，一共是銀子十二兩八錢喲。」

湯十郎有的是銀子，五兩一錠的他取了三個，道：「找我吧！」

就見狄化中用個小袋子把一應吃的喝的裝起來，伸手遞給湯十郎，笑道：「足夠你吃上一個月的了。」

湯十郎淡淡一笑，扛起袋子就走。

湯十郎走得快，利時就快繞到那片大竹林子了。

他再也想不到，竟然有個「野狗」暗中跟踪他到了那片竹林外。

那隻「野狗」並非眞的狗，而是野店的狄化一。

這人眞會跟踪，就好像一頭最敏銳的獵狗一樣。

湯十郎已經十分小心了，但當他回身仔細看的時候，竟然會沒有發覺狄化一跟踪他。

湯十郎躍過墻進入左家廢園裡，却仍然沒有發現被人跟踪。

如果他發現，是不會回到左家廢園的。

他會再繞道往北走，過那一道山崗去。

現在，湯十郎推開門，走入小廂房中，湯大娘一見，便問道：「可見那老者了？」

湯十郎道：「娘，老人家見到了。」

湯大娘見兒子手上提個鳥籠，便驚訝的道：「你怎麼弄了一個鳥籠子。」

湯十郎便把與老者的談話說了遍，更把那片便箋取出來，交在湯大娘手中。

湯大娘接過來仔細看，不由緊皺眉頭。

半晌，他沉重的道：「住在鬼地方，小心鬼上門。」

湯大娘怔忡的道：「這是示警，我們要多加小心，兒呀，此人是友。」

湯十郎道：「他故意輸我，吸，送了我一百兩銀子，我一口氣辦了許多吃的，還有二斤高粱酒，天下雪，喝些酒會暖和。」

湯大娘臉色忽然冷傲的道：「他雖對我們示警，卻也不知道，我們是專等鬼上門的。」

湯十郎道：「我們已等了半年多了。」

湯大娘道：「這是警告，却也算是好消息，兒呀，值得咱們母子二人乾一杯！」

湯十郎笑笑道：「我爲娘斟酒。」

他取出碗，把酒倒上，母子二人對喝十大口！

湯十郎道：「我也送些前面去。」

湯大娘道：「你就是忘不了前面。」

湯十郎哈哈笑了。

他這一聲笑，却也使暗中跟來的狄化一回頭便跑，姓狄的跑得眞快，利時便出了竹林又回到大茅棚中，野店裡的客人都走了。

狄化中迎上來，急問：「那條道上的？」

狄化一哈哈笑道：「聽得不太清楚，但人却只有兩個，那小子與他的老娘，二人就住在左家廢園裡！」

狄化中道：「哥，你眞的看清楚了？」

狄化一道：「三座大院都是荒草蔓徑，門倒窗破，就只有那麼一個小廂房住着那母子二人。」

狄化中道：「哥，願來只是一對母子，老爺子也太大驚小怪了。」

狄化一道：「我以爲，這是小事一件，咱們今夜三更天，摸進左家廢園裡，一刀一個，宰完了事，老爺子面前，咱們也露露臉！」

狄化中道：「哥，正是我心中要說的，哈……那小子值不住我一刀劈。」

狄化一道：「兄弟，小覷敵人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這可是老爺子時常告誡咱們的。」

狄化中哈哈笑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個矮子奔進野店裡來了。

這矮子只往椅子上一坐下，狄家兄弟便哈哈笑着迎上前來了。

那狄化一抱拳，道：「甚麼風把你老兄也吹來了。」

「陰風吶！」

「陰風？」狄化一怔怔的。

狄化中道：「尹兄，有話說仔細。」

來人原來是神偷尹士全，他此刻匆匆的趕着來了。

「神偷」尹士全進入野店裡，拉把椅子坐下來，狄化中順手斟上一杯酒，笑道：「尹兄，你一邊喝酒一邊說！」

尹士全一口喝完杯中酒，重重的把酒杯放下來，道：「賢昆仲，這幾日可有甚麼發現？」

狄化一道：「尹兄，你來得正是時候。」

尹士全雙眉往上一挑，道：「怎麼說？」

狄化一道：「有個年輕人，住在這方圓幾里內，他說住在七里坡後，我却暗中跟踪他……」

尹士全一笑，道：「跟人，是你的專長！」

笑笑，狄化一道：「一點也不錯，我跟着那小子去了個地方，你再也猜不着是甚麼地方。」

尹士全道：「左家廢園。」

狄氏兄弟一怔，那狄老大道：「你怎麼知道？」

尹士全道：「我也跟了一個人，我也到了左家廢園，我却是遇上鬼了。」

「鬼？」狄家兄弟齊聲說。

尹士全道：「不錯，鬼。」

狄化中忽然哈哈大笑，道：「甚麼鬼，美不美？尹兄，你莫非眼花撩亂了？」

尹士全道：「正好，我就是請二位賢昆仲走一趟左家廢園的，信與不信，一去便知。」

狄化一道：「尹兄，實告訴你，過午不久，我便追踪那年輕人到了左家廢園，裡面住了兩個人，是母子二人，他們住在第三道後廳左側的一間小廂房中。」

他哈哈一笑，又道：「你想想，裡面住有人，那裡會有鬼？」

尹士全道：「你看清楚麼？」

狄化一道：「絕對錯不了。」

狄化中道：「我弟還打算今夜去幹掉那對母子，也好在老爺子面前討個好。」

尹士全道：「得，有件事情我順便交代，幹了那對母子以後，把年輕人身上的一塊玉佩搜回來，老爺子很重視那塊玉佩。」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那夜我確實遇上那東西，而且千眞萬確是個女鬼，吸，我這臉上兩道爪痕不會假，那東西身法眞嚇人，忽東忽西一彈四丈高下，人有那種身法？」

狄氏兄弟對望一眼，那狄化中道：「漂亮不漂亮？」

尹士全道：「模樣冷又艷。」

狄化中哈哈笑道：「如果長得美，奶奶的，老子身上一團火，先壓在她身上再說。」

尹士全道：「快快弄些酒菜，咱們一邊吃，一邊合計，今夜我在你們這野店不走了，等着你們凱旋回來，我也好向老爺子去交差。」

狄化一對狄化中道：「兄弟，把門關上，我去弄幾樣小菜，咱們陪尹兄喝到二更天。」

狄化中道：「何不把『七尾狐』二人也叫過來，咱們三人口中喝着，眼睛瞧着，手上摸着，豈不是快樂。」

尹士全搖搖頭，道：「別去找那兩個騷娘們，休忘了，咱們還有正事要幹。」

狄化一也點頭，道：「尹兄說的也是，不能誤了正事，老爺子面前挨駡的。」

就這樣，三人在這荒郊野店裡對酌起來。

三人喝了二斤半高粱酒，八分醉意掛臉上，尹士全便不再喝了。

「賢昆仲，別喝了，拿你們的傢伙上路吧。」

狄化一道：「上路？」

尹士全道：「左家廢園吶。」

狄化中道：「尹兄不去？」

尹士全道：「只不過母子二人，我如果也去，一是有搶功之嫌，二是太小覷賢昆仲的武功了。」

狄化中仰面一聲笑，他伸手斟滿一杯酒，重重的放在桌子上，道：「擱着，回來再喝。」

尹士全起身相送，道：「祝你們馬到成功。」

狄化一與狄化中二人相視一笑，抓起砍刀便往外走去，尹士全望去，他哈哈笑起來了。」

* * *

尹士全爲甚麼發笑，那是因爲他得意。

一個得意的人，自然會發自內心的笑了。

尹士全就是因爲太得意了，他不由得舉杯哈哈笑，因爲他本來是奉命去把湯十郎的玉珮偷回來的。

老爺子交代下來，命「神偷」尹士全偷回玉珮，但尹士全已經在左家廢園遇過鬼，他擔心再遇上。

但尹士全又不能違抗老爺子的命令，萬般情急之下，便想到了狄家兄弟二人。

本來，他是邀二人一同前往，既然狄氏兄弟一力承擔，他又何樂而不爲的等在野店中享現成的？

尹士全愉快的喝着酒，算時辰，他大概要等到四更天，也許狄氏兄弟手脚俐落，三更天便折回來了。

* * *

是霜也似雪，令人難以分得清，只不過被冷風吹在臉上，好像有點似刀刮。

狄化中縮縮脖子問他哥，道：「出了竹林就到了吧？」

狄化一道：「偏北方，那是左家廢園正大門，咱們順着牆邊往後院繞，不走前院，因爲大門上了封條！」

狄化中道：「也免得眞的遇上鬼！」

二人正談着，前面突然景物一變，前面出現個大廣場，只不過這廣場大部份長了野草，倒像個牧羊場了。

狄化一手一揮，低聲道：「隨我來。」

狄化中緊緊的跟在他哥後面，二人沿着圍墻走，寒風吹得荒草矮林發出花啦啦响聲，就在這時候，前面走的狄化一，突然一楞，他站住了。

狄化中也站住了，因爲他也看見前面不遠處，那麼神秘的一團黑呼呼的影子。

黑影左右飄忽不定，上下彈躍着，但見長髮抖開來，宛似頂着一片烏雲。

狄化一沉聲：「誰？」

他手中砍刀一揮，未往上衝殺，那是壯膽。

狄化中哈哈冷笑，道：「哥讓我來。」

砍刀一舉，左手暗暗運力，狄化中低吼一聲便往那團黑影砍去。

他身法十分粗暴，不顧一切的出招，果然「穿山甲」作風。

「咻。」

「颯！」

這聲音起自二人之間，但就在聲音甫落，便見那團黑影一彈而起，直往前面廣場中央飛去。

狄化中一刀劈空，回頭便沉聲對狄化一道：「追，她娘的，八成不是鬼。」

只要不是鬼，狄化一就膽子一壯。

狄化一隨之一聲冷笑，道：「兄弟，你摸清了。」

狄化中道：「鬼挨刀不會閃，千刀萬刀也是空，娘的，這東西怕挨刀，哥，人是怕挨刀的。」

狄化一道：「好兄弟，一語提醒夢中人，咱們今天捉活的。」

狄化中道：「如是漂亮，咱兄弟就地樂一番。」

兄弟二人色膽包天了。

二人舉刀便把黑影圍緊了。

黑髮垂着半張臉，體態是盈盈而立，一雙長袖幾乎垂在地面，那地面的荒草幾已蔓到她的腰際。

狄化中偏過臉，仔細看着，不由得「嘖嘖」兩聲，道：「娘的，鬼若都似這般艷，這般美，老子寧找鬼也不會去找七尾狐她們逍遣了，嘿。」

狄化一砍刀一指，叱道：「呔，別裝神弄鬼了，妳是誰，快說，狄大爺的刀不殺無名之輩。」

狄氏兄弟先是一怔，狄化一叱道：「這是甚麼話，難道你過去與未來就不是鬼？」

「不錯。」

狄化一冷笑，道：「妳的聲音美而冷峻，妳明明是個大活人，而妳口中的氣，也清晰可見。」

天冷，出氣似霧，更証明她不是鬼，鬼是不會有氣噴出來的。

黑影冷冷道：「我現在是鬼，因爲我面對的是鬼而非人，所以我是鬼。」

狄化一叱罵道：「他媽的，老子們並未裝鬼。」

黑影道：「裝鬼並不重要，幹鬼事重要，所以你們就是鬼。」

狄化中對狄化一道：「哥，咱們抓活的，樂夠了再去找那對母子去。」

黑影却冷凜的道：「說，誰指使你們來的？」

狄化中舉刀叱吼：「且等老子把妳壓在下面，自然會告訴你！」

狄化中發勁，當然，狄化一也出刀了。

只見兩把砍刀，挾着無與倫比的威勢，兜頭蓋臉的直往黑影狂砍而上。

「呼嚕」之聲暴起，一團黑影螺旋式的往空中旋升而起，便在黑影在半空中下壓的刹那間，兩道黑而長的袖子便捲向敵人。

「啊……」

「呀……」

狄氏兄弟的尖叫聲，劃過長空，傳入夜空中久久不息。

眞叫嚇人，狄化一與狄化中，兄弟二人竟撞在一起，二人的後腦上，刀痕半尺深，瞪着一雙大眼睛互相擁抱而不立即倒下去。

那黑影，果然似一團黑雲般穿入夜暗中消失不見了。

便在這時候，又一條黑影如飛的撲來了。

是的，湯十郎來得眞快。

湯十郎已睡了，但當他聽到叫聲，便急不及待的飛奔到前面來了。

湯十郎撲近狄氏兄弟時候，狄氏兄弟仍然未倒下。

他二人仍然在冒鮮血。

湯十郎認識這二人，不正是新開野店的那兩個大叔嗎？他們竟然找來了，而且……

湯十郎還以爲二人未死，因爲死人是會倒下地的。

狄氏兄弟還在站着，四平八穩的站着。

實際上，狄氏兄弟不只是四條腿站得直，他二人的砍刀也支在地上，這等於兩個支柱。

湯十郎發現刀仍在二人手上支在地，便更以爲二人沒有死。

他伸手去拍狄老二的肩頭，却拍了一手血。

他是暗含內力拍的，便也拍得兩個僵立的大叔，往一邊倒下去。

「轟」。

倒地之勢是突然的，湯十郎閃身兩丈外：「死了！」

湯十郎上前去看，他心中着實吃驚，這是死於刀下的，這種刀口子很齊整，顯然對方的刀很鋒利，是一種吹髮而斷的利刀。

湯十郎忽然拔身而起，他很快的奔向門樓下面。

現在，湯十郎就站在小門外。

「姑娘。」

「誰呀？」婦人的回答，年紀大的人是容易醒來的。

「是我，伯母。」

「有事嗎？」

「是我聽見有打鬥聲，特來看看的。」

於是，小門拉開了，出來的是姑娘，她好像剛醒來，一副慵懶樣子。

「姑娘，小門關好，附近有人廝殺，而且也死了人，我是擔心你們。」

姑娘露齒一笑，道：「誰會找我們落難之人呀，湯公子，倒令你爲我們擔心。」

湯十郎想伸手去拉姑娘，但他伸手一半便又把手收回來了。

姑娘却又低聲笑笑，道：「你不會藉故想來看我吧，你沒睡着，便來看我，是嗎？」

湯十郎笑笑，道：「如果眞是這樣，妳不會說我癡吧？姑娘。」

姑娘淺笑，道：「怎麼會呢！我只有高興。」

湯十郎大膽的去拉姑娘，姑娘沒有拒絕，但姑娘却對湯十郎道：「回去吧，天色不早了，夜裡又這麼涼，別凍壞了身子，我們還依靠你吶。」

湯十郎打自心裡愉快了。

姑娘的這幾句話，彷彿一時間不會走了。

這母女不走，湯十郎就很高興，他寧願爲她們忙碌，如果她母女要走，他就會痛苦了，說不定他還會求她們住下去。

湯十郎高興的握住一雙柔荑，笑笑，道：「姑娘，這天好像是要下雪了，趕着天一亮，我進城去，辦一些禦寒的東西，火爐焦炭大棉衣，要不然大雪落下來，就不好受了。」

姑娘道：「你好像要長久的住下去了。」

笑笑，湯十郎道：「住着不花銀子的房子，多好啊，妳說是不是？」

姑娘道：「原來你也是貪便宜的呀。」

湯十郎道：「就算是吧，只要能同妳在一起。」

他伸臂要摟姑娘了。

姑娘却藉勢一退，道：「明日一早要進城，那就早早的睡吧！」

湯十郎很想吻一下，他癡癡的看着姑娘，道：「那麼，我回去了，妳多小心，若有風吹草動，就呼叫，我立刻趕過來。」

姑娘道：「你要保護我們？」

湯十郎胸一挺，道：「我是個男人呀。」

笑笑，姑娘道：「你能殺過那些惡人？他們的手上往往帶着刀子呀！」

笑笑，湯十郎道：「在下多少也習了點武功，一般盜賊尚能應付。」

姑娘點點頭，「眞看不出你還學過武功呀！」

湯十郎道：「在關外家鄉，我的馬上功夫也是一流的，姑娘，我在馬背上翻觔斗。」

姑娘吃吃笑了。

她推了湯十郎一下，道：「回去吧，你不是明天還要進城嗎？回去睡吧。」

湯十郎似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低頭往後面走去。

他走到前廳長廊下，還回頭看姑娘，只不過姑娘已經進去了。

湯十郎想着那兩個死人，他便又繞道奔到搏殺地方，他要查看一下，這二人爲甚麼被人殺得如此乾淨俐落，因爲湯十郎也非泛泛之輩。

湯十郎相信，他只要仔細觀察，他便一定可以發現些甚麼。

湯十郎急奔而至現場，他却大吃一驚，因爲地上的兩具屍體沒有了。

死人是不會再站起來走的，至於僵屍，那根本就不可能出現。

那麼，這兩具屍體又是怎麼失踪的？

湯十郎怔怔的站在那裡不動。

他的腦筋在動，而且一雙眼睛滴溜溜的轉不停，只不過他甚麼也沒有發現。

但他相信，兩具屍體是被人移走了，至於是被甚麼人移走，湯十郎實在想不起來會是誰。

半晌，就在幾粒雪花飄下來的時候，雪花在湯十郎的臉頰上溶化成水的時候，他伸手在臉頰上揉着。

他本來就有這個習慣，現在他的手掌上揉的是雪水，這令他稍稍的清醒一些，他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他必須保持着高度的警覺，因爲暗中有隻很神秘的手，這隻手很難判定是敵是友。

於是，湯十郎很迅速的回去。

湯十郎很爲前面母女二人躭心。

他也相信，屍體與那一對母女是不相干的。

他甚至也相信，兩個大叔的死，也與前面住的母女二人無關。

於是湯十郎推開小廂房的門走進去了。

他很小心的不出聲，怕是驚攪了他娘。

但她娘却開口了。

「十郎，刀聲吧。」

「是刀聲。」

「去查看了?」

「是的，娘……」

他頓了一下，又道:「娘，還以為娘睡着了。」

湯大娘道:「咱們等的甚麼?不就是刀聲嗎?」

湯十郎道:「娘，死了兩個人。」

湯大娘並不驚訝，只淡淡的道:「死的是甚麼人?你可會見過他們嗎?」

湯十郎拉開棉被一角蓋在身上。

他們只有這麼一席棉被，娘兒倆合蓋，湯十郎也知道，前面母女二人也是被子一床二人蓋。

他正打算明日一早再進城，棉衣棉被同吃的，這一次他要多買些，因為他有銀子。

湯十郎躺下來，他低聲的道:「見過，就是在小河過來不遠的路邊開野店的兩個人，兄弟二人。」

湯大娘道:「這二人不是開野店，他們是有目的的。」

湯十郎道:「是的，娘，他們是有目的，他們的目的好像就是那件大血案。」

湯大娘道:「這樣，你以後行動上，更要多加小心才是。」

湯十郎道:「娘，我知道。」

* * *

「娘，我知道。」這是門樓下小房間內的姑娘說的。

床上，婦人低聲而有力的道:「這小伙子眞心的喜歡妳，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妳不要忘了，妳已經訂過親，這件事妳絕不能更改。」

「娘，我知道。」

「要節制，適可而止。」

「娘，我知道。」

婦人一聲嘆，道:「湯公子是個熱心好人，但，妳却是身不由己。」

姑娘道:「所以，我不敢太接近他。」

婦人道:「妳心裡已經有他了。」

姑娘道:「是的，娘，我心裡已塞滿了他的影子。」

婦人道:「很危險。」

姑娘道:「可是我的未婚夫又是個甚麼模樣?他現在在甚麼地方?我去那裡找到他?」

婦人道:「等咱們辦完事以後，就必然知道了!」

姑娘不開口了。

每一次，那婦人只要說到這句話，姑娘就不開口了，她再多說，便多餘了。

不再多說，也是一種無奈。

既然是無奈，除了嘆息還能怎樣?

姑娘的嘆息在內心，她是不會出聲的。

* * *

湯十郎變成個大忙人了。

湯十郎不但要侍候他娘，他也侍候門樓下面住的母女二人。

他是甘心情願的，所以他一大早便做好了飯，他娘吃，他也端了一盤子送到前面去。

現在，湯十郎愉快的往[illegible]城走去。

就在路邊的野店門口，他發現一個矮子，那人正豎着脚尖往他這面看。

當湯十郎快到野店的時候，矮子的雙目一亮，然後急急的走回野店裡。

湯十郎這一回未被叫進野店，他自也不會走進去，因為他知道姓狄的兄弟二人全死了。

姓狄的兄弟二人再也不會回來了，這件事便湯十郎也覺奇怪，是何人殺了這兄弟二人?又是甚麼人把狄氏兄弟二人的屍體弄走的?

湯十郎走過野店，他還側頭往裡面看，這也是一項自然的反應。

他只看到一個矮子坐在桌邊喝着甚麼，這人是他從未見過的。

湯十郎本打算走進去的，可是他沒有，因為他已經知道這野店是有目的的。

他打算等，等到三兩天之後，看一看是不是還會有人再接掌這野店。

* * *

湯十郎剛剛走過野店不久，野店中那矮子一掌拍在桌面上，低哼道:「完了，完了，這小子好端端的，狄家兄弟未回轉，他們……完了。」

矮子匆匆忙的走出門，遠遠的盯着前面走上橋的湯十郎，雙方保持着半里距離，直到湯十郎走進城門，那矮子方才又轉而奔回「順天當舖」裡。

矮子正是「神偷」尹士全，他在野店等消息，當他發現到湯十郎的時候，就知道狄家兄弟完了。

他為自己而慶幸，如果他也去了那陰森森的鬼地方，說不定他也完了。

他曾在左家廢園裡遇上「鬼」。

尹士全也深信那是鬼，但狄家兄弟不信邪，如今却不見他們回來。

尹士全奔向「順天當舖」的後房中，只見「黑手豹心」張古丁正在吃東西。

「你回來了。」

「回來了。」尹士全坐下來直喘氣。

「昨夜的事辦得如何?我等着去見老爺子了。」

尹士全道:「我就說嘛，有鬼有鬼，你們都不信，昨夜果然出事了。」

張古丁猛一挺，道:「怎麼說?」

尹士全道:「二更天狄家兄弟二人去收拾那一對母子，直到天亮未回來。」

他抓起酒壺滿滿斟上一杯酒喝下去，又道:「不料，我正在他二人的那個大草棚中枯等，却又發現那小子，好自在輕鬆的走過來，他進城裡來了。」

張古丁吃一驚，道:「這會是眞的?」

尹士全道:「怎會是假?」

張古丁嘿嘿冷笑，道:「尹兄，你有麻煩了。」

尹士全一愣，道:「我有甚麼麻煩?」

張古丁道:「老爺子必然會問及你，你怎麼不同狄家兄弟一起，你是不是怕鬼?」

尹士全道:「張兄，我以為殺那母子二人何用人多?也是狄家兄弟不叫我去，殺雞焉用牛刀呀!」

張古丁道:「多你一人，情況也許就不一樣了，這一點你可會想到過?」

尹士全不開口了。

他明明知道自己去也不過多死一個人，但他能怎麼樣去辯駁?尤其是老爺子如果這樣問他，他更不敢反駁了。

張古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道:「尹兄，你應該明白老爺子的脾氣，咱們只能忠心做事，壞了事的後果，你是知道的。」

尹士全臉皮也泛青了。

他仍然僵坐着，仍然不知所以。

張古丁又道:「你說，這件事該怎麼辦?」

尹士全道:「張兄，你以為我該怎麼辦?如果你是我，又該怎麼辦?」

張古丁道:「如果我是你，去向老爺子認罪。」

尹士全道:「我有罪?」

張古丁道:「你別以為那件血案之後，敵人就會絕子絕孫了，他們必還有人，而且再出世，必然很難對付，老爺子就這樣說過，想斬草除根，那得持之以恒有耐心，想得到敵人的寶藏，更要有決心，這中間如果壞了老爺子的大事，尹兄吶，你當知後果了。」

尹士全一個哆嗦，道:「聽你這麼一說，天爺，我好像已出紕漏了。」

張古丁道:「而且是要命的紕漏。」

尹士全道:「好，我去向老爺子請罪了。」

他眞要起身了。

張古丁道:「急甚麼?」

尹士全道:「老爺子等着回話呀。」

張古丁道:「我問你，狄家兄弟死了?」

「他們至今未回來，必是完了。」

「你敢確定?」

「我……等他們到天明呀。」

「也許他們還活着，也許他們已經回去了。」

尹士全道:「他們若活着，那小子就不會活着，張兄，我就是看到那小子方才回來的。」

張古丁道:「你應該再回去。」

尹士全道:「怎麼說?」

張古丁道:「等我見過老爺子以後，再去找你。」

尹士全想了一下，道:「也罷，我這就再回去，娘的，眞希望看到狄家兄弟活着。」

他又匆匆的走了。

當然，他是回那間大草棚去的。

* * *

湯十郎很高興，今天他不會教人駁鳥了。

他再也不去找周家茶舖那些玩鳥的人了，他的技術早就被人戳穿了。

他以為就是被那老者戳穿的，因為至少他自己明白他是騙那些吃飽了去虐待鳥兒的有銀子的大爺們的銀子的，如今老人等於送了他一百兩銀子，如果他仍然去騙人，他自己也對不起自己了。

湯十郎何許人也。

湯十郎是不屑於騙人銀子的。

這一回他扛了個好大包袱，兩床棉被，兩套被單子，還有四套棉衣，另外還有吃的用的，其中他還買了一些女紅與胭脂花粉。

他相信，姑娘打扮一下會更好看。

他更相信，姑娘是不會討厭他的。

不討厭就是喜歡，湯十郎已經很滿意了。

至於那些想學鳥語的人，就叫他們每天站在柳林下面對「鳥」彈琴吧。

湯十郎想着，便也得意的笑了。

他笑着過了橋，橋上已有積雪。

他把帽子拉緊，走在西北風的呼嘯裡，他仍然笑得出來。

* * *

現在他又要經過那個野店門前了。

當他發現大茅棚內仍然坐着一個矮子在喝悶酒的時候，他着實的吃了一驚，因為他發現矮子的同桌上坐了兩個女子，而且還很親切侍候那矮子。

湯十郎只打算看一眼便過去了，然而其中一個女人却唉呵呵的追出茅棚外面來了。

「喲，過午了嘛，客官呀，進來打個尖呀。」

湯十郎仔細看這女人，他心中吃一驚，怎麼會是這女人，這個他曾經看到過的女人。

這女人正是他爬在房頂上偷窺過的女人。

那麼，茅棚內的另一個女人，必是叫「七尾狐」的白玉兒了。

一個是「三手妖女」石中花，那麼她就是石中花，湯十郎知道這兩個女人不好惹，但他也不怕她們。

湯十郎停下脚步，道:「我在府城吃過了。」

那女的正是「三手妖女」石中花，她幾乎要伸手去拉湯十郎，吃吃的道:「看你扛着大包袱，一定很累，進去喝盅茶呀。」

湯十郎道：「我不渴。」

石中花媚眼一挑，道：「來嘛，給不給銀子沒關係呀，你……來呀。」

石中花雙手齊出，就要抓向湯十郎了。

湯十郎很會閃，雙肩一晃兩丈遠。

石中花「咦」了一聲，道：「眞會閃，今天非拉你進去喝杯茶不可。」

她變個身法，雙手交替往前拍抓不定，但湯十郎仍然左閃右晃，石中花的手終是碰不到湯十郎。

石中花改變口氣了。

她媚眼一瞟，半撒嬌似的道：「原來你的功夫同你的模樣也一樣俊呀。」

湯十郎不回答，他拔腿就跑，而且跑得很快，眞怕石中花死纏住他。

石中花不追了，她冷冷的笑，口中喃喃的道：「看着，早晚我吃了你。」

她回身走進大茅棚內。

「那小子跑了。」

「跑了？」

「妳沒把他弄進來？」

「那小子是會家子，我一試就知道。」

那矮小的人敢情正是「神偸」尹士全。

這時候他急急的走到茅棚外，豎起脚跟引頸看，湯十郎已在一里外了。

眞快，只這麼幾句話，人家已在一里外了。

尹士全回到棚子裡，兩個女人迎上來。

那白玉兒道：「尹大哥，至今未見狄家兄弟，咱們要怎辦呀？」

石中花也急急的問：「是呀，尹大哥平日主意最多，快想個法子吧。」

她還再走到外面瞧，回過頭來，又道：「那小子走得眞快，一下子不見了。」

「神偸」尹士全瞪着一雙鼠目，道：「我想法子別叫老爺子整治我，這時候我還能想出甚麼法子。」

石中花道：「不如咱們這就前往左家廢園查看，就算是人眞的死了，總也會有屍首在吧！」

白玉兒道：「我絕不相信狄家兄弟二人的武功那麼不濟，他二人又不是紙糊的人，就憑剛才那小子？」

尹士全道：「那小子不一定殺得過狄家兄弟，我怕的是他們遇上鬼了。」

白玉兒道：「尹大哥，你這是甚麼話，你別忘了，你的工作一大半在夜裡進行，你幾曾見過那東西？」

尹士全冷冷笑道：「誰會常遇到那東西，一生一次已夠窩心的了。」

白玉兒道：「我就不相信。」

尹士全道：「去了妳便知道。」

白玉兒道：「我今夜就要前去，尹大哥，你去是不去？」

尹士全道：「我在等指令，我也正在擔心事。」

他不由得看看外面，這一段路很少有客人經過，只因爲這兒距離左家廢園太近了。

五年前的左家大血案，至今人們不敢掛口邊，怕的是惹上殺身之禍。

這年頭人們都知道趨吉避凶求太平，如果有人忽然提起左家廢園，聽見的人會立刻走開。

＊　＊　＊

尹士全力勸白玉兒與石中花二女，多多的忍耐，且等老爺子的命令再行事。

石中花這時候很不平，因爲她與白玉兒已搬入那孤獨的小屋很久了，怎麼就不見老爺子進一步行動。

聽人說，那個小屋原是住着當年左家的長工一家，左家出事了，長工一家人便也不見了。

石中花道：「尹大哥，不論怎樣，咱們今夜潛進左家廢園看一看。」

白玉兒道：「對，咱們三個人前去，人多膽壯，咱們就不怕那東西了。」

尹士全道：「萬一出事怎麼辦？」

白玉兒道：「甚麼時候尹大哥變得膽子小了？」

尹士全道：「等妳們看到以後，我看妳們不嚇個半死才怪。」

白玉兒吃吃冷笑了。

石中花道：「尹大哥，咱們先養足精神，二更天去幹掉那母子二人。」

尹士全道：「妳說那小子會家子？」

白玉兒道：「會又怎樣？咱們三對一呀？」

尹士全在沉思着。

他想着那夜遇「鬼」的事，那鬼飄忽不定，一蹦就是四丈高下，那絕對是鬼，只有鬼才會虛幻飄動。

尹士全至今仍然深信他是遇上鬼了。

他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二位，我眞的被那東西嚇昏頭了。」

石中花俏媚的往尹士全身邊一貼，媚笑道：「怕甚麼呀，有我二人陪着，怕甚麼？」

她故意把奶子碰在尹士全的肩頭，蹭呀蹭的，一副引人入甕的架式。

只不過尹士全絲毫不起反應。

尹士全如果是平時，早就順勢把石中花抱在懷中了。

一個被鬼嚇個半死的人，慾火很不容易燃燒起來。

尹士全就是沒感覺，他甚至想把石中花推開。

不用他推了，因爲，就在此時，草棚忽然一暗，棚中三人轉頭看，呀，好高大的一人橫着膀子進來了。

這人只一走進草棚中，石中花第一個巧笑起來了。

「喲，是包爺呀，甚麼風會把你的大駕吹來呀。」

那姓包的是有六尺半高，他掖下有個長布包，走進草棚內，重重的把他那長布包放往桌面上。

「彭！」好重好大的聲音，顯然，布包中包的是他使用的兵器之類。

這姓包的大馬金刀坐下來，他面無表情的直視着垂頭喪氣的尹士全。

姓包的未開口，但尹士全開口了。

他的聲音帶着抖，道：「老爺子派你來的？」

「是。」

「是要你來殺我？」

「不是。」

尹士全面上有了笑意。

他忙舉起酒壺斟酒，道：「嚇我一跳。」

他把酒杯推向姓包的，又道：「包兄，喝酒。」

姓包的一口喝乾，沉聲道：「尹兄，說吧，左家廢園裡誰住着？」

尹士全道：「只不過一個婦人家同一年輕小伙子，兩個人而已。」

姓包的道：「就把你嚇破膽了？」

尹士全道：「我不是怕那對母子，我遇上鬼了。」

姓包的叱道：「天地之間那來的鬼？天底下每天都死許多人，難道天地間都變成鬼世界？」

他又喝了一杯酒，道：「我包立人住過亂葬崗，從未曾見過甚麼鬼呀妖的，娘的，還眞渴望一見。」

尹士全道：「我明白了。」

包立人道：「你明白甚麼？」

尹士全道：「老爺子派你來收拾那一對母子的了。」

包立人道：「也是查清楚狄化一兄弟二人是怎麼失踪的，而你……」

尹士全一緊張，道：「我……怎樣？」

包立人道：「你就在這兒吧。」

尹士全道：「我等包兄立功回來，咱們一齊去見老爺子去。」

包立人道：「如果我殺了那對母子，也尋到玉珮，你就沒事了。」

尹士全道：「老爺子爲甚麼念念不忘那塊玉珮，眞不懂張古丁爲甚麼原物交給年輕人。」

包立人道：「你不懂，我也不知道，只不過我正在我的小小香築享太平日子，却突然又要爲老爺子操刀，你說，我心裡又如何？」

尹士全苦笑道：「咱們都聽命於老爺子，死而無怨。」

於是，石中花靠過來了。

白玉兒也笑着爲包立人斟酒。

姓包的一高興，彎臂便把石中花抱住了。

「格……」石中花笑得眞蕩。

包立人懷中坐了個「三手妖女」石中花，身邊又有個「七尾狐」白玉兒的挑逗，便也心火上升起來了。

包立人那大毛嘴巴往石中花那細嫩的脖子上蹭了幾下，嘿嘿笑道：「個浪貨，妳發的什麼騷勁，莫非狄家兄弟二人還不能令妳過足癮嗎？」

石中花不含糊的道：「難道你包爺比不過狄家兄弟們的那般子野性？」

包立人雙目一瞪，立刻抱起石中花，一邊有個草編的小門，門裡面原是狄家兄弟二人睡的破板床，只不過包立人一看，心中不舒服。

石中花也不願意在這草棚中幹那種事情，她先撒嬌的道：「你就這麼急呀。」

包立人嘿然一聲，道：「包某的作風便是乾脆二字，妳若怕了，我熄火就是。」

石中花猛的一扭腰肢，道：「我是說咱們換個地方呀，這地方能行那種事嗎？」

包立人道：「妳這蕩貨吃你家包大爺的豆腐呀，妳明知道夜裡我要去殺人，那有功夫等妳到天黑呀。」

石中花吃吃一笑，她貼住包立人的耳朵，嘀嘀咕咕的說了幾句。

只是幾句話，包立人立刻哈哈大笑起來。

「行，咱們這就走啦。」

他放下懷中的石中花，回頭一巴掌拍在發愁的尹士全肩頭上，道：「老尹，我走了，夜裡我自會去收拾那母子二人，你就在這兒等我回來好了。」

「神偸」尹士全道：「別把精神放盡了，留點力氣辦正事，我的命就在你這一回了。」

包立人哈哈一笑，他大步往外走去，因爲石中花走了，當然，白玉兒也走了，草棚中只有尹士全一個人了。

＊　＊　＊

包立人的那個長包袱不是他自己拿的。

他的包袱由白玉兒挽在肩上，看上去很重，壓得白玉兒一個肩頭往下沉。

包袱包的是一把刀，一把厚背單環砍刀，刀長三尺三寸三，重量三十二斤半，砍刀如此重量，當知用刀之人臂力一定是驚人的。

包立人就屬於大力士型人物，如果提到當年血洗左家，姓包的那天至少砍死近二十人。

姓包的由於心狠手辣，便也成了老爺子身邊的紅人。

他又奉命前來殺人了。

只不過眼下他不殺人，他跟着兩個淫蕩女人來到那兩間小屋子裡，他發覺這兒不怎麼樣，但屋子裡却很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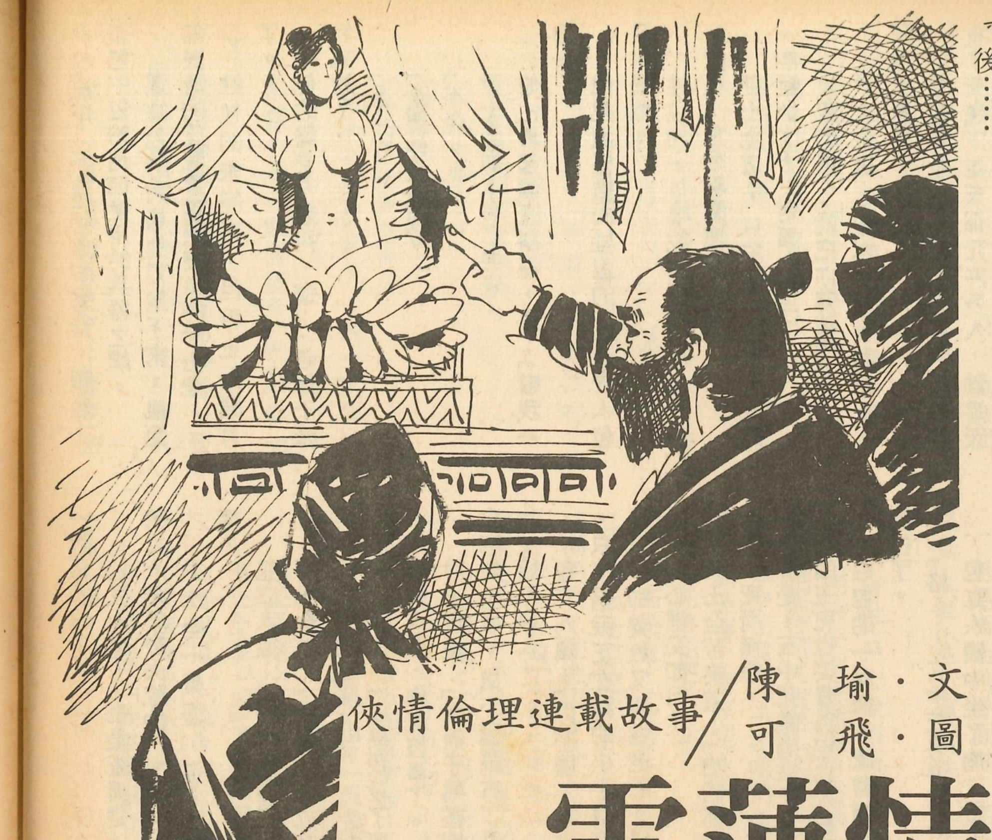
女人住的地方，總是比大男人住的地方爽多了。

包立人只一進入門內，那石中花已捧出些吃的出來了，白玉兒把包袱往桌子上一放，有些吃不消的道：「包爺呀，你這傢伙太重了，壓得我吃不消呀。」

包立人哈哈一笑，道：「留着妳這幾句話，在床上對我求饒時候說吧……哈……」

（未完・五）

上文提要：谷飛鶯因見方玉琪與蓮兒這般要好，一時感觸，竟不辭而別，方玉琪、蓮兒、姜青霓、公孫瑤仙遂離寺尋找她，但因範圍廣闊，四人協議分頭搜索，半個時辰後再行會合；方玉琪搜索不果，折回約定地點，不見三女踪影，却見一條白影向西馳去，連忙發足狂追，豈料越走越遠，不覺來至一座破廟，內有一樽邪神塑像，方玉琪正感詫異，忽見一條黑影出現，連忙躲在塑像背後……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不理他人意願　妖婦强行收徒

方玉琪從沒見過此人，方自驚疑，只見廟外又一連跟進七個身穿黑衣、臉蒙黑紗的漢子。

他們走入大殿，垂手肅立，對黑衣人顯得十分恭敬。

方玉琪心中不由暗暗「哦」了一聲，原來這批人正是黑衣幫的十大天王，那麼這個身材高大的黑衣人，敢情就是他們的幫主無疑。

黑衣人連頭也沒回，只是沉聲喝道：「你們瞧清楚那扁毛畜牲與小賤婢確是往這裡來的？」

七人中間的一個躬身道：「屬下看見一個身穿白衣的丫頭，確是往這裡來的，只是……只是沒瞧到那頭扁毛畜牲。」

「唔，你們去搜上一……」

黑衣人底下一個「搜」字還沒出口，忽然「噫」了一聲，兩道目光宛若兩盞黑夜中的明燈，往神龕中瞧來。

方玉琪已然聽出一點端倪，敢情黑衣幫十大天王昨晚吃了雪山瓊宮侍者和大白鵰的虧，心有未甘，才四出追踪，找尋雪山中人下落，但他們却把蓮兒當作了瓊宮侍者，引着他們幫主一路跟來。

想到這裡，正待現身出去與黑衣幫幫主較量，忽然，從自己身前這座裸體神像口中，發出一縷極細的聲音，喝道：「莫老綹，你見到本大士，還不跪拜？」

方玉琪聽得大驚，這神像還會說話？

黑衣幫幫主莫老綹神色一變，兩道目光更若寒電迸發，厲聲大笑道：「何方賤婢，膽敢裝神作鬼，還不給老夫滾下來？」

那女神口中依然徐徐的道：「莫老綹，本大士當然是神，何用假裝，你褻辱神聖，還不跪下叩頭？」

這聲音確是從裸體女神口中發出，但神像的嘴唇並沒有稍動，聲音也不似活人說的。

黑衣幫幫主身後十大天王全都臉現驚悸之色，只是幫主依然站着並沒稍動，他們也不敢後退。

「哈哈哈！」黑衣幫幫主莫老綹仰天一陣狂笑，震得殿上碎瓦不停直落，洪聲道：「莫老綹縱橫江湖，殺人無數，豈是妳裝神扮鬼唬得住的？你們給老夫前去瞧瞧這神像是泥塑木雕，還是活人扮的？」

他此言一出，方玉琪暗暗「哦」了一聲，不錯，要是泥塑木雕，眉目之間那會這般傳神？莫非眞是活人假扮的不成，自己當眞看走了眼。他心中想着，索性一動不動，靜觀其變。

果然黑衣幫幫主話聲一落，立即從他身後走出兩人，躍上神龕，伸手往裸體女神手臂上摸了一下。

其中一個躬身道：「啓稟幫主，這神像又堅又冷，像是石頭鑿成的。」

另一個在女神臉上仔細打量了一陣，也用手摸着，道：「啓稟幫主，這神像細膩滑潤，據屬下看來，像是用上等玉石雕琢而成。」

方玉琪聽得大是驚訝，方才那聲音，連自己也明明聽到是從神像口中發出的，但他們兩人却說她是玉石雕成的？

黑衣幫幫主哼了一聲，道：「蠢材！這賤婢可能就躲在龕後，你們不會……」

這令躲在龕後的方玉琪不由一急，他並非怕甚麼黑衣幫幫主，實是因爲這假裝女神的聲音既然出聲，自己正好坐山觀虎鬥，一時不願立即現身出去。

但黑衣幫幫主却疑心說話之人藏在龕後，要他兩個手下搜索龕後，那麼這下自己豈非替人家背上黑鍋，讓那個扮神作鬼的人在暗中瞧熱鬧了？

他心念方動，只聽那女神的聲音又在發話了：「莫老綹，舉頭三尺有神明，你當本大士是假扮的嗎？」

這回聲音果然是從大殿上發出，不，是在黑衣幫幫主莫老綹的頭上發出的。

兩個站在龕前的人同時一怔，舉頭往大殿樑上瞧去。

黑衣幫幫主臉色大變，身不由主地後退了兩步，瞧着神龕前面兩人喝道：「你們還不下來？」

兩個黑衣天王慌忙躍落神龕，方玉琪也不禁鬆了一口氣。

黑衣幫幫主喝退兩人，無非是因對方隱身暗處，似乎功力極高，怕當着自己面前，讓手下人吃虧。

這時突然兇光暴射，右手一揚，往樑上拍去，口中喝道：「小輩，你把莫幫主看作何等樣人！」

他這右手一起，巨靈似的手掌竟然比墨還黑。

不！黑手掌上現出一條條白色紋理，黑白分明，清澈如繪。

方玉琪陡然想起百草仙翁葛長庚正是被這種怪異掌法所擊傷，心中想着，更是注目瞧去。

只見黑衣幫幫主莫老綹右掌提起，絲毫不見風聲，但正中大樑上却已清澈地現出一個白紋黑手掌印。

耳中只聽「噗通」「噗通」兩聲，同時有兩個人滾倒地上。

方玉琪急忙瞧去，只見那兩人正是方才躍上神龕的兩位「天王」，黑衣幫十大天王之二，此時滿頭大汗，青筋如虬。

他們摸過裸體女像的那隻手掌又紅又腫，幾乎比平常大了一倍。但奇怪的是黑衣幫七位天王中的兩個仆倒地下，其餘五個竟然視若無覩，定着兩隻眼睛，只往裸體女像直瞧，好像着了魔一般，連兩個同伴倒下地去也一無所覺。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發生在同一時間，黑衣幫幫主巨靈般的手掌還沒收轉，只聽大殿天井上空飄來一聲冷笑，就是那個女神嬌冷的聲音，說道：「憑你微末修爲，區區『黑死掌』豈能傷得了我？何況你根本連我身在何處也無法辨清！」她說到這裏，話聲漸轉嚴厲：「莫老綹，你也算得上一幫之主，姑念粗魯無知，冒犯本大士出於無意，我也不過份難爲你，還不給我跪下？」

說到最後一句，簡直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命令。

莫老綹身爲關外黑衣幫幫主，此時竟然顧不得在自己屬下面前有失身份，居然奉命唯謹，雙膝一屈，噗的一聲，對着神龕跪了下來。

方玉琪瞧得心頭大是凜駭，黑衣幫十大天王武功之高，已非尋常，那麼他幫主的武功自然更高，怎會被這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人擺佈得跪了下來？

他躲在神龕後面，當然瞧得眞切，黑衣幫幫主莫老綹那裡是他心甘情願跪下去的，敢情他腿彎上着了人家暗算，不得不屈。

不！不僅腿彎子上，連人都已受制於人，只要瞧他臉色憤怒得脹成紫醬、一雙銅鈴般大眼滿包紅絲，快要噴出火來，但他的身子却好好的跪在地上，一點也沒有掙扎之狀，就可證明。

倒在地上的兩人，從手掌逐漸腫至肩頭，一條臂膀粗逾大腿，口中不住的發出呻吟之聲。

其他五人始終充耳不聞，連幫主跪在地上也視若無覩，十道眼光只是貪婪地瞧着裸體女像，一霎不霎，呆若木鷄。

方玉琪因自己躲在龕後，無法瞧到裸體女像，不知有甚麼東西吸引住了五大天王的心神，心頭不禁無比震駭，這人功力之高，簡直到了不可思議之境，試想憑黑衣幫幫主、憑七大天王，不，他們都在明處的不說，就是自己吧，自從他們入殿之後，就一直凝神注視，也沒見到半絲人影。

而他們八人却全被制住，這眞是太不可理解，難道世間眞的還有神？

裸體女像眞還有靈？

就在此時，那女神的聲音又喝道：「滾吧，莫老綹！」

話聲一落，黑衣幫幫主莫老綹一個身子陡的從地上蹦起三尺來高，迅速站起。

這一蹦，敢情是因禁制驟解，他被自己內力反彈起來的。

此時，其餘五位天王也如夢初醒，齊聲驚「啊」！

莫老綹縱橫關外，幾曾受過如此折辱，簡直氣炸了胸膛，一襲黑袍拂拂自動，仇怒之火從雙眼中噴射出來，喉嚨咯咯作響，厲聲喝道：「莫老綹自知技不如人，請賜個字號，咱們青山不改，後會有期。」

女神聲音依然回到樑上，嬌聲笑道：「莫老綹，難道你眞的不知道肉身成佛的七寶大士法體？」

莫老綹聽得臉色倏變，袍袖一揮，身如電射，往廟外掠去，他身後五位天王也從地上挾起兩人，一窩風般奔出。

霎那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方玉琪因這個自稱女神的發話之人的武功實在高不可測，可能她當眞就在殿上，自己僥倖沒有露出行藏，正好再等上一會，瞧她是否出來？

心中想着，身形依然蟄伏不動。

正當他凝神屏氣、靜以觀變之時，忽然從破敗倒塌的後進傳來一聲清磬！

接着由遠而近，從殿後傳出一陣細碎的腳步之聲，同時燈光掩映也從殿後射出，香風撲鼻，薰人欲醉。

一個全身赤裸、只披一襲透明輕紗的妙齡女郎，手上提着一盞和她披紗同一顏色的紗燈，緩步走來！

不！一連走出七個裸體女郎，除了她們披在肩上的輕紗的顏色各有不同之外，每一個人全生得眉目如畫，妖嬈多姿，熒熒燈光照着她們細膩豐滿、羊脂白玉般胴體，更覺晶瑩有光。

方玉琪瞧得一怔，這七個裸體女郎，自己曾在少林寺廣場上見過，她們是祁連女妖七寶大士門下。

那天晚上，就因爲有她們七人圍着香爐而坐，許天君才自動退走，可見她們是替少林寺解圍去的，那麼應該不是敵人。

七個女郎在大殿上一字排開，向裸體神像盈盈跪拜，然後各自把手中紗燈掛到柱上，轉身往後進走去。

方玉琪瞧得好生奇怪，不知他們想怎樣？

尤其那個隱身發話的人，何以始終不見出現？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七個身披輕紗的妙齡女郎又匆匆的從後進走出。

不！她們還攙扶着三名少女簇擁而來。

這時，另一個披紗女郎已在龕前點起一雙紅燭。

其餘六人，兩人攙扶一個少女，走到裸體女像龕前跪下，口中低聲默禱着：「弟子某某等引進新進弟子三名，皈依廣大靈感七寶妙法大士座下，伏望師傅慈悲……」

方玉琪躲在神像後面，她們從左側簇擁着出來，還看得不大眞切，此時一齊跪到龕前，仰面默禱，那才看清六個披紗女郎，兩人攙扶一個，跪在地上的，赫然是從少林寺出走的谷飛鶯，以及和自己一路、方才在前山走失的姜青霓和公孫瑤仙！

方玉琪心頭不期一震，她們敢情是被七個披紗女郎擒來的，那麼傳青圭一行也準失陷在這裏了。

這七個披紗裸女，自己雖沒見過她們身手如何，但憑那天許天君瞧到她們就自動退走這一點上推想，七人武功自然極高。

啊，還有方才那個裝神扮鬼、不可捉摸的聲音，可能也是她們，居然使稱雄關外、目空一切的黑衣幫幫主莫老綹也嚇得倉皇而退。

他腦海中閃電般轉着念頭，目光再次望去。

這一瞬之間，神龕前面情形大變，竟叫方玉琪猛吃一驚。

不，瞧得他臉紅耳赤，不敢多瞧。

但不敢瞧也得瞧，谷飛鶯、姜青霓、公孫瑤仙三位姑娘此時已被六個披紗女郎七手八脚、一齊動作，將身上衣衫盡皆褪除，露出一身玉色也似的晶瑩胴體。

七個披紗女郎雖然也是全身赤裸，但她們還披着一層輕紗，儘管薄如蟬翼，似有若無，終究隱約掩映，有如淡烟輕籠，霧中看花。

谷飛鶯和自己兩位師妹此時却全身暴露在七盞七色紗燈之下，一絲不掛。

這三尊玉潔冰清的胴體，谷飛鶯的身長玉立，風姿楚楚；姜青霓的曲線玲瓏，婀娜多姿，和公孫瑤仙的肌理細膩，骨肉均勻，簡直沒有一個不是藝術精品。

再加上她們那種嬌慵無力、嬌羞欲滴的模樣，方玉琪只覺心頭怦怦亂跳，連呼吸都感到急促起來。

一時那還顧得男女之嫌，大喝一聲，縱身往龕外躍去。

但他沒有喝出聲來，身形也沒有躍出龕外。

驀地他發現自己不知在甚麼時候，早已被人制住穴道，絲毫不能動彈，連聲音也叫不出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憑自己身上被人家做了手脚，竟還懵然不覺。

仔細想來，除了方才躍上神龕之時，彷彿感到有一絲襲人陰氣，此後始終沒有甚麼異樣，難道就是在那時候被人點了穴道？

方玉琪感到自己除了不能出聲和無力動彈之外，身子還是好好的，沒有絲毫不妥。

一時間，只好睜着眼睛，靜靜的蹲着不動，往下瞧去。

六個披紗女郎攙扶着一絲不掛的三位姑娘，朝裸體神像舉行拜師之禮。

三位姑娘敢情和自己一樣被人制住穴道，身不由己，三張粉臉全都流露出羞急憤怒之色。

另一個披紗女郎早已捧着三條彩色薄紗，走到跟前，依次替他們披上香肩。

然後，依然由六個披紗女郎扶着她們退到殿側一張拜台上坐下。

這時，大殿正樑上忽然又響起那個女人聲音，道：「你們把躲在神龕裏的那個小子抓出來。」

方玉琪聽得悚然一驚，先前自己

還當扮神裝鬼嚇跑黑衣幫幫主的就是這七個披紗女郎，原來樑上果然另有其人。

唔，這回輪到自己頭上了，不知她們要如何擺佈呢？

七個披紗女郎敢情還不知道龕後有人偷窺，聞聲齊齊一怔，接着嬌「唷」一聲，立即有兩個躍上龕來。

好快的身法，方玉琪只覺人影閃動，香風乍起，四隻纖纖玉手已握住自己胳膊，半拉半拖的押下龕去。

這當眞像一個犯人，自己身子被兩個細膩滑潤的胴體緊緊挾持着，像方才三位姑娘一樣，站到裸體神像之前。

那個口氣冷峭的聲音又在樑上發話：「唔，你們先把他這身骯髒衣服脫去了，我有話問他。」

甚麼？她居然命令她們要脫去自己的衣服？

方玉琪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心頭不由大急，但到了此時，急又有甚麼用處？自己身邊兩個披紗女郎好像絲毫不知甚麼叫做羞恥，她們四隻纖手開始執行命令，在自己身上摸索着進行工作。

方玉琪身子不能動彈，心頭又急又怒，恨不得把這些淫娃蕩婦立斃掌下。

兩個披紗女郎動作敏捷，頃刻之間，已把方玉琪剝得寸縷不着、赤條條的站在殿上。

此時她們粉嫩的臉上也飛起一絲紅暈，但還是一左一右的緊緊挾持着他。

不，她們在方玉琪腿彎上輕輕一蹴，方玉琪便身不由主的朝龕中神像前跪了下去。

方玉琪兩道眼神憤怒得幾乎噴出火來，舌綻春雷，暴喝一聲：「好妖女！」

啊！他突然發覺自己已能出聲，不！連被禁穴道也忽然自解。

心中一喜，身子一躍而起，同時雙腕一振，「六合眞氣」陡然暴漲，口中大喝了聲：「滾開！」

一左一右挾持着他的兩個披紗女郎，只覺掌握中突然有一股巨大力量迸出，五指一鬆，人也被震得往兩邊退出了兩步！

其餘五個披紗女郎一齊大驚失色。

只聽樑上那個冷峭的聲音微哂道：「你果然有點門道，但你應該知道，我解開你的穴道，是有話問你。」

方玉琪厲聲喝道：「妖婦，你給小爺滾出來，躲躲閃閃，算得甚麼人物？」

話聲中，動作如電，一下搶過自己衣物，但那裏來得及穿？先前兩個披紗女郎已奮不顧身的撲起，往前搶來，其他五個也一起圍上。

「住手！」樑上響起冷峭的喝聲，七個女郎立時停住身形。

方玉琪只覺耳鼓大震。不！手上一震，搶到的衣物突然被一股巨大力量憑空攫去，丟到神龕前面。

那聲音同時又從樑上冷冷的喝道：「小子，你口口聲聲叫着妖女妖婦，以爲七寶大士門下都是邪惡淫穢的人嗎？」

方玉琪被她奪去衣物，依然絲毫沒有察覺出她究竟是如何出手的，心頭正在感到無限驚楞，聞言俊眉一剔，道：「你自詡不是邪惡之輩，如何這般不識羞耻？」

那聲音微哼一聲，道：「你完全錯了，須知世上多少衣冠禽獸、無耻之徒，就是因爲有一身綾羅錦繡替他們掩飾着罪惡，身體膚髮，受之父母，只要冰清玉潔，何愧於天？我因有話問你，才要她們替你脫下衣服，因爲我不願和一個穿着一身骯髒衣服的人說話。」

方玉琪覺得她說的雖是歪理，但也不無道理，一面抬頭喝道：「這不過是你偏激之見，就是有話要說，也不能强人所難。」

那冷峭聲音笑道：「但是你現在是在我面前，自然要遵守我這裏的規矩。」

方玉琪怒道：「方某要是不遵你的規矩呢？」

冷峭聲音道：「那也由不得你。」

方玉琪眼看自己身上寸縷不掛，四週又站着七個妙相畢露的妙齡少女，心頭不禁又急又怒，雙掌蓄勢，雙目精光如電，掃過樑上，兀自瞧不出半點人影。

但那聲音却又從樑上響起：「年輕人，你還是稍安毋燥，說完了話，也許我可以放你回去。」

方玉琪厲聲道：「妳說！」

樑上的聲音問道：「你是從少林寺來的？」

方玉琪應道：「不錯！」

樑上的聲音道：「那就好，你回去替我告訴她們的師長，就說她們已經拜在七寶大士門下，叫他們放心好了。」

方玉琪回頭向谷飛鶯、姜青霓、公孫瑤仙三人瞧去，三位姑娘並排坐在那裏，穴道雖然被制，但還是瞧得到聽得見，此時眼看不僅自己三人被脫得一絲不掛，連方玉琪都是赤條條、醜相畢露的站在那裏，直羞得脹紅脖子，幾乎要哭。

方玉琪不敢多瞧，同時又想起傅青圭他們不知是否也已被擒在此，聞言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在下也想請問一聲，不知在下還有幾位同伴可曾被你們擒來？」

樑上那聲音道：「他們一共有四個人，被我們下擒住，現在後殿，我瞧在三個新收的徒兒面上，待會你把他們帶走就是。」

方玉琪聽得暗暗一驚，傅青圭他

們果然也被擒來，那麼自己兩撥人，只有蓮兒一人沒有失陷了。

想到這裏，不禁劍眉一剔，冷笑道：「七寶大士也算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收徒拜師，須得兩方情願，豈能勉强？」

樑上那聲音道：「你怎知她們不願意呢？」

方玉琪怒道：「你制住她們的穴道，口不能言，身不能動，難道說是她們心甘情願投到你門下的？」

樑上那聲音微哂道：「世俗女子難免尚存世俗之見，等你們離去之後，我自會放開她們。」

方玉琪盤算了一會，實在想不出妥善之法，只得抬頭道：「那麼你該問完了吧？」

樑上「唔」了一聲，道：「好，你穿好衣服，就把後殿四個人帶走吧！」

方玉琪心頭暗喜，故意皺皺眉，迅速從供桌前面取過衣服，穿在身上，一面默運「六合眞氣」，緩緩從地上拾起金透，佩到腰間。

就在佩劍之時，方玉琪一手已把透柄旋開，驀地一聲朗笑，銀練劍陡然出匣，身如電射，一下搶到三個姑娘面前，橫劍當胸，厲聲喝道：「妖婦，誰敢走近一步，方某就叫她濺血劍下！」

七個披紗女郎瞧得臉色大變，各自從石柱上取下宮燈，蓮步款款，向方玉琪逼來，敢情她們的隨身武器就是那盞宮燈了。

樑上聲音冷笑道：「年輕人，你雖仗着一口鋼母利劍，但想在我七寶大士面前撒野，還差得遠。」

方玉琪穿好衣服，心中已去了進退尷尬的拘束，尤其一劍在手，膽氣也壯了不少，自問憑手上三十六式「大羅天劍」和「飄香步法」，即使不勝，也決無落敗之理。這就抬頭喝道：「七寶大士，你不妨下來試試，在下恐怕沒有你想像中那般容易對付。」

樑上傳出的笑聲，道：「年輕人，你口氣倒不小，須知我已有七十年沒和人動手了，你也不配和我動手，這樣吧，只要你能在我門下七個弟子圍攻之下，接得住十招，我答應把她們三人也一起放了，要是你接不住呢？」

方玉琪豪爽一笑，道：「別說十招，就是二十招、三十招，又復何妨？方某要是接不下來，悉隨處置。」

樑上聲音笑道：「好，你接不住十招，就得離開此地。」

方玉琪朗笑道：「一言爲定！」

樑上那聲音又道：「那麼你把長劍拿來，在我面前，任何人不准使用兇器。」

她話聲才落，方玉琪只覺握劍右手突然一震，銀練劍脫手朝神龕飛去，輕輕落到供台之上。

不！他目光依稀瞧到龕中供着的那尊裸體神像臉上，好像飛過一絲冷笑。

方玉琪心頭一驚，一時還當自己眼花，急忙定睛瞧去，那尊裸體神像不是寶相莊嚴，安坐如故？

就在這微微一怔之間，那七個披紗女郎恰在此時，已按七星方位，把方玉琪圍在中間。

她們每一個人，一手提着宮燈，一手撩着輕紗，笑盈盈地站着，靜待方玉琪動手，一場春色無邊、別開生面的搏鬥行將開始。

方玉琪既然準備迎敵，就不得不瞧清她們的位置，但這一瞧，只覺她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每個人立着的姿態，竟然各個不同，而每一個姿態，都是美妙無比，蕩心蝕骨，撩人情緒。

儘管她們精赤條條，活色生香，但看去又絲毫不覺妖冶，不帶淫褻。

方玉琪瞧不出她們所佈陣勢有甚麼出奇之處，但目光却被她們的美妙姿態瞧得一呆，立時感到一陣面紅耳赤，那裏還敢多看，只是淡淡一哼，喝道：「你們還不動手？」

樑上的聲音又復回到裸體女像口中發出了：「孩子，你們就開始吧！」

號令一下，七個披紗女郎纖腰款擺，緩緩移動，手上宮燈隨着她們移動的姿勢，有的往上緩緩挑起，有的往下逐漸低沉，身上的七色披紗也因風輕颺，微微起了波動，再經七色紗燈升降錯落一照，幻出如煙如霧的絢爛彩色，使人有目迷七色之感。

方玉琪站在其中，絲毫不敢大意，雙目射出湛湛神光，隨着她們緩慢移動的步伐，全神貫注小心戒備。

奇怪，她們只是穿叉遊走，並沒有出手攻敵，但方玉琪業已瞧得大是驚詫。

原來方才認爲並不奇特的陣勢，經她們這一款款移動，頓時起了變化，七個披紗女郎每一變動的位置，竟然十分奧妙。

每一舉步，幾乎全都佔了極利於攻擊的地位，自己在她們包圍之中，全身要害幾乎全都暴露無遺。

方玉琪瞧得心頭大震，自己如果再不變動方向，可沒有十四條手臂同時封解她們十四條手臂同時發動的攻勢。

但最使他困惑不解的，就是她們處於這一佔盡優勢的情況之下，何以還不發動攻勢，只是加快遊走？

啊！不好，敢情她們還在等待最有利的形勢，要把自己在一招之下擊敗。

果然如此，那麼別說接得住她們十招，當眞連一招也難以承受得住。

但難題就在於此，試想在她們沒有發動攻勢之前，自己怎好向她們出手？

七個披紗女郎脚下已逐漸加快了，流星閃爍的七色燈影，舒捲飄散的七色輕紗和美得不能再美的婆娑舞姿，使人好像站在一片絢爛雲霞之間，在廣寒宮裏欣賞霓裳仙舞。

此舞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看？

方玉琪還是木然而立，不知是受了她們美色所誘，還是被她們美妙舞態所沉醉？

尤其在她們玲瓏胴體翩翩扭動之際，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淡淡幽香因風散發，沁人心脾，此香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目之於色也，有同好焉？鼻之餘香也，有同嗅焉，沒有出家做和尚，這色、聲、香、味、觸，有誰能五大皆空？

不，和尚要是不天天唸唸有詞，背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以警惕自己，恐怕色也不能夠空。

方玉琪終究不是和尚，他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年輕人充滿熱情，不受外界的誘惑，還可澄心靜慮，一旦受到外界的誘惑，就會情不自禁。

正當他漸漸出神之際，只覺滿天絢爛雲彩中，有七顆彩色星星冉冉飛來。

不！那是七顆流星，看去雖緩，來勢極快，疾風颯然，一齊向自己撞到。

方玉琪驀然一驚，脚下不知不覺連閃了兩步，無意之中使出他最爛熟的「飄香步」！

好險！七盞紗燈閃電般從自己身側掠過，悉數落空。

「年輕人身法好俊，不過，這只是第一招！」

裸體女像口中迸出聲音，敢情她對方玉琪的及時警覺和奇妙身法，感到大出意外。

那知就在方玉琪堪堪閃出，七個披紗女郎同時輕「噫」一聲，七盞紗燈已急風驟雨般連續攻到。

這一會，燈影搖紅，彩紗飛捲，當眞風起浪湧，電閃雷奔，一片彩雲、萬點流星從四面八方密密緊裹。

沁心甜香變成了壓縮氣流，幾乎使人連呼吸都感到困難起來。

方玉琪心頭大驚，右手慌忙劈出兩掌，脚下也立時展開「飄香步法」，但是已經遲了，她們的陣勢至此已入高潮。

人影、燈影、紗影交織成一幅瑰麗絢爛的奇景。

如雲、如烟、如浪、如濤的向身前湧來。

玄奧無比的「飄香步法」也僅能在七個披紗女郎之間像捉迷藏似的閃避遊走，莫想衝出這片七彩烟幕一步。

方玉琪這才知道對方這種陣仗果然厲害無比，自己遇過不少頂尖高手，任他武功再高、攻勢再厲，只要使出「飄香步法」，無不一下子就可以閃出圈外。

像這樣被困在裏面，還是第一次遇上，敢情她們這一陣仗所蘊變化玄奧之處，還不在自己「飄香步法」之下。

七個披紗女郎已有如此厲害，那麼那個隱身暗處始終沒有露面的七寶大士，不知更厲害到如何程度？

就以方才她從自己手上奪去長劍的那一手功夫來說，自己萬難是對手。

心念疾轉，脚踩「飄香步法」，右手以指代劍，同時使出三十六式「大羅天劍」，指風豁然，大開大闔的向緊裹週圍的七彩雲霞猛力劈出。

「大羅天劍」果然不同凡响，三指才出，已把身前幾個披紗女郎逼得後退不迭。

但她們的陣法進退攻守，互相呼應，他堪堪把身前的人逼退，身後的人却又同時攻到，尤其她們那精光細緻的胴體，方玉琪不敢用手接觸，也不忍心用足十成勁道，向她們羊脂白玉般的玲瓏嬌軀上下手。

因此，他只好揀她們頭臉臂背等處出手。

五、六招下來，雖然他覺得礙手礙脚，但七個披紗女郎也被他逼得滿地遊走，攻勢受挫，漸漸弱了下來。

正當此時，驀聽有人嬌叱一聲：「好不要臉的賤婢！」

「嘶！」一道青濛濛的光華，匹練暴漲，從山門外激射而來。

來勢之急，光華之强，簡直使人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這道劍光矯若天龍，往大殿上七個裸體女郎當頭罩落，身上僅披着一件薄紗的她們，頓感森森劍氣寒砭肌骨，驚得尖叫出聲，往後連退。

殿上七寶大士的聲音也大喝了聲：「徒兒們還不快退！」

這眞是比電光石火還快，青色劍光堪堪飛到殿上，突然光華陡斂。

大家只覺眼前一暗，睜目瞧去，大殿上已經多出兩人相對而立。

一個是秀髮披肩的白衣少女，粉臉通紅，睜着一雙清澈大眼，帶着羞急憤怒之色。

她，正是東海蓮花島無名老人的嫡傳高弟蓮兒姑娘，她空着雙手，一柄青光湛湛的短劍已經被人劈面奪去。

蓮兒對面站着的那人呢？方玉琪目光瞥過，幾乎駭出一身冷汗。

原來一下奪過蓮兒短劍的，不是別人，就是端坐在神龕裏的那尊裸體女像。

方才兩位黑衣天王還用手撫摸，說她是玉石雕琢的，但此時却臉帶微笑，卓然站在蓮兒面前，兩道眼神直盯在蓮兒臉上，似乎流露出驚詫之色。

方玉琪一瞥之下，知道這位全身赤裸的七寶大士，武功高不可測，一時不暇思索，身形一閃，躍到蓮兒身邊，功凝全身，準備和蓮兒聯手一拚。

這一段時間說來較長，其實只是眨眼工夫，七寶大士因蓮兒使的是武

林中至高無上的以氣馭劍、身劍合一身法，才不得不親自出手，飛身迎上，劈面奪去蓮兒的短劍。

蓮兒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已經身劍合一，劍身上滿佈無堅不摧的劍氣，還有人能夠憑空把短劍奪去。

心頭大凜之下，百忙中，身軀不禁後退了兩步，正好方玉琪也同時閃到身邊。

七寶大士瞧着蓮兒，晶瑩如玉的臉上，由微笑漸漸變成惶恐之色，雙手微顫，把奪過來的短劍送到蓮兒面前，說道：「老婢該死，冒犯公主，還請公主多多恕罪。」

蓮兒被她說得莫名奇妙，對方功力之高，簡直深不可測，怎麼忽然前据後恭起來？她懷着無比驚奇，伸手取過短劍，問道：「你到底是誰？怎麼叫我公主？」

七寶大士神色恭敬，含笑道：「公主年紀不大，自然不認識老婢了。公主遇上夫人，就說被逐老婢叩請金安，七十年來，婢子始終遵奉夫人訓誨，不敢逾越。」

說到這裏，突然跪在地上，向空拜了兩拜，輕紗微颺，人跡頓杳。

那七個披紗女郎一見師傅已走，也人影閃動，奇快無比的往後退去。

剎那之間，大殿上只剩下方玉琪和蓮兒兩人。

不！左側拜台上同時驚呼一聲，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仙三位姑娘的穴道頓解，赤身露體的搶起自己衣衫，忙着穿上。

方玉琪見狀，慌忙背過身去，口中說道：「蓮兒，你在這裏照顧，我到後進去瞧瞧。」

蓮兒還當方玉琪要去追那羣裸體妖女，忙道：「不，玉哥哥，要追，我們一起去追！」

方玉琪急道：「傅兄他們就被囚在後進，我得先去放了才好。」說畢，就匆匆往後進掠去。

原來這後進比前殿還要殘破，到處都是斷垣瓦礫，草長沒脛，夜色之中，更顯得荒凉淒迷！

方玉琪終於在一堆亂石後面發現了傅青圭、邱玉奇和銀彈銀劍于氏兄弟四人，他們全被點了昏穴，倒卧草叢之中，這就伸手替他們解開穴道。

四人睜開眼來，發現站在身前的竟是方玉琪，不由大喜過望，活動了一下手脚，便自紛紛躍起。

傅青圭首先問道：「方兄，那幾個妖女呢？」

方玉琪道：「她們已經走了。」

邱玉奇恨恨的道：「這些妖女全是祁蓮女妖門下。」

方玉琪笑道：「何止幾個女妖，連七寶大士也在這裏現身。」

傅青圭驚道：「方兄和她動過手了？」

方玉琪搖搖頭，就把自己如何追踪尋來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只把姜青霓等三位姑娘赤身露體的被迫拜師及自己被脫得精赤條條一節，略去不提。

傅青圭也把自己四人下山之後，發現谷飛鶯已被祁蓮女妖門下劫持，暗暗跟踪，不料被她們發覺遭擒，約略說了一遍。

方玉琪計算時間，三位姑娘該早已穿好衣服，這就領着大家回轉前殿。

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仙三人正和蓮兒低聲說話，尤其姜青霓只是低頭垂淚，她們瞧到方玉琪，全都羞澀得滿臉通紅，抬不起頭來。

方玉琪回想當時情景，也不禁脹紅俊臉，訕訕的不敢瞧她們一眼。

傅青圭一行在路上帶足乾糧，此時料想大家一晚全未進食，就取了出來分給大家食用，一面笑道：「方兄，咱們總算不虛此行，把谷姑娘找到，大家吃飽之後，不如就在這裏略事休息，再行上路，反正只要趕到桐柏，家師們也好到了。」

方玉琪奇道：「傅兄，我們不回少室去了？」

傅青圭笑了笑道：「方兄可知咱們此刻已在崤山之中？如果趕返少林，少說也有三四百里路程，兄弟動身之時，家師曾有交代，無論找到谷姑娘與否，三日之後，可到桐柏等候。」

方玉琪想起師叔臨走時吩咐自己務必在三日之內趕回、大夥兒就要動身之言，既然自己一行目前距少林寺已遠，往返費時，倒不如和傅青圭等人一路，到桐柏會齊，也是一樣。

當下大家吃罷乾糧，就在破廟中各自運動調息。

一會工夫，天色已是大亮，大家在山澗中抹了把臉，便自起程。

一行九人，傅青圭比大家長了幾歲，而且閱歷較深，無形中變成了領隊，方玉琪和蓮兒武功最高，也是大家最欽佩的人。

要是換了平日，這一羣青年男女走在一起，早就興高采烈，男的精神抖擻，女的會咭咭格格的鬧個不休。

但這個情形却稍有不同，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仙三位姑娘因被七寶大士門下剝得一絲不掛，雖然方玉琪那時也被人制住穴道，終究自己女孩兒家的清白之軀被他瞧到了，是以一路上都保持沉默，當然更不敢和方玉琪說話，傅青圭等人雖然覺出有異，也不便多問，大家只是默默的趕路。

* * *

第四天中午，他們剛趕到離桐柏山不遠的胡家店附近。

蓮兒忽然「噫」了一聲，回頭叫道：「傅大哥、玉哥哥，你們快瞧，那不是給我們送信的白鵰嗎？」

大家依着她的手指瞧去，果然有一頭白鳥在小山頂上盤旋了一下，往下落去。

接着另一頭白鳥又飛了起來，在山頂上略一盤旋，也相繼飛落。

這一頭堪堪飛落，先前那一頭又冲天飛起，好像有兩頭白鳥一起一落，只是在小山頂盤旋。

方玉琪道：「不錯，果然是雪山瓊宮的大白、小白。」

傅青圭看了一會，驚奇的道：「這兩頭白鵰只在空中盤旋，好像在和甚麼東西拚鬥，不敢飛撲下去。」

邱玉奇接口笑道：「傅大哥，難道你忘了那天伏獸天尊訓練有素，那麼厲害的猛獸還禁不住兩頭白鵰一抓一啄，天底下還有甚麼東西會使牠們不敢飛撲下去的？」

傅青圭只是遠望着那座小山，搖頭道：「邱兄弟說的自然不錯，只是看情形，分明這兩頭白鵰只撲到林上便行起飛，似乎不敢撲攫下去……」

銀劍于啓煌道：「我們快去瞧瞧。」

傅青圭沉吟道：「試想雪山瓊宮豢養的這兩頭白鵰何等厲害，要是連牠們都不敢撲下的東西，定然兇猛無比，我們去瞧瞧也無不可，只是不要太接近。」

于啓煌道：「這個自然。」說着回身叫道：「那麼我們快走。」

大家都是年輕好奇的人，自然誰都想去瞧瞧連雪山瓊宮的兩頭大白鵰都不敢撲下去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經他這麼一叫，衆人脚下同時加緊，一齊往那座小山奔去。

兩下距離，最多也只有七、八里路光景，一陣工夫便已趕到。

傅青圭較為持重，奔上小山對面的一座山嶺，便要大家先行停步，等瞧清楚了再說。

這回距離既近，果然發現那兩頭大白鵰只是在小山左側的一片樹林上盤旋，不敢飛撲下去，而且鳴聲急厲，好像憤怒已極。

那片樹林不僅枝葉茂盛，且有山脊阻擋視綫，不易瞧得清楚，但至少林中的東西使得兩頭大白鵰不敢下撲，倒確是事實。

方玉琪瞧得大奇，一時也忍不住，說道：「傅兄，我去瞧瞧可好？」

蓮兒用手掠着披散在肩頭的長髮，走近方玉琪身邊，道：「玉哥哥，你去，我也要去。」

傅青圭點頭道：「以方兄和蓮姑娘的身手，去自無妨，只是也不可太過大意。」

其他人當然也想跟去，只是自知武功不濟，只好留下。

方玉琪和蓮兒兩人別過大家，匆匆往小山飛掠而去。

目前的方玉琪經過了不少事故，江湖經驗也增加了不少，他知道這一片林中可能有甚麼古怪，是以並沒有直接朝樹林奔去，只是和蓮兒兩人施展輕功，從右側繞上小山，然後往左首山下瞧去。

這一瞧，却把方玉琪瞧得大是驚奇。

原來這是一片松林，松林佔地不廣，方才遠遠瞧來，雖覺枝葉茂密，但此時從小山頂上看去，却疏朗朗的已可清澈看清林中景物。

只見在一棵松樹底下，盤膝坐着一個滿頭銀髮的老者，老者生得臉色紅潤，長鬚飄胸，此時正在緊皺雙眉，凝神運功，身邊地上還放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劍，身子一動不動。

和他距離兩三丈來遠的，却站着兩個手執短劍的白衣少女。

方玉琪認得她們正是瓊宮侍者霞兒、雯兒。她們一聲不作，繞着松樹東轉西轉，却始終走不出一丈方圓。

方玉琪瞧得暗暗稱奇，驀聽頭上一聲鵰鳴，那隻大白鵰挾着凜烈風聲往下衝去，但堪堪撲近樹林，陡然翅膀一偏，又復冲霄飛起。

方玉琪心中方自奇怪，只聽蓮兒附在自己耳旁輕聲說道：「玉哥哥，樹上有人，你瞧到沒有？」

方玉琪又是一怔，依言仔細瞧去。

頭上又是一聲鵰鳴，那隻較小的白鵰已跟着往下撲到。

一點沒錯，自己方才只注視林中三人，沒往樹上多瞧，這回小白堪堪俯衝下去，鄰近樹上飛起一點極細黑影，把小白逼退。

那點小黑點是從樹椏枝上發出，樹上果然踞坐着一個青衣人，正因他穿着一襲青衫，和樹色相近，又坐在枝葉較密的椏枝上，因而不易發現。

那人每逢白鵰撲下之際，就伸手向空彈出一顆極細黑點，兩頭白鵰敢情極怕那顆細小黑點，是以立即向空飛起。

方玉琪細看那青衣人的背影，似乎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蓮兒低聲說道：「玉哥哥，這人在松林四週佈滿了奇門遁法，把林裏的三個人困住呢。」

方玉琪奇道：「蓮兒，你怎會知道的？」

蓮兒輕笑道：「我聽師傅老伯伯說過，奇門遁甲，只要隨便放上幾堆石子，就可以困住千軍萬馬。」

方玉琪道：「那可怎麼辦？」

蓮兒睜大眼睛，問道：「玉哥哥，你認識這三個人？」

方玉琪道：「我不認識那個白髮老頭，這兩個穿白衣的女的，一個叫霞兒，一個叫雯兒，就是瓊宮侍者。」

蓮兒偏頭問道：「甚麼叫做侍者？」

方玉琪道：「大概就是使女，我也不大清楚。」

蓮兒點頭道：「哦，那我們當眞該去救他們咯。」

方玉琪喜道：「蓮兒，你懂得破陣的方法？」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唐煌與慾海花逃出不夜城後，慾海花為遵母遺訓忍痛與唐煌分道而別。唐煌為探究誰是桃花塢主而趕上邱山。一見竟是霍保，但為何短短之別，霍保卻會老了廿幾年，而且武功強大了許多，身旁又擁有六位絕世美人，這一切都令唐煌疑惑不解。就在此時他被六大門派中人所認欲找他尋仇，又中了酒池雙鯨酒氣所熏致心穴受制，他們欲擒唐煌再入不夜城，又欲置他於死地，危急中卻有救星……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樹幹人身　夢境成眞

唐煌冷笑道：「難道是家母冒充前輩之名？」

「也不是！」費玉潔道：「武林中的綽號都是別人取的，沒有人為自己取綽號的，別人為我們同時加上『霧曇花』之名，你說說看，是誰冒充誰？」

唐煌為之語塞，心想，這倒不能怪她，但世上竟有這等奇怪的事！

唐煌道：「此事暫時不談，前輩不是已經棄世了嗎？」

費玉潔冷笑道：「你希望我死？」

唐煌道：「不敢！只是晚輩有點奇怪，前輩怎能忍心立下遺囑，要自己的女兒去為一個死人牌位守寡？」

「甚麼？」費玉潔震顫了一下，厲聲道：「小子，你敢在老身面前胡說八道？」

唐煌輕哂一聲，道：「費前輩，費小潔是妳的女兒吧？」

「不錯！你認識她？」

「何止認識！」唐煌沉聲道：「若非晚輩有意成全她孝心，恐怕她已……」他不好意思說出互相傾悅之事，俊臉微紅，沒有說下去！

「怎麼？」費玉潔沉聲道：「說下去！」

唐煌臉色一整，道：「聽前輩的語氣，好像根本不知道費姑娘為亡夫守節之事！」

「守節？」費玉潔更加莫名其妙，大聲道：「小子，別賣關子！須知老身涵養功夫並不太好！」

唐煌冷笑道：「也許正因為前輩的涵養功夫差，所以才忍心犧牲自己女兒的大好青春！」

「小子，你再嚕嚇，老身先給你點苦頭吃吃！」

唐煌毅然不懼地道：「如果前輩以為憑武功也能左右晚輩，不妨試試看……」

「混帳！」

費玉潔長袖一招，「嘶」地一聲，自袖中射出一道銳利的指風。

唐煌被激起好勝之心，以「離合鬆緊罡氣」「離」字訣，掃出一掌。

「颯」！好像掌勁之幕被指風劃破，唐煌吃了一驚，倉促中施出一式「鬼火燎原」。

「颯」地一聲，兩道奇勁遇上尅星，合二為一，向地上震去。「蓬」！黃塵之柱捲起三丈多高，兩人各退了一大步。

費玉潔臉色一變，正要發作，她這種神態和「慾海花」費小潔一樣，唐煌實在不忍，搖搖手道：「可以了！前輩現在總該相信晚輩所說的任何話，都不是因妳的武功高絕而受影響！」

費玉潔氣得粉面一寒，道：「小子，算你有點道行，你可敢再接我一指？」

唐煌道：「當然敢！但我們沒有硬拚的必要，現在晚輩要告訴妳，關於妳那遺囑之事！」

「遺囑？」費玉潔更加迷惘了，但她也看出，唐煌不像是說謊之人，而且必定認識她的女兒，立即趁機下台道：「老身何時立過遺囑？」

唐煌想了一下，道：「晚輩在不夜城中遇見費姑娘，據她說和『慾望神君』訂有三年之約，結果由於晚輩前去，使她提早與『慾望神君』攤牌，她說『慾望神君』要利用她的姿色和武功到死城去盜取『五霸圖』……」

費玉潔對這件似乎不感驚奇，道：「老身要聽那遺囑之事！」

唐煌道：「前輩的遺囑上說，令婿張瑛已死，要費姑娘到死城去守寡……」

「到死城去守寡？」費玉潔一閃而至，想去抓唐煌的肩頭，但唐煌急忙退了三步，道：「難道前輩沒有立這遺囑？」

費玉潔銀牙咬得格格作響，狠聲道：「天知道！鬼才立甚麼遺囑！」

唐煌深信那遺囑有了問題，大聲道：「晚輩曾親眼看過那遺囑，因此，費姑娘毅然遵囑守寡到死城去了……」

費玉潔像瘋了一樣，又向唐煌撲進，唐煌差點被她抓上，却感覺她的指風陰冷逼人，著膚奇痛。

費玉潔狠聲道：「小子，你雖然不說，我也能猜出潔兒可能愛上你，但最後仍然決定到死城守寡，那是因為你對她愛意不堅。」

唐煌心想，這女人眞厲害！被她猜著了，立即沉聲道：「不錯！費姑娘若非孝心頗重，可能下嫁晚輩，但前輩說我愛意不堅，晚輩絕不承認！」

「呸！」費玉潔啐了一口，厲聲道：「就憑唐一飛和潘蓉蓉兩個雜碎，也養不出好兒子來！」

唐煌厲聲道：「前輩再口出不遜，晚輩可不客氣了！」

費玉潔輕笑地道：「唐一飛當上不夜城主人，你媽媽則偽造遺囑，騙潔兒守寡，你說他們是不是好人？」

唐煌心頭大震，厲聲道：「前輩若非血口噴人，請拏出證據來……」

他撤下烏金斷魂鞭，續道：「反之，前輩要負起汚辱人的責任！」

費玉潔冷笑道：「小子，你以為老身怕你麼？你太幼稚了！告訴你，由於你談起我女兒，我就猜想你們已有不平凡的交情，坦白地說，老身也不討厭你，所以不忍向你下煞手，你若不信，抽我一鞭試試看！」

唐煌道：「前輩亮出兵器來！」

費玉潔道：「出手吧！老身當然不會等死挨打！」

唐煌道聲「前輩準備了！」「呼」地一鞭，摟頭抽下，正是「雷神鞭地」那一招。

然而，長鞭快到費玉潔頭上，她仍然沒動一下，唐煌心想，原來妳是活夠了想自殺！立即借勁一偏，抽在地上，鞭出一條土溝，不由奇怪道：

「前輩為何不還手？」

費玉潔冷笑道：「小子，你以為你能抽上嗎？」

唐煌又被激起好勝之心，「呼」地一鞭，攔腰掃去，這一招竟是「金枷鎖鬼」，鞭長一丈七八，無論上躍或下挫，都不容易避過這一招。

唐煌雖然僅出六成眞力，也有點後悔，心想，萬一傷了她實在對不起費小潔！倉促之中又收回兩成眞力。

那知這一切都是多餘的，長鞭到了她身上，像抽在滑不溜丟的鰻魚身上一樣，毫不著力。

唐煌不信她有這等功力，長鞭又掃了回來，而且加了兩成力道，結果仍是一樣。

唐煌還想再試，費玉潔搖搖手道：「不必再試了！你連抽兩鞭，還沒有看出老身取巧，再抽十鞭也沒有用！」

唐煌是有點氣餒，她若非取巧，絕不會自己承認取巧，但這樣高妙的取巧之法，比眞憑實學還難，立即紅著臉道：「前輩是如何取巧的？」

費玉潔道：「如說全是取巧，那也是違心之論，你一出鞭，我就知道你的內功是離合鬆緊罡氣，正用的合字訣，而老身的內功正可尅你！」

唐煌想起「慾海花」的「大乘連理罡氣」，不由恍然大悟，道：「原來前輩的內功是『大乘連理罡氣』，不知前輩剛才汚辱家父母有何證據？」

費玉潔道：「據我所知，令尊令堂為武林公認的一對神仙眷屬，互敬互愛，數十年如一日，令尊自不會突然向令堂下手，所以說，令堂臥病在床，身上有紅斑，根本就是故弄玄虛，掩人耳目。」

唐煌心頭一震，道：「前輩怎知此事？」

費玉潔道：「豈但我知，武林中知道者甚多！因此，我推斷這必是他們計謀的第一步，瞞住武林中人的耳目，其實令堂根本沒有毛病，早就進入江湖了！」

唐煌想起母親失踪之事，認為費玉潔的話也有幾分可信，道：「如果家父母確有此意，其用意何在？」

費玉潔想了一下道：「現在固然言之過早，所以老身也不敢說他們是企圖做壞事，但一般人都認為不夜城主人『慾望神君』是令尊唐一飛，也就是昔年在長白山盜走『一神二聖三仙四鬼』秘笈之人。」

唐煌早已想到這些，而且那蒙面人，也自己承認是唐一飛，只是唐煌仍不敢相信。

費玉潔續道：「據推測令尊獲得秘笈之後，三年練成，武功培增，收了六個女徒弟。」

唐煌一顆心直往下沉，這一切都是和事實吻合了。

費玉潔臉色一肅，道：「又過了五年，那六個女弟子武功已成，就開始進行他的陰謀，由於那時武林中有幾個厲害人物，武功都凌駕六大門派掌門之上，於是令尊就號召六大門派聯

盟，守望相助，福禍與共，那次聯盟大會在勾漏山天狠坪舉行，據說與會的六個掌門人全部失踪，當然也包括令尊在內，不久，除了長白一派之外，五大門派的掌門人都換了一個年輕蒙面女子……」

「啊！」唐煌深深地震驚了，本來他剛獲奇遇之後，連鬥「鐵騎會」和洪澤排敎，以後又和丐幫「雲烟敎」等爲敵，在邙山幽谷中那一次大戰，一夜中連斃五百高手結果五大門派掌門人一個也未現身，當時也感到奇怪，原來掌門人已失踪了。

同時唐煌又想起在「洪澤排敎」中遇上一個蒙面女人，接了一掌，後來證明那女人正是六個神秘少女之一，而現在其中五個已變成桃花塢主的壓寨夫人了。

使唐煌深信的原因尚不僅此，因爲六大門派掌門人均告失踪，只有長白一派沒有一個年輕女子作掌門人，這就非常明顯了。

唐煌眉頭緊皺起來，道：「前輩怎能證明家母僞造遺囑，騙令嬡去死城守寡？此舉用意何在？」

費玉潔想了一下，道：「這只是一推測，因爲有人看見令堂自不夜城出來，而且當年老身和令堂也有來往，老身爲了暫避一個大仇家佯作病重死去，但却沒有立下遺囑，這件事只有令堂知道！至於令堂騙小女到死城的用意何在，老身就無法臆測了。」

事情演變到此，不信也得信了！唐煌再和十位奇人逐一印證，覺得爹爹和那「慾望神君」確有不可分的疑點。

唐煌搖搖頭道：「五大門派掌門人失踪，各換了一個年輕女子作掌門人，難道各派中之人不覺得可疑嗎？」

費玉潔微微一笑，道：「老身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到各派中逐一打聽，才知道這是各派掌門的命令！」

唐煌想不出道理來，隱隱覺得這一連串的怪事，都與死城的「五霸圖」有關。唐煌有無數疑團必須弄清，又問道：「五大門派掌門人能下命令，叫部下服從一個年輕女子，不知道是在他們失踪以前還是失踪以後？」

費玉潔臉色一寒，道：「小子，在事情未弄清之前，你我仍是敵對立場，若小女有個三長兩短，老身必找你父母算賬！現在還嚕囌甚麼？」

唐煌道：「晚輩絕不相信家母會做出那種事來，假如前輩所料不確，也希望前輩能對家母當面道歉！」

費玉潔哼了一聲，道：「小子，你現在到那裏去？」

唐煌道：「晚輩本想到死城去，既然前輩認爲家母也在不夜城中，晚輩必須再去一趟不夜城！」

「不行！」費玉潔斬釘截鐵地道：「你應該先隨老身去死城！」

唐煌冷峻的道：「爲甚麼？」

費玉潔道：「我女兒一條命比你父母兩條命還重要，而且關係整個武林命脈，只要找到了我女兒，你父母不招自來！」

唐煌冷笑道：「我不信，我一定要先去不夜城！」

費玉潔道：「那可由不得你……」

她的身影一幻，帶着一聲哂笑，已經欺到唐煌左側，五指微彈，唐煌耳中「嗡」地一聲，突感聽覺失靈，不由吃了一驚。

高手過招，聽覺比視覺更重要，一個高手有時僅利用聽覺聽風辨位即可制敵在先，等到用眼睛也許晚了。

唐煌不知道對方是甚麼指功，不敢輕敵，連飄七八個方位，心想，我和她動手總是吃虧，勝了於心不忍，敗了躭誤大事，算了！我還是暫避爲妙！

唐煌這時等於一個聾子，只能以不可捉摸的身法左右跳躍，然後大喝一聲，以十二成內力施出一式「鬼神同號」。

狂飆乍起，他的身形仍然未停，轉折三次，佯作全力一拚之勢，却趁機一個倒縱掠出二十丈左右，向古林深處疾奔。

這片上古森林隱天蔽月，要追一個人十分困難，只聞費玉潔狠狠地道：「好小子，想不到你也很滑！」

唐煌隱在十餘丈外大樹之後，眼看着費玉潔喃喃自語出林而去，心想，不知她的話是否可靠，如果媽媽在不夜城的話，「慾望神君」一定就是爹爹唐一飛了！

耳中「嗡嗡」之聲已停，恢復了聽覺，「金玉雙仙」果然了得，不知她此去死城能否找到小潔。

想起費小潔，不由得心湖泛起絲絲漣漪，這是他從未有過的現象，如果那遺囑眞是母親僞造的，不知會發生如何嚴重的後果？

唐煌不敢確定費玉潔是否眞正離去，假如她藏在林外等候，一出去就有麻煩，尤其她那使人耳聾的奇絕指功，確實不易對付。

他回頭望望這一片森林，青鬱茂密，無邊無際，此刻往前去，三五個起落就能出林，若掉頭深入森林，不知要多久才能脫離森林？

地上軟茸茸的敗葉，不下數尺多厚，數千年來無人清理過，發出陣陣霉氣。林中靜極了，沒有飛禽，也沒有走獸，像一片死城。

唐煌決定掉頭向森林深處走去，他認爲，這樣保証可以擺脫費玉潔，然後再趕往不夜城。

茂密的森林有時根本無路可通，全被荊棘蔓草糾結擋住，不得不以長劍斬開一條縫隙，因此，走了三五個時辰，估計午時已過，才走了不到二里路，而此林仍是一望無際。

唐煌揩揩汗，却沒有回頭，他無意改變自己的主張，非看看這片林到底有多深不可。

又走了四五個時辰，衣衫都被撕破，天色又暗了下來，本來尚有一點光線自林梢隙縫中射下來，但此刻一點也沒有了。

入林越深，陣陣敗葉的霉氣傳來，每一株大樹都有數圍之粗，高約十餘丈，枝葉糾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帳幕，即使下著傾盆大雨也不會漏水。

夜來臨了，若換常人，伸手不見五指，但唐煌仍可看到一丈外的景物，憑他堅定不移的傻勁，不折不撓地向前走去。

估計到了午夜，已深入林中約五七里之深，突見前面全被荊棘藤蔓擋住，密不透風。

沒有路了，唐煌仔細看，發覺這道荊藤藩籬，好像是人工造成的，那麼，這森林之中應該有人。

唐煌舉劍亂劈一陣，那些粗藤終被他開了一條小路，鑽了進去。

「啊！」唐煌幾乎失聲喊出來，原來這藤蔓荊棘形成的圍牆之中，形成一個小天地，中央有一間小木屋，已破敗不堪，顯然不會有人居住。

然而，這六株大樹雖然排列得整齊，而樹幹却生得奇形怪狀，有的像馬形，有的像人形。

唐煌本來想坐下休息一下，因爲他又饑又渴而且疲倦，此刻發現這些怪樹和怪屋，好奇之心油然而生，竟忘了饑渴，走上前去。

他走到最奇怪的一株大樹之前，用手摸了一下，不錯，這確是樹木，只是形狀太怪了。

龍松雖然生得彎彎曲曲，狀如盤龍，但這株奇大的龍松却像極馬形，有頭有尾，有足有鞍，更奇的是鞍上還有一個騎士。

因此，這株龍松竟有七八圍之粗。

唐煌深信樹木生成這般怪形，必有重大原因，此刻靠得太近了，反而看不到全貌，立即退了五步。

這匹健馬的形態栩栩如生，假如是一匹眞馬，也必是罕見的良駒。鞍上的騎士身軀高大，且可隱隱看出威猛的相貌，最惹眼的是他那高大的鷹鼻。

顯然，他的腰上，好像還掛著兩個巨輪兵器。

怪事！唐煌深深地吃驚了，他認爲樹幹上也許能生出某些動物的形態，但只是模稜兩可，絕不會連馬帶人都清晰地看出來。

突然，他發現那騎士胸前好像以指功刻下一行小字：鐵騎會會主「鐵騎追風」藍振宇。

唐煌終於驚呼了一聲，其實在他的意識中，幾乎早已想到鐵騎會方面，只是未能想到是「鐵騎追風」藍振宇。

這是怎麼回事？是「鐵騎追風」藏在樹中？抑是把樹幹雕成他的形象？

現在他必須看看其他的形相了！往左移三丈，這棵龍松只有一圍多粗，幹上也凸出一個人形，但這人似乎相貌不俗，神態甚爲斯文，只見他衣袖上刻著：藍衣幫幫主「藍衫客」秦天佑。

現在唐煌幾乎可以猜到其餘幾個形象是誰了，只是不知有沒有自己的爹爹在內。

於是，他轉頭向左看去，第三個是洪澤排敎敎主「千年尊者」萬淵，第四個是丐幫幫主「一杖震九州」夏侯山，身上背著竹杖。

第五個是雲烟敎敎主「過目雲烟」莫浩，此人身材瘦小，可知此人擅長輕身功夫，記得莫愁上次佯裝盲女，竟比他速度還快，而此人正是莫愁之父。

他不暇思索，急切地將目光移至第六個，視線還未移到樹幹上，心中已經跳了起來，但是，這樹幹上的形相，並非「長白神君」唐一飛，而是一個衣衫襤褸，赤著雙脚的虬鬢老人。

唐煌長長的吁了口氣，然而暗自慶幸的心情一下子又鬱結起來，因爲唐一飛不在這六人之中，更證實了他就是「慾望神君」，而盜取秘笈及暗襲九大奇人之人也是他。

然而，這個人形又是誰呢？因爲此人形身上沒有留下字跡。

突然，唐煌想起來了，這赤脚之人可能是失踪數十年之久的十大奇人之一「赤脚大仙」高占非。

唐煌舉手向樹幹上拍去，這一掌若被劈中，大樹必一折爲二，但他終於不忍，中途收手，爲了證實這六株怪樹是何來歷，他掠身向小木屋走去。

小屋破門虛掩着，裏面漆黑一片，他輕輕推開破門，一閃而入，隱約可見牆上掛著一些奇形怪狀的樹葉，草根、大剪刀、小鏟、鋤頭、十字鎬、小鋸、斧頭、噴水壺等物。

唐煌戒備之心立刻鬆弛下來，心想，這裏不是住著農夫，定是個花匠，而且可能早已離去。

那知他意念未畢，突聞牆角上發出冷森森的聲音道：「看夠了沒有？」

唐煌大轉身，疾退到門口，向牆角望去，看了半天，才發現那裏坐了一個人，因牆角很陰暗，根本看不清此人的形態和面貌。

唐煌掏出火摺正要點燃，突然脫手而出，落入牆角那人手中。

唐煌知道遇上了高人，心想，這人到底是幹甚麼的，爲甚麼牆上掛滿樹葉草根和工具呢？

他立即抱拳道：「晚輩唐煌，誤入此林，打擾前輩清修，務請見諒，剛才只是想瞻仰前輩的丰采……」

「不必了！」此人語氣老氣橫秋，又冷冷的道：「那個派你來的？」

唐煌朗聲道：「沒有人叫我來，是晚輩自己來的。」

「哼！」那人顯然不信，厲聲道：「你是何人門下？」

唐煌道：「家父唐一飛！」

那人輕笑一聲，道：「還說沒有人派你來！給我跪下！」說到末了，聲色俱厲，連小木屋也被震得格支作響。

「跪下？」唐煌冷笑道：「晚輩自出道以來，除了自願以外，還沒有在任何人威脅之下屈膝過！」

「好小子！本羽士就叫你跪跪看！」

唐煌冷笑道：「眞了不起？就憑這種狂妄的口氣也該是……」

那知這時「呼」地一聲自牆上飛來一柄小斧，猛砍他的後腦，唐煌一挫身，「錚」地一聲，小斧砍在木板牆上。

唐煌正要出言譏諷，只聞又是一陣「霍霍」之聲，飛來一個小鋸，猛向他的脖子。

唐煌這次不閃不避，掃出一掌，剛把小鋸震出，四面八方又飛來鐵鏟、小鋤、大剪刀、十字鎬等物。

後路已被截住，唐煌只得向前閃去，更接近牆角那人，冷笑一聲，道：「虛空馭物，也不見得是當今絕學。」

說著話施出一式「鬼影搜魂」，「嘩啦啦」一聲，把四件工具震出，突聞一聲「跪下」！那人一甩衣袖，竟有數尺之長，纏在唐煌的膝蓋上。

那人一抖手，唐煌全力打千斤墜仍然無法打直雙腿，兩膝一彎，向前跪去！

但他寧死不肯跪下，身形半倒，兩膝離地不到三寸時，突然身形一翻，面部向上，仰臥在地上。

這樣雖然栽了，但對方也未全勝，因爲唐煌沒有跪下。

但唐煌心中却窩囊極了。那人的衣袖仍纏在他的雙膝上，他知道此人身手極高，就是栽了反抗也沒有用！

「小子，你服不服？」

「不服！若光明磊落的動手，前輩即使贏了，也不會這般輕鬆！」

「不錯！小子，本羽士很佩服你，本羽士在你這年紀絕對不如你！起來吧！」

他一抖衣袖，唐煌一躍而起，還沒站穩，那長袖又纏了過來，這次唐煌毫無戒備，「卜」地一聲跪在地上。

唐煌這下火可大了，雙掌平推，全力施出一式「五鬼開道」。

那知對方兩袖齊拂，硬生生地把他震飛起來，摔在對面板牆上，木牆搖了一陣，差點倒塌。

現在唐煌雖然服了他的武功，却不服他的人格，爬起來掉頭就要出屋。

「慢著！」那人冷峻的問道：「既然來了，就得爲本羽士做點事，喏！外面有六株大樹，你帶著鋸斧之類工具，把六個人形鋸下來，但不能傷他們一根汗毛，事成之後，必有你的好處！」

唐煌冷笑道：「笑話！我現在有要事在身，沒有工夫侍候你！」

那人道：「甚麼要事，我[illegible]要去不夜城，然後再去死城，其[illegible]去死城，主要是爲了那個妞兒！」

唐煌悚然止步，心想，這人大有來歷，却大聲道：「我的事不要你管！」

那人道：「有些人求我管都辦不到，小子，把那六個人形鋸下來，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處？」

「我不想佔你的便宜！」

「好小子！話不要說得太絕！我要告訴你關於令尊令堂以及『五霸圖』之事！」

現在唐煌不能不加以考慮，本來他對那六株大樹上的人形就十分懷疑，由此看來，此人和父母及不夜城、死城、「五霸圖」都有密切關係。

唐煌大話說在前面，此時雖然有些動心，却不便向人低頭，不由尷尬地楞在門口。

那人微微一笑，道：「別難爲情！年輕人受點挫折也算不了甚麼，老夫名叫『花木羽士』，屬於『五霸圖』中人物，快去鋸吧！十天後我可以詳細告訴你。」

「十天後？」唐煌不解地道：「難道鋸倒六株大樹還要十天？」

「花木羽士」道：「本羽士不光叫你鋸倒大樹，而且要把人形鋸下來，更不能傷害他們一髮一毛，反之，就等於傷害了他們，想想着，這工作要不要十天？」

唐煌不由一怔，大聲道：「難道那些人形仍然活著？」

「花木羽士」道：「不錯！不但人是活的，馬也是活的！」

唐煌拿起工具，來到「赤脚大仙」那株大樹前。看了半天，不知如何下手，因爲這一株還不是最粗的，也有兩圍多粗。

像這樣粗的大樹，一般的鋸法，需要兩人對鋸，而現在又要鋸人形，所以一時之間不知如何鋸法。

終於，他想出一個辦法，首先要把大樹截斷，然後再照人形慢慢鋸下。

這工作除了需要氣力外，還要有經驗，因爲「花木羽士」曾叮囑，絕不能傷了那人形一毫一髮。

截斷大樹就費了半天功夫，當他小心翼翼地順著人形頭頂鋸下時，不由大叫怪事，同時也起了疑心。

原來這人形果然是一個眞人，夾在樹幹中央，好像和樹木生在一起，最使人驚奇的是此人衣衫未爛，臉色如生，只是沒有呼吸。

這樣一來，他當然更加小心了，不敢傷著他，心想，莫非這六位高人都死在這「花木羽士」手中，以這種奇怪的邪法藏在樹幹之中？

但唐煌一想，事情不會這樣簡單

，第一這些人可能未死，只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移花接木之法生在一起，以防腐爛，其次，若「花木羽士」眞有害人之心，也不必小心翼翼怕傷了他們，況且，也不會假別人之手來鋸這人形。

現在這人形已鋸了一半，只能看到這人的側面，唐煌更相信這人就是「赤脚大仙」高占非了。他那紅潤的臉頰上及衣衫上都是濕漉漉的，那是吸收樹幹中的水份所致。

皮膚被水份滋潤得有點皺摺，但却十分白嫩。唐煌越鋸越吃驚，不管這些高人生死如何，這「花木羽士」確實有一套妙絕人寰的接木之法。

費了大半天時間，已將第一個人形鋸好，只是人形正面與背面仍夾著樹木，因爲五官凸凹不平，無法鋸開，唐煌只得搬到木屋中交給「花木羽士」。

「花木羽士」點點頭道：「就照這種鋸法，大約也要五六天的時間，看來你果然聰明伶俐！你如果餓了，這裏有乾糧，渴了有水，可自己取用，鋸木工作越快越好，最好不要休息，一口氣鋸完！」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心想，你這傢伙非常自私，雖然一個武功深湛之人五六天不睡，算不了一回事，但總得休息一下。

但唐煌爲了早點獲知父母的消息以及「五霸圖」和費小潔之事，不得不照他的意思去做，一口氣鋸了五天五夜，不眠不休，竟提早一天完成。

然而，他也累得兩臂酸痛，筋疲力盡。

這時唐煌早已看清了「花木羽士」的臉貌，此人五旬左右，乍看起來像一個潦倒的文士，但却不像個壞人。

此刻，唐煌站在「花木羽士」的面前道：「晚輩不辱使命，已全部完成，請前輩告知家父母及『五霸圖』之事。」

「花木羽士」道：「本羽士爲了遵守諾言，也不能告訴你有關『五霸圖』之事，但本羽士可以補償這一點，告訴你有關其他方面的事！」

唐煌冷笑道：「難道前輩想食言？」

「花木羽士」道：「老夫何等身份，怎能對你食言，不過這件事關係重大，『五霸圖』尚未完成，一旦走漏消息，非但對老夫不利，令尊唐一飛也將蒙受其害！」

唐煌心頭一震，道：「難道家父也是五霸中人物？」

「花木羽士」道：「不錯！其餘的老夫暫時不能告訴你，說不定你也有希望，那只看你在一年之內能否再有奇遇而定！」

唐煌知道問也沒用，冷笑道：「前輩剛才說對此事有所補償，不知如何補償？」

「花木羽士」道：「我可以告訴你有關幾個少女的命運，因老夫精於相人之術，萬無一失，記住！你將來的成就和歸宿都與此事有關，你必須相信老夫之言！」

「花木羽士」續道：「那幾個少女都對你傾心中意，然而，她們都被壽命所限，活不多久，第一個是『血水仙』蕭鳳至……」

唐煌吃了一驚，道：「前輩怎知這些事？」

「花木羽士」道：「不必多問，你要仔細聽著，你如果相信我的相人之術，將來也許會得到好處！蕭鳳至命中註定夭壽，三月之內即將應驗……」

唐煌冷笑道：「我不信這一套。」

「花木羽士」肅然地道：「假如你這句話不是一時衝動，你將受到加倍的打擊，第二個是『白貓仙子』蘇珊，第三個是莫愁，她們都是短壽之人，雖然她們死法不同，但都活不到半年……」

唐煌雖然不信，却不禁心中一涼，因爲他和她們都有過一段不平凡的情感，面色微變，道：「那麼還有門玉華和……」

他想說出費小潔，却中途打住，他認爲「花木羽士」不可能完全認識她們，唐煌不過是想考驗他一下。

「花木羽士」微微一笑，道：「這兩個少女的壽命不短，但也要看你如何應付，弄得不好，也許一個也得不到！告訴你小子，門玉華是不夜城中『慾望使者』之一，至於費小潔，她已是死城的未亡人。」

唐煌深深地吃驚了，由此可見，武林之事他全瞭若指掌，只是唐煌仍不信蕭鳳至等人活不了半年。

「花木羽士」似已猜出他的心意，道：「一個人必須有一個信念，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將來發生任何後果，都與你的信念有關，現在我還要告訴你，這六個高手並沒有死，不久將重現武林！」

唐煌道：「是前輩把他們藏在樹幹之中？」

「不錯！」「花木羽士」道：「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連老夫也在研究階段，能否成功，還沒有十成把握！」

唐煌道：「這六位高手是自願還是被迫？」

「花木羽士」道：「既非自願，也非被迫，老夫救了他們的性命，只希望他們能與老夫合作，將來與其餘四霸爭雄，你離開此處後，這裏的一切，千萬不可對別人提起，而且要馬上離開此地！」

唐煌道：「晚輩想先去不夜城，不知『慾望神君』是不是家父？」

「花木羽士」道：「不管是不是令尊，暫時你也見不到他，不如先到死城一趟，到了那裡，你若能全身而退，一切事情你也就明白了！」

唐煌突然想起一件大事，道：「『赤脚大仙』前輩昔年保管的秘笈被人盜去，而且人也失蹤，前輩可知是誰

盜走秘笈？他因何失蹤？」

「花木羽士」道：「老夫救他之時，他根本不能說話，因此老夫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唐煌知道他不肯說得太多，問清了死城的方向，辭別出林。

現在唐煌愈來愈迷惘了！到底爹爹是不是「慾望神君」？他怎能成爲「五霸圖」人物之一？這「花木羽士」在玩甚麼花樣？

唐煌逕奔洛陽，因爲他必須換一套衣衫，同時近日來也沒有好好吃喝一頓，找個客棧好好睡一覺了！

第二天天色未明，他已經醒來，懷著驚奇的心情，回憶夜裡的噩夢。

他很少作夢，即使有夢都是模糊不清，然而，昨夜的夢不但歷歷在目，而且十分奇特，他記得一個全身罩著黑紗的老人向他警告，若敢前往死城，馬上會得到報應，而這報應是他的親人在近日死去。

那夢境十分清楚，唐煌幾乎以爲那是眞人眞事，但仔細一想，却又證明那是夢境。

唐煌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能是昨天『花木羽士』告訴我三個少女短命之事，耿耿在心，以致做此惡夢！」

他下了床，心想，不用說這是個荒唐的惡夢，即使眞有人提出警告威脅我，我仍要前往死城，此意絕不更改。心念一決，不再將此事放在心上，立即洗臉用飯，略加整理一番，準備離去，那知就在此時，突聞一陣熟悉的聲音和步履聲向這後院走來。

唐煌馬上聽出是宮大哥和「千里追風客」蕭立的聲音，好像發生了甚麼事。

唐煌對蕭家父女已生慚愧之感，本不想和蕭立見面，但又掛念著宮大哥。正在爲難時，步履聲已來到他的窗外。

唐煌自窗櫺破洞中向外望去，只見店小二領著宮驚海和蕭立向後面急走，蕭立懷中抱著一個少女，一臉血汚，可能已經氣絕。

唐煌大吃一驚，深信這少女必是蕭鳳至，歉疚之心更加激烈，連忙出屋向前追去。

「宮大哥，蕭前輩！」

宮驚海回頭一看，臉上淚痕未乾，而蕭立也回過頭了，老眼已經哭腫了，由此推斷，此女必是蕭鳳至，而且凶多吉少了！

宮驚海低聲道：「我們進屋再談！」

唐煌被這種憂鬱的氣氛傳染，更有一種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感覺，蕭立那淡淡的一瞥和微微的點頭，唐煌都認爲是有意的冷淡。

到了屋中，蕭立放下蕭鳳至，唐煌這時看清了，她的天靈已碎，一臉汚血，早就氣絕了。

想起「花木羽士」的預言，以及昨夜的惡夢，唐煌幾乎要跳起來狂喊，他不相信這是巧合，更不相信這是迷信，好像冥冥之中一切都有了定數。

「唐小俠！」蕭立悲忿的叫了一聲，唐煌心中跳了一下，深信蕭立要興師問罪了。

那知蕭立悲忿地道：「小女命薄，無福與小俠百頭偕老，不知爲了甚麼，一時想不開，竟自碎天靈蓋而死！」

唐煌不由怔了一下，道：「難道蕭姑娘臨死時，前輩不在她身邊？」

蕭立道：「老夫和宮老弟都在！」

唐煌道：「以蕭姑娘的性情，似乎不至於想不開而自絕，我想這其中必有重大的原因！」

蕭立道：「她只說她活夠了，感覺人生乏味，生不如死，最初老夫以爲她是因爲錯嫁霍保而後悔，但她並沒有嫌霍保之意！」

唐煌心中又增加了疑團，假如蕭鳳至早在三五天前死去，雖然也使人悲傷和困惑，却不會使人吃驚，此刻，「花木羽士」的預言及昨夜的夢境又一齊映上他的腦際。

這件事來得太快，連心理上的準備也來不及，但唐煌爲了遵守「花木羽士」的諾言，不便對宮大哥說出「花木羽士」的預言。

唐煌道：「蕭姑娘沒有和霍保在一起嗎？會不會被霍保遺棄了呢？」

蕭立淌下兩行清淚，道：「時間太倉促，今晨一遇上她就說了那幾句話，我們兩人還沒弄清是甚麼回事，她就自絕了……」

宮驚海看了唐煌一眼，那竟思好像在說：老弟，你應負大半個責任，若非那次移花接木的事，她決不會有此下場。

唐煌深感愧疚，他能說甚麼呢？只能暗下決心，找到霍保時要弄清這回事，如果是霍保遺棄了她，唐煌會爲她報仇。

蕭立悲忿地道：「宮老弟，唐小俠，老夫早已心灰意冷，如今武林中新人輩出，暗濤洶湧，像老夫這等身手，自保都很困難，所以小女一死，老夫決定退隱……」

他抱起蕭鳳至的屍體，毅然地道：「唐少俠千萬別深責自己，這都是小女無福，別了！也許在老夫有生之年，能看到少俠在武林中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說畢，抱著蕭鳳至的屍體向店外走去。

唐煌感覺他的語氣中仍有不滿之意，「小女無福」那句話深深地刺痛唐煌的心坎。

「蕭老哥，你要到那裏去？」宮驚海緊跟著出店，道：「這只能委之於命運，但也不必過於氣餒，老哥哥一定要退隱，小弟跟你一起去！」

「不！」蕭立沉聲道：「宮老弟，你和老夫不同，令師已被捲入武林漩渦

之中，你身爲人徒，不能拋開師父而先自退隱，況且今後唐少俠也需要你這一位經驗豐富的助手！你留下吧！我走了……」

說畢含淚掉頭而去。

* * *

滇境怒山，主峯高約五千尺，較之宇內名山高出一倍有餘，西傍高黎黃山，東臨雪嶺，羣山環拱，奇峯怒峙。

此刻，一老一少兩條身影在淡淡的月光下併肩奔馳，邊奔邊談，老的說：「唐老弟，此事雖然錯在你，但蕭鳳至本人也應負責，不幸的事既已過去，也不必放在心上了，這十餘天來，你就沒有展顏過！」

少的嘆了口氣，道：「老哥哥，這件事固然使小弟深感內疚，但半月來使小弟困惑的，不光是蕭姑娘的自絕，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在困擾小弟！」

老的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一個年輕人，女友多了總不免左右爲難，動輒得咎而煩惱倍增。」

少的搖搖頭道：「老哥哥，你想錯了，小弟早已不把那些事放在心上，自上次離開你之後，小弟遇上許多千奇百怪的事，我要告訴你最近的一件怪事。」

唐煌續道：「俗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然而，半個月前的一次惡夢，却使小弟日夜困擾，難以安心，那夢境清晰極了，像親歷其境一樣，如今一想起來，心頭仍有餘悸，那次夢中有一個全身蒙著黑紗的人向小弟警告，若小弟敢闖死城，短期內必死去一位親人……」

宮驚海微微一怔，立即又哈哈大笑，道：「老弟，是不是你把蕭姑娘之死和這惡夢連在一起？」

唐煌道：「事情太巧，小弟以爲蕭姑娘不是多愁善感類型的女人，所以她的自絕實在令人不解！」

宮驚海大搖其頭道：「想不到你竟變得迷信起來，老哥哥絕不相信這一套。」

唐煌心中大不以爲然，因爲那恐怖夢境中的人物對他所提的警告，言猶在耳，但他並未屈服，仍毅然來到怒山，死城就在此山之中。

這是「花木羽士」告訴他的，然而，怒山縱貫滇境南北，綿延千里，即使主峯附近也不下數百里之闊，到那裏去找死城呢？

「老弟，咱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吃點東西，不能急在一時！」

兩人找了個避風的山洞，進了飲食，各自調息。

那知這一調息，竟發生從未有過的怪現象，他們都昏沉沉地睡著了，這種現象是初習內功之人常犯的弊病，因爲一個內功深湛之人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和睡著迴然不同。

但他們睡了半個時辰，又同時醒來，兩人本是對面而坐，睜開眼來，竟同時一躍而起，而且同時激動地道：「我做了個恐怖的夢！」

兩人異口同聲，一齊楞了一下，唐煌更加驚奇，抓住宮驚海的肩胛道：「老哥哥，你也做了個夢？」

「不錯！」宮驚海反問道：「你呢？」

「是的！」唐煌一臉恐怖之色，道：「小弟又作了個怪夢，夢境幾乎和上次一樣！」

「啊！」宮驚海呆住了，驚恐的神色自他那飽經世故的臉上顯現出來，他雖然否認這件事不可能，但世上不會有那麼連續巧合之事，他吶吶的道：「老弟，也許咱們的夢是一樣的，你先別說，讓老哥哥先說出來印證一下！」

他續道：「剛才我以本門心法打坐調息，想不到魔境油然而生，昏昏欲睡，結果竟睡著了，夢中遇見一位身材奇高，全身罩著黑紗之人，那樣子恐怖極了，好像屈死的幽魂，他冷峻的警告我，若不速離怒山，第二個少女將和蕭鳳至一樣的死去，而且不超過三天！」

「啊！」唐煌面色大變，手心的冷汗順指淌下，沉聲道：「老哥哥，小弟的夢境完全和你一樣，只有一點略有不同，他說死去的少女，將是『白貓仙子』蘇珊！」

兩人都驚得呆住了，世上往往會發生某些預兆，但一般來說，都是事情發生之後，當事人才感覺那事先的預兆有些道理。

但這兩次預兆却像眞實一般，也像被人威脅敲詐一樣，以一個無辜的妙齡少女作爲威脅，使這兩個俠義心腸之人感到進退兩難。

未來的命運不可預卜，除非有人暗算蘇珊，雖然有蕭鳳至的例子在先，但事情不會那麼準確，然而，在他們心理上，却始終蒙上一層陰影，好像只要向死城邁近一步，蘇珊的生命就接近死亡一步！

但身爲俠義中人，最重要的是堅定不移的信心，不要說一個夢，就是刀劍加在脖子上，也不能改變初衷！

這就是武林中人强調的「威武不屈」。

唐煌劍眉一挑，咬咬下唇，發出一聲冷哼，道：「老哥哥，你的意思是……」

宮驚海肅然道：「老弟，你該知道，老哥哥一生闖蕩江湖，有個作人的原則，那就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假如眞正有人當面威脅我，我不會皺皺眉頭就闖過去，但這只是一個夢境，況且此番去死城也不急於一時，爲了蘇姑娘的安全，似乎……」

「宮大哥！」唐煌冷笑道：「小弟對於你前半段的豪語十分佩服，至於蘇姑娘的安危，目前我們顧及不到，事實上連她在那裏，我們都不知道！況且，小弟現在相信命運，如果一個人

命中註定短壽，人力難以勝天，反之若不該短壽者，也不能叫他早死，因此，不管這惡夢是眞是假，咱們不能被一個夢嚇退，小弟決定貫徹初衷，非闖死城不可！」

宮驚海暗自心折不已，其實他剛才也不過是想試試這位老弟，果然不出他之所料，由此看來，老弟能連獲數大奇人的靑睞，確有使人佩服之處，立即大聲說：「老弟，老哥唯你馬首是瞻！」

唐煌緊緊地握住宮驚海的手，道：「老哥哥，別這麼說，論經驗小弟差得遠，今後老哥哥還要多多教導我，咱們走吧！」

終於，在第二天的初更時，找到了死城。

然而，遠遠望去，這死城並不像傳說中那般可怕，更沒有不夜城那種氣派，只有一道短牆，人頭多高，佔地不到三五百里。

然而，當兩人走近死城城門附近，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原來這堵城牆，全是人頭骷髏和人骨堆砌而成，中間夾雜著泥土，因此，那骷髏隙縫中生出蔓草。

這城牆雖然不高，但要多少骷髏才能堆成，那是無法估計的，宮驚海一扯唐煌低聲道：「老弟，身臨絕境，我們要特別小心！」

唐煌點點頭，向敞開的城門中望去。

城中荒草蔓生，闃無人跡，中央有一座荒塚，荒塚之旁搭了一座草棚，只有那草棚中射出暗淡的燈光。

城內城外都很靜，好像這只是十年前的陳蹟，人跡罕至。

唐煌回頭看看宮驚海，首先向城中走去。

那座草棚甚大，比荒塚高出許多，塚前有碑，草棚橫木上也刻有幾個大字。

走近一看，那橫木上的字跡是「守孝廬」。

唐煌看到這三個字，像沙漠中的迷途旅者看到水源一樣，來不及看那碑文，推開草棚的破門走了進去。

草棚中一燈如豆，隨風搖曳，却沒有人影，石床上放著凌亂的草褥，散發著陣陣幽香。

「費姑娘！費姑娘！」唐煌連叫兩聲，餘音迴盪，宮驚海却指著一張石桌上低聲道：「老弟，你看這是甚麼？」

唐煌走到桌邊，只見石桌上刻著兩行字：守孝廬中禁止三尺童子進入，男人到此，噩運已經註定，若能在未遇廬主之先速離死城，尚能保住一命！

下面未署名，但這些字是指功寫成，娟秀中帶著英挺之氣，顯然出自女人手筆。

唐煌微微一笑，並未把生死放在心上，在草棚中走了一遍，然後拿起那盞燈，伸手把石桌翻在地上。

「蓬」地一聲，發出很大的聲響，原來石桌是活的，下面現出一個地窖入口，還有階梯，只是漆黑一片。

唐煌持燈走到地窖口，宮驚海伸手一攔，道：「老弟，你認識這廬主？」

唐煌點點頭道：「不錯！」

宮驚海對他眞是莫測高深，肅然道：「是女的？」

「當然！」唐煌聳聳肩道：「此廬名爲守孝廬，顧名思義也該明白了！」

宮驚海道：「老弟能告訴我她是誰嗎？」

唐煌道：「當然！她就是數十年前『金玉雙仙』之一『霧曇花』費玉潔之女費小潔，綽號『慾海花』。」

宮驚海不由一愕，道：「『霧曇花』是令堂的綽號呀！」

唐煌微微一笑，道：「這其中有原因，待事後小弟再對你說，我們先下去看看！」

宮驚海見他毫無悸懼之色，反而興沖沖的要進入地窖，心中已明白大半，沉聲道：「老弟，你近來對那幾位姑娘漠不關心，原來是又認識了一個更美麗的女人，這樣不專情，似乎……」

唐煌不悅地搖搖手道：「老哥哥，你想到那裏去了！小弟和那些少女，不過是泛泛之交，還談不到男婚女嫁，至於這位費姑娘，人家是死城的未亡人，你說話要留心些！」

宮驚海討了個沒趣，同時也沒有理由駁倒他，但他仍是老經驗，深信這位老弟的話，未必發自內心，而這個死城的未亡人，也必定是人間絕色！

宮驚海爲人忠直，有話就要說在前面，肅容道：「老弟，不管剛才那個噩夢能否應驗，反正有蕭姑娘那個例子，總是有點邪門，我過去深知你喜歡蘇珊，你要是三心二意，是大大不應該！」

唐煌心想，按蘇珊和莫愁的人品，得而爲妻，也算上上之選，怎奈她們態度不明朗，且曾參加那幾個神秘少女暗襲九大奇人，況且，這費小潔……

他想到這裏，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心中是甚麼滋味，總是覺得今生不能娶費小潔爲妻，有「除却巫山不是雲」的感覺。

「老哥哥！」唐煌顧左右而言他，道：「這些事言之過早，我們下去看看吧！」

說著，不等宮驚海回答，一邁步就下了三層石階，宮驚海搖搖頭，只得跟著下去。

「卜」！那孤燈一閃而滅，立即伸手不見五指，宮驚海低聲道：「老弟快亮劍！」

唐煌並未亮劍，因爲在這狹窄的石階上亮出劍來，只是更加累贅，他

現在有信心應付大敵。

雖然如此，他仍然把那孤燈交給宮驚海，兩掌護胸，以脚探著石階向下走去！

約五六十層石階，終於走盡，而且時間久了，隱約可以看到地道中的小路，陣陣濕霉氣味，令人作嘔！

人影一閃，地道盡頭站著一個高大的身影，唐煌沒有停步，仍然向前走去。相距十餘步，唐煌隱約看出，此人乃是「大梟追魂」鐵大器。

現在唐煌才知道鐵大器果然是死城中的爪牙，唐煌冷笑道：「鐵大器，咱們又見面了！」

鐵大器哼了一聲，道：「小子，到了這裏可由不得你了！」

唐煌站在四五步處沉聲道：「鐵大器，我要見死城主人，你是否想出手阻攔？」

鐵大器道：「職責攸關，老夫不得不出手！」

「好！」唐煌暗提十成眞力，推出一式「鬼火燎原」。

鐵大器雖知厲害，却不得不接，也全力推出一掌，「轟」地一聲，鐵大器蹬蹬蹬連退三大步，唐煌一掠而至，已到了甬路盡頭。

那知又見人影一閃，五指縷風當胸襲至，唐煌吃了一驚，馬上感覺出這是費玉潔的指功。

不暇多想，集畢生功力，挫身掃出一掌，這一式乃是剛剛研出的奇招之七，名叫「陰陽殊途」。

地道中牆壁搖搖欲倒，罡風在這狹窄的地道中無處排洩，像爆炸開來，幾乎連睜開眼睛都很困難。

費玉潔並未和唐煌硬碰，早已退出三四丈外，寒著臉道：「小子，你不是要去不夜城嗎？」

唐煌道：「晚輩本來想先去不夜城，可是又改變主意了！」

費玉潔道：「你來幹甚麼？」

唐煌一愕，吶吶地答不出來，而且俊臉也有些發燒，因爲老哥哥在身後之故，他不願意這件事被老哥哥知道。

「哼！」費玉潔冷哼一聲，道：「可惜你來遲了一步！」

唐煌心頭一震，大聲道：「難道她……」

「她還是她，只是變了樣子！」費玉潔冷冷的道：「你既然千里迢迢的來，當然不能不讓你見見，來吧！把你的僕人留在這裏！」

唐煌大聲道：「費前輩，妳弄錯了！這位不是我的僕人，乃是我的……」

費玉潔轉過身去，冷笑道：「他能做你的僕人也算不錯了！」

唐煌看看宮驚海，大爲尷尬，但宮驚海却一點也不在乎，剛才唐煌那兩招奇學，他自信練上兩輩子也辦不到，立刻苦笑道：「老弟，去吧！其實她說得對！老哥哥這兩下子，給你提鞋也嫌指頭粗。」

唐煌回頭對鐵大器道：「鐵大器，我老哥哥交給你了！」

鐵大器冷笑道：「他就是給老夫做僕人，老夫也嫌他笨手笨脚，你請吧！他的安全由老夫負責！」

宮驚海道：「老雜碎，你不怕閃到舌頭？就憑你這把年紀，竟連一個年輕人一掌都接不下，像你這塊料，給老夫倒馬桶也嫌你礙事！」

唐煌回過身來，準備出掌，他以爲鐵大器必定大怒，那知他僅是輕蔑地看了宮驚海一眼，嘿嘿冷笑不已！

唐煌連忙向前走去，追上費玉潔轉過甬道，已隱隱可見燈光，不久，來到一個大鐵門之前。

費玉潔一指鐵門，道：「小子，你自己進去吧！」

唐煌心中卜卜地跳著，他多麼激動啊！現在只要邁進門檻，就可以看見心上人了！

費玉潔並未進鐵門，却向另一邊走去，不一會兒沒於轉角處，唐煌懷著忐忑的心情，推門入屋。

眼前一亮，和外面完全不同，這美侖美奐的屋中，幽香陣陣，燈光耀目，所有的桌椅床榻等物，都十分豪華。

但屋中一切傢俱都是素白色，連三支牛油巨燭也是白色的，這種情景唐煌看在眼裏，心裏昇起無限的妒意。

他非常妒嫉這個死去的人，因爲這死人的豔福齊天，雖躺在九泉之下，仍有一個絕世美人爲他守寡。

「光郎！」一聲，大鐵門又自動掩上了，唐煌並未在意，只是盡情地沐浴在柔和的燈光和陣陣幽香之中。

「費姑娘！費姑娘！」他輕輕地叫了兩聲，突見三支巨燭火焰一下子又縮回去，只剩下如豆火光，不到半寸，屋中立即白濛濛一片。

唐煌心中冒起一陣涼意，心想，如果這三支巨燭一下子熄滅，倒也不算怪事，一個高手在一二十丈內，就可以施用「百步吹燈」之法辦到，但使燭光縮下去，還沒聽說有這種武功。

他疾轉身形，掃視一週，一切如舊，而且死寂一片。

「費姑娘！費姑娘！」他輕輕地喚著，身上已起了雞皮疙瘩。

突然，一陣刮竹似的嗓音來自內間：「你……是……那……一個？」

唐煌深感這不是人類的聲音，髮梢都豎了起來。

接著，內間的門幃一掀，唐煌驚呼一聲，暴退數步，倚在鐵門之上。

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這僅是從她的身段才能看出來，臉上五道爪痕，尚未完全癒合，已經找不到昔日的美好輪廓。

她是費小潔！唐煌懼怕之心一掃而光，憐憫和惋惜之情油然而生，疾撲而上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七殺教會同唐家兩子將假唐威一伙趕出唐家堡，但堡主唐威被他們脅持，因投鼠忌器，不得不放走他們，慶功宴上，祖孫、甥舅相認，熱淚盈眶，悲喜交集。提到老賊，都不知何許人，但總要查出，才能報仇雪恨，阿恨三小決意查探，在小鎮百香園菜館果然巧遇老賊假唐威、馬驥、馮通等，寃家路窄，格外留神，鄰座又來了紅帽子等煞星，還有日月宮少宮主……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恨教主投帖求婚　老宮主憐才接納

撤字出口，人已縱起，六人行動一致，彈身往牆上竄。

「殺！」

「殺！」

兩聲殺分別出自明媚、阿恨之口，人也跟着飛上了天，一個出掌，一個用刀，分襲兩名赤膊大漢。

好厲害，追魂一擊，立見分曉。

一個死在牆內。

一個死在牆外。

神秘客亦未繳白卷，馮通成爲他的刀下之鬼。

只有馬驥、假唐威、紅帽子大漢死裡逃生，越牆而出。

恨天生立身牆頭，問神秘客：「閣下何人？」

神秘客依舊一言不發，眞像是個有口難言的啞巴。

虎妞打量一下他的身材，道：「很可能是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黑肚腸。」

小流浪冷言冷語的道：「請客在前，現在又助拳在後，我看你的心思是白費，就算是跪下磕響頭，我們恨教主也不會拿你當人看。」

從頭到尾，神秘客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小流浪言猶未盡，已領着手下蒙面人咬着紅帽子大漢的尾巴追下去。

下面是一條三岔路，紅帽子大漢往東，馬驥往西，明媚與美少年去追風塵俠客去了，假唐威則奔向北方。

阿恨道：「老婆慢走，咱們一起到日月宮下聘去。」

虎妞道：「順便再帶一口棺材去。」

明媚少宮主根本不答話，頭也不回的走了，阿恨等人怕把假唐威追丟，只好分道揚鑣，向北方奔去。

＊　＊　＊

徐州。

雲龍山。

十里溝。

溝谷甚寬，約有百丈左右，山壁之上繁花盛開，瓜菓結實纍纍，道路兩旁盡爲阡陌良田，或則麥浪滾滾，或則高粱林立，彎彎曲曲的確有十里之遙。

極目望去，有不少農舍茅屋點綴其間，田裡三三兩兩的，亦有不少農夫農婦正忙於耕作，純粹是一幅田野景色，並未見任何宏偉壯麗的建築。

阿恨、虎妞、小流浪與中州四怪都堂而皇之的來到了十里溝。

而且還帶來十名挑伕，趕來一輛馬車。

挑在挑伕肩上的全是綾羅綢緞，金銀珠寶，以及喜餅花紅等禮品。載在馬車上的則是兩口上好的棺木。

這樣的安排實在有點不倫不類，任誰也弄不懂七殺教到底是要辦喜事？還是喪事？

甫進入十餘丈遠，便引起一位農夫的好奇，從麥田裡探頭詢問道：「諸位打那兒來呀？」

虎妞含混其詞的道：「從很遠的地方來。」

農夫道：「要往那兒去？」

小流浪不答反問道：「請問此地是那裡？」

農夫不假思索的道：「十里溝。」

虎妞一本正經的道：「那我們的目的地就是這兒。」

阿恨在七殺轎內道：「老鄉，我們想知道，往日月宮如何走法？」

此話一出，農夫的臉色大變，搖頭道：「不對，這裡是十里溝，沒有日月宮。」

虎妞道：「據本姑娘所知，日月宮就在十里溝內，也許你還不曉得，忙你的事吧，我們自己去找。」

孰料，走沒三步，農夫居然從麥田裡追了過來，攔在前面，鄭重其事的道：「我說過，這兒只有茅屋農舍，沒有你們要找的地方，諸位還是請回吧。」

小流浪聞言大爲不快，怒聲道：「媽的，不知道就閉上嘴，少嚕嗦，好狗不擋道，一邊涼快去。」

一把將農夫推開，放步疾向前行。

沒料到，行約數十步又遇上痲煩，兩側的高粱地裡，突然冒出來十數名農夫農婦，有的揮鋤，有的舞鍬，有的擺動着鐮刀，一字排開，將前路全部封死。

那農夫又急匆匆的從後面追上來說道：「這裡的確沒有日月宮，只住着幾戶農家。」

阿恨不耐煩的說：「粗俗農夫，狗屁不懂，也許日月宮就隱藏在農戶之中。」

農夫以肯定的語氣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十里溝的農家，小老兒戶戶耳熟能詳，日月宮這三個字從未聽人提及。」

小流浪一怔神，道：「沒見過一個美若天仙的俏妞從此出入？」

農夫斬釘截鐵的道：「沒有。」

虎妞道：「亦未見一位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來來去去？」

農夫斷然決然的道：「絕無此事。」

小流浪愕然道：「這就奇了，難不成是咱們的消息有誤，摸錯了地方？」

阿恨沉吟一下，道：「奶奶的，管它是眞是假，先將十里溝搜一遍再作定奪。」

正欲啓轎前行，那農夫却率衆擋住通路不讓，道：「對不對，這是一條死溝，沒有出路，請循原路出去吧。」

虎妞終於弄明白農夫的意圖，寒臉道：「你們似乎有意封鎖十里溝，禁止通行？」

農夫的眸子轉了幾轉後道：「是有這個意思。」

小流浪眼一瞪，大發虎威道：「爲甚麼？莫非十里溝內有何見不得人的秘密？」

農夫遲疑一下，道：「是有一些作物不欲爲外人知。」

阿恨雙眉一挑，道：「是罌粟花？還是大蔴煙？」

農夫模稜兩可的道：「就算是吧。」

虎妞聞言精神一振，道：「聽說罌粟花最是艷麗絕倫，本姑娘正想一觀。」

農夫却不以爲然：「抱歉，十里溝乃是私產，謝絕參觀。」

惹火了小流浪，臉一沉，道：「假如本教的人一定要參觀呢？」

農夫的態度也轉趨强硬：「那就是跟我們大夥兒過不去。」

小流浪勃然大怒道：「你娘，過不去又怎樣，本使者要去的地方天王老子也攔不住。」

住字出口，提足了兩掌眞力，大踏步的向前行去。

虎妞與他齊肩並步，同樣蓄勢以待，如箭在弦。

「打！」

「打！」

出乎意料之外，農夫農婦居然搶先動上了手。

同時乍看土裡土氣，實則個個皆身懷絕技，攻守有序，進退有方，無疑是受過訓練的一流好手，虎妞與小流浪聯手合擊，竟然未能突破重圍，頓使恨天生大感詫異，猛地從七殺轎內箭射而出，厲色喝問道：「朋友們是那條線上的？」

那農夫依舊堅不吐實：「小老兒早已說過，我們都是種田的莊稼人。」

阿恨道：「莊稼人練武作甚？」

農夫道：「爲了自衛。」

「怕人搶走你們的罌粟花？」

「應該說是海洛英。」

「你們眞的不是日月宮的爪牙？」

「這是不爭的事實。」

「也沒有見過明媚少宮主的面？」

「事實確是如此。」

「既然跟日月宮扯不上關係，就請讓路，搜完十里溝後本教馬上撤走，保証秋毫無犯。」

「小老兒歉難從命。」

阿恨怒容滿面的道：「本教主不想不教而殺，願先提出警告，不答應的結果等於是自找痲煩。」

虎妞進一步威脅道：「所謂自找痲煩，就是自找沒趣，自尋煩惱，甚至是自尋死路，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小流浪的話更坦率可怖：「人頭落地，血染黃沙，可不是鬧着玩的，只有去摸閻王爺鼻子的份兒，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衆農夫農婦依然態度頑强，不肯退讓，齊聲道：「我們不接受威脅，除非諸位肯即刻退走，否則，我等守土有責，必然寸土必爭，寸地不讓。」

這話激怒了恨天生，擺出教主的架子來朗聲道：「右使者何在？」

「虎妞在。」

「左使者何在？」

「小流浪在。」

「四大護法何在？」

「在！」

「這幾個王八羔子要流氓不准咱們進去，該怎麼辦？」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有人橫加阻擋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殺！」

「好，那就殺吧。」

「是，教主。」

虎妞、小流浪、偷張、賭李、酒仙、丐王等好快的動作，餘音尚未落地，便已閃電也似的撲攻上去，其勢如濤，其猛如虎，眨眼工夫就連傷數人，將對方的陣勢打亂打散，殺出一條血路來。

本欲乘勝追擊，甚至當眞叫他們人頭落地，血染黃沙，突聞空際傳來一聲沉喝：「住手！」

循聲望去，只見空中有一位白髮鷄皮的老太婆天馬行空般，凌空蹈虛而來，輕飄飄的落在阿恨面前丈許之處。

這人輕功了得，七殺教諸人齊都一怔，衆農夫農婦則喜形於色，躬身爲禮，同聲喊了一聲：「王婆！」

王婆的架子好大，眸光如刀，在阿恨、虎妞、小流浪等人的臉上一瞥，語冷如冰的道：「你們是幹甚麼的？膽敢來十里溝撒野，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阿恨不甘示弱，神態倨傲的道：「區區在下我乃是七殺教主，武林小王爺恨天生，也叫阿恨。」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王婆一聞此言，面部的表情立即有了變化，再度仔細的打量一下阿恨，道：「哦，你就是那個到處惹是生非，專門跟武林各派作對的黃口小兒？」

小流浪不悅道：「放屁，老太婆說話請放尊重點，妳這話需要修正。」

王婆聽得一呆，冷聲回應道：「如何修正？」

虎妞大言不慚的道：「我們恨教主乃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殺遍武林無對手的大英雄、大豪傑，不是黃口小兒。」

阿恨道：「還沒有請教這位老太婆如何稱呼？」

王婆道：「你們就叫我王婆好了。」

「幹甚麼的？」

「總管。」

「那裡的總管？」

「日月宮。」

小流浪惡狠狠的瞪了那幾名農夫農婦一眼，臭罵道：「哼，一羣睜眼說瞎話的無恥鼠輩。」

王婆冷聲道：「七殺教來十里溝意欲何爲？」

阿恨道：「找你們宮主。」

「有事？」

「廢話，無事不登三寶殿。」

「甚麼事？」

「見了你們宮主後自有交代。」

「可惜我們宮主久已不見外人。」

小流浪詭笑道：「對啊，我們不是外人，是內人。」

王婆疑雲滿面的道：「你們不是外人，此話怎講？」

虎妞神秘兮兮的笑道：「此時言之尚早，到時候妳自會明白的。」

弄得王婆滿頭霧水的道：「依老身之見，貴教還是折轉爲佳，不論如何，我們宮主不會隨便見客。」

恨天生冷哼一聲，道：「本教主非見不可。」

虎妞道：「識相的最好是自動帶路，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小流浪道：「不吃敬酒，就給罰酒吃，咱們血洗十里溝，一路殺到日月宮去。」

阿恨道：「總而言之，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不達目的，絕不輕言退走。」

聽得衆農夫農婦氣沖斗牛，怒溢雙眉，一個個磨拳擦掌，蠢蠢欲動。

王婆顯然也甚爲惱火，但懾於七殺教的名頭太大，却未敢輕舉妄動，將滿腹的怒火强自忍下來，緊綳着一張面皮冷冷道：「欲見我們宮主，起碼得按江湖規矩來。」

「甚麼規矩？」

「投帖拜山。」

「本教主正有此意。」

揮揮手，張三元立從七殺轎內取來一張大紅帖子，交在王婆手中。

王婆略一端詳，拱手道：「恨教主請在此稍候，容老身入內通報，見與不見全憑我家宮主裁奪。」

話落，一陣風似的如飛而去。

很快便又飄然而返，阿恨劈面就說：「怎麼樣啊，老太婆，你們宮主答不答應？」

王婆面無表情的道：「勉爲其難，我家宮主破例答允見你們一面。」

虎妞嗤之以鼻：「哼，自找台階，她不答應行嗎？」

小流浪的話更難聽：「自圓其說，她不答應就休想過好日子。」

恨天生微微一哂，道：「答允就請前面帶路吧，別浪費時間。」

「請。」

「請。」

* * *

十里溝曲徑通幽，麥浪高粱、繁花百菓的盡頭，有一塊巨大的岩石橫亘在前，看似山窮水盡疑無路，轉過巨石，却見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座豪華壯麗的莊院展現眼前。

青磚舖地，玉石爲階，粉壁高牆，屋宇連綿，遠遠望去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有百十來間。

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甚是森嚴。

院內綠草如茵，纖塵不染，潔淨

是這兒的一大特色。

安靜是此地的另一個特色，往來之人皆輕聲細語，不聞喧嚣，宛若深宮內院，世外桃源，一點也不像是武林重鎭的樣兒。

虎妞讚道：「讚，好漂亮的地方。」

小流浪道：「哇！好安靜的所在。」

恨天生冷言冷語的道：「可惜少了一塊金字招牌，派頭不足，也有欠光明坦蕩，更有隱隱藏藏的嫌疑，缺乏領袖武林，號令羣豪的氣概。」

小流浪馬上隨聲附和道：「對，派頭不足，不會自我宣傳，往自己臉上搽粉。」

虎妞亦道：「對，有欠光明，藏頭露尾，遮遮掩掩，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婆充耳無聞，默不吭聲，一逕在前領路。

阿恨不免有點起疑，道：「老太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宮？」

王婆頷首道：「不錯。」

虎妞道：「爲甚麼不把招牌掛出來？」

王婆道：「沒有這個必要，同時……」

小流浪見她欲言又止，追問道：「同時怎樣？別話說一半，爛在肚子裡。」

王婆道：「此地只是本宮的一處別宮而已。」

阿恨不肯放過這個追根究底的機會：「不知貴宮的大本營位於何處？一共有幾處別宮？」

王婆的答覆很直率：「事關本宮機密，不便奉告。」

虎妞譏笑道：「狡兎三窟，別宮一定數不在少。」

小流浪道：「故示神秘，想必做過不少虧心事。」

王婆不悅道：「當心禍從口出，凡是闖入本宮的人，能夠活着離開的爲數不多。」

恨天生報以一聲冷哼，道：「老太婆，妳等着瞧吧，本教主不但會活着離去，還會帶着一個老婆走。」

言語間，已來到一棟金碧輝煌，陳設十分華麗的大樓之內，王婆朗聲呼道：「闖宮之人帶到，有請宮主。」

話甫出口，立見前面台階之上，兩旁側門內，各出現十二名宮裝少女，井然有序的，雁翅也似的，環立在一張高脚寶座側後。

每一個都婀娜多姿，花容月貌，堪稱是美人中的美人，嬌娥中的嬌娥，把阿恨、虎妞、小流浪、中州四怪，乃至正在擺放禮品的挑伕，搬運棺木的車把式等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啊！好漂亮的妞兒。」

「日月宮眞是一個美人窩。」

「難怪明媚少宮主會艷賽羣芳。」

「但不知老宮主的容顏如何？」

這是他們一致的心聲，在大家熱切的期盼下，日月宮主終於在明媚少宮主的攙扶下緩步而出，落坐在寶座上。

雍容華貴，麗質天生，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一宮之主果然與衆不同，顧盼之間，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懾人的威儀。

阿恨眞絕，一照面便深施一禮，嘻皮笑臉的道：「丈母娘好。」

這是甚麼話，八字還沒有一撇呢，就叫丈母娘，日月宮主的臉上即時籠上一層寒霜。

根本不給她開口說話的機會，阿恨立又衝着明媚少宮主招招手，很親切的招呼道：「嗨，老婆妳好。」

小流浪不甘寂寞，也招手凑趣道：「阿恨嫂別來無恙。」

明媚聽在耳中，頗爲不快，大發嬌嗔道：「這是日月宮，不是翠華樓，少拿肉麻當有趣。」

不提翠華樓還好，一提起翠華樓來，小流浪的話更多更黃：「本使者倒很懷念翠華樓的那一段美妙好日子，天天風花雪月，夜夜卿卿我我，生張熟李，送舊迎新，白花花的銀子滾滾而來，妳賽西施的表現棒極了，說多騷就有多騷，說多狐媚就……」

日月宮主實在聽不下去了，翻開手中的大紅帖子，一臉不高興的截口道：「本宮主明月，那一位是七殺教的恨教主？」

阿恨將挑伕車把式打發走後，擺出一副優美的姿態來，洋洋得意的道：「正是區區在下小婿我。」

明月宮主未曾答腔，將目光轉移到小流浪的身上，冷聲道：「這一位小英雄想必就是七殺教的左使者小流浪了？」

小流浪神氣八啦的道：「完全正確，本使者小流浪，又叫小流氓，殺人是我的專長，也是嗜好。」

明月宮主再看一下紅帖子，目注虎妞，當她看清楚虎妞的面貌，四目相接時，不知爲何，頓覺心頭一震，全身微微一顫，語氣也隨即緩和了許多，柔聲道：「妳叫虎妞？」

虎妞微頷首道：「正是。」

「姓甚麼？」

「我沒有姓。」

「妳爹是誰？」

「我沒有爹。」

「妳娘呢？」

「也沒有娘。」

明媚少宮主接口道：「奇怪，沒爹沒娘也沒姓，難道妳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

小流浪代答道：「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而是從老虎嘴裡吐出來的，所以才叫虎妞。」

明月宮主「哦」了一聲，面部展現出幾許失望之色，轉變話題道：「本宮主想請教，七殺教硬闖十里溝，究竟目的何在？」

阿恨指着放置在面前的禮品道：

「小王是來下聘的。」

明月宮主一楞，道：「下聘？下甚麼聘？」

「自然是娶媳婦。」

「娶誰？」

「明媚少宮主。」

明月宮主驚得差點跳起來，聲急語快的道：「甚麼？你想娶我女兒，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恨從容不迫的道：「明宮主說那裡話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天經地義之事，怎麼會不可能。」

小流浪口沒遮攔的道：「女兒大了就該找個男人嫁出去，總不能留在家裡自用呀。」

明月鐵青着臉皮道：「明媚乃是金枝玉葉，人中龍鳳，要嫁也要選一家門當戶對的公侯將相，不會嫁給一個江湖小混混。」

虎妞在一旁幫腔道：「宮主此言差矣，別在門縫裡看人，把人給看扁了，阿恨身為一教之主，並非普通的江湖混混。」

小流浪也猛敲邊鼓道：「還是武林小王爺哩，可謂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像這樣的東床快婿，妳打着燈籠也找不着。」

阿恨又道：「何況我們已有很深的感情基礎。」

明月宮主聞言錯愕一下，轉對女兒冷聲道：「孩子，這話可是眞的？」

在虎妞的面前，恨天生下了不少工夫，不再跟他唱反調，這時插言道：「當然是眞的，不然誰會貿然下聘，找釘子來碰。」

明月凝視着明媚，臉色陰沉沉的道：「妳還沒有答覆為娘的話呢。」

少宮主明媚字斟句酌的道：「我們曾有數面之緣。」

「可曾產生感情？」

「只是普通的朋友。」

「可有越軌的行為？」

「絕對沒有。」

小流浪唯恐天下不亂，煽風點火道：「笑話，那個少男不多情，那個少女不思春，孤男寡女，花前月下，不但愛苗早生，恐怕連愛的結晶也有了，若不及早出嫁，當心做未婚的媽媽。」

明媚聞言大怒，嬌叱道：「你放屁，再胡言亂語小心姑奶奶撕破你的嘴。」

盛怒之下，拔下一支金簪，揚手擲來，直奔小流浪的眉心要害。

小流浪好快的反應，右手疾探，輕輕鬆鬆的便將金簪接在手中，轉送給阿恨道：「打是親，罵是愛，阿恨，你留着吧，這是人家明媚少宮主給你的訂情之物。」

恨天生配合得天衣無縫，也風流瀟洒至極，捧着金簪，來了一個親吻，然後笑嘻嘻的道：「謝了，親愛的老婆，還有偉大的丈母娘。」

明月宮主越聽越氣，字字冰冷：「哼，任憑你花言巧語，說破了嘴皮子，也休想說動本宮主的心，日月宮與七殺教絕對不可能成為親家。」

阿恨道：「這可由不得妳，咱們非要成為親家不可，連本教主自己也身不由己。」

明月宮主愣然一楞，道：「你自己也做不了主，這是為何？」

「因為本教主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老煙槍。」

「誰是老煙槍？」

「家師。」

「你師父又是何人？」

「明宮主的老朋友。」

「少打哈哈，把話說淸楚。」

「冷面魔君賀通天。」

「甚麼？是他……他……」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明月宮主好似觸電一般，呼吸急促，花容大變，一陣青，一陣白，接連說了兩個他字，還是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阿恨、虎妞、小流浪善解人意，自動的說出她想要知道的事情來。

虎妞道：「他還健在，活得很好。」

小流浪道：「他很愛妳，始終未改。」

恨天生道：「最重要的是，老煙槍未能娶宮主為妻，引為畢生一大恨事，等於日月宮欠他一個老婆，應由妳的女兒明媚來補償。」

明媚少宮主被這一番話驚得目瞪口呆，雙眼發直，說不出一句話來。

乃母明月宮主一字一句的道：「賀通天現在何處？」

阿恨據實說道：「在死亡谷內。」

「為何不親自來替你提親？」

「有所不便。」

「有何不便？」

「簡而言之，是老煙槍自己把自己給關起來了。」

「自己關自己？這……」

「這事以後再說，最好將眼前的問題趕快解決掉。」

明月宮主的敵意已大為減低，緩緩道：「婚姻乃是終身大事，必須從長計議，一時半刻之間本宮主無法作任何承諾。」

阿恨爽快的說：「成，給妳一段考慮的時間，咱們先處理另外一件事也好。」

「你還有事？」

「可否把妳的意中人請出來一見？」

「本宮主的意中人？誰？」

「白衣秀士林坤泰。」

明月宮主聞言立又籠上來一臉的寒霜怒氣，咬着牙根說：「別在本宮主的面前提這個無恥小人。」

虎妞一怔，道：「怎麼？莫非姓林的移情別戀，又另結新歡？」

小流浪道：「或者是離家出走，作了逃夫？」

明月宮主顯得甚是憤恨，惱怒，而又有幾分無奈，氣忿忿的道：「他早已與本宮主勞燕分飛，不在日月宮。」

阿恨道：「跑到那裡去了？」

明月道：「若是知曉此賊下落，早就將他碎屍萬段，不可能活到現在。」

阿恨望着擺在一旁的棺木道：「可惜呀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了一副上好的棺木。」

「恨天生，你一共帶來兩口棺材，那另一口是……」

「是留給妳老娘明英的。」

「給我娘？」

「宮主沒有聽錯。」

「她……」

虎妞道：「她怎樣？如已入土為安，翹了辮子，就請師債徒還，母債女還。」

小流浪道：「倘若尚在人間，就叫明英老太婆自己滾出來受死。」

明月來不及生氣，明媚少宮主已搶先發了火，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叱道：「狂妄的小流氓，你這是自找苦吃，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

沒見她怎樣作勢，人已飛縱而出，小流浪還沒有弄清楚將要發生何事，明媚玉腕疾翻，啪！啪！兩聲，已經賞了他兩個「五百」，暴起了十條指痕。

小流浪怒不可當的道：「阿恨嫂，妳怎麼打人呀。」

明媚吐字如刀：「你要是再不乾不淨，姑奶奶還要殺人呢。」

「對極了，誰要是膽敢再出言無狀，任意撒野，就叫誰血流五步，命喪當場。」

話非出自明月宮主之口。

而是來自樓外，聲音蒼勁有力，擲地有聲。

隨着這一聲沉喝，只覺得眼前一花，已如幽靈鬼魅一般，在明月母女的面前，多了一位手執龍頭拐杖，一頭銀絲白髮，七老八十的老太婆。

明月急忙起身讓座，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娘！」

少宮主明媚不敢怠慢，也趨前行禮請安不迭。

王婆與二十四名宮女更加恭謹，齊以跪拜大禮相迎，高呼：「參見老宮主。」

對這種排場，明英老宮主似乎覺得很受用，大家足足跪了片刻之久後，方始叫他們起來，肅容滿面的道：「好，很好，日月宮畢竟是有規矩的地方，長幼有序，教養有方，恭恭謹謹，彬彬有禮。」

擺明了是在指桑罵槐，教訓七殺教的人，偏生遇上了恨天生，根本未將她放在眼內，冷嘲熱諷道：「老太婆，休得指着禿子罵和尚，本教主不吃這一套，今日此來，不是聽妳大放厥詞，而是來討債的。」

老宮主明英的脾氣好大，威風凜凜的道：「討債？娃兒胎毛未退，乳臭未乾，我老人家揚威江湖時，你小子尚未投胎轉世，那來的仇？那來的恨？」

阿恨抬頭挺胸的道：「這一筆帳是代表別人催討的。」

老宮主明英厲聲喝問道：「代表甚麼人？」

恨天生道：「是老煙槍。」

虎妞補充道：「說老煙槍妳不知道，說冷面魔君賀通天該不會陌生吧？」

明英老宮主的臉色一變再變道：「你是說賀通天那個混帳東西還沒有死？」

小流浪啐道：「呸！咒人死將來是會割舌頭的，老煙槍活得比妳老太婆更威風，更神氣。」

虎妞道：「不但是新出爐的武林王，也是本教的太上教主，呼風喚雨，為所欲為。」

明英冷笑一聲，道：「他想做甚麼？」

阿恨直接了當的道：「首先要妳賠他一個老婆。」

小流浪道：「不要老太婆，也不要二手貨，只要黃花大閨女。」

虎妞道：「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要明媚少宮主。」

明英怒容滿面的道：「姓賀的好大的狗膽，居然妄想娶明媚為妻？」

阿恨振振有詞的道：「放心，老煙槍是個很講究原則的人，不會乖情悖理，老牛吃嫩草，況且他愛情專一，畢生只愛明月宮主一人，絕不會移情別戀。」

明月聽在耳中，心湖盪漾不已，好似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有欣慰，也有苦澀，一幕幕的往事齊湧心頭，剪不斷，理還亂……

老宮主明英一臉怒氣的追問：「那是誰吃了熊心豹子膽，妄自尊大，想娶日月宮的少宮主？」

阿恨豪氣干雲，絲毫未為她的威儀所懾，上前一步，拍着胸脯說：「正是本教主恨天生，年輕有為，前途無量，保証會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虎妞道：「但有一件事可不敢打包票。」

老宮主明英道：「那一件事？」

小流浪擠眉弄眼的道：「我們恨教主生性風流，到處留情，很可能會討小老婆，甚至三妻四妾。」

明媚少宮主玉面一寒，方待出言，王婆搶先道：「哼，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少在日月宮吹牛說大話，大老婆尚未進門，就妄想娶細姨，好大的胃口，簡直是痴人說夢，說不定會一輩子光棍打到底，半個老婆也討不到。」

阿恨雙肩一聳，胡言亂語道：「男人嘛，拈花惹草是家常便飯，三妻四

妾只是小兒科，還不夠資格談胃口大，何必大驚小怪。」

小流浪誇大其詞的道：「是嘛，三妻四妾算甚麼，皇帝老子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那才叫氣派，憑我們阿恨教主的條件，論人才有人才，論錢財有錢財，又是名滿江湖的大英雄，還怕討不到老婆，只要隨隨便便的喊一聲，天下的美女就會爭先恐後的攏上來，排成一條長長的龍，搶着喝洗脚水。」

明英老宮主未置可否，沉聲道：「姓賀的是否還有別的要求？」

虎妞道：「猜對了，老煙槍還想借一樣東西。」

「借甚麼東西？」

「老宮主項上的人頭。」

「這個混帳好大的狗膽，叫他自己來拿。」

「由七殺教代勞也一樣。」

小流浪道：「老太婆自己摘下來更省事方便。」

老宮主簡直要氣瘋了，從來也沒有人敢在她的面前說這樣的話，轉對王婆、宮女等人下令道：「給我將這幾個不知死活的黃口小兒拿下。」

「是，老宮主。」

衆人齊聲應諾，紛紛閃身縱出。

阿恨伸手一攔，道：「且慢，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本教主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王婆怒沖沖的道：「有屁快放。」

阿恨道：「老煙槍是個大好人，宅心仁厚，不一定非要老太婆的性命不可，另外還有一個變通的辦法。」

明月宮主道：「說下去。」

恨天生道：「很簡單，只要老宮主肯親自跑一趟死亡谷，負荆請罪，衷心擁護老煙槍當武林王，照樣可以化解這一場恩怨。」

虎妞道：「還有一個法子更乾脆。」

明媚寒臉道：「說呀，別吞吞吐吐。」

虎妞道：「只要加入七殺教，宣誓效忠，願聽本教號令，願供本教驅使，所有的新仇舊恨也可以一筆勾銷。」

小流浪道：「但是，不論是負荆請罪，或是宣誓效忠本教，日月宮必須賠一個老婆出來，叫明媚少宮主嫁給我們恨教主，這一段公案才算完全擺平，否則……」

明英老宮主截口道：「否則怎樣？」

恨天生一字一咬牙的道：「只好血洗十里溝，火燒日月宮，把妳老太婆裝進棺材去！」

「只怕你沒有這個膽子。」

「有，沒膽就不會來了。」

「有膽也無用，需要眞本事。」

「小王的本事大得很，也多得很。」

「狂小子，你自信能接下我老人家的幾招來？」

「不多，百招之內保証可以將妳送上西天。」

「娃兒好大的口氣，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本教主說的是實話。」

「放肆，你小子簡直目中無人。」

「彼此彼此，妳老太婆也不是一個謙虛的人。」

「臭小子，你這是自己找死。」

「少吹牛，誰死誰活尚在未定之天。」

「大膽狂徒，接招！」

「打就打，誰怕誰呀！」

老宮主好厲害，雖已是年逾古稀之人，身手依然異常靈巧迅捷，雙手一按椅背，便即箭射而出，「神龍吐珠」、「靈蛇出洞」、「八仙過海」、「回頭望月」，一口氣連攻四掌，招招皆指向阿恨的致命要害之處，決心要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將他制服。

七殺教主恨天生是何等人物，無畏無懼，不退反進，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疾展奇招絕學，立與明英老宮主大打出手。

* * *

並沒有打出一個結果來。

就好像狂風暴雨，來得快，去得也急。

對拆三十餘合，彼此半斤八両，難分軒輊，老宮主忽生憐才之心，住手道：「阿恨，你這個人雖然狂了些，倒的確有點眞才實學，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能夠接下我老人家三十招而不敗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阿恨哈哈一笑，道：「老宮主客氣了，沒有三両三，不敢上梁山，如非身懷絕技，七殺教怎會闖出今天的局面來，也不敢到日月宮來大興問罪之師。」

小流浪神氣活現的道：「怎麼樣？我們恨教主配得上明媚少宮主吧？」

老宮主明英未加深思，立道：「配得過，配得過。」

虎妞緊接着道：「也就是說，願將明媚嫁給阿恨？」

明英道：「那當然，這樣的女婿的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小流浪大呼小叫道：「好棒啊！有情人終成眷屬，阿恨終於把賽西施弄到手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門外突然響起一陣爽朗的誦佛聲，一無和尚應聲而入，環施一禮，滿臉堆笑的道：「恭喜老宮主，賀喜恨教主，日月宮與七殺教永結秦晋之好，必可稱尊武林、獨霸江湖。」

明英返身入座道：「和尚別賀得太早，阿恨還沒有正式答應呢。」

虎妞道：「闖日月宮所爲何來，只有傻瓜才不答應。」

小流浪道：「只有二百五，才會將送到懷裡的美人往外面推。」

（未完・十七）